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奥兰情游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奥兰情游》：两位青年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准备参加非洲第七骑兵团，乘上了“阿洁莱”号去往奥兰，在船上他们结识了富翁达当脱先生和他的朋友德斯兰戴一家。达当脱先生有个心愿：想收养一位养子做他的继承人。一路上，大家费尽心思、经历千幸万苦，希望成为达当脱先生的继承人。那么是谁成为这个幸运儿呢？……

《隐身新娘》：美丽的米拉小姐在与法国画家玛克举行婚礼前夕，著名的化学家斯托里茨先生也加入了这场竞争，化学家用卑鄙的手段威胁他们，企图让这对未婚夫妻解除婚约。同时，拉兹城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一个隐身人给整个城市带来阴影。那么，这对有情人是否终成眷属？……

凡尔纳科幻探险小说全集

奥兰情游

[法]儒勒·凡尔纳著

王盾 等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奥兰情游

奥兰情游
[法]儒勒·凡尔纳著
王盾译

第一章

本故事的主人公在第一章中并未与读者见面。

当两个人在塞特车站下车时——他们是从巴黎乘火车来到这个濒临地中海的城市的——马塞尔·罗南对让·塔高纳说：

“在远洋轮出发之前，我们去做些什么呢？”

“什么也做不了。”让·塔高纳回答说。

“据《旅游指南》一书记载，塞特城古迹不多，可是却很奇特。这个城市的繁荣是从建立港口开始的。这个港口也是路易十四时代开凿的浪克多运河的终点。”

“或许这是路易十四在位期间做的最有用的一件事情。”让·塔高纳说。

“这位伟大君王肯定在那时就已经预见到我们于今天，1885年4月27日在此登船远行。”

“严肃点儿，让，别忘了，南方人能听懂我们说话。既然我们到了塞特城，依我看明智的作法是参观一下这个城市，看一看这里的船坞、河道、港口、12公里长的码头，漫步在清澈的渠水旁……”

“你的《旅游指南》背完了吗？”

“这是一个可与威尼斯媲美的城市，”马塞尔·罗南继续说道。

“其充量不过是一个小马赛城。”让·塔高纳反驳道。

“正如你说的，亲爱的让，它不但可以和普罗旺斯地区最大城市相媲美，而且还是地中海地区第一大自由港。它对外出口葡萄酒、盐、白酒、油料、化工产品……”

“还进口像你这样令人生厌的人。”让·塔高纳顶了他一句，转过身去。

“此外还出口生皮、普拉塔羊毛、面粉、水果、鳕鱼、板材、各种金属……”

“够了，够了！”这个年轻人大声嚷道，他打心眼儿里想躲开这位口若悬河、长篇大论的朋友。

“港口年进口量为27.3万吨，出口量23.5万吨，”马塞尔·罗南不管不顾继续说，“这还不算鳕鱼、沙丁鱼的腌制工厂，每年生产1.2万到1.4万吨的盐厂，拥有两千工人的木桶制造业每年制作20万个大木桶……”

“真想把你这个碎嘴唠叨的朋友，送进木桶20万次。说实在话，马塞尔，再好的工业和贸易和我们两个勇敢的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要去奥兰，去非洲第七骑兵团当兵吗？”

“旅途上一切都是很有意思的，即使是平平常常的东西。”马塞尔·罗南说。

“塞特城有没有棉花让我把耳朵堵住？”

“我们一边走一边找吧。”

“‘阿洁莱’号两个小时后就出发，”让·塔高纳提醒说，“依我看最好直接登上‘阿洁莱’号轮船。”

或许塔高纳说得对。在两个小时内，在这个日益扩展的城市中，我们能参观些什么呢？至少能看到些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呢？不过要想参观的话，首先要到特奥水塘，水塘的旁边是通向大海的水道。塞特城就是沿此水道建成的。此外还要翻过一座石灰岩山峰，这座山峰孤伶伶地屹立在水塘与大海之间。登上山峰望去，整个城市宛如一座圆型剧场，不久的将来，松柏树将覆盖整座城市。塞特城是西南沿海地区的交通枢纽：经南方省运河与巴黎至南特的公路连接，经博凯尔运河与内地相通；有两条铁路线，一条通向波尔多

地区，一条通向中部地区，从而与法国的内地连接起来。难道这一切不值得游客驻足几日吗？

马塞尔·罗南不再坚持己见，顺从地跟着让·塔高纳后边。他们的前边是推着行李车的搬运工人。

他们很快就到了老港口。同这两个年轻人乘同一列车，又将去同一目的地的旅客已经集合在一起。即将出航的轮船总是会吸引百十个好奇者等待在码头上。这个数字对这个有着 3.6 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是不足为奇的。

塞特港的远洋轮定期开往阿尔及尔、奥兰、马赛、尼斯、热那亚和巴塞罗那。这一天有 50 来人登上了“阿洁莱”号，一艘不大的 800 至 900 吨位的轮船。“阿洁莱”号轮船的安全性令人满意，它的船长是布卡拉什先生。

“阿洁莱”号开始点火，烟筒吐出滚滚黑烟。此时轮船正停在老港内。老港的东边是弗伦迪南防波堤，北边正在筹划建设一个新港。新港为三角形，由一条人工河通向大海。老港对面是一个环形炮台，用以保护港口和圣路易防波堤。在圣路易防波堤和弗伦迪南防波堤的各自尽头形成一条通道，船只可轻易进出老港。

旅客经过堤坝登上“阿洁莱”号。与此同时布卡拉什船长正亲自监督装货工作，检查每一件货物是否用帆布盖好。货舱内拥挤不堪，塞满了煤炭、板材、油料、腌肉、勾兑好的葡萄酒等等。这些都是塞特城生产的、大量出口的货物。

几个年老水手正吸着烟斗交谈着。他们的脸已被海风吹皱，浓密的眉毛下，双眼闪闪发亮，发红的耳朵又大又皱，身体随着船的起伏在摇摇晃晃。水手们谈论的无非是让他们高兴的事：未来 30 到 36 小时的航行会把这些旅客折腾得够呛。

“天气很好。”一个水手肯定地说。

“根据一切迹象，将有东北方向的微风。”另一个补充说。

“巴利阿里群岛周围一定很凉爽。”第三个水手作出结论，同时用指头弹掉烟斗里的烟灰。

“如果起大风，同时解来船上 11 个绳结不会有什么麻烦。”舵手说道。他来到远洋轮甲板上舵手的位置上。“有布卡拉什船长的指挥，什么也不用怕。好风都在他的帽子里。只要一打开，船帆就被吹得鼓鼓的。”

这些水手都很自信。不是有这样一个海上谚语吗？“谁想说假话，谁只能说天气。”

两位年轻人不很在意这些人的推断，也丝毫不担心海上的情况和航行中的风险，而大部分旅客中，有的人和他们差不多，有些人不如他们镇静，甚至有几名旅客从一上船就感到头痛、心慌。

在这些人中，让·塔高纳让马塞尔·罗南注意有这样一家人开始出现在——用两个年轻人喜欢的比喻说法——地中海大剧院中有点儿过于复杂的舞台上。

这是一个三口之家：父亲、母亲和儿子。父亲 55 岁，长着一张法官式的面孔，但是他既不是检查官，也不是审判官；连鬓胡子像椒盐排骨，前额突出，身材厚实，身高 5 英尺 2 英寸。这还多亏穿着厚底鞋子。总之，这通常是《矮人》专栏中那种又矮又胖的人物形象。此时，这个人身着方格图案的斜纹布衣服，灰白头头发上罩着一顶挡住双耳的帽子，一只手拿着一把装在油亮发光的皮套中的雨伞，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有老虎图案的带轱辘的旅行包，

旅行包已用两根皮带扎紧。

夫人比先生高几厘米，这足以让丈夫对她俯首称臣。肯定是身材缘故，夫人显得又高、又干、又瘦，活脱脱一根竹竿，黄面孔，神气却很高傲。束着发带的头发黑黑的，使人不相信她已 50 岁，高大身躯裹在褐色羊皮和灰鼠皮缝制的皮筒里，右手挎着金属扣的手包，左手套着仿貂皮的暖手筒。

儿子是一个平庸无奇的人，21 岁零 6 个月。表情麻木，长脖子，令人常常感到他很幼稚无知；下巴已开始长出黄色胡须，两眼无神，带着一幅近视眼镜；尽管受到举止训练，可是两腿总是站不直，举止显得笨拙难看。总之，是一个蠢才，一个头脑空空、不学无术的人，用数学上的话说，他是一个“负数”。

这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小市民家庭。夫妇双方遗产总共 1.2 万法郎，他们靠此生活，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坐吃山空。

这一家人是佩皮尼昂人，住在太特河流经的博比尼尔城镇的一个古老房子里。他们在地区警察局和财政局注册的名字是德斯兰戴先生和夫人，以及阿卡托克·德斯兰戴先生。

这一家人来到码头上，在通向“阿洁莱”号的吊桥前停下了脚步。是上船还是再等一等？或者利用开船前再转一转？真是一个费解的难题。

“我们来得太早了，德斯兰戴先生。”夫人埋怨道。“我们绝不会误船的。”

“正如你从不错过指责别人的机会，德斯兰戴夫人。”他的先生也以同样的口吻说。

这对夫妇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下，都以“先生、夫人”相称，从而使人感到一种矫揉造作的高雅。

“我们上船吧。”先生提出建议。

“我们要在这条已经像秋千一样晃来晃去的船上度过 30 个小时，”德斯兰戴夫人大声说，“还要提前一个小时登船！”

虽然大海很平静，不过偶尔会有一阵波浪卷来，引起了“阿洁莱”号一阵轻微的晃动。这是因为离船只出入港口的通道几百米的地方，修建的 500 米长的防波坝不能完全挡住向老港涌来的海浪。

“如果我们连港口里的波浪都害怕，”德斯兰戴先生说，“干脆就不要去旅行了！”

“你以为我愿意旅行吗，德斯兰戴先生？要不是为了阿卡托克……”

“可是，这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但是，不是提前很多时间登船的理由。”

“可是我们要放好行李，安置船舱，定好餐厅的座位。达当脱先生建议我这样做。”

“你要知道，连你的达当脱也还没有到！”夫人生硬地说。

夫人向远处的弗伦迪南防波堤望去，那个被称作达当脱——一个非同凡响的名字——的人还没有出现。

“喂，你知道，他总是这样一个人，”德斯兰戴先生大声说，“总是最后时刻才到达！我们的朋友达当脱总是在人们不再等他而要出发的时候才出现……”

“是啊，这次也是一样。”德斯兰戴夫人很激动。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么他为什么在我们之前离开饭店？”

“他想去皮高林拜访一位做木桶匠的朋友，而且答应和我们一起上船。只要一到，他就登船，我敢打赌他不会在码头上耽误多长时间的。”

“可是他并没有到……”

“他绝对不会迟到。”说完德斯兰戴先生迈着坚定步伐向吊桥走去。

“你说怎么办，阿卡托克？”德斯兰戴夫人转身问她的儿子。

阿卡托克什么也没想，也从来不愿费脑筋想任何事情。可是这个白痴为什么对旅客们出航做生意、运输货物、登船，以及远洋轮起航前甲板上混乱嘈杂感兴趣呢？出海远行、周游一个新的国家，对他这样年龄的青年人来说，都会有某种新奇、喜悦，会产生某种激情。可是在阿卡托克身上却一丝一毫也没有。他对一切无动于衷、漠然无知、麻木不仁、毫无想象力，对一切都听之任之。他的父亲对他说：“我们去奥兰。”他回答说：“好吧！”他母亲对他说：“达当脱先生答应和我们一起旅行！”他说：“好吧！”他的父母说：“我们去埃利萨尼夫人和她女儿的家住几个星期。她们母女上次来过佩皮尼昂，你看见过她们。”他说：“好吧！”这种回答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从阿卡托克的说话中很难说清楚是愚蠢造成了无知还是无知造成了愚蠢。

当德斯兰戴夫人问儿子是登船还是留在码头上时，她看见了她的先生正走在吊桥上，她的儿子步随其后。德斯兰戴夫人只好忍气吞声跟在他们二人后边开始上船。

两个年轻人已站在了后甲板上。他们觉得这种嘈杂混乱的情景很好玩。他们对每一个上船的旅客都评头论足，发表这样或那样的见解。轮船即将起航，汽笛声震耳欲聋。越来越浓的黑烟在粗大的烟筒顶端翻滚着，近旁的高大桅杆也被熏成了淡黄色。

“阿洁莱”号的旅客中，大部分是前往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还有一些要返回军营的士兵，以及若干名去奥兰的阿拉伯人和摩洛哥人。阿拉伯人和摩洛哥人一上船就去了二等船舱。在二等船舱的后边聚集着所有一等船舱的旅客。唯独这些人可以享用后甲板、客厅和餐厅。阳光透过做工精细的花格窗户射进客厅和餐厅里边。所有一等船舱位于轮船的外侧，通过扁形舷窗采光。很明显“阿洁莱”号提供不出“大西洋运输公司”或“海运公司”轮船的那种豪华舒适的条件。从马赛到阿尔及利亚的轮船，其吨位更大，速度更快，设施更齐备。难道航程较短，轮船就应该显得寒酸吗？实际上从塞特到奥兰，由于票价较低，而从不缺少客源和货源。

这一天，提前上船的旅客大约60人，未上船的旅客不足30人。两个半小时前，一个水手在甲板上发了一通火。再有半个小时“阿洁莱”号就要解缆起航了。一般来说当远洋轮起航时，迟到的旅客不是很多的。

刚一上船，德斯兰戴一家人就急急忙忙朝着餐厅入口的双扇门跑去。“这条船晃得真厉害啊！”阿卡托克的母亲情不自禁地说。

作丈夫的时刻要应付夫人的发问。他不仅要选定一个三个床位的船舱，而且还要定好离餐厅操作间最近的三个座位。因为所有菜肴都从操作间出来，这样可以挑选最好的，而不是别人挑剩下的。

最好的船舱是第19号船舱，位于船的右舷，最靠近船的中央，颠簸不很明显，当船摇摆时绝对不会手忙脚乱。无论是在船的前部还是后部，不能享受安乐椅摇摆乐趣的旅客都会感到难受和不愉快。

先是选好船舱，放下随身小件行李，留下德斯兰戴夫人整理大件行李，德斯兰戴先生和儿子又返回餐厅。餐厅操作间在左舷，他们直接由此去餐厅，以便定好他渴望已久的在餐桌最尽头的 3 个座位。

一个旅客已经坐在餐桌的这头。领班和服务生正忙着安排餐具准备晚上 5 点的晚餐。

看来这个旅客已经占据了 this 座位。他把名片放在餐巾的折缝中，餐巾放在印有“阿洁莱”号图案的餐盘上。毋庸置疑，由于担心有人来抢占这个好座位，他好像要坐在这里直到开船。

德斯兰戴先生斜视了他一下，对方也斜眼回报了他一下。德斯兰戴先生走过去，看到了印在名片上的这位客人的名字：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他在这位旅客对面的 3 个座位做上标记，然后领着儿子，离开餐厅登上后甲板。

离开船还有 12 分钟。迟到的旅客还在弗伦迪南防波堤上。汽笛响了最后几次。布卡拉什船长在吊桥上走来走去，大副在前甲板上正在招呼人准备起航。

德斯兰戴先生更加焦虑不安，一遍又一遍说着，语气非常急迫：“他还不来！……为什么迟到了？……他在做什么呢？……难道不知道 3 点准时开船！……他会误船的！……阿卡托克？”

“什么事？”儿子一脸茫然，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如此激动不安。

“你没有看见达当脱先生吗？”

“他没有上船吗？”

“没有，还没有到……你想会出什么事？”

阿卡托克什么也不想。

德斯兰戴先生在后甲板上走来走去，一会儿望一下弗伦迪南防波堤，一会儿望一下老港对面的码头。倘若迟到的旅客在那儿出现，乘小船只需划几下就能赶上轮船。

没有人，还是没有人！

“德斯兰戴夫人又该没完没了地埋怨！”德斯兰戴先生气急败坏地嚷道，“她太关心自己的事了！……可是还得告诉她！……如果这个该死的达当脱 5 分钟之内赶不到，后果会怎么样？”

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开心地看到这个绝望的人。很显然，“阿洁莱”号马上就要解缆起航了。如果不预先通知船长，或者船长不同意按照惯例延迟 15 分钟——这种事在远洋轮上不常发生——轮船会丢下达当脱先生而起航离去。

此时蒸汽的巨大压力使锅炉轰轰作响，白色气体从排气管中急速喷出。船身不住地碰撞着岸边的防撞球，机械人员正在调试机器，使之正常运转。

这时德斯兰戴夫人出现在后甲板上。她的神情更加冷漠，脸色更加苍白。如果不是因为眼前的烦心事，她本想留在船舱里，整个航程都不出来。由于担心达当脱没有上船，她也顾不得体力不支，想请求船长等一等迟到的旅客。

“怎么样了？”德斯兰戴夫人问她的丈夫。

“还没有到！”

“我们不能丢下达当脱先生……”

“可是……”

“快去告诉船长，德斯兰戴先生！你知道我没有力气到上边去告诉他！”

布卡拉什船长站在驾驶台上观望着整个轮船。一会儿给前甲板发出一个

命令，一会儿又向后甲板发出一个命令，看来有点儿难以接近。舵手站在船长旁边，双手握住舵轮手柄，操纵着舵轮。此时此刻绝对不能打扰他们。然而在德斯兰戴夫人的斥责下，德斯兰戴先生只好费力地登上小铁梯，攀上铺着白帆布的驾驶台顶端。

“船长？”

“什么事？”这位船上的“上帝”用低沉生硬的声音问道，听起来好像暴雨天的霹雳。

“您打算开船吗？”

“3点整准时开船……1分钟也不等……”

“但是我们的一位同伴还没有到……”

“算他倒霉。”

“您不能等一等吗？”

“1秒钟也不等。”

“他是达当脱先生啊！”

当说出这个名字时，德斯兰戴先生以为船长肯定想起了什么，会同意的。

“是谁？达当脱？……不认识！”

“克劳维斯·达当脱先生，一个佩皮尼昂人。”

“如果这位克劳维斯·达当脱先生，这位佩皮尼昂人在40秒内赶不到，‘阿洁莱’号就不等了……前甲板解缆！”

德斯兰戴先生与其说从梯子上下来，不如说从上面滚下来，一下子摔在后甲板上。

“要开船吗？”德斯兰戴夫人大声说道，气得双颊红一阵白一阵。

“船长是一个下流胚子！他什么都不听，也不愿等一等！”

“我们马上下船！”

“德斯兰戴夫人，实在不可能！我们的行李在货舱底层……”

“马上下船，我命令你！”

“我们的舱位已经付钱了……”

当想到白白丢掉三个人从塞特到奥兰的舱位费，德斯兰戴夫人脸色都变成了青灰色。

“这位夫人认输了！”让·塔高纳说。

“她投降了！”马塞尔·罗南接着说。

她的确认输了，可是嘴里还不依不饶。

“这个达当脱……真是无可救药！他不可能赶到了！他为什么不直接上船，而去什么皮高林！……怎么办？……如果不等他，我们到了奥兰该怎么办？……”

“我们去埃利萨尼夫人家等他。他能坐上从马赛开出的下一班船赶上我们。”

“这个达当脱，这个达当脱！……”夫人不停念叨着，她那没有血色的脸，随着“阿洁莱”号开始摇摆更显得苍白。“唉，都是为了儿子，为了儿子的幸福，为了儿子的前途！”

幸福和前途难道会眷顾这个一无所知的低能儿？显而易见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智力上他与他的父母有着多么大的差距。

德斯兰戴夫人有气无力，喃喃自语：

“回船舱，回船舱！”

吊桥刚刚被岸上的人收回码头。船头离开护栏，船身稍稍转了一下，对准了通道方向。轮船推进器发出阵阵轻微的嘈杂声，使老港的水面上泛起淡淡的漩涡。汽笛发出刺耳尖叫，宣布起航，并防止别的船只出现在通道上。

德斯兰戴先生最后一次看了看为轮船送行的人们，一直望到了防波堤的尽头，看是否有迟到的旅客从那儿赶来……此时坐上小船还能赶上“阿洁莱”号。

“回船舱，回船舱！”德斯兰戴夫人有气无力地念叨着。

这些不幸让德斯兰戴先生气恼，嘈杂的声音让他心烦，他真想抛下当脱和德斯兰戴夫人而一走了之。可是眼下最迫切的是打发他的夫人回到她本不该离开的船舱。他试着把瘫卧在长椅上的德斯兰戴夫人扶起，可是没有成功。最后还是在—一个女仆帮助下才把她扶起来。德斯兰戴先生扶她从舷梯下了后甲板，拖她走过餐厅，到了船舱，帮她脱下衣服扶她躺下，盖上被子让她半僵冷的身体恢复体温。

这些累人的工作完成后，德斯兰戴先生又回到了后甲板，用愤怒骇人的目光扫视着老港的所有码头。

迟到的人还没有出现。可是即使出现他又能做什么呢？或许只能捶胸顿足、后悔莫及。

事实上“阿洁莱”号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并走到了通道的中间。站在防波堤尽头的好奇者还在向轮船挥手告别。“阿洁莱”号稍稍改变了一下左舷方向，避让开一艘二桅帆船。因为后者的后排炮已伸进了老港的里边。最后轮船通过通道。船长指挥轮船从北边绕过防波堤，以慢速绕过海岬。

第二章

故事的主人公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我们上路了，”马塞尔·罗南说道，“前方驶向……”

“神秘世界，”让·塔高纳说。“必须寻找才能得到新的东西，布德莱尔这样说过。”

“神秘世界？……难道你希望从法国到非洲，也就是从塞特到奥兰的短暂航程中，会遇到神秘世界？”

“我说的不是这次 30 到 40 小时的短暂航程，马塞尔。奥兰是这次旅途的第一站，或唯一的一站，对此我不想同你争论。但是当我们出发后，我们能一定知道去哪儿吗？”

“当然了，让。当轮船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时，至少会遇到一些海上危险。”

得了吧，马塞尔。谁告诉你的这些？”让·塔高纳用轻蔑的口气回答说。“海上会发生事故，如触礁、翻船、机器爆炸，像鲁滨逊一样在荒岛上漂流 20 年等等极不寻常的经历！不过我说的不是这些。而是这样一个神秘的事物，它是人类生命的未知数，它是古代人类刻在“阿玛特”母山羊皮上的秘密，它是包含在圣经里的秘密，它是最渊博的学者也读不懂的秘密，它是藏在瓦钵里，用手凭运气摸出来的人生的诠释。”

“别再故弄玄虚了！”马塞尔·罗南嚷道，“你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了。”

“它是前台幕拉起后的神秘布景。”

“够了，……够了！不要刚一上路就这么冲动，不要这么云山雾罩地瞎吹，不要扯得太远了！”

“看看，你现在好像也在说很玄虚的话。”

“算你说得对，让，可是我们都应该冷静理智，回到现实中来。我们所做的一切来不得半点侥幸。我们这次从塞特上船去奥兰，每人只有 1000 法郎，我们还要应征加入非洲第七骑兵团。所以我们在行动上要非常理智，在生活上非常简朴。至于你说的那个‘神秘世界’无论多么让人心动，也根本不会出现。”

“谁知道呢？”让·塔高纳用食指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后甲板上进行的这场谈话，显示了两个年轻人各自鲜明的性格。他们的目光从护栏网旁的长凳转向了前甲板，最后停在了驾驶台的顶端。从驾驶台顶端可以俯视主桅杆和前桅杆之间的甲板。

20 来个旅客占据了侧面的长凳和折椅，悬挂在升降索的帐篷为他们遮住了阳光。

在这些旅客中可以看到德斯兰戴先生和他的儿子。前者激动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双手时而放在身后，时而伸向空中。一会儿他又双手撑在栏杆上，仔细瞧着“阿洁莱”号驶过的航迹，好像达当脱先生会变成海豚出现在泛起在船后的泡沫中。

他的儿子，阿卡托克对这件让他的父母经受惊吓和烦恼的不幸事情，依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对船身摇摆——这种摇摆还很轻微——毫无反应的旅客正在散步、交

布德莱尔：法国著名作家、诗人。——译者注

古罗马神话中，用自己奶水养大爱神丘庇特的母山羊。——译者注

谈、吸烟，双手交替地用望远镜眺望着起伏不平飞驰而过的海岸线，欣赏着西边比利牛斯山壮观的景色。另一些对船身摆动不适应的旅客，坐在甲板角落的柳条椅上，大概在整个航程中他们都宁愿这样坐着。有几位女士，身着披肩，似乎忍受着难以克制的痛苦，面容非常沮丧。这些女士和她们的孩子占据了驾驶台下面的位置。这个位置靠近船的中央部位，能较少感觉到轮船的摇晃。她们的样子很可怜，似乎盼着赶快熬过这 50 个小时的航程。

在女船客周围是轮船上的女仆人；在男船客周围是年轻的见习水手。他们注意着每一个旅客的手势或动作，然后跑过去提供服务——必不可少的卓有成效的服务。

在这些旅客中，有多少人能够在两个小时后，当晚餐钟声响起时能坐在餐厅的餐桌旁？这是“阿洁莱”号的医生提出的一成不变的问题。这位医生估计有 60% 到 70% 的旅客不吃船上的第一顿饭。

大夫是一个矮小粗胖的人，身体灵活，擅长交谈，无忧无虑，时常有些惊人之举。尽管已 50 岁，但是吃得多，喝得多；他还收集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应付晕船病的偏方和处方。不过对这些药方的功效他自己一点也不相信。他会说出许许多多宽慰人的话，他对旅客中的病人极其体贴入微，甚至连外星上的病人在呕吐之后也会冲他微笑。

“这个没什么关系……”医生说，“当你感到船上升时呼气，感到下降时吸气……到了陆地你的病就好了……将来你的身体会非常健康，会少得很多病！……最好去维希和乌利雅吉洗 3 个月温泉。”

两个年轻人最先注意到了这个被称作布鲁诺大夫的精力充沛、谈笑风生的小个子。马塞尔·罗南对让·塔高纳说：

“这个滑稽可笑的大夫大概没有救死扶伤的本事！”

“但是至少能治一下死不了人的病！”让·塔高纳说。

至于那位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还未出现在甲板上。他的胃里是不是正在翻腾？或者用海员的话说，他是否正在清理肚子里的“家底”？这些不幸的人“家底”颇丰，不过不会压在箱子底下。

事实不是这样。这位名字有点艺术性的先生没有病。他在海上从来没有病过，今后也永远不会病。他从后甲板前厅走进餐厅后，来到餐桌最好的一端，坐在选好的座位上，直至饭后甜点端上来前是不会离开的。难道谁还来同他争夺这个优先权呢？

只要布鲁诺大夫一出现，就给后甲板的旅客带来一阵激动。认识船上所有旅客是他的乐趣也是他的责任。他刨根问底打听旅客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天真好奇好像夏娃的女儿，说起话好像叽叽喳喳的麻雀。他像窜来窜去的黄鼠狼，从船的这一头跑到另一头。他祝贺旅客们有幸乘坐了“阿洁莱”号。因为这是一艘阿尔及利亚航线上最好的轮船，拥有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条件。这艘由布卡拉什船长指挥的轮船上有一名——他没有点明，只是暗示——像他布鲁诺一样的大夫……等等、等等。以后他又向女船客们担保不会出现什么海上危险……他说，“阿洁莱”号只遇到过一次暴风雨……在整个地中海的航涯中，船头都不曾沾上海水……等等、等等。他给孩子们一些糖衣药片，孩子们都很乐意接受，多么可爱的小天使！……他说，船舱里装满了这种糖衣药片……等等、等等。

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微笑着看着医生的小伎俩。他们了解像大夫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在远洋轮中不少见，是那种在海员和海外移民中不折不扣说三道四的人。

“喂，先生们，”当医生来到两个年轻人身边时，说道，“船上的医生有责任认识所有的旅客，你们不介意吧。”

“非常乐意，大夫，”让·塔高纳回答道，“既然我们把自己交到您的手上——我说的是治病，不是治死——我们很高兴握住您的双手。”

三个人相互热情地握手。

“如果我的预感正确，我是否有幸在同巴黎人谈话？”

“没错，是巴黎人，”马塞尔·罗南回答说，“是从巴黎来的巴黎人。”

“从巴黎来的，太好了，”大夫大声说，“从巴黎市来的，不是巴黎郊外……，是不是从巴黎市中心来的？……”

“从银行区来的。”让·塔高纳回答。“如果您要求我说得详细一些，我们来自巴黎蒙马特街133号，第四层，右边的门……”

“先生们，”布鲁诺大夫说，“我的问题或许不谨慎……，但是医生的职责需要知道一切，哪怕是眼睛看不到的一切……你们能谅解吧。”

“您太客气了。”马塞尔·罗南说道。

于是大夫的嘴巴像旋转的风车，说出的话像风车的响板，说不完，停不住，手舞足蹈，口沫四溅。他说他已结识了这个或那个旅客，他嘲笑了德斯拉戴一家，嘲笑了失约的达当脱；他吹嘘船上的晚餐如何丰盛，担保“阿洁莱”号第二天能到达巴利阿里群岛；在那里他可以轻松几个小时，对旅客而言也是悠闲放松的几个小时。总之，他充分显示了自己健谈的天性，或者用医学的话说，是一种无休止、废话连篇的多言癖。

“先生们，你们上船以前看了看塞特城吧？”大夫问，并站起身。

“非常遗憾，大夫。我们没有时间。”马塞尔·罗南说。

“是很遗憾！这个城市值得一看！……你们参观过奥兰吗？”

“没有，想都没想过！”让·塔高纳说。

这时一名见习水手走来，通知布鲁诺大夫到布卡拉什船长那里。大夫离开时也没忘记说上一大堆客气话，并答应再继续交谈，因为他还有一大堆事情要请教。

这位大夫所没有了解的是这两位年轻人的过去和现在。下面应该简述一下。

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是堂兄弟。他们的妈妈是亲姐妹，都出生在巴黎。兄弟二人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各自的父亲。他们在贫困中长大，走读上了中学；毕业后继续上学，让·塔高纳上了高等商业学校，马塞尔·罗南进了法律学校。二人都属于巴黎从事商业的小市民阶层，都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两个人像亲兄弟一样生活在相同的家庭，虽然性格非常不同，可是感情深厚，友谊牢不可破。

马塞尔·罗南爱思考，做事专注，循规蹈矩，并且很早就开始自谋生路。

与他相反，让·塔高纳是一个十足的调皮鬼，整天像小马驹一样欢蹦乱跳，无忧无虑，多多少少有点儿好逸恶劳。他为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不安和混乱。如果因为他不合时宜的活泼而受到责备，他也会谦恭地请求原谅。同他的表兄弟一样，除了有许多缺点外，还有同样多的优点。

两个人都很善良、开朗、直爽、诚实，都尊敬各自的母亲。

人们还是能够谅解罗南夫人和塔高纳夫人对各自孩子有点儿过分的溺爱，因为两个孩子都没有被宠坏。

他们 20 岁时，赶上服役年限减少，只在军队服役了一年，而这一年也是在离巴黎很近的骑兵团度过的。另外这两个人还很幸运地分到了一个连队，一个宿舍；相夕相处没有给他们带来一丝一毫的不快。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忱和乐观。两个人都是出色的士兵。长官们的嘉奖，同伴们的爱戴，使他们对军营生活没有感到什么不满意。从孩提时代起，他们就心想事成，一帆风顺。尽管休假期间，他们受到了禁闭——一个从来没有被禁闭的士兵是让人看不起的——，可是从军营服役后他们还是得到了“优秀”的评语。

回到家里后，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已经 21 岁了。他们懂得应该开始工作了。征得各自母亲同意后，他们决定一起到一家信誉好的公司工作，先实习业务，再谋求发展。

罗南和塔高纳的母亲都鼓励她们的孩子通过这种途径获取财富。对她们所钟爱的儿子来说，这种前途是有保证的。她们欣喜地盼望几年之后，他们事业有成，婚姻美满；在公司中从普通职员升到合伙人，直至经理；尽管他们还很年轻，可是他们的事业兴旺发达，让祖先光荣的名字延续到子孙后代，等等，等等。总之，这是所有做母亲的梦想，也是她们最大的心愿。

两位母亲真不该盼望梦想变成现实。两个孩子从军营返家几个月后，也就是他们想进入一家公司开始人生道路之前，一场灾难降临到两个感情笃厚的堂兄弟头上。

一场传染病蔓延到了巴黎市中心几个区，罗南夫人和塔高纳夫人都先后被夺去生命，中间只隔了几个星期。

这场灾难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家庭一下子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令他们胆战心惊，不敢正视灾难造成的现实。

然而必须考虑未来。他们每个人得到了大约 10 万法郎遗产，也就是说由于银行利率下降，每人差不多只有 3000 到 3500 法郎的年息收入。这种一般的收入不允许他们过逍遥自在的生活，而且他们也不愿意过这种生活。他们是否应该把这一小笔钱投入到在那个时代很难赚钱的生意中冒险呢？或者投到工业或商业中碰运气呢？还是按照母亲制定的目标继续努力呢？只可惜罗南夫人和塔高纳夫人再也不能为他们出谋划策了……

他们的家庭有一位故交，是一名退休军官，曾任驻非洲骑兵团的连长。此时他出现在孩子们面前，并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伯勒卡博少校直接了当地谈了他自己的看法：绝对不要拿遗产去冒险，而是换成稳定的法国铁路债券，然后去参军，因为军营生活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坏的印象。参军后，很快先成为下级军官，经过考试后进入索米尔军校，毕业后可成为少尉。一条美好、吸引人、崇高的人生之路展现在两个年轻人面前。用伯勒卡博少校的话说，一名军官，不算军饷在内，有 3000 法郎年息收入，难道不是最令人羡慕的吗？而且将来会被提升、受勋、获得荣誉……总之这是一名驻非洲老兵所能想到的一切。

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是否完全相信军人生涯能够实现他们心中的愿望？……他们是否也“直接了当”回答了伯勒卡博少校提出的建议？……当他们私下交谈时，是否同意这是唯一的获取荣誉的道路呢？或者说，在这条荣誉之路上他们能有机会获得光荣吗？

“我们总得冒险做点儿什么？”让·塔高纳对马塞尔·罗南说，“也许

这位头脑简单的老兵说得对呢？……既然他把我们推荐给了第七骑兵团的上校，我们就动身去奥兰……反正我们在路上有时间去考虑……到了阿尔及利亚后，我们再决定去还是不去参军……”

“权当旅行一次，不过我补充一句，这是白花钱。”马塞尔·罗南显示出他的理智。

“是啊，我也这么想！”让·塔高纳回答道，“可是付出几百法郎代价，我们能周游法兰西的另一块土地！只为这一个理由就值得花上这笔钱，我的马塞尔！……至少以后怎么样，谁知道呢？……”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让？”

“随便一说，没有别的意思……”

总之马塞尔·罗南没费什么事就被说服了，他同意兄弟二人一起去奥兰，并带上骑兵连长写给他的朋友第七步兵团上校的推荐信。到了奥兰后，他们根据情况再做决定；而且伯勒卡博少校也会相信他们的决定是根据他的意见做出的。

即使到了签定参军合同的那一刻，他们也可以改变决定，可以重返巴黎，再找另一个职业。即使他们的旅行一事无成，让·塔高纳也坚信是一次“环游旅行”。不过马塞尔·罗南开始没有听懂“环游旅行”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让·塔高纳解释说，“最好利用这次机会去这个国家看一看。”

“那又怎么样？”

“去的时候走一条路线，回来时再走另一条路线。这样花钱不多，但是会有无限的乐趣！比如说，我们从塞特坐船去奥兰，回来时从阿尔及尔坐船到马赛……”

“这倒是个好主意。”

“是个非常棒的主意，马塞尔！我只不过代替泰勒斯、庇达卡斯、拜阿斯、克利奥布拉斯、柏立安得、开伦和梭伦他们说出来罢了。”

马塞尔·罗南不想再争论由上述古希腊七圣贤提出的无可置疑的决定，于4月27日二位堂兄弟登上了“阿洁莱”号。

马塞尔·罗南22岁，比让·塔高纳大几个月。身高中上等，仅比表弟高出2至3厘米。他举止文雅、形象可爱，眼睛有些黯然，带有深深的哀痛，脸上长着金黄色胡须——为执行命令，他随时准备牺牲掉。

如果说让·塔高纳不具备他的表哥的那些外在优点，如果说他不像表哥那样具有小市民阶层称之为“英俊骑士”的形象，我们还是要相信他是一个惹人喜爱的人：褐色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胡子两端翘起，神采奕奕，双眼闪烁着非同一般的活力，举止温存，还有一幅孩子般可爱的面孔。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两个年轻人的外貌与性格。他们此次旅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们的处境同远洋轮上其他去奥兰的旅客一样。他们能改变这种处境吗？他们能成为第七骑兵团二等骑兵吗？

“谁能知道呢？”让·塔高纳说。他相信运气在改变人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阿洁莱”号已航行了25分钟，还没有达到最高速。防波堤已落在后面有1英里。远洋轮在不断调整驶向西南的方向。

此时布鲁诺大夫站在后甲板上，手持望远镜，观望着港口方向的一个活动物体。这个物体被笼罩在滚滚黑烟白色蒸气之中。

布鲁诺大夫盯着这个物体看了几秒钟后，突然惊叫起来，奔向左舷阶梯，冲到甲板上，一直跑到指挥塔，来到布卡拉什船长跟前，打断了船长工作，气喘吁吁，迫不急待地把望远镜递到船长手中，整个一切布鲁诺大夫仅用了半分钟。

“船长，快看！”大夫指着不断靠近、逐渐变大的物体。

望了一阵后，船长说：“肯定是一只小汽艇。”

“依我看，这只小汽艇是要追上我们。”布鲁诺大夫说。

“肯定是这样，大夫。好吧，告诉前船发信号……”

“你下令停船吗？”

“我也不太知道该不该这样做！……这条汽艇要干什么呢？”

“汽艇靠近后才能知道……”

“真没办法！”布卡拉什船长看来不太愿意让船停下来。

布鲁诺大夫还在继续猜测：

“我想可能是那位迟到的旅客在追赶‘阿洁莱’号！……”

“难道是达当脱先生……那个没有赶上登船的人？……”

“可能这个人坐上汽艇在追赶我们的船！……”

这种解释还比较合理。因为可以肯定这只汽艇正以最大速度试图赶上远洋轮，并且已进入了深海区。考虑到德斯兰戴一家人对这位误了登船的旅客而悲痛欲绝的情景，这位迟到的旅客肯定会这样做。

布卡拉什船长可不是为了一张头等舱位的船票而自寻麻烦把船停上几分钟的人。他用南方人特有的大嗓门骂了几句，还是给机房下了停船的命令。

远洋轮靠惯性冲出了200多米，慢慢减速最后停了下来。由于海浪从船的一侧涌来，远洋轮摇摆得更厉害了。那些晕船的男女旅客也更加痛苦不堪。

汽艇赶上来了。它的速度之快连船头都露出了翻滚着泡沫的水面。人们可以看出有一个人站在甲板上正挥舞着帽子。

这时德斯兰戴先生冒险登上了指挥塔，对没有离开船长的布鲁诺大夫说：

“你们等什么呢？”

“一条汽艇。”大夫回答道。

“它来做什么？”

“又送来一名旅客。肯定是一名误了船的旅客。”

“达当脱先生吗？”

“是的，如果他叫这个名字的话。”

德斯兰戴先生抓住大夫递给他的望远镜，经过多次徒劳的努力，终于在这个非常灵活的仪器中看到了汽艇。

“是他……就是他！”德斯兰戴先生大声说道。

随后他匆匆忙忙走开，去告诉阿卡托克的母亲这个好消息。

汽艇离“阿洁莱”号只有三链远。波浪变小了，船身也平稳下来。从阀门喷出的蒸气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机器声，弥漫了整个船身。

汽艇来到远洋轮的近旁。此时刚刚跑去通知夫人而脸色发白的德斯兰戴先生又出现在甲板上。

一幅木头横档的绳梯顺着远洋轮一侧从船栏上方放了下来。

这位旅客正在向汽艇的船长结算船费。可以看出这个人很郑重地做这件事，因为汽艇的船长向他道谢：“谢谢，阁下！”从中透出一种下等人对上

等人的态度。

几秒钟后，这位本故事中的主人公，后面跟着一位提着箱子的仆人，大步攀上绳梯，跳上了甲板。这个人有着一幅欢快的面孔，脸上带着微笑，姿态优雅地站直了身体，向周围的人行礼致敬。

以后他看到了德斯兰戴先生，后者正准备责备他几句。

“没事，我还是到了，胖老头！”他大声地说道，并在德斯兰戴先生的肚子上用力拍了一下。

第三章

本故事中这位可爱的主人公在本章中提出了第一项计划。

这位主人公的全名是克劳维斯·达当脱。在这个故事开始的45年前出生在古老的吕西诺市诺吉广场四号。吕西诺市曾是鲁西荣的首府，亦即今天的东北利牛斯山地区的首府——一座著名的具有爱国传统的佩皮尼昂市。

像克劳维斯·达当脱这种人在外省的大城市中并不少见。这种人的特征是中上等身材，宽肩膀，强壮的骨骼，肌肉发达，头脑敏捷——也就是说体力和智力相映成辉尽善尽美；这位先生有着圆脑壳，灰白短发，扇面形褐色胡须，目光炯炯，硕大嘴巴，满口无可挑剔的牙齿，步履坚定，双手灵活，整个身心都受到良好训练；像一个有些任性的可爱的孩子，心情开朗，能言善辩，应对自如，反应敏捷；总之是一个并非出生在集中了法国南方特点的普罗旺斯省，但是却具有南方人一切特点的南方人。

克劳维斯·达当脱是一个真正的独身主人者。人们无法想象在一个男女联姻的社会会有这样一个男人，在他的人生地平线上从未升起过蜜月。他不是个厌恶女人的人，因为他也喜欢同女人打交道。但却是一个强烈的厌婚主义者。他认为一个精神和身体都健全的男人，一旦投入事业中，是无暇考虑结婚的。他不能接受卑躬屈膝的婚姻，礼仪形式的婚姻，不能接受为了个人利益、金钱或某种理由的婚姻，不能接受财产公有制或财产分配制的婚姻，总之不能接受在这种世俗社会中任何形式的婚姻。再者，做为一个独身者，不等于说他整天逍遥自在，无所事事。克劳维斯·达当脱就是这样。如果说一个人拥有200万法郎的财富，那么不是祖先留下的，就是靠遗产得到的。但是达当脱却是不折不扣完全靠自己挣得的。他把资金投放在许多商业和工业方面，如制桶业、大理石业、瓶塞制作业以及利维撒尔特葡萄酒的生产。由于他通晓多种业务，使他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对本地区至关重要的制桶业，他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才智。40岁时，在他挣得财富，有了稳定收入后，退出了所有事业。他不愿意成为一个为节省开支而处心积虑的守财奴。自从退休后，他衣食不愁，旅游兴趣不减，特别是巴黎之行，他去得很频繁。他不仅有一副好身体，还有一个令南部非洲最有名的飞禽也望尘莫及的好胃口。

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其家族只剩他一个人了。从他家祖先到子孙后代，延续至今到他这一代结束了。他没有一个直系亲属，没有一个后代传人，没有一个旁系亲属——除非计算到第26或者第27亲属等级，否则只能这样。因为据统计学家说，所有法国人都只能上溯到弗朗索瓦一世时代，亲属等级也不包括旁系亲属在内。否则一个人，其亲属历史上溯到公元元年，他的祖先人数将达到139兆亿，而且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吗？

克劳维斯·达当脱并不为此感到有什么骄傲。他没有一个众人都有家庭，也就不会有什么不愉快。他从未想过用大家熟悉的方式来建立一个家庭，只是打算上船去奥尔，并能平安抵达这个阿尔及利亚一个大省的首府。

他认为“阿洁莱”号能够顺利完成航程的最重要理由之一是一位佩皮尼昂人登上了这条远洋轮。往日他前往阿尔及利亚——一个他喜欢的国家——都是从马赛出发。这是第一次他感到更喜欢从塞特出发的路线。

一艘远洋轮能有幸运送他本人，重要的是在旅途上让他满意，而且经过短暂而顺利地航程就能安全抵达。

当克劳维斯·达当脱刚一踏上甲板，就转身对他的仆人说：

“帕特利斯，去确定一下第13号船舱。”

“先生，您知道这个舱位已用电报定好了，不会有任的问题。”

“那么，放好行李，为我在餐厅尽可能选一个好座位，离船长不要太远。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胸了。”

这后面一句话，帕特利斯马马虎虎能听懂，不过他更希望他的主人能说“饥饿难忍”。从他撅起的嘴唇可以看到他不很满意，不过尽管他不满意，还是朝后甲板走去。

这时候，克劳维斯·达当脱看见了刚从指挥塔下来的“阿洁莱”号船长，就直接了当地说：

“喂，船长！你为什么不耐烦等一等一个迟到的旅客呢？……难道你的远洋轮真的急不可耐要活动一下手脚吗？”

这种比喻不是海上用语，因为他不是一个海员。他只是凭想象随口而说。他的话有时是错误百出的上层语言，有时是不堪入耳的俗言俚语。

“先生，”布卡拉什船长说，“我们的船是准时起航的。公司的规定不允许我们等待……”

“我也不愿意你这样做！”克劳维斯·达当脱说着向船长伸出了手。

“我也不愿意！”船长回答说，“不过我还是被迫停了船……”

“那么就让船停下好了！”这个佩皮尼昂人说道。

他用力握了一下布卡拉什船长的手，握手的劲头好像一个使惯木桶轴和水槽的老木桶匠。

“你知道，”达当脱接着说，“如果我的汽艇赶不上你的远洋轮，它就要一直追到阿尔及利亚……如果我当时找不到这条汽艇，我就会从码头跳进水里，游泳跟在你们后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亲爱的布卡拉什船长！”

克劳维斯·达当脱当真是一个好样的，两个年轻人高兴地听到了这些原话。他们用微笑表示了对他的钦佩。

“真是好样的！”让·塔高纳低声说道。

这时，已耽误了一刻钟的“阿洁莱”号正朝着阿吉德海岬前进。

“对了，布卡拉什船长，问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达当脱先生问。

“请说。”

“晚饭几点开始？”

“5点。”

“还有45分钟，不算太早也不算太晚！”

达当脱先生身着上等布料的斜纹布背心，上面配有硕大的金属扣。最上端的扣子上用一条粗大金链子系着一块非同一般的打簧表。他看了一下表，急促地转身走开。

用准确的话描述这个人，就是穿戴非常“入时”。一顶软帽斜戴在耳朵上方，身披无袖苏格兰外套，肩挎双筒望远镜，旅游睡袋从肩膀垂到了腰部，肥大的短裤，带金属扣眼的皮革绑腿，脚上穿着双层狩猎长筒靴。

他一边走一边用又尖又细的声音说道：

“即使我没有赶上开船，我也赶上了晚餐。只要你的厨师长精心烹饪，你会看到我是如何精心品尝的……”

突然他又转向另一个人。

德斯兰戴先生刚才去告诉了德斯兰戴夫人，他们的同伴很晚才赶到，这时刚刚来到这里。

“喂，亲爱的朋友，”克劳维斯·达当脱大声说，“德斯兰戴夫人怎么样？夫人阁下现在在哪儿？最漂亮的阿卡托克怎么样？”

“请别担心，达当脱。”德斯兰戴先生回答道。“我们没有迟到，不过我们没有到齐，‘阿洁莱’号不应该开船！”

“是指责吗，我的朋友？”

“说实在的，你是该被指责！……你让我们多担心啊！……难道我们把你丢下，而自己在奥兰下船，去埃利萨尼夫人家吗？”

“我也是非常生气，德斯兰戴。都是皮高林的那个畜牲害的。他把我留下品尝他的陈年科夫撒白葡萄酒。我只好喝了一种又一种……当我赶到老港时，‘阿洁莱’号正好驶出港口出入通道。现在我上船了，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别用鲑鱼般的眼睛盯着我……，一切都随着轮船摇摆而结束了！……你夫人怎么样？”

“她在床上躺了一天，有点儿……”

“不舒服？”

“有点儿，”德斯兰戴先生叹了一口气，“她的眼皮抖得厉害，我也一样。”

“我的好人，给你一个朋友的忠告！”克劳维斯·达当脱说道。“不要说话……尽量闭上嘴巴……豁出去试一试。”

“倒是个主意，”德斯兰戴先生嘟囔着，“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这次航行要一直到奥兰。唉，要不是为了阿卡托克的前途，我和德斯兰戴夫人才不会受这份儿罪！”

当然，一切都是为了德斯兰戴家族这唯一一位继承人的前途。作为这个家族的故交，克劳维斯·达当脱每天晚上都来他们在博比尼尔的家玩桥牌。他是看着这个孩子出生的，看着他一天天长大——至少从身体方面是这样——这样说，是因为这个孩子的智力总是落后于身体的发育。阿卡托克在中学学习成绩糟糕，属于懒惰、蠢笨的学生之列。这样或那样的天赋，在他身上毫无所见。无所事事是他的人生理想。某一天他会从父母那里得到差不多 1 万法郎的年息收入。这已经是某种既成事实，所以德斯兰戴夫妇梦想着他们的儿子在将来会有更多的收入。他们一家人都认识埃利萨尼一家，后者曾住在佩皮尼昂，以后去了阿尔及利亚。埃利萨尼夫人是一位批发商的遗孀，50 岁，靠着丈夫留给她的财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她的丈夫退休后，就在阿尔及利亚定居下来。这位寡妇有一个女儿，路易丝·埃利萨尼，今年 20 岁，待字闺中。无论是在南奥兰，还是在东北利牛斯山地区，至少在博比尼尔的这家人中，都知道有一位漂亮的、待嫁的路易丝小姐。难道能有比阿卡托克·德斯兰戴和路易丝·埃利萨尼更好的婚姻吗？

但是结婚前要相亲这是必不可少的。尽管阿卡托克和路易丝从孩子时就认识，到了现在恐怕也没有什么印象了。既然住在奥兰的人不想来佩皮尼昂——因为埃利萨尼夫人一点儿也不想出门旅行——那么只好由佩皮尼昂的人去奥兰了。尽管德斯兰戴夫人患有严重晕船症，哪怕在沙滩上看见波涛也受不了，尽管德斯兰戴先生——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意志也不坚定，为此也只好出海远行了。现在再说一说克劳维斯·达当脱。旅行对这位佩皮尼昂人是家常便饭，他不会拒绝陪同他的朋友远行。或许他不清楚这桩婚事所具有的价值。不过他认为每个男人都能成为丈夫。阿卡托克能不能让这位女继承人满意，仅是个人的事情。路易丝·埃利萨尼小姐确实非常可爱……总而言之

之，当德斯拉戴一家人到达奥兰，也就是路易丝小姐出现在读者面前之时，那时读者也会加入求婚者之列，并排挤掉阿卡托克这家伙。

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队佩皮尼昂人乘坐“阿洁莱”号的目的，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要经受这次地中海的海上航行。

在等待晚餐的时间里，克劳维斯·达当脱来到了后甲板，这里聚集着所有头等舱的旅客。此时船身的摇摆还未波及到他们的船舱。德斯拉戴先生脸色更加苍白，跟着达当脱来到这里，然后一屁股坐在一张长椅子上。

阿卡托克走了过来。

“喂，孩子，你的这副嘴脸比你爸爸的强多了。”达当脱先生问道，“挺得住吗？”

阿卡托克回答说：“挺得住。”

“太好了！咬紧牙关从这头走到那头儿！脸色不要像窗户纸或者像南瓜浆糊，走路不要一摇一晃！”

“不要怕！……没什么好怕的！……大海不可怕，不会欺负小孩子的！”

克劳维斯·达当脱认为到船舱看望德斯拉戴夫人不太适宜。这位夫人已经知道他上船了，这就够了。再说对她说一些安慰的话也不会有什么作用。达当脱先生属于那类喜欢拿晕船人开玩笑的可憎的人。他们借口自己不晕船，也愿意承认别人晕船！真该把这些人放到高高的桅杆上面去！

“阿洁莱”号正处在与阿吉德海岬同一水平线上。此时前甲板一声钟响，正好5点，晚餐时间到了。

此时轮船起伏摇摆还不很强烈，海浪虽然稍微有点儿强烈，不过对大多数旅客来说，还是可以忍受。“阿洁莱”号在一排又一排巨浪中奋勇前进。可以说餐厅的客人是不会少的。

旅客们包括五六名女乘客由后甲板双人梯子下来，坐在了预先订好的座位上。

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早已显得急不可待。他在那儿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之久！……不过任何人都会相信，一旦晚餐结束，这个最好的座位的占有者就会重返甲板上，他总不会霸占这个位置直到上岸。

布卡拉什船长和布鲁诺医生站在餐厅尽头，履行向客人致敬的责任。克劳维斯·达当脱、德斯拉戴先生及儿子走到了餐桌的上方。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想仔细观察不同类型的佩皮尼昂人，而坐在了达当脱先生旁边。其他客人坐在了各自喜欢的座位上。一共20个人。有几个人的座位靠近奥利安达尔先生。因为这个位置离操作间最近，当餐厅领班下令开饭时，所有菜肴会先到这里。

克劳维斯·达当脱很快认识了布鲁诺医生。可以肯定地说，由于有了这两位聊天狂，在布卡拉什船长周围的谈话绝对不会出现冷场。

“大夫，”达当脱先生说道，“我荣幸……非常荣幸握住您的手，一双和您的同行一样沾满了细菌的手……”

“别害怕，达当脱先生，”布鲁诺医生也以同样高兴的心情回答道。“我刚刚用硼酸氧化水洗过手。”

“得了吧！我才不会在乎什么细菌和微生物呢！”达当脱先生大声说，

“我从来没有生过病，哪怕一天或者1个小时，我亲爱的埃斯库拉普。我从未得过感冒，连5分钟的感冒也没有得过！我从未喝过一口药水，也没有吞过一粒药片！……请相信，我不会在您这儿开始看病，让您开出药方！……噢，我非常高兴与医生为伴！他们都是大好人！不过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当医生摸住你的脉搏，或者看你的舌头时，准会把你的身体搞坏！……言归正传，我很高兴坐在您的身边用餐，如果晚餐丰盛，我会胃口大开的！”

布鲁诺大夫没有因为被说倒而感到紧张，不过他认为自己比对方更健谈。在维护医生职业方面，他没有对一位全身披着盔甲的对手进行过多的反击。过了一会，汤上来了，每个人只想暖和一下让海风吹得生疼的胃。

开始的时候，除了脸像餐巾一样苍白的德斯兰戴先生之外，轮船的颠簸并没有影响到客人们的食欲。大家感觉不到轮船的左右摇摆和上下浮动。如果这种状况在整个用餐期间不改变，那么各种服务将无可指责非常成功！

突然发出了第一次餐具碰撞声。随后，餐厅的吊灯在客人们头顶上左右摇摆，令人十分担心。摇摆起伏引起了客人普遍的混乱。他们的座椅倾斜得让人害怕，手忙脚乱抓不住牢固安全的地方。酒杯很难端到嘴边，叉子更是常常扎在脸上或下巴上。

大多数的客人受不了了。德斯兰戴先生第一个离开饭桌，惹人注目地匆匆离开，到外边呼吸新鲜空气，另一些客人也跟着走了。这是一场真正的混乱，虽然布卡拉什船长不断劝告：

“这些不算什么，先生们。‘阿洁莱’号的晃动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逃走了！”

“他们向来如此！”布卡拉什船长眨了一下眼睛说道。

“我搞不懂，”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说道，“他们是不是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了！”

要承认这句话并不违背人类社会的法律。即使真的把五脏六腑吐出来，这些可敬的人也不会恢复原样，因为很快又会吐出来。当餐厅领班指挥人送上凉菜时，餐桌上仅有将近10名英勇无畏的客人。除了对餐厅混乱习以为常的布卡拉什船长和布鲁诺医生之外，还有坚守座位的克劳维斯·达当脱；对父亲出逃无动于衷的阿卡托克；没有引起消化功能丝毫紊乱的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兄弟俩，最后是坐在餐桌另一头的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他正紧盯菜肴，询问服务生，对“阿洁莱”号不愉快的晃动并无怨言，而且还在挑选面包。

在受到惊吓的客人出逃以后，布卡拉什船长向布鲁诺医生投去一种奇怪的目光，而后者也报以一种奇怪的微笑。两人都心领神会，两人的目光和微笑也投向了餐厅领班无动于衷的脸上。

这时，让·塔高纳推了一下他表兄的胳膊，低声说：

“只不过是一个‘小把戏’。”

“我也这样想。”

“这是我的！”让·塔高纳一边说一边把一片鲜嫩的鲑鱼片划进自己的盘子里。这是坐在旁边的奥利安达尔先生还没顾上享用的鲜鱼片。

下面是对这个“小把戏”的简单解释：

船长——不是所有的船长都这样——似乎为了一个大家能理解的目的，

在晚餐开始时，稍微改变了一下轮船的方向，只是轻轻搬动一下船舵，仅此而已。难道会因此而责备他们吗？难道连轮船遇上几分钟的风浪也不允许吗？由于船只颠簸起伏而节约一笔不少的晚餐费用，难道连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发生吗？……即使真是这样，也不必大惊小怪！

这种混乱状况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尽管远洋轮已变得更平稳、更温顺了，可是客人们也并不想再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了。

晚餐只剩下了几位真正的食客。他们在极其舒适的条件下，继续他们的晚餐。此时没有人为那些离开餐厅的不幸客人担心，后者都集中在后甲板，痛苦的样子各不相同。

第四章

在本章中克劳维斯·达当脱谈到了一些事情，让·塔高纳打算尝试一番。

“我亲爱的船长，您的餐桌上有这么多空盘子啊！”克劳维斯·达当脱大声说。此时餐厅领班正监视着各种菜肴传递到餐桌上，而且也并未改变他那习以为常的高雅举止。

“或许他担心如果海上气候更糟糕，桌子上的空盘子会更少。”马塞尔·罗南的话引起了别人注意。

“气候糟糕？……可是现在大海平稳如镜。‘阿洁莱’号偶尔遇到过最厉害的风浪！……”

“而且都发生在午餐和晚餐的时候。”让·塔高纳用最严肃的口吻说道。

“实际上，我早已注意到了那些该死的远洋公司是否为了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达当脱漫不经心地说道。

“难道您这样认为吗？”布鲁诺医生大声地说。

“我只相信一件事，”克劳维斯·达当脱说道，“那就是我从来没有停下手中的叉子，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餐桌旁。”

“您肯定会这样做！”让·塔高纳接着说。

“你已经说过了，塔高纳先生。”

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已经开始直呼他的姓了，好像他们相识了已经 48 个小时了。

“不过或许会有几位客人重返餐桌，”马塞尔·罗南接着说道，“因为轮船摇摆得不厉害了。”

“我再向您说一遍，”布卡拉什船长肯定地说，“这只是暂时的，完全是舵手的疏忽大意……领班，请看一看我们客人中“是其他客人中间。阿卡托克，还有你爸爸那位可怜的人。”达当脱又叮嘱了一句。

年轻的德斯兰戴只是点了一下头，他完全知道他的父亲绝不会返回餐厅。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领班不抱任何希望，朝着门外走去。他心里完全清楚，此举毫无用处。当一个旅客离开餐桌，当环境发生了变化，能返回的客人少之又少。空盘子没有盛上食物，对此尊敬的船长和医生阁下也表现出非常遗憾的神色。

一股轻微的排浪改变了轮船的方向，从而使巨浪不能直接冲向船头。留在座位上的 10 位客人获得了安宁。

看来餐桌上的客人不宜过多，这也是克劳维斯·达当脱所企望的。晚餐重新开始，亲切的气氛又一次形成，客人们的谈话逐渐热烈起来。

下面是所发生的一切。本故事的主人公左右着谈话气氛，方式十分奇妙。布鲁诺医生曾是一名出色的谈话者，此时也感到费力，觉得越来越难赶上他的话头。让·塔高纳说得不多，天知道他喜欢不喜欢听这些长篇废话。马塞尔·罗南只是报以微笑，阿卡托克只知道埋头大吃，一句话也没有听见。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品尝着美味面包；他把面包浸在领班送上来的布高涅葡萄酒中，而葡萄酒则装在能保持平衡的容器中，其他客人也没有注意听。

克劳维斯·达当脱谈到了法国南方对北方的优势，佩皮尼昂城取得的毫无争议的成就，这个城市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即克劳维斯·达当脱本人所具有的地位，体面获得的财富为他赢得的尊敬，他精心筹划，并经历过的各次旅行，德斯兰戴一家人不断向他提及的此次奥尔兰之行的目的，周游这个阿尔及利亚美丽省份的计划……最后是这次他并不关心何时能返回的旅行。

如果认为从克劳维斯·达当脱口中吐出的长篇大论会妨碍他将盘中食物送到嘴中，那将是一个错误。恰恰相反，不管吃进还是说出都是随心所欲。在这种令人惊奇的吃饭、说话同时进行时还不忘记喝干怀中的酒。

“多么奇妙的人体机器！”让·塔高纳心里想着。“它工作得多么奇妙！达当脱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典型的南方佬之一！”

布鲁诺医生并不十分欣赏达当脱。但是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人体解剖课题。从这个人的机体中会找到多少秘密。不过提出解剖开这个人的肚子的建议是不适合的。所以医生仅仅问了达当脱先生是否常常关心自己的健康。

“什么健康？……亲爱的大夫……请告诉我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每个人都会听懂，”大夫回答说。“就是听从大夫的建议，长期地用简便方法锻炼人体的各个部位……”

“如果接受医生的建议，”马塞尔·罗南说，“我们想知道在您那里这种锻炼是否简便？”

“是否经常性？”让·塔高纳接着又问。

“是否经常性，我从没有生过病！”这位佩皮尼昂人一边说一边拍打自己的身体。“至于是否简便，我从来没有看见过。”

“那么亲爱的乘客，”布卡拉什船长问道，“你现在明白我们所说的‘健康’这个词吗？就是为了干杯而说的这个词吗？”

“如果是为干杯而说的这个词，我想我绝对明白。对了，现在我要一口干了这杯香槟，不等饭后甜点了！”

在法国南方“一口干”是很常说的，可是克劳维斯·达当脱说的时候带有很好听的更浓重的南方口音。

饭后酒上来了，各人的杯子都装满了酒，杯口泛起一层白色泡沫。谈兴并没有被酒淹没，而仍在继续。

布鲁诺医生重新拾起话头：

“达当脱先生，请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您是否不做任何过度的事情？”

“您说的‘过度’是什么意思？”

“哈，哈，过度一词，以及健康一词，东比利牛斯人听不懂吗？”马塞尔·罗南微笑着问。

“听不懂？……不对，罗南先生。确切地说我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

“达当脱先生，”布鲁诺医生接着说，“所谓过度，就是过度消耗自己，就是毫无节制，放任无度，食欲无忌地消耗一个人的体力与精力，尤其在饭桌上随心所欲的令人遗憾的激动，很快会把胃搞坏的。”

“你说的胃是个什么东西？”克劳维斯·达当脱以更认真的语气问道。

“什么东西？”布鲁诺医生大声说，“可以这样说，它是一部机器，一部制造胃痛、胃炎、胃囊炎、胃肠炎的机器！”

布鲁诺大夫一口气说出一连串用胃打头儿的词时，似乎很高兴胃可以生成这么多的特别的疾病。

总之克劳维斯·达当脱仍坚持认为所谓损坏人类健康一词是一个陌生的词。因为他拒绝承认这些病的名字包含着某种意思，让·塔高纳非常激动，说了一句能体现人们大吃大喝的话：

“看来您没有参加过婚礼？”

“没有，因为我从没结过婚！”

这位古怪人洪亮的嗓门引起餐桌上器皿的碰撞，并发出一连串的撞击声，犹如袭来的一股巨浪。

现在终于明白了，人们无法知道这个难以置信的达当脱是否属于节制型的人，无法知道是否由于习惯性的节制而使他具有非常健康的身体，或者说他的身体是否像钢筋铁骨，任何不良习惯都不会损伤他的身体。

“好了，好了！”布卡拉什船长承认说，“依我看达当脱先生，你肯定会成为一位百岁寿星。”

“为什么不可能呢？亲爱的船长。”

“是啊，为什么不可能呢？”马塞尔·罗南念叨着。

“当一部机器被制造得很结实，”克劳维斯·达当脱接着说，“很平衡，很光滑，很完善，就没有理由不让它永久存在！”

“事实上，是在燃料没有耗尽的时候……”让·塔高纳总结说。

“可是并不缺少燃料，”达当脱大声说，他的腰上的口袋动了一下，发出一阵金属的声音。“亲爱的先生们，”他又大笑起来，“你们的难题出完了吗？”

“没有！”布鲁诺大夫反驳道。

他顽固地要把这个佩皮尼昂人逼到死角，让他无路可退。

“错了，先生，你错了！”医生大声说，“再好的机器也会损坏，再好的设备也会在某一天出故障！”

“这要靠维修工修理！”克劳维斯·达当脱一边说一边把酒倒在杯子里，一直到杯子口。

“但是最后，你一定会死的，不是吗？”大夫喊了起来。

“既然我从没有看过大夫，你为什么认为我会死呢？——为先生们健康，干杯！”

在一阵大笑声中，他举起酒杯，同餐桌上每一位客人碰了一下杯子，然后一饮而尽。嘈杂不清、欢快热烈、震耳欲聋的谈话持续到了饭后甜点。各种甜点小吃代替了刚才的菜肴。

随便人们去评说嘈杂的谈话声对那些痛苦不堪躺在船舱的旅客造成的影响吧。邻近的谈话越开心，不幸旅客们的呕吐越厉害。

有好几次德斯兰戴先生走到了餐厅的门口。因为他和他夫人的晚餐已算在船票内，不去吃岂不令人伤心！可是每次刚把门打开，他就感到胃里翻江倒海，只好又迫不及待返回甲板上。

他唯一的安慰就是：

“但愿我们的儿子能吃掉三个人的晚餐！”

其实他的儿子正在一丝不苟地尽最大的努力吃回他父亲付出的费用。

在克劳维斯·达当脱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时，大家又转到另一个话题。人们能否在这个能吃、能喝，身体强健的人身上找到致命弱点呢？他的体格强壮、坚不可摧，各个部位都是最好的，如果是这样，倒也无可争议。但是最终他也要像其他人一样离开人世——我们这样说，是为了不使人们丧失勇气。当生命终结的钟声响起，他的巨大财富又将归谁所有呢？谁来占有这位佩皮尼昂老制桶商的动产与不动产呢？他没有一位直系或非直系的继承人，也没有一位有继承权的旁系亲属……

人们向他指出这一点。马塞尔·罗南说：

“为什么不打算为您创造一些继承人呢？”

“怎么做？”

“就是这样做！”让·塔高纳大声说，“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这个女人年轻、漂亮、举止高贵、文雅，和您一样。”

“让我结婚吗？”

“当然了！”“这件事我没有想过。”

“你本来早该想到，达当脱先生。”布卡拉什船长大声说。“你结婚了吗，亲爱的船长？”

“没有。”

“你呢，大夫？”

“从来没有。”

“你们呢，先生们？”

“都没有结婚，”马塞尔·罗南回答道，“在我们这个年龄，一点儿不奇怪！”

“那么，既然你们都没有结婚，为什么要让我结婚呢？”“为了有一个家庭。”让·塔高纳解释道。

“有了家庭，烦恼接踵而来！”

“为了有孩子，有子孙后代……”

“以后要忍受他们的折磨！”

“总之能有后代为你送路……”

“不如说为你的死而兴高采烈！”

“难道您认为国家不高兴接受您的财产吗？”

“国家……会一口吞掉我的遗产！”

“这不是回答，达当脱先生，”马塞尔·罗南说道，“问题是一个要在一生中创建一个家庭，使他的财产保存在他的后代人手中。”

“说得对。但是一个人不结婚也能办到。”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大夫问道。

“我的意思大家都应该懂得，先生们。从我的方面来说，我更喜欢不期而遇的人。”

“领养孩子，对吗？”让·塔高纳马上反应过来。

“千真万确，这难道不是好出千百倍的主意吗？难道不是最明智的选择吗？人们有选择的权力！当孩子们经历了百日咳、猩红热、麻疹后，人们可以挑选那些身心都健康的孩子，无论这个孩子是黄头发还是黑头发，无论将来是愚笨还是聪明，都可以得到遗产。根据人们的愿望，也可以把遗产给予一个男孩子或者女孩子。根据被继承人的财产多寡，可以收养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甚至十二个孩子。总之人们可以创建一个由身体和品行都优越的继承人组成的家庭，而无需上帝的恩赐。根据人们的意愿和时间自己满足自己！”

“好极了！达当脱先生，实在好极了！”让·塔高纳大声欢呼起来，“为你的继承人健康干杯！”

酒杯又发出了碰击声。

如果“阿洁莱”号餐厅的客人没有听到这位口若悬河的佩皮尼昂人的最后一句话，他们或许不能理解他的思想，一个极其出色的思想。

“就算你的方式非常之好，”布卡拉什船长认为应该补充一句，“但是

如果所有人都这样生活，如果世界上只有想收养孩子的父亲，请想一想，不用多久世界上连需要收养的孩子也没有了。”

“绝非如此，船长先生！”达当脱回答道。“绝对会有勇敢的人去结婚，这样的人成百上千。”

“幸好世界末日不会马上到来。”布鲁诺医生说道。

谈话越来越热烈，而一直保持沉默的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和阿卡托克·德斯兰戴除外。前者正在餐桌一端品尝咖啡，后者已在扫光盘中的甜点。

此时马塞尔·罗南想起了民法第八章中的一个条例，并就权利方面提出了一个问题：

“达当脱先生，如果一个人要收养一个孩子，他必须符合某些条件。”

“我并非一无所知，罗南先生。我的意思是我已具备了几个条件。”

“首先你是一个法国人，不管其性别是男是女。”

“更准确地说是男性，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先生们。”

“我们都相信你，对此没有任何异议。”让·塔高纳肯定地说。

马塞尔·罗南又说道：“此外，法律要求收养人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合法后代。”

“这恰恰是我的情况，法学家先生。”克劳维斯·达当脱回答道。“我再补充一句，我没有一个后代。”

“不禁止有后代。”

“我确实没有。”

“但是还有几个条件您不具备，达当脱先生。”

“什么条件？”

“年龄为 50 岁！一个人年龄必须到 50 岁法律才允许他收养孩子。”

“如果上帝允许，我再有 5 年就 50 岁了，上帝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就 50 岁呢？”

“因为上帝认为现在不是更好的时候。”让·塔高纳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塔高纳先生。用生意人的话说，为了一个好机会，我也愿意等到 50 岁。”

“但是条件是您要收养的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年龄不得超过 35 岁，”马塞尔·罗南说，“因为法律要求收养人至少比被收养人大 15 岁。”

“难道你相信我打算收养一个老儿子或一个老姑娘吗？”达当脱先生大声说，“绝对不是！我要选择的既不是 35 岁，也不是 30 岁的人，而是达到成人年龄，因为法律规定被收养人应是成人。”

“这一切都不错，达当脱先生，”马塞尔·罗南说，“毫无疑问，你符合这些条件……但是我对你实现做养父的计划非常担心——这是你唯一不足之处，对此我敢打赌。”

“不会因为我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名誉！或许有人会怀疑一个东比利牛斯地区的佩皮尼昂人，克劳维斯·达当脱的诚意，怀疑他的公众生活或者他的私人生活？”

“没有人怀疑……”布卡拉什船长大声说。

“没有人怀疑。”布鲁诺医生补充说。

“不，没人怀疑。”让·塔高纳郑重地说。

“绝对没人怀疑，”马塞尔·罗南拼命喊道，“我说的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什么呢？”克劳维斯·达当脱问道。

“法律规定的的一个条件，一个您肯定忽略了的条件。”

“请告诉我是什么条件？”

“就是在6年内，领养人要给予未成年被领养人不间断的照料。”

“法律是这样说的？”

“确实如此。”

“是哪个畜生把这个规定加进法律里的？”

“是不是畜生无关紧要！”

“那么，达当脱先生，”布鲁诺医生停了一会儿问道，“你照管过某个你认识的未成年人吗？”

“我还一个都不认识。”

“那么你只好用你的财富建立一个以你的名字命名的慈善机构！”

“法律允许吗？”这位佩皮尼昂人问道。

“法律允许。”马塞尔·罗南肯定地回答道。

克劳维斯·达当脱一点儿没有掩饰因民法的要求而引起的失望。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在6年内满足一个未成年人的各项需要和教育，在此方面无需考虑。真正要考虑的是对那些前途未卜的未成年人，如何做到正确的选择！……总之，他一点儿没有考虑过！……难道真是必不可少的规定吗？马塞尔·罗南没有搞错吗？

你确实保证民法中有这样一条吗？”达当脱先生问了第二遍。

“我敢肯定，”马塞尔·罗南回答说。“请查阅民法中收养部分的第345条。这是主要的条件，除非……”

“除非什么？”克劳维斯·达当脱重复了一遍。

随后他的脸色恢复了平静。

“快说，快说！”他大声地问道，“你在吊我的胃口，除非什么……”

“根据法律，除非被领养人救过领养人性命，或者从战场上，或者从火灾中，或者从洪水中……”

“可是我没有掉进过水里，今后也永远不会发生！”

“您和别人一样可能会遇到的！”让·塔高纳说道。

“我不希望我的家会失火……”

“别人的家会失火，你的家也一样。即使你的家不会失火，剧院会失火，你恰好在里面；这条远洋轮也是一样，如果船上着了火……”

“好吧，先生们！”就算有火灾或水灾，至于战争，我弄不明白，我是否需要别人的救护！我有结实的胳膊，粗壮的双腿，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和援救！”

“谁能知道呢？”让·塔高纳回答说。

不管是否能够实现，马塞尔·罗南在这场谈话中只是提及了法律上的规定，如民法第8章中的一些规定。至于其他规定，即使他没有谈到，也是没有用的。马塞尔·罗南一点儿也没有谈到责任问题，如收养人一旦结婚，其配偶是否同意收养——好在克劳维斯·达当脱是一个独身者——也一点儿没有谈到承诺的问题，如对没有达到25岁成人年龄的被收养人，是否应取得其父母的同意。

此外，现在对克劳维斯·达当脱来说，似乎很难实现他的梦想，以及建立一个由被收养孩子组成的家庭。毫无疑问，他还是能够挑选一个未成年人，

给予他连续 6 年的照料，精心培养，用他的名字赋予所有的合法继承权。不过，机会微乎其微！然而如果他决定不这样做，那么只好去履行民法中的 3 条规定。就必须有人从战场上、洪水中或火灾中把他救出来。问题在于是否会出现上述的三种情况中的一种呢？一旦发生被救者是否是一个像克劳维斯·达当脱这样的人呢？他不相信，也没有人会相信。

餐桌上的客人在畅饮香槟中又经历了几个回合的唇枪舌战。

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对有趣的谈话总是第一个开怀大笑。如果他不愿意他的财产陷入无人继承的境地，或者他拒绝指定国来继承，那么他只好遵循让·塔高纳的建议，把他的所有奉献给某个慈善机构。除此之外，他也有把他的遗产留给第一个幸运者的自由。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无论怎样，这次令人难忘的晚餐结束了，所有的客人又返回到后甲板上。

此时已近 7 点了，已超过了晚餐规定时限。美好的晚餐带来了美好的夜晚。夜幕已降临。人们呼吸着清凉的空气，任微风吹拂着脸颊。陆地淹没在晚霞之中，如同一幅斑驳陆离的油画，展现在西边的天际之中。

克劳维斯·达当脱和他的同伴们一边谈话，一边在甲板上来回散步，嘴里喷吐着雪茄的烟雾。这是这位佩皮尼昂人慷慨大方向每个人提供最好的雪茄。

大约 9 点半的时候，大家分手了，并约好明天再相聚。

克劳维斯·达当脱帮助德斯兰戴先生返回德斯兰戴夫人的船舱，然后向自己的船舱走去。在他的船舱里甲板上的任何嘈杂声和任何动静都打扰不了他的美觉。

此时，让·塔高纳对他的堂兄说：

“我有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如果我们能被这位好人收养！”

“我们？”

“你和我……或者你或者我！”

“你疯了，让！”

“今天晚上我想到一个主意，一个在我看来好处非常大的主意，我明天再告诉你！”

第五章

帕特利斯总是发现他的主人在有些场合缺少风度。

第二天 8 点的时候，后甲板还没有任何人。海上的情况依然如故，旅客们都栖身在各自的船舱中。短暂间歇的地中海巨浪使“阿洁莱”号稍微平稳了一点儿。平静无事的夜晚之后又迎来了阳光灿烂的白天。旅客们之所以在日出之时都没有离开睡铺，那是因为他们都被疲惫懒散所困。一些人沉睡未醒，另一些尽管醒来，但仍然梦绕萦回。但是无论是谁都依然沉溺在婴儿摇篮般一摆一摇之中。

这里说的是那些甚至在恶劣天气也不会晕船的幸运儿，而不是那些即使再好的天气也会晕船的不幸儿。在这些不幸人中，包括了德斯兰戴一家人和许多其他的人。他们甚至在远洋轮停泊在港口，也不能保持身心平静。

天气晴朗，四周宁静，暖暖的阳光照耀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阿洁莱”号正以 10 海里的船速，沿着南部和西南部海岬，向着巴利阿里群岛前进。几艘船只从一船之隔的地方驶过，有的喷着缕缕浓烟，有的张开白色船帆，消失在薄雾朦胧的天际之中。

布卡拉什船长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张罗着船上的事务。

这时候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出现在后甲板入口处。船长几乎同时走过来握住他们的手，问道：

“昨晚睡得好吗，先生们？”

“再好不过了，船长先生，”马塞尔·罗南回答道。“一个难以想象的美妙夜晚。我真不知道饭店的房间能否和‘阿洁莱’号船舱一样好。”

“我同意你的看法，罗南先生。”布卡拉什船长接着说，“我不懂除了在船上之外，人们还能否在别的什么地方生活。”

“把这个告诉德斯兰戴先生，”年轻人说，“看看他是否同意你的观点。”

“这位陆地上的居民和他同样的人都不会同意的，他们无法领略海上航行的美妙之处！……”船长大声说，“他们就像货舱的货物！这些旅客是远洋轮的羞耻！……好在他们还是付了船费。”

“说得对！”马塞尔·罗南回答说。

往日爽朗健谈的让·塔高纳今天只是握了握船长的手，根本没有加入他们的谈话，好像心事重重。

马塞尔·罗南继续向布卡拉什船长问道：

“我们什么时候能看见马略尔长岛？”

“马略尔长岛？……大约午后 1 点，穿过巴利阿里附近几个岛屿后。时间不会很长。”

“我们在帕尔玛岛停留吗？”

“停留到晚上 8 点。这期间要装上去奥兰的货物。”

“我们有时间参观这个岛吗？”

“岛？不对，是帕尔玛城。听说要用很长时间。”

“怎么是听说呢？船长，你不是已经去过马略尔长岛吗？”

“准确地说有 30 到 40 次。”

“从来没有参观过？”

“没有时间啊，罗南先生。那时候我哪有时间啊？”

“没有时间还是没有兴趣？”

“实际上没有兴趣。如果不能在海上，我就会得陆地病！”

说到这儿，布卡拉什船长离开了他的谈话伙伴登上了指挥塔。

马塞尔·罗南转身对他的堂弟说：

“喂，让，”他说，“你一早上一句话不说，好像泥塑一样。”

“我正在想事情，马塞尔。”

“想什么？”

“昨天对你说的事情。”

“你说什么了？”

“但愿我们能有机会让这位佩皮尼昂人收养我们。”

“你还在想吗？”

“是的，整个一夜做梦都在想。”

“你是认真的？”

“非常认真！他想收养孩子……让他收养我们吧！他找不到比我们更好的了！”

“安分守己胜过胡思乱想，让。”

“你知道，马塞尔，去参军这很好！参加非洲第七骑兵团是很光荣的。然而我担心军涯生活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过去每隔三四年就有一次战争。提升、晋级、授勋很有保障。但是现在战争——所谓的欧洲战争——随着成百上千万人入伍的巨大规模而变得不可能发生。因为要为这么多人装备武器，训练、提供给养。那些年轻的军官前途黯淡，退伍时只是上尉，至少大部分人是这样。30年前，军人的升迁机会很多，如今再也没有了。大规模的战争被大规模的演习所代替。当然从社会角度看这是一种进步，但是……”

“让，前往阿尔及利亚之前，我们都做了认真的考虑。”马塞尔·罗南打断他的话。

“你我都知道，马塞尔，我和你一样随时准备入伍。但是如果命运之神在我们的旅途上向我们伸出双臂……”

“你疯了吗？”

“一点儿没疯！”

“你在这位达当脱先生的身上看到了……”

“他像一位父亲。”

“你忘了，为了收养你，他必须要照料你6年直至你成年。他能有机会做到这一切吗？”

“这个我不知道，”让·塔高纳回答说，“总之，我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我觉得你现在又变得理智了，亲爱的让，因为你开始开玩笑。”

“我是开玩笑，但也不是开玩笑。”

“你是否能从洪水、火灾或战场上救出这位有身份的人？”

“现在不行，但是我将来能做到，或者说你和我，我们将来能做到。”

“可能吗？”

“我对此毫不怀疑。”

“在陆地上、海上还是在天上？”

“到时候再说，现在无法知道。”

“你想创造机会？”

“有什么不可以？……我们现在在‘阿洁莱’号上，假设达当脱先生掉进海里……”

“你不是故意把他从船上扔下去吧……”

“最后，比如说他掉下去了！……你或者我，或者我们两个人一起跟着跳下去，就像一只英勇的纽芬兰救生狗。达当脱被这只纽芬兰狗救起，以后他就把这只狗当作是一只，不，一个被收养的孩子。”

“让，你说，谁会游泳？我嘛，我可不会，所以我也永远不会有机会让这位高贵的人收养我。”

“一定会有的，马塞尔！我可以在海上行事，你可以在陆地上行事！但愿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两人之间：有一天你如果成为了马塞尔·达当脱，我不会嫉妒，如果我有一天具有了这个高贵的姓氏。除非两个人一起都能做到……”

“我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可怜的让！”

“我可以不计较，但条件是你让我行动，而且不能妨碍我。”

“我担心的是，”马塞尔·罗南说，“你说了一大堆疯话，可是你没有看到事情的危险性。”

“这件事本身就很危险。请你放心，我会以快乐之心行事。即使我失败了，也不会开枪自杀。”

“你还能活命吗？”

“剩不下几两肉！”

“我再说一遍，你真疯了！”

“绝对没疯！”

两个人继续着这场谈话——马塞尔·罗南认为这场谈话毫无意义——他们吸着烟，在后甲板上走来走去。

当他们走近甲板栏杆的地方时，发现达当脱先生的仆人一动不动站在机房出风口的地方，身着旅行的仆人制服，穿戴整整齐齐无可挑剔。

他在做什么？他在等什么？而且看不出半点不耐烦的样子。原来他在等他的主人醒来。这个为克劳维斯·达当脱先生服务的人真是一个怪人，一个不逊于他主人的怪人。这两个人有着多么不同的气质和性格。

帕特利斯——人们这样称呼他——尽管没有一点儿苏格兰人血统，但是他配得上这个古罗马贵族的姓氏。

这个人近40岁，已到“不惑”之年。他的高贵文雅的举止与他的主人，这个佩皮尼昂人的不拘小节形成鲜明反差。这使得他在服侍主人的工作中既有好运，也有恶运。他的脸线条分明，面颊光滑，下巴刮得清清爽爽。前额微凸，双眼透出某种高傲神色；半闭半开的双唇露出洁白的牙齿，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四平八稳，温文而雅；他的脑袋，按照生理学家的看法，应属于“长圆”型一类，这一切使他看起来好像英格兰上议院的议员。

在仆人的位置上他干了15年，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恰恰相反克劳维斯·达当脱却常常劝他另谋出路。尽管二人性格不同令人难以想象，但是却谁也离不开谁。使帕特利斯留在这位佩皮尼昂人家中的原因，并非为了报酬——尽管工资很高——而是他的主人对他的绝对信任和器重。但是这个南方佬的不拘小节，多嘴饶舌，夸夸其谈却又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在他看来，达当脱先生缺少风度，缺少与他的社会地位相称的尊严。他完全是用老木桶匠的方式接人待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不具备高雅举止风度，不过从他制造、加工、销售成千上万大木桶的生意中又怎能培养出来呢？帕特利斯总是要向他指出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有时候克劳维斯·达当脱——我们上文谈过——也有“咬文嚼字”的嗜

好，也非常愿意接受仆人的批评。不过他也嘲笑、讥讽这位身着仆人制服的良师，也用巧妙应答惹他发火，而自己沾沾自喜。有时候当他情绪不好，他也发火，也会打发走他的这位倒霉的谋士。不过总是在第 8 天头上又把他请回。

实际上，如果说帕特利斯对服侍这位缺少绅士风度的主人感到懊丧、那么克劳维斯·达当脱先生却为有这样一位举止高雅的仆人而骄傲。

那天帕特利斯感到不高兴。在前一天晚餐上，他像一位餐厅领班站在那里，而克劳维斯·达当脱先生却沉醉在令人后悔、毫无节制的长篇大论之中。他满嘴乱说八道，似乎让客人觉得从东比利牛斯来了一个思想幼稚贫乏的人。

帕特利斯确实不高兴了。他认为不能把自己的想法隐藏不说。所以一大早他不等主人召唤，冒昧地敲响了 13 号船舱的门。

敲第一下时，没有人回答，紧接着用力敲了第 3 下。

“是谁？……”一个睡意惺忪的声音问道。

“帕特利斯。”

“走开，去见鬼吧！”

帕特利斯没有去见鬼，而是很快退到了一边。对这种没有修养的人，他心里很不满，好在他已习惯了。

“对这种人真是没办法！”他喃喃自语并服从了命令。

举止总是那么高贵文雅，像“英格兰”贵族的帕特利斯又回到甲板上，耐心地等待他的主人出现。

他等了又等，达当脱先生一直没有从船舱出来的迹象。终于船舱的门响了一声，随后舱门打开，从里边走出来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此时，让·培高纳和马塞尔·罗南正靠在栏杆旁，看见了达当脱先生。

“注意看！那是我们的父亲！”让·塔高纳说。

听到这个突如其来不伦不类的称呼，马塞尔·罗南大笑起来。

这时候帕特利斯迈着庄重步伐，表情严肃，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他不愿意等待主人发出命令，径直朝达当脱先生走去。

“啊！是你吗，帕特利斯？是你把我从一摇一摆五彩缤纷的美梦中叫醒的吗？”

“先生，我的责任是……”

“你的责任是等我召唤你。”

“先生肯定认为自己在佩皮尼昂，在诺吉广场的家中……”

“我知道我在哪儿，”达当脱先生回答道，“如果我需要你，我会去找你……你这个装配糟糕的破闹钟！”

帕特利斯的脸微微抽搐了一下，语气严肃地说：

“当先生用不谨慎的方式表达您不谨慎的思想时，我宁愿先生不要说话。另外我想提醒先生，在您的帽子下边的头发应该整理一下。在我看来这不像头等舱的客人。”

事实上，克劳维斯·达当脱的帽子已到了后脑勺，看起来有失风度。

“那么是我的帽子让你不高兴，是不是，帕特利斯？”

“也不喜欢您借口说要出门远航，要有水手的样子而穿上的歪七扭八的外套！”

“千真万确！”

“如果先生能接受我的意见，我冒昧地请先生不要这样穿衣服。”

“你想妨碍我吗，帕特利斯？”

“当我的意见违背您的意愿时，我不习惯隐瞒自己的看法。我在佩皮尼昂先生的家里怎么做，在远洋轮上也怎么做。”

“你什么时候能闭口不说话，帕特利斯先生？”

“虽然我说话的方式非常有礼貌，”帕特利斯继续说，“但是我要承认，我根本没有说出要说的话。首先在昨天的晚餐上，先生本应该行为谨慎，可是却没有做到……”

“行为谨慎？……在吃饭的时候？……”

“而且饮酒有点儿过度……最后根据餐厅领班，一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人向我报告……”

“那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人向您报告了什么？”克劳维斯·达当脱问道。他不用“你”而用“您”来称呼帕特利斯，表明他的恼怒已到了极限。

“他告诉我先生曾说过……说过，我看在不认识的人面前最好不要说出来……这不仅是一个慎重的问題，也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帕特利斯先生……”

“先生有什么吩咐？”

“你去了今天早上我让你去的地方了吗，就是你不礼貌地敲打我船舱门的时候？”

“我想不起来了。”

“那么我再说一遍！……去见鬼吧！……带上你的所有的想法去见鬼吧！我要第二次打发你去那儿，直到我再召唤你。”

帕特利斯微微闭上眼睛，紧抿双唇，转身朝前走去。此时此刻德斯兰戴先生正好从船舱走出来。

“啊！那位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克劳维斯·达当脱向德斯兰戴先生喊道。

德斯兰戴先生是偶然来到甲板上来呼吸一下比船舱里更清新的空气。

“喂，亲爱的德斯兰戴，”这位佩皮尼昂人说道，“从昨天到现在怎么样了？”

“不太好。”

“勇敢些，朋友，勇敢些！你的脸色白得像纸，两眼无神，双唇发白……不过一旦航行结束，一切都会好的……”

“好不了了，达当脱！”

“你太悲观了！……别怕！像盛大庆典时人们唱的那一句‘鼓起勇气’。”实际上，对一个被呕吐折磨坏了的人来说，不失为一句很好的话。

“几个小时后，”克劳维斯·达当脱接着说，“你就可以踏上结实的陆地，因为‘阿洁莱’号将在帕尔马抛锚。”

“在那儿只停半天，”德斯兰戴先生唉声叹气，“到了晚上还得回到这个讨厌的一摇一晃的船上。唉，都是为了阿卡托克的前途。”

“当然了，德斯兰戴，有点儿麻烦是值得的。啊！老朋友，我似乎看到那位可爱的姑娘，手持明灯就像期待雷昂德的希蔓女神，阿卡托克就像雷昂德正在驶向阿尔及利亚海岸……但是不对，这种比喻一点儿也不恰当。在神

话中这个倒霉的雷昂德在半路上被淹死了……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吗？”

“唉，达当脱，你看我现在的样子……”

“很遗憾，太遗憾了！……昨天的晚餐极其愉快，有热烈的谈话，有出色的菜肴！……客人们对晚餐赞不绝口！……那位布鲁诺大夫，我把他归入普罗旺斯人一类！……那两个出色的年轻人……多么可爱的旅游伙伴！……那个令人惊奇的阿卡托克真能吃！……如果他闭口不说话，至少总是开口吃饭……他吃得快冒出来了……”

“他这样做是对的。”

“当然了。噢，对了！德斯兰戴夫人我们今天上午还能看见她吗？”

“我想看不到她……不但今天上午，以后也看不到……”

“怎么？到了帕尔玛也看不到？”

“她起不来床。”

“可爱的夫人！……多么令人同情！……多么令人钦佩！……一路颠簸都是为了阿卡托克！……她是一位真正的有心肝的母亲……她的那颗心……对了，别说她的心了，她会恶心的！……你去后甲板吗？”

“不，我不行，达当脱！我喜欢在客厅！这儿更好！……唉！什么时候才能制造出不摇摆的轮船？为什么还在用这种轮船航行？！”

“当然了，德斯兰戴，轮船在陆地上绝不会摇晃……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时代，不过这个时代快来了……快来了！”

在这种进步到来之前，德斯兰戴先生只好委屈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一直到轮船抵达巴利阿里群岛。克劳维斯·达当脱陪伴着他，握住他的手。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甲板上。他像一位老水手笔直地攀上阶梯，帽子勇敢地披在身后，容光焕发，外衣被海风吹起，活像海军上将的标志旗。

两位堂兄弟来到他的面前。双方互致亲切的问候，又问询了双方的健康……昨天的晚餐结束得那么晚，克劳维斯·达当脱先生睡得好不好？……好极了……一夜未醒，在睡神的怀抱中十分香甜……也就是说像死人一样，打雷都不醒！

真希望帕特利斯能听到从他主人嘴里说出的这些话！

“那些先生，他们睡得怎么样？”

“睡得像木头！”让·塔高纳想尽力迎合克劳维斯·达当脱。

幸亏帕特利斯不在这儿。此时他正同餐厅领班——他的新朋友——进行着优雅得体的谈话，以消磨时间。说真的，他就不会像那位年轻的巴黎人那样能说出些粗俗的话来。

谈话在推心置腹的气氛中进行，克劳维斯·达当脱庆幸自己能结识这两位年轻人。后两位也为能结识这样一位亲切的旅伴而感到无比荣幸！……他们都希望不要在此分手！……能够在奥兰相聚！……但是这些先生在奥兰逗留多长时间呢？……“当然了，我们打算去参军。”

“参军？……要打仗了？”

“不是，达当脱先生，我们去非洲第七骑兵团。”

“这是一个很好的骑兵团，先生们，一个很好的骑兵团。在那儿，你们可以开始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就是说这件事已经决定了……”

“至少目前是这样。”让·塔高纳认为应该做一下暗示。“先生们，”达当脱先生回答说，“无论你们选择哪种职业，我坚信你们都会获得荣誉的！”

帕特利斯听到这句话该有多高兴！可是现在餐厅领班正陪着帕特利斯来到操作间，品尝盛在轮船特制大杯子里冒着热气的加奶咖啡。

总之，达当脱先生和让·塔高纳及马塞尔·罗南都非常高兴他们的相遇。他们都希望在奥兰下船后不要像一般旅客那样匆匆分手。

“那么，”克劳维斯·达当脱说，“我们一起住在一个饭店，你们没有什么不方便吧？”

“绝对没有，”让·塔高纳很快回答道，“恰恰相反会有无可争议的好处。”

“一言为定，先生们。”

三个人又相互握手，从中让·塔高纳感觉出有种父子之间的感情。

“那么一旦饭店失火，”让·塔高纳想，“把这位出色男人从大火中救出，该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

大约 11 点时，人们注意到了东南方向巴利阿里群岛遥远的轮廓。3 个小时后轮船将看到马略尔卡岛。在这片平静的海面上，远洋轮将准时迅速抵达帕尔玛城。

前一天吃过晚饭的旅客又来到了餐厅。

人们发现第一个到达的客人是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他总是坐在餐桌尽头最好的位置上。

说实话，这位如此执著，不善交际的人，全身像一座准确的钟表，不过表针总是指示吃饭的时刻。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

“他昨天是不是在这儿过的夜？”马塞尔·罗南问道。

“很有可能，”让·塔高纳回答道。

“或许被镣丝钉固定在那里了。”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接着说。

布卡拉什船长向正等待客人们的到来，他向客人们问好，并希望午餐能得到客人们的嘉许。

“以后布鲁诺医生向周围客人致敬。他早饥肠辘辘——一副海员特有的好胃口，每天出现 3 次——。大夫特别问到了克劳维斯·达当脱先生非凡的健康。

克劳维斯·达当脱先生说，他从未感到身体像现在这样好，同时让大夫失望而感到遗憾。这会让大夫没有胃口享受这顿美味佳肴了。

“达当脱先生，话不能说绝了，”布鲁诺大夫说道，“很多像你一样身体结实的人，经过海上长途旅行后，在抵达港口时都变得衰弱不堪！”

“你错了，大夫。”达当脱先生说，“你好像在告诉海豚不要得晕船病。”

“不然，”大夫反驳说，“海豚被用鱼叉从水里拉上来时，也会这样的。”

阿卡托克仍坐在前一天的位置上。今天的餐桌上又增加了三四位新的客人。布卡拉什船长是不是又做了一个鬼脸？这些人从天亮起粒米未进，肯定饿得如狼似虎。面对午餐的菜肴又怎能不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

在用餐期间，达当脱先生不顾帕特利斯多次用眼神示意，依然用手势操纵着谈话的起伏变化。这次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很少谈起他的过去，而是更多地谈到他的未来：他打算在奥兰做逗留，计划参观整个奥兰省，或者整个阿尔及利亚。可能的话还要去沙漠探险……有什么不可以的？……为此他询问了在阿尔及利亚是否还有阿拉伯人。

“还有一些，”马塞尔·罗南说，“还保留了一些本地肤色的阿拉伯人。”

“那么还有狮子吗？”

“还有六七只，”让·塔高纳回答道，“而且是披着羊皮，腿上装有小轱辘。”

“别信他的话，先生们。”布卡拉什船长觉得应该证实一下。

人们都在畅饮痛食，尤其是新来的客人都在尽力弥补前一天的损失，好像一个个被装满了的达纳依德木桶。如果德斯兰戴先生在这里该多好啊！不过他最好还是不要来，因为又多次发出了杯盏的叮 声和盘碟的碰撞声。

很快 12 点的钟声敲响了。咖啡喝了，饭前与饭后酒已见了杯底。食客们都起身离开了餐厅，来到甲板的帆篷下面，寻找一个歇息之处。

此时只有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一个人留在自己的座位上。克劳维斯·达当脱不禁想知道这个旅客是什么人，为什么总是准时就餐，为什么如此喜欢离群寡居。

“我不知道，”布卡拉什船长回答道，“只知道他叫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

“他去哪儿？……从哪儿来？……什么职业？”

“我想没人知道。”

帕特利斯正好朝这走来，看看主人是否需要他。当他听到主人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时，他认为可以冒昧进一言。

“如果先生允许，我已了解到了这位旅客的情况。”

“你认识他？”

“不认识，不过我从餐厅领班那儿打听到了，而领班又从塞特饭店的服务员那儿打听的。”

“放开你的嗓门，帕特利斯，用一句话告诉我，这个怪人是谁？”

“蒙特利马尔天文学会主席。”帕特利斯简短地回答道。

天文学家，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是一位天文学家。这就明白了他为什么总是随身背着望远镜，当他出现在甲板上的时候总是用它观察地平线的各个角度。总之他似乎不愿意与任何人交往。

“他肯定全身心投入了天文学！”克劳维斯·达当脱很满意自己的结论。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人们看到了马略尔卡岛上的起伏不平的海滨，以及风景如画的山丘。

“阿洁莱”号不断改变航向，以避免岛屿，沿着海岸线寻找到了一个更平静的海域。这时从船舱里走出了一些旅客。

远洋轮很快驶过德拉贡尼拉岛的一块危险礁石，礁石上矗立着一座灯塔。灯塔照亮了在陡峭悬崖之间的狭隘的佛利乌通道。过了一会儿，卡兰瓜拉海岬被抛在了船后，此时“阿洁莱”号开始进入了帕尔玛海湾，沿着防波堤抵达了码头，抛下了船锚。码头上很快聚集了一些好奇者。

达纳依德是古希腊传说中达纳奥斯国王 50 个女儿的名字，因她们杀死了各自的丈夫，而被惩罚在地狱里装满一个无底的大木桶。——译者注

第六章

在帕尔玛城的旅途中，多次出现了本故事中的危险经历。

如果说不曾亲自游览而能真正了解的一个地方就是神奇的巴利阿里群岛。无疑这个群岛值得旅游者从一个岛游览到另一个岛，哪怕地中海蔚蓝的波浪变成白色的惊涛骇浪也不会后悔。马略尔卡岛的后边是米诺尔克岛，再后边是一个叫做卡伯拉拉的荒凉小岛，这个小岛属于雪瓦莱群岛。除了巴利阿里群岛——该群岛占据了主要部分——之外，还有依维萨、佛孟特拉、卡尼格拉等岛屿都覆盖着茂密的被称作皮迪乌斯的松林。

这片地中海上的绿洲，对两个大陆的任何国家的人来说，都没有必要费心筹办，长途跋涉，离家远行去亲眼目睹其神奇的自然景色。旅游者只需在图书馆——如果该图书馆藏有奥地利路易·萨尔瓦多公爵有关巴利阿里群岛的著作——认真阅读有关的详尽准确的章节，只需观赏那些无可争议的彩色雕刻、摄影、速描、图案、图片就可以了。

实际上为了描述旅行上的美景，为了阐述在地理上、美学上、统计学上、艺术上的价值，该著作付出了无法比拟的劳动。不过很不幸，这一权威性著作没有贸易方面的内容。

克劳维斯·达当脱不了解这一点，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也不清楚。不过既然“阿洁莱”号在此抛锚，他们也下船登上了群岛的主岛，至少他们能够亲临群岛的首府城市，能够进入群岛环抱的美丽的市中心，并记录下他们永远的回忆。当他们看到停泊在港口尽头的路易·萨尔瓦多公爵的“尼斯”号游艇时，或许会羡慕游艇能永远停留在这个可爱的岛屿上。

当远洋轮刚刚在帕尔玛人工港口的码头上系好缆绳，就下来了一些旅客。一些人经过这一段如此平静的航行却仍感觉摇摇晃晃——尤其是那些女士——下船只是为了脚踏实地享受几个小时。另一些依然挺得住的旅客则打算利用从2点到晚上8点的停船时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去参观群岛的首府和周围的地方。实际上“阿洁莱”号要在天黑后航行。出于对上岸游览客人的考虑，晚餐推迟到出发后再开始。

在参观的客人中，自然有克劳维斯·达当脱、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三人。同时上岸的还有肩背望远镜的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德斯兰戴先生和他的儿子。他们把德斯兰戴夫人留在了船舱，让她补上失去的睡眠。

“是个好主意，我的朋友！”克劳维斯·达当脱对德斯兰戴先生说，“在帕尔玛度过几个小时，对你那部有毛病的机器有好处！去城里逛一逛，活动一下筋骨，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你和我们一起去吗？”

“谢谢，达当脱。”德斯兰戴先生回答道。他的脸色恢复了一些血色。

“我跟不上你们，我愿意呆在咖啡馆等你们回来。”

当德斯兰戴先生说话的时候，阿卡托克在左边闲逛，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在右边走动，他们双方似乎都没有去旅游的心思。

帕特利斯紧跟在主人后面离开了远洋轮。此时他用庄重的语气询问主人的意见：

“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克劳维斯·达当脱回答道。“我可能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找到本地的特产，可是我不愿意随身带着去游逛。”

奥地利路易·萨尔瓦多公爵是奥地利皇帝的侄子，也是托斯卡纳大公，弗迪南德六世最小的弟弟。路易·萨尔瓦多公爵去南美洲海上旅行后，再也没有返回。

实际上，他不属于只在帕尔玛街道上闲逛的旅游者之内。帕尔玛城只有一些马略尔卡产的陶器，其中有一种新的陶器可与中国的瓷器相媲美。所有马略尔卡陶器都以本岛的名字命名。

“如果您允许，”让·塔高纳说道，“我们想和你一同去旅游，达当脱先生。”

“怎么不可以，塔高纳先生。我请你们，或者说我请你们允许让我和你们一起度过这短短的几个小时。”

帕特利斯认为这个回答很得体，并微微点头表示同意。他相信他的主人能够同这两个在他看来应属于上等社会的巴黎人搞好关系。

克劳维斯·达当脱和让·塔高纳有礼貌地交谈时，马塞尔·罗南却猜到了他那位异想天开的朋友在谈话中所抱有的目的，他不禁笑了起来。

“那么，就这样！”让·塔高纳曾对他说，“可是机会为什么不出现呢？”

“是的！……是的！……是需要一个机会。法律所要求的特殊的机会则是战场、火灾、洪水……”

“谁知道呢？”

被洪水卷走，被火焰包围，什么都不会使在城市街道上游逛的达当脱先生畏惧，在乡村田野上散步时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攻击。对让·塔高纳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个富庶的巴利阿里群岛上既没有凶猛野兽，也没有歹徒。

现在如果要利用停船的时间，就不能再浪费一分一秒了。

当“阿洁莱”号进入帕尔玛防波堤时，船上的乘客就能望见在港口房屋群中有三个非常显眼、形状优美的高大建筑：一个是大教堂，一个是与之相连的城堡，以及在码头的左边很近的地方有一座漂亮的高大建筑，其塔楼部分伸进了海里。从楼堡的白色幕墙上方，高耸着教堂的钟楼和被海风吹得不停转动的磨房巨大扇翼。

如果对一个国家不了解，可以查询《旅游指南》：如果连这样的书也没有，则最好找当地人做向导。这位佩皮尼昂人和他的同伴遇到的向导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当地人，大约30岁，高个子，举止灵活，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褐色的打褶斗篷披在肩上，穿着半长的肥大裤子，一块普通的红手帕像束发带缠在头上和前额，样子看起来很善良。

佩皮尼昂人和马略尔卡人谈妥的价钱是几个杜罗，游览的计划是步行周游这个城市，参观主要建筑，附带坐车游览郊外的地方。

首先吸引克劳维斯·达当脱注意的是，这位向导讲的法语带有明显的法国南方口音，而与法国蒙彼利埃地区当地人的口音却不同。要知道蒙彼利埃离佩皮尼昂并不太远。

现在我们这三位旅游者上路了。他们一路上听着向导兼导游的讲解。他的讲解听起来虽然言过其实，却也生动有趣。

巴利阿里群岛值得人们去了解它的历史，一部由古代建筑和传说所讲述的真正的历史。

昔日巴利阿里群岛的模样现在已荡然无存。如果不从工艺方面，而从贸易方面来看，该群岛的繁荣一直延续到16世纪。群岛具有做为地中海西部泊船处的优越位置和便利的海上交通——从欧洲三个重要国家，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直达非洲大陆的必经之地——从而使巴利阿里群岛成为当时整个地

中海贸易的停泊中心。在西班牙统治者，国王堂恩·渣耶姆一世统治时期——后人对他非常崇敬——巴利阿里群岛达到了鼎盛时期。在此期间曾有大批英勇无惧的船长驾船而至，在这些人中曾有过马略尔卡高贵家族中最优秀的成员。

今天岛上的出口贸易仅限于矿土、油料、杏仁、柠檬、蔬菜等产品，饲养业只是养猪并出口到巴塞罗那。日益减少的桔子产量与昔日“金苹果园”的称号已不再相称。

不过这个群岛还未完全荒芜。马略尔卡岛是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有34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0万，并依然保持着四季宜人的气候，心旷神怡的环境，最美丽的自然风光，举不胜举的景色，阳光灿烂的天空，这一切都无愧于另一个神话中的名字：美神岛。

游客们绕过港口，向着高大建筑行进的时候，向导尽心尽责履行了导游的职责。他就像一架周而复始的留声机，又像一只喋喋不休的把故事讲过一百遍的鹦鹉。他讲述了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元年古罗马人同擅长投石器的土著居民进行了长期战斗才占领了帕尔玛城的历史。

克劳维斯·达当脱认为“巴利阿里”的意思是投石器，也就是大卫使用的那种武器。当地的孩子从小就练习，他们只有击中目标才可获得一天的口粮。向导证实说，用这种原始的投射武器，射出的石头在空中运行时，可以达到相当高的速度。向导讲述时眉飞色舞，令两个年轻人目瞪口呆。

“是啊，这个巴利阿里人是不是要把我们赶走？”克劳维斯·达当脱低声说道。

“是啊！赶回到南方！”马塞尔·罗南说道。

不过他们还是接受了这样一段真实的历史：伽太基·哈密卡在从非洲到加泰罗尼亚的旅途中，在马略尔卡岛下了船，以后他的儿子——后人称作阿尼巴尔——也出生在这里。

至于波拿巴家族起源于马略尔卡岛，而且从15世纪就开始在此居住的说法，克劳维斯·达当脱断然拒绝。绝对是在科西嘉岛！绝对不可能是巴利阿里群岛。

如果说帕尔玛城是一个大舞台，上演了很多次战争，那么最早的战争是反抗堂恩·渣耶姆军队的自卫战争，以后是本地农民起义反抗贵族们加重税收，最后是抵抗来自野蛮部落的海盗。这一切都成为了历史。今天帕尔玛城呈现一片宁静。这种宁静也打消了让·塔高纳想经历一场战争的希望：他未来的父亲或许受到侵犯，他能够挺身而出。

向导又回顾起15世纪初的历史。他说，那时里耶纳河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山洪，造成了1633人死亡。让·塔高纳问道：

“这条河现在在哪儿？”

“它穿过城市。”

“我们能看见吗？”

“肯定能看见。”

“水很多吗？”

“连一只老鼠也淹不死。”

“上天就是这样待我！”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在他的堂兄耳边悄悄说道。

三个旅游者一边交谈着，一边从海堤上方——不如说是沿海而建的城堡围墙形成的高台——第一次俯瞰这座城市。

在帕尔玛城里有几座房屋体现了摩尔人设想奇异的建筑风格，这也证实了阿拉伯人在此居住了 400 年的历史。透过半闭的大门，可以看到里边有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式庭院。庭院周围排列着轻巧的柱廊。院内传统的水井周围安置着造型优美的铁栏杆，楼梯优雅地盘旋而上，攀绕柱廊的绿藤开满了鲜花。石头修成的窗扇显得无比轻盈。窗外是阿拉伯式的阳台或者是西班牙式的凉廊。

最后克劳维斯·达当脱和他的同伴们来到了一座有四根八角型立柱的建筑物跟前。这座建筑具有文艺复兴时代初期的哥特式风格。

“这是个什么大家伙？”达当脱先生问道。

他本应该选择更好一点儿的词，才不会惹帕特利斯生气。

这是一个古老的交易所，一座非凡的建筑。雉碟状窗户造型奇特，窗檐被艺术性地隔开，并镶有细腻的齿形装饰物。这一切令今天的工匠们也赞叹不已。

“我们进去看看。”马塞尔·罗南不禁对这个奇特的建筑产生了兴趣。

拱顶长廊的中央有一根粗实的立柱。穿过这个长廊就进入了里边的大厅。大厅可容纳 1000 人，拱顶由数根纤细呈螺旋状圆柱支撑。此时站在空旷的大厅里，令人不禁想起在交易所繁荣时代，响彻大厅的交易的喧嚣和商人们的叫喊声。

这就是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所体会的。他真想把这个建筑物迁移到他的家乡，只需他一个人就能让这个交易所恢复昔日的兴盛。

此时还未提到帕特利斯。他用出门在外的英格兰人的冷漠欣赏着这一切美丽的事物。在向导看来，他好像一位稳重但保守的绅士。

说实话，让·塔高纳对向导天花乱坠的瞎吹不怎么感兴趣。这倒不是说他在这座伟大建筑的艺术性无动于衷，而是时刻放不下一个念头。他正在想入非非，并懊丧自己“在这个交易所里一事无成”。

短暂的参观之后，向导领他们来到了里耶纳街。街上人来人往。男人们非常引人注目：体形健美，举止文雅，言语亲切，身着肥大短裤，腰系皮带，柔软的羊皮上衣，皮毛翻在外边。女人们非常漂亮：热带肤色，身穿色彩鲜艳的裙子和短小的围裙，圆形开领上衣，赤裸双臂。有些少女的发型有点儿像修女，但是丝毫掩饰不住她们娇美的面容和充满活力的目光。

尽管年轻的马略尔卡人说话柔和、清新、动听，可是却看不到他们相互致意和问候。旅游者沿着帕拉西奥·利阿尔城墙快步行走。这座城墙紧靠教堂，从某个角度来看——或者说从海湾处看——似乎与教堂浑然一体。

他们来到一大片住宅区。住宅区的建筑为方形塔楼式样，前边有一座用壁柱形成的巨大龙门建筑。龙门上方是一个哥特时代的天使塑像。住宅区的建筑体现了巴利阿里群岛的既有罗马风格又有摩尔风格的独特的建筑特点。

走了几百米后，这一队旅游者来到一个相当宽大的，布局极不规律的广场。从广场伸出好几条通向城里的街道。

“这是什么广场？”马塞尔·罗南问道。

“伊莎贝拉二世广场。”向导回答道。

“通向漂亮住宅区的是什么大街？”

“巴梭·戴尔伯尼大街。”

这是一条景色如画的大街。大街两旁的房屋造型各异。窗户四周爬满了绿色植物，五颜六色的遮阳篷掩盖了凸出的阳台。建在城墙上方的凉廊镶嵌

着色彩斑斓的玻璃。街上零零落落长着几棵树。这条大街通向宪政广场。广场的旁边是庄园出版社大楼。

“我们还得从巴梭戴尔伯尼大街走上去吗？”克劳维斯·达当脱问道。

“我们返回时从这条街下来。”向导回答。“最好先去教堂，离这儿不远。”

“好吧，去教堂，”这位佩皮尼昂人说道，“我不介意登上其中一座塔楼看一看全景。”

“以后，我建议你们去参观一下贝勒维尔城堡，”向导接着说，“城堡在郊外，从那儿能看到周围的平原。”

“我们有时间吗？”马塞尔·罗南提醒众人。“‘阿洁莱’号8点开船。”

让·塔高纳刚刚从遐想中返回现实，或许在乡村旅游能找到在城里街道上找不到的机会，谁说得上呢？

“你们的时间很充足，先生们。”向导肯定地说，“贝勒维尔城堡离此不远。再说离开帕尔玛城之前，不去那儿看一看会后悔的。”

“怎么去？”

“在耶稣门上车。”

“好吧，去教堂。”马塞尔·罗南说道。

向导转向右边，走上一条狭窄的被称作塞奥的小街，小街通向塞奥广场。矗立在广场上的教堂为西方建筑风格，下方是雉碟墙，再往下是米拉多街。

向导先领他们来到教堂望海门前边。

望海门属于尖顶建筑时代的杰作。在那个时代，所有窗户和圆花窗饰都做成了火焰式造型，使人感受到了复兴时代后期那些光怪陆离的想象力。望海门墙的一侧满是雕像，门楣中心，在石头花饰之间复制了一些画工细腻的圣经故事，工笔纯朴，妙趣横生。

当人们来到一座建筑物的门前时，首先想到的是从门口进到里边。克劳维斯·达当脱正准备推开一个门扇时，向导拦住了他。

“大门被封死了。”

“为什么？”

“因为吹进来的海风太强烈了，信徒们以为好像身处约撒法峡谷中，蒙受最后审判的暴风雨。”

这句话向导一成不变向所有的外地人讲过，他为此感到骄傲，帕特利斯也感到很高兴。

站在这座1601年建成的教堂周围，首先看到的是教堂的两个高大、装饰华丽的塔尖。在塔尖的每一个拱架上又建了许多较粗糙的小塔尖。总之，这座教堂可以同伊贝利亚半岛最有名的建筑相媲美。

大家从教堂正面的主门走了进去。

教堂里面很阴暗，和西班牙所有教堂一样。中堂和过道两旁一把椅子也没有，只稀稀拉拉放着几张木头长凳和冰冷的石板供信徒们跪拜。这也是宗教礼仪的一个特点。

克劳维斯·达当脱和两个年轻人又回到有两排立柱的中堂。中堂的拱顶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棱形房脊。他们一直走到中堂尽头。他们在王室小教堂停了下来，欣赏了非同一般的祭坛，走进了唱经班的唱台。这个唱台位于教

“约撒法”意为“上帝的审判”，该峡谷位于耶路撒冷和奥利维尔山之间。——译者注

堂的中间，实在令人奇怪。他们没有时间仔细观赏教堂里丰富的宝物：最好的艺术品，马略尔卡岛居民最崇拜的祭品，特别是3个世纪以来一直保存在大理石棺椁里的阿拉贡的堂恩·渣耶姆国王的遗骸。

或许在这次短暂的参观中，参观者没有多大兴趣做祈祷。无论何种情况，如果让·塔高纳为克劳维斯·达当脱作祈祷，也只是为了要自己成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拯救他的救命恩人。

“我们现在去哪儿？”马塞尔·罗南问道。

“去市政府大楼。”向导回答。

“走哪条街？”

“走帕拉西奥街。”

这伙人沿着街道向上走了300米，用马略尔卡人的测量法大约为1600米长。这条街通向一个不如伊莎贝拉广场宽敞，但稍许有些规则的广场。在巴利阿里群岛是看不到像美国城市那样，笔直的大街将城市划分成无数的棋盘格。

有必要去拜访一下市政府吗？当然要去。因为来帕尔玛参观的外国人都不能不去观赏这座非同一般的建筑：两个大门敞开着，大门两边都有窗户。大门通向内部的一个讲坛。讲坛像一个漂亮的中间宽敞的“凉廊”。市政府的第二层楼有七扇窗户朝着一个在建筑物正面的大阳台。第三层上边是凸出的木屋顶。玫瑰花饰屋顶被下面的人像石柱任劳任怨支撑着。这座市政府大楼可以看作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作。

市政大厅的四周装饰着本地显要人物的画像，其中还有一幅万迪克的著名的“圣·塞巴蒂安”油画。这个大厅就是巴利阿里群岛政府的所在地。负责接受捐赠的侍者，有着一幅光滑白净的脸庞，身着宽大长袖上衣，神色一本正经，迈着方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当市政府做出决议时，由市政大厅的吹鼓手鸣鼓宣告。吹鼓手身着红色镶边的服装，吹鼓手长官则是金色镶边。

克劳维斯·达当脱本想捐献一些钱，能够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大厅远远望一眼市长大人，向导用本地巴利阿里群岛方言叽哩咕噜说了一通，最后的答复是市长大人不会客。

6个小时的停船时间已用去了1个小时。如果想去贝勒维尔城堡，就要赶快动身。

穿过错综复杂的街道和叉路口——就是拥有走出迷宫线索的代达罗斯也得迷路——向导和众人从高尔特广场走到了麦尔卡多广场，以后又走了几百米来到了剧院广场。

克劳维斯·达当脱这时买了几样东西，其中用不能再便宜的价钱买了一对马略尔卡岛的陶器。帕特利斯曾接受命令，将购买的物品送到船上，并妥善放到主人的船舱，不能碰撞。所以他朝着码头方向返回。

从剧院广场参观者走上了一条3000米长的宽敞的步行大道，以后来到了耶稣广场。步行大道两边是教堂和修道院，其中马德兰修女院对面是一座军营。

在广场的尽头有一段幕墙，墙的中间是耶稣门。从幕墙上方伸出一根根电报线。广场房屋的各个面都被阳台遮阳伞和浅绿色的百叶窗打扮得五颜六

Vandyck (1599—1641)，是比利时弗来芒语地区的雕塑家和画家。——译者注

古希腊神话中为克里特国王建造迷宫的建筑师和雕塑家。——译者注

色。广场左侧长着几棵大树，在午后阳光照耀下，使这个角落显得很美丽。

穿过敞开的城门，便是郁郁葱葱的平原，一条小路穿过田野通向贝勒维尔城堡。

第七章

克劳维斯·达当脱从贝勒维尔城堡返回比去那里要快得多。

现在是4点半，有充足的时间穿过田野，直到城堡。向导对此竭力鼓吹能够参观城堡内部，登上高大塔楼的平台，放眼眺望帕尔玛海岬风光。

实际上，如果马车不在田野上闲逛，走完这段路程不足四十分钟。费用也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三位旅游者不能及时赶回码头，布卡拉什船长是不会等待的，对此这位佩皮尼昂人深有体会。

准确地说，在耶稣门附近停放着6辆马车。只需一声令下，他们就会驾车奔跑在城郊的小路上。这是那些轻便灵活的马车的习惯，无论是上坡还是下坡，只能看见马车飞奔的样子。

向导看中了其中一辆马车，克劳维斯·达当脱——他对此也很在行——也判断这辆马车非常合适。因为他经常在佩皮尼昂市街道上驾车，如果需要的话，他是驾轻就熟的。

不过有时候他并没有炫耀自己技能的机会，只能把缰绳交给专职的赶车人。

在目前这种条件下，走完这段路程不会有什么危险。让·塔高纳又想入非非，正如马塞尔·罗南所说的，他希望实现“意外收养”的愿望。

“先生们，这辆马车坐得下吗？”向导问道。

“这要看达当脱先生是否也愿意坐上。”马塞尔·罗南回答道。

“快一点儿，朋友们，你先请，马塞尔先生。”

“您先请，达当脱先生。”

“我无所谓。”

马塞尔·罗南先上车，他不想过多客气。

“你呢？塔高纳先生，”克劳维斯·达当脱说道，“你怎么了？……为什么心事重重？……你的幽默感去哪儿了？”

“是问我吗，达当脱先生？我没什么……请放心……什么事也没有。”

“你不会认为我们的马车会出事吧？”

“不会出事的，达当脱先生！”让·塔高纳回答，并耸了一下肩膀。“为什么会出事故呢？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小伙子。我向你保证，我们的马车绝对不会在路上翻车。”

“可是，”让·塔高纳接着说，“可能会翻到河里、湖里、池塘里或凹地里，事事难料。”

“什么？事事难料？太严重了！”达当脱先生瞪着双眼大声说道。

“我是想说，”让·塔高纳说道，“法律条文有规定……必须知道……总之我明白这一点。”

马塞尔·罗南对他的堂弟为了获得被收养而作出的尴尬解释，不禁笑了起来。

“事事难料！事事难料！”这位佩皮尼昂人不断念叨着，“说实话，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最巧妙的回答！……我们上路吧！”

让·塔高纳靠近他的堂兄，坐在第二个座位上，达当脱先生坐在前边，马车夫的旁边；向导也被邀同行，半悬半坐在马车的踏板上。

沿着笔直的小路穿过耶稣门，旅游者远远望见了屹立在葱绿山坡上的贝勒维尔城堡。

马车从城里出来，走过的并不都是平坦的田野。首先经过巴利阿里群岛

首府郊外的平原地区。因此这里也被看作是离帕尔玛城最近的海滨浴场。这里别致的农舍，各种美丽的水鸟都掩藏在树木凉爽绿荫下，特别是那些年代已久的无花果树更是长得奇异怪状。

所有房舍都是白色的，建在山丘上。岩石铸就的房基将涌来的波浪击成层层白色泡沫。走过风景宜人的平原地区后，克劳维斯·达当脱和两位巴黎人回身远望帕尔玛城，蔚兰的海湾、曲折弯延的海岸线以及无边无际的大海。

马车沿着缓缓而上的小路，走进了浓密的阿莱普松林。松林环抱着村庄和贝勒维尔城堡城墙围绕的山丘。

越往上走乡村景色越真实。七零八落的村庄周围点缀着五颜六色的棕榈树、桔子树、石榴树、无花果树、马槟榔树、橄榄树，并与之相映成辉。一路上克劳维斯·达当脱兴致勃勃。尽管他见惯了法国南方类似的景色，可是依然赞不绝口。确实如此。比如说橄榄树，他从没有见过这样弯弯曲曲、奇形怪状、前仰后伏，树干满是结瘤，树干又粗又高的橄榄树。农民的茅舍周围是成块成垅的菜地。菜地旁边的姚金娘和金雀花盛开成团成簇的鲜花，农舍房檐下挂满成串的鲜红辣椒，这一切真是令人赏心悦目！

当旅客们随心所欲周游一番后，突然惊叫起来：

“我们坐马车来这儿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马车并没有沿着让人误入歧途的两排车辙路走下去。整个旅途没有遭到任何来自野蛮民族海盗的侵扰，而且马车也幸运地走在比海岸线更直的路上。当他们一行人到达目的地，或者说到达贝勒维尔城堡的小桥前，已经5点了。

城堡之所以建造在这个位置，是为了保卫帕尔玛海湾和帕尔玛城。深深的护城河和厚厚的石墙使高耸的城堡塔楼更显示其与中世纪军事要塞相似的军事用途。

城堡围墙的四角建有四座塔楼。城墙内部分三层，以罗马和哥特式风格建成。城墙外边有一座“忠君塔”，令人不能不承认城堡具有的封建性。

克劳维斯·达当脱、马塞尔·罗南以及让·塔高纳将要登上的“忠君塔”塔楼平台上，可以更好地远眺乡村和帕尔玛城，而刚才在教堂塔楼上则看不到更远的地方。

马车停在横护城河的石桥前。马车夫受命等待。三位旅游者同向导一同走进了城堡。

他们参观的时间不可能很长，也不可能仔细观看这座古老建筑的每一个地方和角落，只能在目光所及的范围内大致看一看。

在匆匆看过地面一层的一些房间后，克劳维斯·达当脱认为有必要问一下：

“喂，年轻人，我们去上边看看吗？”

“只要您愿意，”马塞尔·罗南回答道，“我们总是紧随不舍和先生一起冒险，不过达当脱先生上次没有赶上船是例外。”

“只误了1秒钟！”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说道。“不过如果在帕尔玛找不到汽艇追赶远洋轮，那将是无法宽恕的！……至于那位德斯兰戴先生又会变成什么呢？”

大家朝着“忠君塔”走去。后者高耸在围墙外面，有两座桥与城堡相连。

这座塔楼又圆又敦厚，用烧制的砖石建成，显得色彩鲜明。塔楼底座建在护城河的沟底。在塔楼的西南有一个浅红色大门，正好与沟顶平行，大门

的上方镶嵌一个拱型窗户，窗户上方有两个枪孔，再上边是支撑塔楼平台的托座。

在向导引领下，克劳维斯·达当脱和他的两个伙伴沿着建在厚厚塔墙内盘旋而上的阶梯，借着从枪孔透进的微弱光线，向塔顶攀登。经过艰难攀登他们终于来到了塔顶。

说老实话，向导一点儿没有吹牛，从这样高的地方看去，风景确实美不可言：

在城堡脚下，起伏不平的山丘被黑压压的阿莱普松林覆盖。松林那边是美丽的平原地区。越过平原是湛蓝的海湾，海湾上方密密麻麻的白点或许是海鸟，或许是船帆。在更远的地方是呈梯形的帕尔玛城，以及城里的教堂、王宫、小教堂。当太阳走到地平线时，整个城市沉浸在五光十色的阳光中，显得光彩夺目。浩瀚无垠的大海泛起点点金光，海面上不时驶过一艘艘扬起白帆的船只或拖曳着长长白烟的轮船。一点儿也看不到东边的米诺卡岛和东南边的依夫撒岛，不过能看到陡峭的卡夫雷拉小岛。在第一帝国战争期间，许许多多的法国士兵惨死在这个小岛上。

从贝勒维尔城堡的这座塔楼上，也就是从马略尔卡岛的西部可以眺望全岛。马略尔卡岛是整个群岛唯一拥有锯齿山脊的岛屿。山脊上种植了长青栎树和榆树。从树林上方露出鳞岫石怪的斑岩、闪长岩或石灰岩。此外在平原上遍布不少突兀的高地，在巴利阿里群岛或者在法国都称为“小山丘”。在这些山丘上找不到一座城堡、教堂或破旧的修道院。再补充一点，岛上到处蜿蜒流淌着湍急的河流。据向导说，全岛共有超过 200 条这样的河流。

“也就是说，达当脱先生有 200 次掉进河流的机会。”让·塔高纳心里想。“但是他是不会掉进去的！”

在岛上看到的非常现代化的东西是连通马略尔卡岛中部的铁路。如果铁路从帕尔玛城到阿尔古地区，途经圣玛丽亚和贝尼撒兰县的话，就要铺设许多新的支线，要穿越群山中蜿蜒曲折的山谷，该岛最高山峰为海拔 1000 米。

照克劳维斯·达当脱的习惯，他非常想看完所有的美景，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也都认为应该好好欣赏。不过遗憾的是在贝勒维尔城堡逗留的时间不能再长了，而且今后也不可能返回，因为“阿洁莱”号在几个小时之后将重新起锚开航。

“是啊，真应该在此停留几个星期……几个月才好。”这位佩皮尼昂人大声说道。

“确实如此！”向导回答道。“先生们，这里有许多关于你们一个同胞的传说，不过有点儿不幸……”

“他叫什么名字？”马塞尔·罗南问。

“弗朗索瓦·阿拉高。”

“阿拉高……阿拉高……”克劳维斯·达当脱大喊道，“法国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

事实上，这位赫赫有名的天文学家于 1808 年来到巴利阿里群岛，其目的是完成从敦刻尔克到福门特拉岛的子午线测量工作。但是他受到了马略尔卡人的怀疑，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最后他被囚禁在贝勒维尔城堡达两个月之久。在被囚禁的日日夜夜里，他只能透过城堡的窗户完成了测量工作。最后他雇用了一只小船才驶到阿尔及尔。

“阿拉高，阿拉高，”克劳维斯·达当脱嘴里重复着，“他是爱斯塔格

尔的著名后代，也是东比利牛斯、我的家乡佩皮尼昂的光荣子孙！”

不过时间在催促他们离开这个如同升空气球吊篮一样的地方。从这里可以俯览独一无二的风景。克劳维斯·达当脱依依不舍，他在平台上走来走去，不时将身体探出护栏之外。

“喂，当心！”让·塔高纳对他大喊，同时抓住他上衣后领。

“有什么担心？”

“当然要小心……再说你快要掉下去了！出了可怕的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发生这种惨剧是无法追究责任的。因为如果这位有地位的人真的从护栏上方掉下去，让·塔高纳是毫无办法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养父落进深深的沟底。

总而言之，现在令人遗憾的是时间，以分分秒秒来计算的时间不允许看完全部的马略尔卡岛风景。只周游首府周围几个地区还不够，还必须参观一下其他的城市，那些最吸引旅游者的城市，如梭莱尔、恩卡、伯兰撒、玛纳克瓦尔摩撒等等！还有阿尔塔和德拉什地区的天然岩洞，其中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岩洞，还有这些地区的美丽湖泊，钟乳石建造的教堂，清澈爽口的喷泉，剧院，还有一座巨大的被称作“地狱”的地下建筑，其建筑风格随心所欲，怪异荒诞，却又被看作是举世无双的建筑。

还值得一提的是米拉马尔岛，该岛是路易丝·撒尔瓦多大公独一无二的领地！这里有着受到这位既是学者又是艺术家的公爵一直珍视的上千年的森林，还有一座城堡建造在一处景色迷人的地方，并一直伸延到海边。由大公出资筹办的“好客”旅馆。旅馆向所有经过此地的旅客开放，并免费提供两天的食宿。甚至那些试图向大公手下人行贿以结识大公本人，而最终徒劳而归的人也可享受这种仁厚的待遇。

瓦尔德摩撒修道院也是值得一看的地方！现如今修道院已变得荒凉寂寞。被人遗弃。不过在这个修道院里，乔治桑德和肖邦都曾住过3个月，这都值得我们体验一下这两位伟大小说家和艺术家的崇高灵感，领略一下乐曲《马略尔卡岛冬夜》和怪异小说《招魂术》的创造灵感。

以上就是这位向导喋喋不休讲过的故事，也是他长期从事导游的老生常谈。如果克劳维斯·达当脱表示对离开这块地中海绿洲感到遗憾，如果他提出同他的两个年轻人也是他的新朋友一同返回巴利阿里群岛，仅仅为了旅游，那也不会令人惊奇。

“现在6点了。”让·塔高纳提醒大家注意。

“既然6点了，”马塞尔·罗南接着说，“我们就不能耽搁太久了。返回码头之前，还要参观帕尔玛城的一个地方。”

“我们出发吧！”克劳维斯·达当脱叹了一口气。

他又向西边多姿多彩的景色看了最后一眼。这时太阳已落在地平线上。斜射的阳光染红了平原地区的乡村农舍。

克劳维斯·达当脱、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顺着狭窄的墙内楼梯下来，穿过石桥，返回城堡院内，然后从城门外出来。

马车还在下车的地方等候，随后马车夫沿着护城河急驰过来。

向导向马车夫打了一声招呼，马车夫随即将马车恢复到了一种平稳潇洒的速度。这是一种在这个地区带有明显个人特点的速度：绝不会毫无目的而匆匆赶路。因为在这个非常幸运的地方，永远不会让人急急匆匆。

达当脱先生第一个上了马车，后边的马车夫正打算坐在前边的位置。

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也想飞身踏上马车踏板时，马车突然向前跑动，两个人只好疾促退身，差一点撞在飞速转动的车轮上。

马车夫迅速扑到辕马前，企图勒住马车，但是已经不可能了！辕马用后腿立起，掀翻了马车夫。而马车夫没有被车辆碾往却是意想不到的奇迹。马车随后以最快速度向前狂奔。

马车夫和向导同时发出尖叫。两个人飞身沿着城堡小路紧随疾驰的马车追了下去。他们要冒着或者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的危险，或者被阴暗丛林中树枝刺得遍体鳞伤的危险。

“达当脱先生……达当脱先生！……”马塞尔·罗南拼尽全力大声呼喊，“他要没命啦！……快跑，让，快跑！”

“是的、”让·塔高纳回答道，“不过这倒是一个想不到的机会。”

不管这是不是一个机会，总之必须抓住马匹……不管是马还是骡子，反正必须抓住。此时马车以极快的速度奔跑，几乎没有什么希望能把它们抓住。

马车夫、向导、两个年轻人以及赶来的几个农民正以最快速度向前追赶。

此时此刻克劳维斯·达当脱依然保持着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丧失的冷静。他一只手用力抓紧缰绳，向后拉去，试图将马车控制住。为了脱离危险，他很想身体向前跳下马车，可是在后边追赶的人来看，更想阻止他跳下马车。

坡路倾斜得更厉害了，马车也奔跑得更迅疾了。克劳维斯·达当脱始终坐在原来的位置上，驾驶马车沿直线奔跑。他暗地思忖，狂奔的马车肯定要撞在城堡围墙上，不可能穿过任何一个城门。一旦松开缰绳跳出车外逃生，他太清楚会落得什么结果。此时最好留在车内，任马车翻倒，四轮朝天或者撞在路边的物体上。

这几匹该死的骡子不顾一切向前奔跑，其速度在巴利阿里人记忆中，在马略尔卡岛乃至整个群岛都不曾有过。

跑过平原地区后，马车又沿着城墙走上了更不幸的之字形路。此时马车像山羊一样疾奔，像袋鼠一样跳跃，它从城门外一闪而过，一直跑到了城市东北角的班塔达门。

必须承认，两匹骡子非常熟悉这个城门，因为它们毫不迟疑地就跑了过去。人们看得很清楚，两匹骡子既不是听从驾车人的吆喝，也不是听从驾车人手中的缰绳。两匹牲口驾着马车狂奔不已。它们全然不顾及行人的呼喊，在各个城门穿来穿去，在邻近街道上横冲直撞。这两个闹恶作剧的家伙好像双方心领神会：我们爱怎么跑就怎么跑，除非马车翻倒，否则就听天由命吧！

马车在城市的—个地方，—个真正的迷宫迷路了。可是兴奋异常的牲口却以加倍的劲头向前冲去。

从一些房屋里，从一些店铺中，人们声嘶力竭地在喊叫。从窗口中露出了人们大惊失色的面孔。整个城区好像回到了几个世纪前，那时呼喊声响彻了全城：“摩尔人来了！……摩尔人来了！……”在这些通向修士大街的狭窄曲折的街道上不发生事故才怪呢！

克劳维斯·达当脱依然在试图控制马车。为了减缓马车狂奔的速度，他向后拉紧缓绳，全然不顾缓绳会断开，或自己的胳膊会折断。事实上，他把缰绳拉得很紧，几乎使他处于脱离马车的危险境地。

“这两匹混帐牲口！这辆倒霉的马车！”他心里想道，“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停住车辆。它们每匹牲口都有四条腿啊！……跳车吧，跳车吧！”

实际上在贝勒维尔城堡，以及到了港口时他都可以跳车。马车曾差一点儿掉进海湾，不过那样肯定会使牲口恢复平静。

马车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一会儿冲到奥利瓦尔广场，一会儿又绕广场兜圈，好像在竞技场跑道上的古罗马双轮战车。不过这是一场既没有对手也没有奖金的比赛。

在这个广场上曾有三四个警察抓住了牲口，同牲口进行了搏斗、不过最后还是徒劳无功！……他们想制止这场灾祸继续努力毫无成效。一个警察被掀翻在地，虽没受伤却也站不起来了，其他人被甩在了后边，总之马车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疾奔，好像有意要冒犯一下禁止牲口伤人的法律。

必须承认，狂奔的马车即将停止——不过却是灾难性的停车方式——因为马车跑上了奥利瓦尔大街。

在人群熙攘的大街中间，有一道 15 级台阶的阶梯。如果这条街不通车的话，这倒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越来越大的惊叫声中又搀杂进了狗的狂吠。此时疯狂的牲口已不在乎这几级台阶！马车的车轮踏上了台阶，颠簸使车身断裂，变成碎片。

这实在是不可能啊！尽管马车数次翻滚，尽管车身拖拉在后边，尽管车轮拖延牲口的速度，尽管克劳维斯·达当脱在罕见的翻滚中始终没有松开缰绳，可是两匹牲口没有停下来，仍在一前一后狂奔。

在马车后边聚集着越来越多的人群，里边有马塞尔·罗南、让·塔高纳、向导、马车夫，他们虽然始终在后边追赶，却还是看不见他们。

驶过奥利瓦尔大街后，是圣米盖尔大街，阿伯斯多广场。在这个广场，一匹牲口倒下了，很快又安然无恙地站了起来。以后又是帕拉特丽亚大街，又是圣厄拉丽广场。

“很明显，”克劳维斯·达当脱心里想，“马车肯定会到陆地尽头停下来。我猜想到了帕尔玛海湾大概是它们的终点！”

在圣厄拉丽广场矗立着耶稣受难教堂。对巴利阿里人来说，是特别受到崇拜的圣地。在不久前，这座教堂还被当做避难所，收容了那些各地赶来的罪犯，以躲避警察局的追捕。

这次教堂有幸收容的不是罪犯，而是没有从马车上摔下来的克劳维斯·达当脱。

这时圣厄拉丽教堂的富丽堂皇的大门完全敞开着，信徒们挤满了教堂。他们正在作弥撒，并已接近了尾声。司祭转身向着虔诚的信徒高举双手行赐福礼仪。

当马车跳跃着驶进教堂大厅中间时，人群喧嚣四起，惊恐不安，到处是恐怖的喊叫声。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马车在祭坛前的阶梯前突然停住，而此时神父正在大声祷告：

“愿圣神赐福。”

“阿门！”一个声音响彻了大厅。

这个声音是这个佩皮尼昂人的回答，他恰好得到了赐福。

由于相信奇迹发生，以及在这个宗教深入人心的地区发生如此事件，人们很自然地在每年 4 月 28 日，在圣厄拉丽教堂中举行神圣马车的弥撒庆祝仪式。

一个小时后，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在米拉马尔街的一个建筑物附近赶上了克劳维斯·达当脱。这位真正的男子汉正要去休息以消除刚才的紧

张与疲劳。当问话涉及到他的坚强性格时，他一点儿激情也没有。

“您真棒，达当脱先生！”让·塔高纳大声说。

“年轻朋友们，”这位当天的英雄说，“只不过是在一辆跑动的车上晃了晃。”

“您平安无事吧？”马塞尔·罗南问。

“没事儿……一点儿事也没有。我从没有这么健康过！……为你们的健康干杯，先生们！”两个年轻人喝干了这种著名的尼撒兰酒。这种酒的名气也远远超出了巴利阿雷群岛。

当让·塔高纳和他的堂兄在一起时，他说：

“又丢失了一次机会！”

“不会的，让！”

“就是这样，马塞尔。虽然我不能从洪水中，从火灾中，从战场上救他，至少这次我能拦住马车，救下达当脱先生。反正你是不会相信的……”

“这是在民事法庭上最好的证词！”马塞尔·罗南只好搪塞地说道。

晚上8点所有的旅客都返回了“阿洁莱”号。

没有一个人晚到，连德斯兰戴先生、他的儿子以及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也不例外。

这位天文学家是否靠观察地平线的太阳来打发时间？没有人说得上来，总而言之他又带回了各种这个岛上的风味食品，如一种“安西玛达”馅饼，这是一种用猪油做的多层点心，味道还不错。还有半打叫做“图尔”的鱼，这种鱼是福门特拉海岬渔民非常想捕到的。餐厅领班得到命令，要为他精心烹制。

事实上，这位蒙特利马尔天文学会主席用嘴比用眼睛的时候多——至少从法国出发以来是这样。

大约8点半，“阿洁莱”号起锚开船，离开了帕尔玛港口，布卡拉什船长也没有同意旅客在马略尔卡城过夜。这样克劳维斯·达当脱也就听不到了白天的喧嚣和半夜的歌声，听不到在动听的吉它伴奏下西班牙民族的“哈巴涅拉”舞曲和“犹塔”舞曲。这种舞曲在巴利阿里群岛居民的院子里一直演唱到天亮。

第八章

德斯兰戴一家同埃利萨尼一家见面了。

“今天的晚饭推迟到 8 点，”埃利萨尼夫人说道，“德斯兰戴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很可能还有达当脱先生，要准备 4 套餐具。”

“好的，夫人。”女仆回答道。

“我们的朋友太需要休息了。玛努拉，你知道我十分担心可怜的德斯兰戴夫人。她一路劳顿，肯定很难受。你去看一看她的房间收拾好了没有。到家后她肯定要马上休息。”

“一定办好，夫人。”

“我的女儿去哪儿了？”

“在厨房，夫人。她正准备饭后甜点。”

玛努拉是一个西班牙人，从埃利萨尼一家迁居在此就在这家工作。她属于那些来自奥兰家庭中，从事女佣工作的西班牙人。

埃利萨尼夫人住在老城堡街一所漂亮的房子里。这条街上的居民一半西班牙人，一半摩尔人。埃利萨尼夫人家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的两个小花圃长着牵牛花。天气刚开始暖和，草地却很绿，长着几棵树，按灵验的占卜家说法，这是“美人树”。小池塘边的甬道上铺着美丽图案。

埃利萨尼夫人的房子共两层，德斯兰戴一家人会得到舒适的款待。他们在奥兰逗留期间吃、住都不成为问题。

奥兰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市，也是奥兰省首府。该城位于一条峡谷的斜坡上。谷底流淌着湍急的勒意季节河，乌迪诺大街也占据了一部分河床。纽夫城堡的防护工事将奥兰城分开，像其他城市一样，一边是新城，一边是老城。老城又称西班牙老城，拥有古城堡，带楼层的房屋，位于城西的港口，还有古老的城墙。在东边是新城，住着犹太人和摩尔人，围绕新城的是锥碟状城墙，从城堡一直延伸到圣安德烈要塞。

这座城市也称阿拉伯人的绿洲。10 世纪时由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修建。城市背靠一座相当高的大山，拉木尼要塞屹立在陡峭的山崖上。城市面积比当初扩大了 5 倍，总面积不少于 75 公顷，有不少的街道也伸出了城墙外边。整个城市沿海岸延伸了两公里。旅游者顺着要塞城墙，向东北方向走去，就会看到最近新建的城市附属部分，如冈贝塔郊区和努瓦色·厄姆勒郊区。

人们很难找到这样一座引起人们更大研究兴趣的多种民族居住在一起的阿尔及利亚城市。在全部 4.7 万人中，只有 1.7 万法国人和正统犹太人，在 1.8 万外来居民中，大部分是西班牙人，其次是意大利人、安哥拉人和安哥拉·马耳他人。还要补充说一下，大约有 4000 阿拉伯人聚集在城市南部的迪亚利郊匹。这个地区被称为黑人区，街道清洁工和码头搬运工都来自这个区。在这座多民族居住的城市中，有 2.7 万天主教徒，7000 古犹太教徒，1000 名穆斯林信徒。由此可以对这座多民族混居一起的首府城市得出一个较为准确的想法。

奥兰省的天气一般来说寒冷、干燥、炎热，风沙较大。这座城市的洒水工作由市政府掌管，这样做比由上帝掌管洒水更勤、更多。

埃利萨尼先生退休后来到了这样一座城市。当初他在佩皮尼昂做了 15 年的生意，靠运气挣得了 1.2 万英镑的年收入。这些钱在他的遗孀精心掌管下绝对不会少的。

埃利萨尼夫人此时 44 岁。她从来没有过她女儿一样的美丽、善良和可

爱。她是一个罕见的讲究实际的女人，对说出的话反复斟酌。她就像一位人们非常熟悉的女会计师，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把钱看作生命一样。对日常开支精打细算，整日忧心忡忡担心会出现亏空。人们熟悉这种果断性格的面孔，腰板挺直，前额突出，目光敏锐，双唇紧闭，这一切显示出女性的专注与执著。埃利萨尼夫人将家里治理得井井有条，绝不乱花一分钱。她精打细算，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但是对她宠爱的女儿却从不吝啬。即使女儿穿上修女式服装，她也要让女儿显得优雅高贵，对此她绝对不会马虎。说到底，孩子的幸福是她唯一的希望。她相信与德斯兰戴一家联姻，女儿的幸福必定会有保障。阿卡托克某一天会得到 1.2 万法郎，再加上路易丝从她母亲那里继承的遗产，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一切足以建立一个牢固的财富基础，使他们将来衣食不愁。

路易丝几乎记不起阿卡托克的样子。不过她的母亲早已灌输给她这样的思想：她终有一天会成为年轻的德斯兰戴夫人。总之这一切在她看来比较自然。只要这位未婚夫让她满意，再说他为什么就不能让她满意呢？

埃利萨尼夫人作出最后几个指示后，走进了客厅，她的女儿也来到了这里。

“你的甜点做好了吗？”夫人问道。

“做好了，妈妈。”

“很糟糕，远洋轮得晚到一会儿，差不多天黑时才到达！路易丝，6 点时穿好衣服，配上小方格裙子，以后我们一起去码头。‘阿卡托克莱’号汽笛响的时候，我们也赶到码头了。”

埃利萨尼夫人把两个名字搞混了。

“你想说‘阿洁莱’号轮船，”路易丝笑着说，“可是我的未婚夫的名字是‘阿卡托克’，不是‘阿卡托克莱’。”

“好吧！……”埃利萨尼夫人说，“‘阿洁莱’，‘阿卡托克’，这都无所谓！你就肯定他不会把路易丝的名字搞错……”

“谁能肯定呢？”女儿用稍微嘲弄的口吻说，“阿卡托克先生不很了解我，说实话我也对他了解不多。”

“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给你们时间来互相了解。”

“再好不过了！”

“另外，我相信他会对你满意的，而他也一定会让你满意的……我的德斯兰戴夫人，你要嘴上留情！到时候我们还要谈妥婚礼的条件。”

“收支能平衡吗，母亲？”

“当然了，你这个调皮鬼，去操心自己的事吧！……对了，别忘了还有一位陪同德斯兰戴一家人来的克劳维斯·达当脱先生。你知道，他们一家人为这位有钱的佩皮尼昂人而骄傲，并相信他是世上最好的男人。德斯兰戴夫妇不习惯坐船，所以他陪他们一直到奥兰。他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一定要好好款待他，路易丝。”

“对他热情接待，即使他想向我求婚……真的不可以。我都忘了我应该是……我将要是阿卡托克夫人……这个名字不错，不过听起来有点儿像古希腊语！”

“够了，路易丝，正经点儿！”

她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一个性格开朗可爱的少女。世上根本不会有和小说中女主人公一模一样的人，可是路易丝正是这样的人。她正处 20 岁花季年

龄，性情爽直，精力充沛，活泼好动，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如同蓝宝石上的黑珍珠。一头浓密的金发，走起路来优雅轻盈，或许说像丝绸一样轻盈，就连皮埃尔·罗迪在他成为文学院士之前也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形容，轻盈得像天空中的燕子。

以上只是对路易丝·埃利萨尼做了轻描淡写的描述。读者会发现，她自己则不能不对由“阿洁莱”号从塞特连同货物一同送来的这个蠢家伙做一番对比。

出发时间到了，埃利萨尼夫人以女主人的眼光最后看了看德斯兰戴一家的房间后，叫上女儿，两个人一同朝着码头方向走去。她们先在可以眺望码头的圆形花园停了一下儿。从这个地方一直望见平静的大海。天气非常好，天边蓝得像水洗得一样。太阳正朝着米尔斯克比尔城方向落去——这是一座古人称为“神港”的城市。在那里装甲舰和巡洋舰都可以找到最好的隐蔽处，以躲避从西边频繁刮来的暴风。

几只挂白帆的船朝北一字排开，远处的浓烟表明是一些蒸汽轮船。这些轮船经多条航线穿行在地中海与非洲大陆之间。二三艘远洋轮正朝奥兰驶来，其中一艘船已不足3海里。是不是“阿洁莱”号？如果不是女儿，那肯定就是母亲变得迫不及待。实际上，路易丝并不认识这个随着涡轮每转一下，就会靠近她一步的年轻人，或许“阿洁莱”号最好开倒车返回……

“快6点半了，”埃利萨尼夫人提醒说，“我们下去吧！”

“我跟你后边，妈妈。”路易丝回答道。

沿着直通码头的大街，母女俩朝港口走去。在码头上几艘远洋轮正在像往常一样抛锚停船。

埃利萨尼夫人问一位朝码头走来的港口官员，“阿洁莱”号是否到达了。

“是的，夫人，”这位官员回答道，“半个小时后进港。”

埃利萨尼夫人和女儿环视了一下港口，港口北面的山丘挡住了她们的目光。

20分钟后传来阵阵汽笛声。远洋轮绕过1公里长的防波堤，缓缓停在拉木尼要塞脚下，经过几次反复后，稳稳停在码头后边的船位上。

当栈桥连接后，埃利萨尼夫人和女儿上了船。埃利萨尼夫人张开双臂拥抱了德斯兰戴夫人，以后又拥抱了德斯兰戴先生和阿卡托克。而此时路易丝像所有其他懂事的年轻女子一样，保持矜持的姿态。

“啊！亲爱的尊敬的夫人，我们从佩皮尼昂到现在一直没见面，不是吗？……我好想念你，埃利萨尼夫人，还有路易丝小姐……她又长高了。啊，对了，应该吻一下，不，两下当脱的这位好仆人。”

如果说帕特利斯希望他的主人在开始行家庭见面礼时，能像世上男人一样行为稳重，那么他就要大大失望了。当帕特利斯表情严肃，恰如其分地退回一步时，克劳维斯·达当脱的嘴唇砰地一声贴在了埃利萨尼夫人干瘪的脸颊上，就像面色棍敲在了鼓皮上。

当然了，路易丝没有避让德斯兰戴夫妇的拥抱。而从不拘小节的达当脱先生却没有给这位年轻姑娘父辈的亲吻，而是给了她美好的祝愿。

至于这位阿卡托克，他向路易丝走上几步，像一个机器人行了一个礼。整个行礼只不过是牵动了一下脖子的肌肉，点了一下头而已。随后向后退去，一言不发。

年轻姑娘不禁鄙夷地撇了一下嘴。这一动作克劳维斯·达当脱没有发现，

不过却没有逃脱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的眼睛。

“喂，真没想到能看到这样一位美人！”马塞尔·罗南对让·塔高纳说。

“真的，是很漂亮。”让·塔高纳接着说道。

“难道要嫁给那个笨蛋？”马塞尔·罗南问道。

“绝对不可能！”让·塔高纳大声说道，“愿上帝保佑我，为了不让她嫁给这个笨蛋，我宁愿违背自己永远不结婚的誓言。”

是的，让·塔高纳发过这个誓言，至少他说过。总之在他这个年龄，说的总是比做的多。而马塞尔·罗南，他没有发过这样的誓言。不过都无所谓！他们两人来到奥兰是为了参加非洲第七骑兵团，而不是为了娶路易丝·埃利萨尼小姐。

再顺便提一下——也是为了以后不再提及——“阿洁莱”号在平稳舒适的条件下完成了从帕尔玛城到奥兰的航程。平静的大海像铺了一层油，使人以为把普罗旺斯的油都撒在了海面上。从东北方向刮来的微风吹拂着远洋轮左舷中部，吹拂着轮船支索帆，船首的三角帆和后桅纵帆，使轮船稳稳行进，从帕尔玛出发以来，差不多所有旅客都在一张餐桌上用了餐。最终海运公司会叫苦连天，抱怨用餐人数超乎寻常。

对奥利安达尔先生来说，用那不勒斯方式烹调的“图尔”鱼非常美味可口，并且用专业美食家的味觉品尝了地方风味的点心。

可以说每个人都安然无恙抵达了奥兰，甚至连到了巴利阿里群岛还难熬不堪的德斯兰戴夫人也平安抵达。

尽管德斯兰戴先生硬撑住身体，强打精神熬过了旅途的后半阶段，却也没有去结识这两位巴黎人。他把这两位年轻人看作不同类的人，认为比他的儿子阿卡托克差得多。尽管二人聪明伶俐，可是却使他反感。达当脱同他们关系愉快，谈笑风生，这是达当脱的自由。不过在他看来，这一切在“阿洁莱”号停靠了码头也就完结了。

可以想象到，德斯兰戴先生根本不想把两个巴黎人引见给埃利萨尼夫人和她的女儿。而克劳维斯·达当脱以南方人的豪爽，习惯地脱口而出：

“马塞尔·罗南先生和让·塔高纳先生都是巴黎人。”他说，“两位年轻人同我相处得非常融洽，我希望我们的友谊不因短短航程而中止。”

这位佩皮尼昂人就是不同一般！他用美好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情。非常遗憾帕特利斯没有听到。

两位年轻人文质彬彬地向埃利萨尼夫人鞠躬致敬。

“夫人，”马塞尔·罗南说道，“我们很荣幸受到达当脱先生的器重……我们会珍惜同他的友谊……我们也相信这种友谊会长久保持下去的……”

“我们如同父子一样！”让·塔高纳补充说道。

德斯兰戴夫人对这种客套很厌烦，她看着自己的儿子，后者还是闭口不言。此外，埃利萨尼夫人或许应该告诉这两位年轻的巴黎人，她很高兴在他们逗留奥兰期间接待他们。不过她没有说，因为这是应该由阿卡托克的母亲提出来。出于母亲的天性，两位夫人都没有说话，看来对这两位陌生人最好保持审慎态度。

埃利萨尼夫人告诉达当脱先生，她很高兴达当脱先生能和德斯兰戴一家在她家吃第一顿晚饭。

“我现在马上回旅馆，”这位佩皮尼昂人说道，“去洗个澡，换下这身衣服和水手外套，并打扮得体一些来享受您的晚餐，亲爱的夫人。”

一切商妥后，克劳维斯·达当脱、让·塔高纳和马塞尔·罗南向布卡拉什船长和布鲁诺医生告别。如果他们能再次乘坐“阿洁莱”号，他们会非常高兴再见到可爱的医生和殷勤的船长。船长和医生回答说，他们很少见到比他们更让人高兴的旅客了。大家非常满意地分手告别。

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也踏上了非洲的土地。装在皮套里的望远镜背在身后，手提旅行袋，跟在为他拿着沉重箱子的搬运工后而。在整个旅途中他都是这身打扮，所以没有人会注意他的出行。

克劳维斯·达当脱和两位巴黎人下了船。达当脱让德斯兰戴一家把他的行李送到老城堡街的家中。以后他和两个年轻人坐着运行李的马车驶向共和国广场的一家漂亮饭店。这家饭店还是布鲁诺大夫特意介绍的。在饭店二楼，克劳维斯·达当脱占据了一个客厅和一间卧室，一个小房间归帕特利斯使用。在第三层，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占据了两间卧室，房间的窗户朝向广场。

奥利安达尔先生也选择了这家饭店。当他们三个抵达时，发现他已经坐在了餐厅，正仔细阅读菜单，挑选将要享用的晚餐。

“真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天文学家！”让·塔高纳说，“让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不为自己订一份星星煎鸡蛋和一份小行星烤鸭。”

半个小时后克劳维斯·达当脱一身整齐走出了房间。帕特利斯对他主人的穿戴向来是精心细致，丝毫不马虎。

在大厅入口处达当脱先生看见了兄弟俩。

“喂，年轻朋友，”他大声说，“我们终于到奥兰了。”

“一眨眼就到了。”让·塔高纳回答说。

“是啊，我希望你们不是今天就打算去第七骑兵团。”

“当然，达当脱先生，时间并不很紧。”马塞尔·罗南说。

“你们会很快穿上蓝上衣，套上红色羊皮裤，带上士兵帽……”

“我们已做出了决定。”

“很好……很好！不过至少要等我们一起参观了这座城市和城市周围的地方。明天见！”

“明天见！”

克劳维斯·达当脱坐车去了埃利萨尼夫人家。

“是啊，正如这位可敬的人说的，我们已经到奥兰了！”马塞尔·罗南又重复了一遍。

“到了一个地方后，就要知道去做什么。”让·塔高纳说。

“依我看，让，去参军的事很早就定了。”

“当然了，马塞尔，不过……”

“不过什么？你还想着民法第 345 条吗？”

“什么条文？”

“就是关于领养条件的条文。”

“如果第 345 条是这个条文，”让·塔高纳说，“我想的就是这个。在帕尔玛没有实现的机会，在奥兰一定会实现。”

“只是运气不太好，”马塞尔·罗南笑着说，“你再也遇不到海上波浪了！剩下的只能是战场、火灾！比如说今天夜里饭店失火，不过我有言在先，我先救你，再救我自己。”

“你真够朋友，马塞尔！”

“至于达当脱先生，我看他一个人完全能救出自己。他是最能保持冷静头脑的人。这一点我们已经领教了。”

“说得对，马塞尔。当他走进圣厄拉丽教领圣餐时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如果他没有觉察到危险，如果他遇到突如其来的火灾，如果他只能靠外面的人来救他……”

“让，你还放不下让达当脱先生成为我们养父的念头？”

“当然了……他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养父！”

“好吧，你是不想放弃了。”

“绝不放弃！”

“那么我今后不会拿这个开玩笑。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那就是不要再摆出一副心事重重，杞人忧天的面孔，恢复往日开朗愉快的心情，用微笑面对一切。”

“一言为定，马塞尔。如果我把达当脱先生从法律所承认的危险中救出，我微笑；如果机会没有得到，我微笑；如果我成功了，我微笑；我失败了，我微笑。总之时时处处都要微笑。”

“这么快你就恢复异想天开的样子了！……我们去参军的事……”

“不用着急，马塞尔，去军需处报到前，我先请个假。”

“多长时间？”

“15天！管它今后怎么样！当准备终生奉献给军队的时候，是能够享受15天的自由。”

“好吧，就15天，从现在算起。即使你没有得到像达当脱先生一样的养父。”

“或许是你，或许是我，马塞尔。”

“或许是我……我宁愿我们一起去军队带上配有流苏的军帽。”

“一言为定，马塞尔！”

“你会开心吗？”

“像鸟一样开心！”

第九章

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的15天假期白白过去了。

当黎明露出第一抹霞光，就连公鸡也比不上让·塔高纳那么兴高采烈。他一下子跳下床，用早晨欢乐的歌声叫醒了马塞尔·罗南。15天，他有15天就可以使这位家产超过200万的富翁，又是一个正直的人成为他的养父。

可以肯定，克劳维斯·达当脱在参加阿卡托克·德斯兰戴和路易丝·埃利萨尼小姐的婚礼之前是不会离开奥兰的。难道他不为他的佩皮尼昂的老朋友的孩子做证婚人吗？总之在举行婚礼前，至少有四五个星期……如果婚礼能举行的话……说实话，这桩婚事能实现吗？

这种“如果”、“但是”的念头不断在马塞尔·罗南的头脑中闪过。在他看来，这个小伙子不可能真的成为这个好女孩的丈夫。因为即使他在“阿洁莱”号甲板上只看了这个女孩子一眼，他已明白，她对阿卡托克并不热情，而且也不喜欢他。但愿德斯兰戴夫妇能把他们的儿子调理成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做路易丝的好丈夫。正如达当脱先生在谈到子孙后代的问题时说的那样：无论什么时代，父母对他们的子女有“洞察一切”的天赋。然而不能理解的是这位佩皮尼昂人却看不出——但愿他能早一天看出——阿卜托克的无能，而区也不承认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根本不会结合在一起的。

8点半的时候，克劳维斯·达当脱和两位巴黎人在饭店餐厅相遇了。他们一同坐下享用第一顿早餐。

克劳维斯·达当脱心情愉快。昨天的晚饭吃得很好，睡眠很充足。有这样的胃口，香甜的睡眠，不管明天怎么样，难道今天不能开心吗？

“年轻人，”克劳维斯·达当脱一边说，一边把面包浸在上等质量的“美尼”巧克力奶里，“我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没见面，我觉得分别的时间如此漫长。”

“我们在梦中看见你头顶圣光。”让·塔高纳说道。

“像一个圣人！”

“或者像东比利牛斯的大老板！”

“哈哈，哈哈！让·塔高纳先生，你是不是又恢复了自己开朗的天性？”

“正如你说的，他恢复了。”马塞尔·罗南肯定地说，“不过，看来他又要丧失了。”

“那又为什么？”

“因为我们又要分别，达当脱先生，又要天各一方。”

“怎么？……我们要分别？……”

“当然了，因为德斯兰戴一家人需要你。”

“不会的！……我不是仆人！我是一个自主的人！……我绝不允许别人主宰我的命运。有时候我会接受邀请去埃利萨尼夫人家吃些点心，仅此而已！可是如果他们挽留我住下，那绝对不可能。今天上午和下午我有空，我希望我们把这些空闲时间用在游览这个城市上，……去参观这个城市和城市周围的地方！”

“早点儿动身吧，达当脱先生。”让·塔高纳欢呼起来。“我愿意寸步不离跟着您。”

“不只形影不离，也不只一个星期！”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放声大笑。

“我喜欢变得更年轻。我和比我年轻一半的朋友在一起时，我也好像年轻了一半！不过，……说心里话，我真想做你们两个人的父亲。”

“太好了，达当脱先生！”让·塔高纳情不自禁喊了起来。

“让我们在一起吧，年轻人！此时分手太早，如果我离开奥兰动身去……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去哪儿。”

“结婚之后呢？”马塞尔·罗南问道。

“谁结婚？”

“德斯兰戴的儿子。”

“对了，我差一点儿忘了。是啊！路易丝·埃利萨尼小姐真是一个美丽的姑娘！”

“从她一登上‘阿洁莱’号，我们就觉得她非常美丽。”马塞尔·罗南补充说道。

“我也一样，朋友们。从我去她母亲家后，我觉得她是如此温文尔雅，光彩夺目，如此……如此……总之我觉得她真正完美无瑕。阿卡托克这个小滑头是绝对不会抱怨的。”

“如果他能讨得埃利萨尼小姐的欢心。”马塞尔·罗南话里有话。

“当然可以，这个小伙子会讨得她的欢心！他们二人从小青梅竹马。”

“这已成过去。”让·塔高纳说。

“阿卡托克是个心底善良的小伙子，不过有点儿……有点儿……”

“有点儿……太……”马塞尔·罗南说。

“根本就不……”让·塔高纳说。

他心里说：“根本就配不上埃利萨尼小姐！”

不过他认为现在向达当脱先生证实这种看法还为时过早。于是他又接着说：

“是的……他是有一点儿……我相信他或许会头脑开窍的，就像冬眠后的土拨鼠。”

“他比土拨鼠好不到哪儿！”马塞尔·罗南实在忍不住了。

“宽怀待人，年轻人，要宽怀待人！”达当脱先生说道。“只要阿卡托克同像你们一样的巴黎人生活两个月，他一定会头脑开窍的！你们应当开导开导他。”

“开发他的智力……他要付太多的学费！”让·塔高纳大声说。“这无疑是他偷自己的钱。”

达当脱先生丝毫没有觉察。实际上他认为小德斯兰戴只不过太幼稚了。

“笑一笑，笑一笑，先生们！你们忘了，如果爱情能使聪明人丧失理智，也可以使傻瓜变得聪明……而且也可以使年轻人变得成熟！”

“这个笨阿卡托克”！让·塔高纳嘲讽道。

达当脱先生也禁不住对这种称呼大笑起来。

马塞尔·罗南又提到了埃利萨尼夫人。他询问了夫人在奥兰的生活情况，以及达当脱先生如何找到她的家的。

“一所漂亮的住宅，”达当脱先生说，“就像一个漂亮的鸟笼子，里边住着一只可爱的小鸟，你们一定要去看看。”

“是否有点儿唐突？”马塞尔·罗南问道。

“由我来引见，小事一桩。不过不是今天。必须让阿卡托克立住脚……明天再说……现在我们关心的是逛一逛，参观一下这个城市、港口、主要建筑。”

“那么我们参军的事呢？”马塞尔·罗南问道。

“你们去签到的日子，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至少等到婚礼之后！”

“或许要等到我们退休之后。”

“不，不！不会太久！”

这种谈话方式肯定会让帕特利斯脆弱的神经受不了！

“好吧，”达当脱先生说道，“但愿不要再谈什么参军的事了。”

“请放心，”让·塔高纳说，“我们给自己放了15天假。从现在起，如果我们的情况没有改变，如果有了新的兴趣……”

“非常好，朋友们！我们不再讨论了！”克劳维斯·达当脱大声说道。

“你们有15天空闲。这15天归我所有了。我会给你们收据的！在这期间，你们属于我……说真的，我之所以乘坐‘阿洁莱’号，只是因为我知道会遇到你们。”

“而且还误了开船，达当脱先生！”让·塔高纳回答道。

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满心喜悦，离开餐桌，走进了大厅。

帕特利斯正好在大厅。

“先生有何吩咐？”

“吩咐？……没有。今天我放你一天假！不许动脑子，10点钟以后才能想事情。”

帕特利斯撇了一下嘴，他极不乐意他的主人用这样的方式说话。

“那么先生不希望我陪同？”

“帕特利斯，我希望的不是你跟着我，而是请你现在就走开！”

“请先生允许我提一个建议……”

“可以，不过说完马上从我面前消失。”

“好吧。请先生认真考虑这个建议：在马车夫没有上车之前，不要先上车。否则非但没有好处，只能跌跟头。”

“给我走开，活见鬼！”

克劳维斯·达当脱走下了饭店台阶，走在两个巴黎人中间。

“你有一个很好的仆人，”马塞尔·罗南说道，“多有规矩！多有风度！”

“他的样子真让人心烦！不过他是一个诚实的小伙子。他曾冲进烈火救我出来。”

“下次他就不会是一个人了，达当脱先生。”让·塔高纳大声说道。再遇到类似情况，他很可能取代帕特利斯的英勇救人的角色。

整个上午克劳维斯·达当脱和两个堂兄弟沿着城市下方的港口闲逛。奥兰港建在海上。长长的防波堤围绕着港口，把港口分成数个船坞。港口总面积为24公顷。

如果说两位堂兄弟对经商不感兴趣——奥兰的商业贸易在阿尔及利亚各城市中位居首位——那么这位佩皮尼昂的经商前辈却兴趣盎然。从阿尔及利亚南方广大地区运来的数量极大的阿尔发茅草以及向外出口的家畜、粮食、原糖，还有正在装船的从山区开采出来的各种矿石，都使达当脱先生兴奋不已。

“为了搞清这一切，”他说道，“我要在这个乱哄哄的港口度过几天。我好像又回到过去的大木桶商行一样！在奥兰不会找不到什么新奇的事情。”

“奥兰城还有很多建筑，如教堂、清真寺等。”马塞尔·罗南回答道。

“得了，”让·塔高纳说道，想迎合这位有朝一日会成为他的养父的兴

趣。“我和达当脱先生的看法差不多！来回闲逛会更加有趣。看一看进进出出的轮船，来来往往装载货物的货车，成群结队的阿拉伯水组成的搬运大军……在城里肯定会有很多值得参观的建筑，可是我们以后会看到的。可是这里有分布大小不一的船坞，飘荡着各种船只的蔚蓝的海面……”

马塞尔·罗南用嘲讽的目光看了一眼让·塔高纳。

“说得好极了！”达当脱先生大声说道。“你们知道，在旅途中看不到水，我会觉得缺少了点儿什么！在诺吉广场我的家里，我有好几张油画。我总是偏爱描绘水的画……如果没有水，我是不会买的……”

“是啊！你是一个懂行的人，达当脱先生！”马塞尔·罗南说，“那么我们去找一找有水的地方……你喜欢淡水吗？……”

“那倒无所谓，只要不是去喝水！”

“你呢，让？”

“也无所谓……只要有我想做的事情！”让·塔高纳一边说一边拿眼睛瞧着他的朋友。

“那么，我们去找一找除了港口之外有水的地方。”马塞尔·罗南说道。“据《若阿尼地理指南》一书所说，这里有一条莱依河，河流一部分被乌迪诺大街所覆盖。”

总之不管马塞尔·罗南怎么说，整个上午都是在港口码头上度过的。直到达当脱先生和两位巴黎人返回饭店吃午饭时，上午的参观才告结束。用了两个小时午休和阅读报纸后，克劳维斯·达当脱觉得有必要告诉他的两位年轻朋友一声：

“我明天最好去城里一趟。”

“为什么？”马塞尔·罗南说。

“因为如果我丢下德斯兰戴一家人不管，他们会认为我把他们看作便宜货了，现在要提高一个价格档次，不，提高两个。”

帕特利斯不在旁边，达当脱先生可以“随心所欲”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话了。

“可是，你不会在埃利萨尼夫人家吃晚饭吧？”

“会的……今天会的。不过从明天开始，我们可以一直逛到晚上……再见了，朋友们。”

说完，克劳维斯·达当脱起身朝着老城堡街走去。

“如果我不在他身边，”让·塔高纳说道，“我总感觉他会遇到什么麻烦事。”

“真是一个好心人！”马塞尔·罗南回答说。

既然知道达当脱先生在埃利萨尼夫人家一定会受到热情款待，以及被这位出色男子深深吸引的路易丝会表现出极大的友好，在这里就无需赘言繁叙浪费时间了。

至于小德斯兰戴，他不在场……他从来不在这种场面出现。除了在家之外，就是去外边闲逛，只有在吃饭时才返回。用餐时他坐在路易丝旁边，可是很难和她说上一句话。达当脱先生也坐在靠近路易丝的地方，却从来不让气氛沉闷。他无所不谈，他说起自己的职业，出生的城市，乘坐“阿洁莱”号的旅行，有帕尔玛城的历险，那辆该死的马车，他进入圣厄拉丽教堂时那种非同寻常的感受，旅途中的两位年轻伙伴——对他们二人，他赞不绝口——成为他的年轻朋友。尽管他们认识仅仅三天，可是却好像认识了一辈子。

这一番话的结果是路易丝·埃利萨尼暗地里希望能在家里看到这两位年轻人。当达当脱先生提议将他们带来时，路易丝情不自禁低声表示了同意。

“我会把他们介绍给您，埃利萨尼夫人。”他说道，“我明天就把他们带来……他们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您绝不会后悔见到他们。”

或许德斯兰戴夫人觉得这位佩皮尼昂人的建议有点儿不合时宜，不过埃利萨尼夫人却爽快地答应了。她对达当脱先生言听计从。

“一定听我的！”达当脱先生大声说。“我说话算数。我从不做没有道理的事情。对我、对其他人都不一样，人们相信我，我也相信别人。请我的朋友，德斯兰戴说一说自己的意见。”

“当然可以。”阿卡托克的父亲不十分情愿地说道。

“这件事谈妥了，”达当脱先生接着说道，“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两位先生明天来埃利萨尼夫人家吃晚饭。对了，德斯兰戴，你们一家人9点到12点去城里参观了吗？”

“请原谅，克劳维斯，我不想离开这几位女士，而且也希望和我们亲爱的路易丝在一起。”

“随你高兴，随你高兴！喂，阿卡托克，你还一句话没有说，为什么？难道还要我替你说话吗？怎么？你是不是觉得路易丝小姐不可爱？”

阿卡托克自信自己的回答是得体的。他说，之所以不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是因为他认为低声说话是最好的方式——总之，是一句含糊其辞、毫无意义的话。而且如果没有达当脱先生的帮助，他连这样的话也说不出。路易丝没有过多掩饰这个笨家伙给她带来的不快，她看了达当脱先生一眼，一双美丽的眼睛里满含沮丧失望的神情。此时德斯兰戴夫人为了给儿子鼓劲，对路易丝说：

“他可爱吗？”

德斯兰戴先生用夸张的口吻说：

“他是多么爱路易丝啊！”

很明显，克劳维斯·达当脱不是一点看不出来。不过他认为婚姻一旦决定，就一定会实现。他丝毫想不到婚姻也可能告吹。

第二天，全身轻松，心情愉快，容光焕发，精神饱满的克劳维斯·达当脱在喝热巧克力奶时，见到了两位巴黎人。

首先他告诉他们今天晚上一起去埃利萨尼夫人家吃晚饭。

“你的想法太美妙了！”马塞尔·罗南回答说。“在我们从军期间，我们至少结识了令人愉快的一家人。”

“真让人高兴，非常令人高兴！”克劳维斯·达当脱回答道。“确实如此，当路易丝结婚之后……”

“当然了，”马塞尔·罗南说道，“婚礼一旦举行……”

“你们一定会被邀请参加，年轻朋友们。”

“达当脱先生，”让·塔高纳说道，“你待我们太好了……我们永远也感激不尽……你把我们看做……”

“我的孩子！……真的，难道我的年龄不可以作你们的父亲吗？”

“当然，当然，达当脱先生！”让·塔高纳大声回答道。他的话里包含了太多的意思。

整个白天都用在了游览城市上。三位旅游者迈着大步匆匆游览。他们参观了种植着美丽树木的杜林步行街，有着双排林荫大道的乌迪诺大街，赛马

广场，剧院广场，奥尔良广场和尼木尔广场。

他们有机会观察了各种类型的奥尔市民，其中还有不少士兵和军官。他们中有些人身着非洲第七骑兵团制服。

“瞧，这些漂亮的制服，”达当脱先生说道，“这种有饰带的制服肯定适合你们。你们将穿着这样的军装踏上军人的生涯！真的，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成为前途辉煌的军官，会有美满的婚姻！……总之，军人是一个出色的职业，有志者，事竟成！而且你们已有这个志愿。”

“我们天生就有这个心愿！”让·塔高纳回答道。“我们从前辈那里就继承了这一点。我们的前辈虽是圣·桑德尼斯大街的诚实商人，可是我们却有军人的天赋。”

他们在街上还看见了一些犹太人，一些身穿摩洛哥服装的犹太男人和穿着镶着黄色花边裙子的犹太女人，一些在阳光直射的人行道上无所事事闲游漫步的摩尔人，以及一些法国男人和女人。

毋庸赘言，克劳维斯·达当脱对看到的一切都兴高采烈。如果偶然的机遇，让他看到某些制作业，如制桶业、做面条的作坊、铸造厂、制烟厂，他可能兴趣更加高涨。

实际上——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他所看到的只是城市的一些建筑，如 1839 年重建的有三个拱形大厅的教堂、警察署、银行、剧院和其他现代化的建筑。

至于两位年轻的巴黎人，他们只对圣安德烈教堂认真地观看了一番：这是一座长方形古老的清真寺。摩尔建筑风格的拱顶上方，矗立着铁制的马形箭头，形成典雅的清真寺塔顶。不过这座教堂在他们看来不如帕沙清真寺令人惊奇。后者的门廊为“库巴”型，这种样式为艺术家所喜爱。如果不是克劳维斯·达当脱发现时间太紧了，他们还要在西迪——埃尔——奥乌利清真寺耽搁更多的时间。

在出来的时候，马塞尔·罗南发现在拱顶平台上有一人正拿着望远镜向天边方向观望。

“瞧啊……是奥利安达尔先生！”

“什么？那个天文学家，那个数星星的人？”我们这个佩皮尼昂人大声问道。

“是他，他正观望什么东西。”

“如果已在观望什么东西，就不会是他。”让·塔高纳肯定地说，“只要不是在吃饭，就不会是奥利安达尔先生。”

其实那个人就是探索星体运行的蒙特利马尔天文学会主席。

达当脱、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三个人回到了饭店。他们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帕特利斯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利用主人允许的空闲，按部就班沿着街道逐一参观。他不愿意强迫自己用一天的时间看完所有的东西，以留下更准确详尽的印象。

不过也不能因此而责备达当脱先生。依他的愿望，他会竭尽全力去行动，哪怕搞得筋疲力尽也不在乎。他总是对别人说，一个真正的东比利牛斯人不会被累垮的。但是今天这个人却累得上床休息了。

大约 8 点的时候，帕特利斯以他的机敏应答和优雅风度，不是表面的而是实际上赢得了厨房厨师们的喜欢。

在同一时刻，达当脱先生和两位堂兄弟来到了埃利萨尼夫人的家中。埃利萨尼一家和德斯拉戴一家正在客厅里。经过介绍后，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受到了友好接待。

这次聚会和其他市民家中聚会一样，互相交谈，喝茶，听一听音乐。路易丝·埃利萨尼以真正艺术家的气质，用极大兴趣演奏了钢琴——真是机会难得！——马塞尔·罗南拥有一副动听的歌喉。这位年轻小伙子和这位年轻小姐共同演奏了几首新的曲子。

克劳维斯·达当脱崇拜音乐，像其他听不太懂的人一样，以盲目的虔诚去倾听。听不懂的人是左耳进，右耳出，也留不下太深的印象。不过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却以法国南方人的豪爽，为他们赞扬、鼓掌，大声叫好。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年轻女钢琴家的微笑，年轻男歌手的轻轻拥抱都使得德斯拉戴夫妇紧蹙眉头。实际上他们的朋友达当脱先生也不满意自己刚才的表达方式，尤其是他说的话，尽管很对，就连帕特利斯也会这样认为，可是与目前的环境不适宜。

不过让·塔高纳认为在阿卡托克身上没有任何与这桩婚姻相称的东西：没有才能、没有智慧、没有礼貌，哪怕一桩最普通的婚姻所具有的东西也没有。

谈话转到了达当脱先生和两个巴黎人在城里游览的话题。路易丝·埃利萨尼以非常有教养但并不娇柔造作的态度回答了几个向她提出的问题，如阿拉伯人占领奥兰长达 3 个世纪之久，60 年前奥兰成为法国属地，奥兰市的贸易在阿尔及利亚各城市中占据第一位等问题。

“不过，”这位年轻小姐补充说，“我们的城市总是遭遇不幸，她的历史充满了灾难。穆斯林人侵略后，又是无数的天灾。1796 年的地震几乎把整个城市毁灭……”

让·塔高纳全神贯注地听着。

“以后又是火灾，”年轻小姐继续说，“火灾过后又受到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洗劫，直到法国人统治后才有了平静的生活。”

让·塔高纳心里想：

“地震……火灾……侵略！……唉，我晚来了 100 年！”他不禁问道：“现在还能感到震动吗？”

“感觉不到了，先生。”埃利萨尼夫人回答道。

“真不凑巧……”

“什么？……不凑巧？”德斯拉戴先生大声地问道：“就是说您需要一场地震，一场巨大的灾难，是吗，先生？”

“不要再说了，”德斯拉戴夫人冷冰冰地说道，“这会使我想起晕船的事。我们现在脚踏坚实的陆地。船上的颠簸已受够了，难道还要让城市也动起来吗？”

马塞尔·罗南不禁对这位夫人的反应笑了起来。

“我很遗憾提起这些往事，”路易丝·埃利萨尼说道，“因为德斯拉戴夫人对此印象太深了。”

“噢，亲爱的孩子，”德斯拉戴夫人说，“请不要自责。”

“首先，”达当脱先生说，“如果地震突然发生，我肯定能够应付的。一只脚在这，另一只脚在那儿，就像罗得岛上的巨人一动不动。”

这位佩皮尼昂人两腿分开，脚下地板吱吱作响，似乎准备应付任何非洲大陆的地震。她的嘴大张，发出震耳的笑声，使得所有人都跟着大笑起来。

分手的时间到了，两家人约好明天一起参观要塞。在回饭店的路上，马塞尔·罗南不停地念叨着，参加第七骑兵团或许不是一个好主意……

第二天上午，埃利萨尼一家和德斯兰戴一家，达当脱先生以及两位巴黎人一起踏上了通向奥兰市古老要塞的曲折小路，现如今要塞成为一座普通军营，有两座城门通向城里。以后他们一直步行到了迪亚利黑人村，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字，也是奥兰市有趣的地方之一。在这次郊游中——这是一次偶然的聚会，也是唯一一次机会——路易丝·埃利萨尼非常乐意同马塞尔·罗南交谈，这招致了德斯兰戴夫人强烈不满。

晚上克劳维斯·达当脱提供了非常“乡村风味”的晚餐。各种菜肴由帕特利斯一人精心安排，非常清洁，无可挑剔。埃利萨尼小姐对这位身穿男仆制服的绅士尤其满意，而后者也承认她是一位少见的非同寻常的人。

好几天过去了，老城堡街两家人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变。

埃利萨尼夫人多次试探性地向女儿提及阿卡托克。做为一个很实际的女人，她让女儿重视两家联姻的许多好处。路易丝对母亲的问题避而不答，而做母亲的也无法回答德斯兰戴夫人的催问。

德斯兰戴夫人只好想方设法催促儿子，这倒也不是什么错误。

“不要磨磨蹭蹭的！”德斯兰戴夫人一天要说上10遍。“大家都希望你和路易丝能在一起。我相信你留在家里，从窗户看看外边，胜过去外边招惹闲话。”

“可是我想出去转转。”

“可以，不过是转转你的舌头。你10分钟连10句话也说不上来。”

“10分钟太长了！”

“想一想你的前途，我的儿子！”做母亲的很难过，摇着儿子的胳膊。

“婚姻一生只有一次。现在两家人都同意，你们两人却还不见动静。”

“可是……我已经同意了。”阿卡托克回答得很幼稚。

“路易丝还没有答应！”德斯兰戴夫人回答道。

事情仍然没有进展，达当脱先生也参加进来，可是也不能使这个小伙子有一点儿开窍。

他说，“浸水的石头打不着火”，需要一次机会……真的……在这个如此平静的家庭真的需要一次机会。

事情毫无进展，还是不能操之过急。每天游览的内容已近枯竭。他们甚至已经参观到了最远的郊区。目前达当脱先生拥有的知识一点儿也不逊于奥兰地理学会的主席。该学会是奥兰市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与此同时德斯兰戴一家人也失去了希望，就连让·塔高纳也是如此。在这个建筑牢固的城市周围，地壳一动不动，正处在绝对休眠时期，一句话——“无事可做”。

一个偶然的聚会，使达当脱先生想到了一个主意，一个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想到的主意。

阿尔及利亚铁路公司最近发生公告，推出环绕奥兰地区的火车旅游。价

格很低廉。这是连最不愿意出门的人也想试一试的旅游。人们从一条线路出发，经另一条线路返回。两条线路穿越这个美丽地的上百个地方，这个充满趣味的旅游大约需要 15 天。

在铁路公司五颜六色的广告上，有一张本地区的地图，一条红色“之”字形横贯这个地区。首先乘坐火车经提雷拉特、锡格、佩雷戈、穆阿斯凯尔，到达终点站赛义达。然后从赛义达乘汽车或马车参观达亚、马根塔、特莱姆森、拉莫西耶尔，最后是西迪比尔阿贝斯。从那里乘火车返回奥兰。

这是一次达当脱先生相当投入的旅行，一次吸引了这个非凡男子汉全部热情的旅行。他毫不费事地就让德斯兰戴一家人同意了。一次难得的旅行，共同的生活，所付很少的费用，而且阿卡托克可以利用这次机会讨得可爱的路易丝的欢心。

说服埃利萨尼夫人稍微费了些气力。她害怕出门旅行，而且用这个理由，那个理由试图拒绝达当脱先生的邀请。不过这位出色的夫人曾说过对达当脱先生言听计从，而后者又在适当时刻提醒了这位夫人。最后他说服这位夫人下了决心：在这次旅游中阿卡托克会有新的改变，路易丝小姐会认真考虑这个年轻人，他们的婚姻问题在旅游返回时会得到解决。

“请问一下，”埃利萨尼夫人问道，“罗南和塔高纳两位先生去不去旅游？”

“很遗憾，去不了！”达当脱先生回答道。“他们过几天就要参军了。如果去旅游会耽误太多的时间。”

埃利萨尼夫人显得很满意。

不过母亲同意了，还得征求女儿的同意。

这次达当脱先生费了很大气力。路易丝对此次旅游明显表示了反感。因为她要和德斯兰戴一家人朝夕相处，在奥兰，阿卡托克至少还常常不在家，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看见他。也只有在吃饭时他才会认真地张开嘴巴，而且也不是为了说话。无论是坐火车、汽车或马车，他总是要在她的旁边，寸步不离。一想起这些，路易丝就不能感到轻松愉快。这个小伙子实在让她厌烦，或许她应该早一点儿告诉她的母亲：她永远不和这种人结婚。可是她了解她的母亲，她是一个处事坚决，近乎顽固，很少改变决定的女人。说实话，最好让她自己认识到那个未婚夫是一个十足的废物。

达当脱先生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他郑重其事地向路易丝说明了这次旅游为德斯兰戴一家的继承人提供了一次有利的机会。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德斯兰戴夫妇能最终实现他们的愿望，如果他们的希望破灭，对他们将是一个惨痛的打击。尽管这些话并没有打动这位年轻姑娘，不过她还是开始准备出门旅游了。

“你以后会感谢我的，”他对路易丝说道，“你会为此感谢我的！”

帕特利斯听说后，毫不掩饰地告诉他的主人，他不完全赞同他的旅游。他有保留地提出了意见：肯定会有其他旅客……互相不认识……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且男女混杂……

他的主人打发他在未来 48 小时之内，也就是 5 月 10 日晚上把行李准备好。

达当脱先生告诉了两位年轻人埃利萨尼一家、德斯兰戴一家以及他本人的决定，并且强调了他们的遗憾——真诚而强烈的遗憾——两位年轻人不能一同前往。整个愉快的旅程——用达当脱先生自己的话说——“结伴而行”，

用几个星期穿越整个奥兰省。

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也表达了他们同样的真诚而强烈的遗憾。他们到奥兰已经 10 天了，马上就要去办理参军手续了。

不过第二天晚上，也就是计划旅游的前一天晚上，当达当脱先生和他们告别后，两位堂兄弟又改变了主意。下面是他们的谈话：

“你说呢，让？”

“说什么，马塞尔？”

“再延长两个星期怎么样？”

“还要延长 15 天吗？不行，马塞尔。我不同意，哪怕是在阿尔及利亚！……”

“如果我们和达当脱先生一同旅行？”

“去旅行，马塞尔？你竟然提出这样的建议……让我去过 15 天的荒野生活？”

“是的……因为……在奥兰……在这个城市很少有地震……你不会成功的……这次环绕旅游……或许有机会……谁能知道呢？”

“哈哈！哈哈！马塞尔，肯定会遇到……洪水、火灾、特别是战斗……我肯定会有机会的！你是这样想的吗？”

“完全是这样！”马塞尔·罗南回答说。

“太刺激了！”让·塔高纳说道。

第十章

在从奥兰到赛义达的火车上出现了第一次危险。

阿尔及利亚铁路公司组织的这次旅游本意是让来奥兰的旅游者满意。公众也愉快接受了穿越奥兰全省，有 650 公里的旅游路线。也就是说乘火车行走 300 公里，再乘坐汽车或其他交通工具行走 350 公里，并游览赛义达、达亚、塞伯图和西迪比尔阿贝斯。我们知道，喜欢旅游的人可以选择 5 月至 10 月任何一个时候，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没有什么恶劣的天气。

必须强调说明，以往由鲁滨、库克和其他旅行社组织的旅游，游客必须接受规定性的旅游路线，必须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参观同一城市或同一名胜。旅游计划让游客不自由、不愉快，而且不能分开行动。对阿尔及利亚铁路公司组织的这次旅游，帕特利斯想错了。这次旅游不是规定性的，也不是男女混居。火车票的有效期为三个月。人们可以随便哪天出发，也可以在喜欢的地方下车。由于可以选择出发的日期，所以在 5 月 10 日第一批出发的游客为 30 人。

旅游路线令人满意，奥兰省有三个县：穆斯塔加奈姆、特莱姆森和穆阿斯凯尔。旅游路线则包括了后两个，至于军事地区：穆斯塔加奈姆、赛义达、奥兰、穆阿斯凯尔、特莱姆森和西迪比尔阿贝斯，则包括了三个到五个。整个旅游范围，北到地中海，东到阿尔及尔省，西到摩洛哥，南到撒哈拉沙漠。一路上的风景千变万化。所看到的山峰超过海拔 1000 米，森林面积不少于 40 万公顷，还有湖泊、河流；途经马克塔、哈卜拉、梅克纳、锡格等地方。如果这次旅游不能全部参观到，至少也参观了最美丽的地方。

出发的这一天，克劳维斯·达当脱一点儿不想耽误火车，不能再像上次那样错过了远洋轮开船。他提前赶到了火车站。做为此次旅游的倡导者，他必须赶在同伴之前到达。后者都把他看作是这次出门旅行的指挥官。

冷漠寡言的帕特利斯站在主人身旁，等待办理行李托运。这些行李有点过于臃肿，其中包括几个手提箱、几个旅行袋、几床被子，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现在 8 点半了，火车 9 点零 5 分出发。

“喂，”克劳维斯·达当脱大声说道，“我的这帮部下干什么呢？为什么还不露面？”

因为是在阿拉伯人地区，帕特利斯也不计较这种本地土话。他回答说，他看见一队人正朝车站走来。

那是德斯兰戴一家以及埃利萨尼夫人和小姐。

达当脱先生对他们非常友好。他非常高兴他的法国老朋友和非洲新朋友接受了他的建议……他说，这次旅游将给他们留下永生难忘的回忆。他看到埃利萨尼夫人的身体这天上午显得非常好……而穿着旅游服的埃利萨尼小姐显得娇小可爱。大家不用为座位担心……他将负责所有人的车票……费用以后再说……至于行李，是帕特利斯的事情……大家尽可托付细心的帕特利斯去办……对他是小事一桩……至于达当脱先生，整个人兴高采烈，心情格外愉快。

两家人进入了候车厅，给帕特利斯留下了几件不想留在车厢的行李。当然最好把行李托运，因为火车在锡格站、穆阿斯凯尔站停留，最后抵达终点站赛义达。

克劳维斯·达当脱请德斯兰戴夫人、埃利萨尼夫人及女儿留在候车厅等

候，他和德斯兰戴先生——前者步伐轻盈、快捷，后者沉重缓慢——来到出售环绕旅游车票的窗口。售票窗口前早已有二十来个旅客排成队，不耐烦地等待着。

在这些人中德斯兰戴先生发现了谁？……他看见了蒙特利马尔天文学会主席，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他背着寸步不离的长筒望远镜。是啊，这个怪人也经受不住这种费用低廉的15天旅游的诱惑。

“怎么？他也来了！”达当脱先生暗自自语，“我们只好时刻提防他不要总是占据餐桌上最好的位置，不要让他把最好的食物弄到他的盘子里才对！活见鬼！反正女士优先！”

奥利安达尔先生和达当脱先生在窗口见面时，只是点头致意。达当脱先生为埃利萨尼一家和德斯兰戴一家及他自己买了六张头等车厢的车票，给帕特里斯买了一张二等车厢车票，后者绝不会同意坐三等车厢旅行。

差不多在钟声敲响的同时，候车厅的大门打开了，旅客们涌到了站台。火车已经等候在那里。火车站在吱吱作响的钢板重压下隆隆作响，从排汽阀排出的蒸汽笼罩了整个火车头。

不少旅客乘坐这趟从奥兰直达阿尔及尔的列车。像往常一样列车有12节车厢。旅游乘客在佩雷戈下车，然后换乘去南部赛义达方向的列车。

由于旅客太多，六个人很难找到一间空着的包厢。幸亏克劳维斯·达当脱备有两个法郎硬币的零钱，也多亏一个列车员的热心，他们一伙人才被安置在一个包厢里，不过其中两个座位已被别人占据。好在一切都还顺利。三位女士坐在朝后的一排长椅上，三位男士坐在朝后的长椅上。克劳维斯·达当脱恰好坐在路易丝对面，他们两个人的位置也正好在包厢靠窗口的位置。

至于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我们没有看见。不过也不用为他担心。他大概，或许非常可能也上了头等车厢。因为他的观测仪器挂在了两个车厢通道的车门口处。

从奥兰到锡格的行程有60公里，时刻表注明了第一次停车的时间。

9点零5分，站长发出了信号。关门挂钩的声音砰砰作响。火车头发出尖锐的汽笛声，火车启动了，驶上了转车盘的通道。

驶出奥兰城时，旅客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医院，一个墓地。右边是铁路，一模一样的两条铁轨，没有什么可看的。左边是排列成行的建筑工地，更远的地方是碧绿的田野，显得更加赏心悦目。

达当脱先生和楚楚动人的小姐观望的也是这边。火车向上爬行了6公里，穿过一个叫做摩塞利的小湖后，停在了色尼亚车站。说实话，几乎要仔细观察才能发现这是一个小乡镇，座落在1200米远，从奥兰到穆阿斯凯尔的省级公路的叉口上。

火车走了5公里后，在火车右边出现了一座叫做阿卜杜勒卡德的棱型城堡。火车停靠的车站是瓦勒米车站，铁路恰好穿过前边提到的那条省级公路。

火车左边是一片宽阔的色伯卡威水湖，高出地中海海面92米。

坐在包厢角落的克劳维斯·达当脱和路易丝·埃利萨尼只看到了这个咸水湖的一部分。尽管湖泊很大，让·塔高纳只随便看了一眼。在这个时期湖水水位很低，而且在夏季炎热阳光下会很快干涸。

此时火车正朝着东南方向行驶，前边是提雷拉特小镇，火车将马上停下。

克劳维斯·达当脱随手携带着一个帆布做的可折叠的袖珍地图。地图上包括了此次旅游的路线。对于一个讲究实际、细心周到的人来说，这是很自

然的。他对他的同伴们说：

“这是西迪比尔阿贝斯铁路线，我们由此返回奥兰。”

“但是这条线路不到特莱姆森吗？”德斯兰戴先生问道。

“应该到，不过要在布克哈尼费斯分道。”达当脱先生回答道。“分道工程还没有完工。”

“这倒有点遗憾，”埃利萨尼夫人说，“可是如果我们能坐火车……”

“我的天！”克劳维斯·达当脱喊了起来，“亲爱的夫人是要取消我们坐马车旅行啊！在车厢里什么也看不到，或者只看到一点儿东西。那可是活受罪！而且到赛义达还有很长时间！……你的意见不会是这样吧，路易丝小姐？”

这位年轻小姐怎么会不同意达当脱先生的意见呢？

从提雷拉特出发后，铁路线伸向东方，穿越了许多蜿蜒曲折的小溪和一些终年流淌的锡格地区的河流。列车驶向锡格，穿过马克塔河后驶入了位于阿尔泽和穆斯塔加奈姆之间的一个宽阔海湾。

火车到达锡格车站 11 点多一点儿。大部分游客在此下车开始了他们的旅行。

按照达当脱先生的安排，要在这个小村镇住一个白天和一个晚上。第二天大约 10 点从这儿出发。既然他的同伴们都委托他制订旅游细节，他决定一个地点一个地点逐一参观。

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第一个跳下火车，没有觉察到后面跟着的阿卡托克。后者匆匆忙忙向路易丝伸出手想扶她下车。不过这个倒霉的家伙却站在年轻姑娘的身后，于是只好由达当脱先生帮助路易丝小姐轻轻跳下火车。

“嗨！”路易丝轻轻喊了一声，并转过身去。

“你不舒服吗，小姐？”克劳维斯·达当脱问道。

“不是，不是，”路易丝回答道。“谢谢你先生。不过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

“我还以为罗南先生和塔高纳先生不会来旅游。”

“是他们吗？”克劳维斯·达当脱欢呼起来。

他一下子转过身来到两位朋友面前，张开双臂拥抱住他们。同时两个年轻人也向埃利萨尼夫人和女儿行礼致敬。

“是你们……是你们吗？”达当脱先生不停地说着。

“就是我们！”让·塔高纳回答道。

“去第七骑兵团的事情呢？”

“我们想再过 15 天也没有关系。”马塞尔·罗南说道。“利用这段时间……”

“我们一起去旅行。”让·塔高纳说。

“啊，太棒了！”达当脱先生大声说道，“我们在一起太好了！”

“在一起？……”这样说或许有点儿言过其实。路易丝不算在内的话，埃利萨尼夫人和德斯兰戴一家怎么看待这个意外呢？他们肯定不会高兴。所以两位夫人的回礼很冷淡，而两位男士的回礼也很不自然。当初达当脱先生告诉埃利萨尼夫人，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不一起来，肯定是诚实的。他当初没有想到。不过他现在看起来太高兴了。

“真幸运！”他大声说道。

“我们到车站的时候，火车快要出发了。”让·塔高纳解释道，“我拿

不定主意，就让马塞尔·罗南决定。而他也一样，就让我做决定……直到最后才下定决心。”

总而言之，克劳维斯·达当脱和他的同伴们到了锡格，也就是旅行的第一站。两位年轻人被接纳进了这支旅游队伍。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饭店，能够吃上午饭、晚饭，再好好睡上一觉。大家不再分开了，两个组，达当脱和罗南、塔高纳组合在一起了。这样做无疑会让一些人高兴另一些人不高兴。好在没有人表现出来。

“这位比利牛斯人待我们像父亲一样！”让·塔高纳心里说道。

如果这些旅游者早四天来到锡格镇，也就是星期天而不是星期三，他们就会看见数千阿拉伯人。那天是一个集日，很难找到一个饭店。在平日这个小镇只有6千人，其中1/5是犹太人，其他4000人是外乡人。

饭店找到了，大家好好地吃了一顿午饭。喜出望外的达当脱先生付了全部费用。两位年轻人想逐渐同这些旅游同伴建立亲密关系，认为应该负担一部分费用，坚持要悄悄地拿出全部积蓄。

“年轻人，”克劳维斯·达当脱劝说道，“我不同意你们的作法。你们还是孩子，还是无忧无虑的年龄！”

“我们不再是孩子了，达当脱先生，”让·塔高纳说道，“我们也不是您想象得那么年轻……”

“啊！多么善良的信徒！对了，我刚才在火车站没有看见奥利安达尔先生下车。”

“这个研究太空的人还在火车上吗？”马塞尔·罗南问道。

“是的，肯定在火车上，他大概一直到赛义达。”

“活见鬼！”让·塔高纳说道，“他一个人抵得上一群蝗虫，走一路吃一路。”

午饭结束了。因为第二天9点才出发，整个白天就应该参观锡格镇。阿尔及利亚这些小城镇酷似法国的小县城，而且一应俱全：警察局、治安法庭、公证处、税务所、交警……以及宪

锡格镇有几条相当漂亮的街道，规划整齐的广场，挺拔秀丽的树木——主要是法国梧桐树——一座12世纪哥特式教堂。实际上这个城镇周围的地方更值得旅游者去观赏。

大家步行去了郊外，女士们对此兴趣不大。两位年轻的巴黎人心猿意马，憧憬着一种模模糊糊，捉摸不定的前景。达当脱先生引导众人观赏非同寻常的肥沃土地，茂盛的葡萄园在小镇周围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属于那些整日在外、只知道观赏风景的人。对他们来说《旅游指南》一类的书并不值得信赖。

下午的气候宜人，郊游也变得令人愉快。大家沿着锡格河向城镇上方走去，一直走到了一座堤坝。这座堤坝迫使河流在上方折回了4公里远。水库蓄水量为1.4万立方米，用于灌溉农业作场。人们几次提出要放弃这座堤坝。不过将来肯定会弃之不用。现在工程师们在日夜监视。既然那些饱学之士在监视，大概没有什么好怕的……权且相信他们吧。

长时间的郊游后，疲劳就成为非常合理的理由。当克劳维斯·达当脱提出再走几个小时去参观另一个地方时，埃利萨尼夫人和德斯兰戴夫人，以及认为应该和夫人在一起的德斯兰戴先生都请求原谅不能同行。

在阿卡托克护卫下，路易丝只好陪同他们返回饭店。对这位未婚夫来说

这是一个多好的帮助他的未婚妻的机会……不过即使他们两个人走在一起，双方的思想却相距太远。

即使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没有必要甘心情愿跟随达当脱先生，他们也不愿意和这些女士返回饭店。

达当脱先生在前头带路，走了 8 公里后，来到一个有 2000 公顷土地的农庄，锡格联合农场。这个农场的前身是法伦斯泰尔，其历史可追溯到 1844 年。他们很幸运在农场能骑着骡子走路，既快又不累。当走在这片富庶、宁静的乡村时，让·塔高纳心里不禁想道。

“真是让人失望！……如果在 60 年前，当人们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为夺取奥兰而争斗时，我在这儿或许能做些什么呢？”

当三个人返回饭店，也没有出现一次救人的机会。晚饭时间不长。大约 9 点时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睡梦中阿卡托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梦见过路易丝，而路易丝的梦总是美丽的，不过却没有阿卡托克……

第二天 8 点，帕特利斯轻轻敲响了每个人的房门。大家都按照这位恪守时间的仆人的信号行动。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口味在早餐上喝了咖啡或热巧克力奶，付了饭店费用，然后步行到了车站。

这次达当脱先生和他的同伴们占据了兩排八个座位的包厢。这次旅程非常短，从锡格到佩雷戈车站。

莫克塔杜兹是一个欧洲风格的小村庄，距锡格镇 17 公里。火车在此短暂停留后，又驶了 8 公里停在了佩雷戈车站。

佩雷戈是一个普通小镇，有 3000 居民，其中 1600 本地人。流经小镇的哈卜拉河穿过一个面积为 3.6 万公顷的平原。这个地区物产丰富。横穿该镇的铁路线，一条是从奥兰到阿尔及尔，另一条从北方港口阿尔泽到赛义达。后者由北向南横贯整个奥兰省，途经种植阿尔发茅草的广阔地区，最后一直延伸到艾因塞弗拉，差不多到了摩洛哥边境。

旅游者应该在这个小站换车，再走 21 公里，到克莱夫科尔站下车。

实际上穆阿斯凯尔在从阿尔泽到赛义达铁路线的左边。如果不绕道去这个县城，克劳维斯·达当脱肯定会强烈反对。因为环绕旅游的计划中包括了穆阿斯凯尔，而且为了走完这 20 公里路程，铁路公司已经征集了车辆，并将车辆停在火车站供游客使用。

达当脱旅游团单独乘坐了一辆马车。非常凑巧就好像上天的安排，马塞尔·罗南坐在了路易丝·埃利萨尼小姐身边。马塞尔·罗南从没有感觉过 20 公里路程是如此短暂。事实上马车走得很慢，因为道路逐渐升到了海拔 135 米的高度。

不管路程长还是短，走完最后一公里已经是大约 3 点半了。

“我们为什么今天晚上不坐火车呢？”埃利萨尼夫人问道。

“噢，亲爱的夫人，”达当脱先生回答说，“你不会这样做的。如果你要这样做，或者我违心同意了，你会一辈子为此而责备我。”

“妈妈，”路易丝笑着说，“你愿意一辈子指责达当脱先生吗？”

“要看是否有道理？”马塞尔·罗南说道，其用意是想取悦埃利萨尼夫人。

“是的，我是有道理的，”达当脱先生接着说道，“因为穆阿斯凯尔是

阿尔及利亚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我们来此绝不是浪费时间，否则宁愿让狼咬断我的脖子。”

“哎呀！”帕特利斯叫了一声。

“你感冒了吗？”他问道。

“不是……我只是想把咬住先生的狼赶跑。”

总之，整个旅游团的人都愿意服从他们的首领，好像只听他一个人的命令。

穆阿斯凯尔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位于阿特拉斯山南麓，沙勒伯埃尔里山峰脚下，俯览广袤的埃格利斯平原。有三条河流经这座城市：图杜曼河、艾母贝达河以及本阿拉什河。该城于1835年被奥尔良大公和海军上将克劳塞尔占领，以后又很快丧失。直到1841年由布日德将军和拉莫西耶尔将军恢复。

直到晚饭前，众人才承认达当脱先生没有言过其实。穆阿斯凯尔所处位置很奇特；错落别致地排列在两个山丘上，山丘之间是图杜曼河。人们步行走过了五个城区，其中四个城区被一条林荫大道所环绕，该城周围的城墙共有六个城门，城墙上方共有十个塔楼和八个棱堡。游客们最后停在了阅兵广场。

“真是一个奇迹！”达当脱先生喊叫起来。他两腿跨开，双手伸向天空，站在一棵有二三百年的巨树前。

“这棵树就像一座树林！”马塞尔·罗南说道。

这是一棵桑树，一棵富有传奇色彩的古树，几个世纪来一直没有遭到砍伐。

克劳维斯·达当脱摘下了一片树叶。

“这是给伊甸园美女的第一件裙子。”让·塔高纳说道。

“而且不用任何剪裁。”达当脱先生说道。

丰盛美味的晚餐恢复了客人们的气力。人们喝了相当多的穆阿斯凯尔酒。这种酒在海外美食家酒窖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像前一天一样，女士们早早就寝了。第二天不要求她们早起。德斯拉戴父子也可以在早上睡一个懒觉。大家约好午饭后集合，下午集体参观城市的主要建筑。

按照计划安排，第二天8点三个形影不离的人出现在了商业区。吸引这位佩皮尼昂老制桶匠来此参观，是因为这个区依然保持着古老的商业与制造业的原貌。让·塔高纳随便的赞赏都令当地商人和工匠们激动不已，而榨油磨坊，面粉磨坊以及本地其他作坊都令马塞尔·罗南心烦意乱。如果埃利萨尼小姐能由达当脱先生作为养父来照料该有多好！可是却不是这样。这时候她或许刚刚睁开那双美丽动人的眼睛。

在这个城区街道上散步的时候，克劳维斯·达当脱买了几样东西。其中有一件叫做“塞达民”的黑色阿拉伯外套。他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像北非阿拉伯人那样，穿戴起来。

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所有人又重新汇合去参观。大家参观了三座清真寺；第一座是艾音贝达清真寺，建于1761年，当时阿卜杜拉·喀德尔在此宣扬过圣战；第二座清真寺已改成教堂用于制作圣体的圣饼；第三座清真寺改成了小麦商店，用以制作俗人的面饼（这是让·塔高纳的原话）。大家参观了甘必大广场，广场有一个造型优美的喷泉，底座是白色大理石。以后又相继参观了苏丹宫殿，这是一座阿拉伯建筑风格的古老王宫；摩尔建筑风格的阿拉伯人办事处；座落在图杜曼河流经的沟谷里的一个公园，以及公园里茂密

的苗圃，苗圃里栽种有橄榄树和无花果树。后者的果实可以用于制作一种馅饼。晚餐的时候，达当脱先生吃了一大块这种馅饼，并声称极其好吃。让·塔高纳也用美丽的词语来称赞了这种馅饼。

大约晚上8点的时候，马车接走前一天的旅客，离开了穆阿斯凯尔城。这次马车并没有把旅客再送回克莱夫科尔车站，而是下一个车站提齐站。马车穿过埃格利斯平原。平原上的葡萄园酿制出一种远近闻名的白葡萄酒。

火车11点出发了。这天晚上尽管克劳维斯·达当脱塞给了列车员不少小费，还是没能让他的一伙人集中在一起。

这列火车有四节车厢，差不多满了。德斯兰戴夫人、埃利萨尼夫人和女儿只能在女士包厢中找到了座位，而且这个包厢里还有两位年老妇人。德斯兰戴先生装出笑脸，请求挤在这个包厢里。可是两位毫不退让的女乘客宣称她们的年龄足以做出可怕的事情。德斯兰戴先生只好另寻它处。

克劳维斯·达当脱让德斯兰戴先生和他一起坐在了吸烟车厢。

“这是什么铁路公司！”达当脱先生满腹牢骚，“非洲也和欧洲一样，都有这样的笨家伙三等车厢，三等列车员！”

这个车厢已经有了五位旅客，还有一个空位。达当脱先生和德斯兰戴先生坐在了面对面的位置上。

“说心里话，”让·塔高纳对他的堂兄说：“我更愿意和他坐在一起。”

马塞尔·罗南问也不问这个“他”是指谁，就笑着回答：

“你说的对……去坐他旁边吧，没人知道。”

至于马塞尔·罗南自己，他愿意坐在一个不挤的车厢，能够随意遐想。列车最后一节车厢只有三个旅客，他就坐在了这里。

夜色漆黑，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天边浓雾笼罩。在周围，在这片外来移民的土地上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只有一个个农庄，一条条干涸的季节河一闪而过。

马塞尔·罗南靠在一个角落，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他想起了路易丝·埃利萨尼，想起了她说话时迷人的神情，她优雅妩媚的样子……她要成为阿卡托克的夫人，不可能！绝不可能！……整个世界的人都会反对的……达当脱先生将会代表全世界站出来说话……

“呜……呜！……”

机车的尖锐声音听起来好像乌鸦的叫声。这个年轻人在遐想。他的车厢里没有一个人下车。他爱她！……他爱上了这个迷人的姑娘……从他在“阿洁莱”甲板上看见她第一眼就爱上她了……那一瞬间的感觉如同晴天一阵雷电……

“蒂埃维尔到了……蒂埃维尔到了！”20分钟后一个人喊道。

这位政治家的名字给了这么一个荒凉的只有几户阿拉伯人家的小乡镇。马塞尔·罗南没有被吵醒，在他的眼前路易丝逐渐变成了一座“自由女神”像。

列车以低速驶向下一个车站，特拉利亚车站。这个地方有一条季节河也叫特拉利亚，海拔126米。

马塞尔·罗南的车厢三位旅客在这个车站下车了，现在整个车厢只有他一个人。

他一个人在车厢里一会儿横着躺，一会儿竖着躺。整个车厢就他一个人。马塞尔·罗南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他坚持着不要睡去，可是梦中的情景一下子消失了，他终于睡着了。弗朗塞提车站是他睡着前听到的最后一个站名。

他睡了多长时间？为什么胸口感到发闷？他的胸膛发出急促的呻吟……他咳嗽……喘不过气来……辛辣的烟雾弥漫了整个车厢……他置身在浓浓的黑烟和烈焰中，火势已到了脚下，连火车的阶梯也烧着了……

马塞尔·罗南想站起打碎玻璃……他又倒下了，不省人事……

一个小时后在赛义达车站，这位年轻的巴黎人苏醒了。由于细心照料，他又睁开了眼睛。这时他看见了达当脱先生、让·塔高纳……还有路易丝·埃利萨尼。

马塞尔·罗南的车厢着火了。火车得到列车长的信号刚一停下，达当脱先生毫不犹豫一下子冲进烈火里，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马塞尔·罗南。

“啊！达当脱先生……”他一遍又一遍说着。

“没事了……没事了……”这位佩皮尼昂人说道，“你差点变成一只烧鸡！……换了你或你的朋友，也会来救我的……”

“当然！”让·塔高纳大声说道，“不过……这次是你……这不是一回事！”

他俯在他的堂兄耳边，用更低的声音说：

“彻底没机会了！”

第十一章

这一章只是下一章的铺垫。

这个时刻终于到了：由各种人组成的达当脱旅游团将要组成一个车队。从赛义达到西迪比贝阿贝斯没有铁路，也没有隆隆作响的火车。马车代替了火车。

这段路程有 350 公里，也就是说大约 100 个——用达当脱先生的话说——最令人惬意的参观景点。人们可以乘马、骡子、双峰骆驼、单峰骆驼、或者汽车穿越由阿尔发人开发出来的这片土地，穿过无际的南奥兰大森林。从地图上看，从山上流下的一条条季节河将这片森林分割成一个个青绿的方格。

从奥兰出来以后已行进了 176 公里。德斯兰戴夫妇的继承人丝毫没有改变众所周知的无能，离他父母力促他实现的目标遥遥无期。另外，埃利萨尼夫人怎能不会觉察马塞尔·罗南正在寻找一切机会同她的女儿接近，寻找一切机会做阿卡托克这个笨蛋应该做而不去做的事情呢？或许路易丝已经感觉到那个年轻人在注意她。即使如此也无关紧要。埃利萨尼夫人心里想，必要时她会出面规劝，路易丝绝不敢拒绝她应允的这桩婚事。

让·塔高纳是否满意？

“不满意！”这天上午他大声说道。

马塞尔·罗南已经醒了，已完全恢复了正常。此时仍躺在饭店房间的床上。

“不满意！……”让·塔高纳说道，“好像全世界的厄运都落在了……”

“反正没有落在我的头上。”表兄对表弟说。

“同样落在了你的头上，马塞尔！”

“绝对不可能，我从来没有想要成为达当脱先生的养子。”

“完全可能，不过是为了爱情！”

“什么？……为了爱情？……”

“别装模作样了！……你爱路易丝小姐就像天上的太阳再明白不过了。”

“小声点儿……让，别让人听见。”

“别人听见了，又能怎么样？……难道不像头顶上的月亮，谁都看得见吗？难道需要用奥利安达尔先生的望远镜才能发现你已落入情网？……难道埃利萨尼夫人不正在为此感到忧虑不安吗？难道德斯兰戴一家：父亲、母亲、儿子不正在恨你恨得要死吗？”

“你说得太过分了，让！”

“一点都不过分！……现在只有达当脱先生一无所知，或许路易丝小姐也是一样……”

“她！……你这样想吗？……”马塞尔·罗南急切地问道。

“是的……你不要激动，你这个昨天昏迷不醒的家伙！一个年轻女孩子，当她弱小心灵承受不住太大压力时，难道不会办错事吗？……”

“让，别说了！”

“路易丝根本看不起德斯兰戴家的宝贝儿子，阿卡托克。”

“你知道，我的朋友，我为路易丝都快要发疯了。”

“疯了，只是一句话，你发疯到了什么程度？……埃利萨尼小姐是一个迷人的姑娘，这谁都知道。我和你一样也非常喜欢她！不过她现在名花有主。如果这桩婚事不出现意外，婚礼会如期举行。因为这关系到两个家庭的利益

和愿望。这是从孩童起就订下的婚事，你想一下子就改变这一切吗？”

“我一点儿没有想过，我希望一切照旧。”

“那么……你错了，马塞尔。”

“为什么错了？”

“你错在放弃了我们的最初计划。”

“我不愿意你也牵涉进来。”

“是这样的，马塞尔。你想一想！如果你能被收养……”

“是我吗？”

“对，就是你！这样你就可以对埃利萨尼小姐大献殷勤，……娶到一位非常有钱的小姐胜过胸前的一等骑士勋章。而且你可以用金钱的优势压垮阿卡托克……另外你可以利用你的养父对路易丝小姐极大的影响力！……如果上天保佑路易丝小姐从战场上、洪水中或火灾中救出达当脱先生，后者会毫不犹豫地将她收为养女！”

“你在胡说八道！”

“我是在很严肃地说出一个再高明不过的办法，一个好的建议。”

“让，告诉我实话，我是不是一开始就很糟糕。比如说，在火车上发生的那场火灾，我非但没有救达当脱先生，而是他把我救了出来。”

“马塞尔，这倒是一个问题，一个不太好办的麻烦事！……不过，我想你可以在自愿的条件下收养这位佩皮尼昂人！……这样做结果是一样的！……去领养达当脱先生，做他的养父……”

“不可能！”马塞尔·罗南笑着说。

“为什么？”

“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领养人年龄都必须比被领养人大，哪怕只大几天。”

“唉，真是倒霉到家了！真是走投无路！通过法律得到一位养父实在是困难！”

这时从过道里传来一个人大声说话的声音，与此同时房间的门被打开了。

“是他！”让·塔高纳说道。

克劳维斯·达当脱出现了，他的一言一行都洋溢着欢快。他一步跨到了马塞尔·罗南的床前。

“他怎么样？……还不能起床？……他病了吗？……他的呼吸正常吗？……肺活量不够吗？……我是否给他做人工呼吸？……他不好意思吗？……我的胸膛里充满了最上等的氧气，这可是我的一个秘密！”

“达当脱先生……我的救命恩人！……”马塞尔·罗南说着坐了起来。

“不是，不是！”

“就是，就是！”让·塔高纳说道。“没有你，他仍在昏迷不醒！没有你，他会被煎、被烤、被烧糊、被烧化！没有你，他会成为一小撮灰烬，我也只好把他装进骨灰盒里了！”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达当脱先生说着高举双手。

一会儿，他又接着说：

“不过，倒真是我救了他！”

他用和善而忧虑的眼光看着马塞尔·罗南，把他抱在怀里，好像他是一个久卧病榻，临近垂危的病人。

他们继续交谈。

在马塞尔·罗南酣睡的车厢如何发生了这场火灾？……或许火车火溅起的火星从打开的车窗飞了进来，引着了车厢坐垫，随着车速加快，火势越来越猛……

“那些女士怎么样？”马塞尔·罗南问道。

“她们都很好，已经从恐慌中恢复过来了，亲爱的马塞尔。”

让·塔高纳点着头，好像在说：“瞧啊！已经到了‘亲爱的马塞尔’程度了。”

“从今以后你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达当脱先生加重语气说道。

“像他的孩子一样！”让·塔高纳心里重复说道。

“对了，如果你当时看见埃利萨尼小姐在火车刚一停下，就冲进了烟雾弥漫的大火中……”这位令人尊敬的人继续说道：“她的动作和我一样快！……我把你放在地上后，她拿出一块手帕，从一个小瓶里倒出几粒盐，润湿了你的嘴唇！……你的样子让她害怕极了。我想她当时也差一点儿昏过去！”

马塞尔·罗南太激动了。他不想再掩饰自己的感情了。他紧紧抓住达当脱先生的手，感谢他为自己做的一切，感谢他的细心照料……也感谢路易丝小姐的手帕！太感人了！这位佩皮尼昂人也被感动了，双眼也变得潮湿了。

“一滴水映出两道阳光，”让·塔高纳用带点儿嘲弄的神情看着这幅感人的画面。

“对了，亲爱的马塞尔，你是不是要下床？”达当脱先生问道。

“你进来的时候，我正要起来。”

“让我来帮助你。”

“谢谢，谢谢！有我的表弟在。”

“对我不要客气！”达当脱先生说，“你现在属于我，我有义务照顾你。”

“像父亲一样。”让·塔高纳接着他的话说道。

“像父亲一样？别再提‘父亲’两字，否则魔鬼会把我掐死。”

幸亏帕特利斯没有在场。

“对了，朋友们，得快一点儿！大家都在餐厅等你们两个人。去喝一杯咖啡，然后去车站。我希望检查一下马车，不要出什么纰漏……以后我们去城里转一转。很快就能转完。然后去看看郊外。明天8点到9点之间，我们像阿拉伯人的车队一样出发！……上路吧，旅行者们！上路吧，游客们！你们将看到我全部武装，披上那件阿拉伯人的外套，像一个酋长，一个真正的部落酋长。”

他伸出强有力的手把马塞尔·罗南扶了起来，然后哼着比利牛斯山小调出去了。

当达当脱先生走出屋外后，让·塔高纳说道：“上哪儿找这两样东西？一个和他的一样，一个和她的一样……一个是非洲酋长外套，一个是带香味的手帕！”

“让，”马塞尔·罗南有点儿生气了，“你好像有点幸灾乐祸！”

“是你要我开心的……我这样做了！”让·塔高纳搪塞道。

马塞尔·罗南开始穿衣服。虽然他的脸色有点儿苍白，好在一会儿就正常了。

“既然我们没有其他冒险机会，”让·塔高纳肯定地说道，“不如我们考虑去第七骑兵团的事情。想一想那会是怎样一种情景！驰骋疆场，冲锋陷

阵。在战场上可能断臂少腿，可能弹中胸膛，可能面目全非，可能头脑搬家。面对枪林弹雨的残酷现实，你会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起码是这样！”

马塞尔·罗南看着兴致勃勃、滔滔不绝，不忍心打断他。直到他结束了开玩笑才对他说：

“一派胡言，我的朋友！别忘了我已放弃了所有的企图：让我的救命恩人领养我，或者我去救他的生命！玩花招、耍手段、去冒险都随你的便！我祝你成功！”

“谢谢，马塞尔。”

“不用谢，让……让·塔高纳先生！”

半个小时后两个人来到饭店餐厅。这是一家很普通的饭店，可是装修得整洁美观。埃利萨尼一家和德斯兰戴一家分别站在窗口旁边。

“他来了，他来了！”达当脱先生欢呼道。“他全好了，呼吸恢复了，胃口恢复了……就像一块脱离烤肉架的鲜肉！”

帕特利斯微微回了一下头，这种极不恰当的比喻，使他想起某种令人不愉快的东西。

埃利萨尼夫人比较友好的问候了几句，并祝贺他逃脱了一场可怕的危险。

“多亏了达当脱先生舍身相救。”马塞尔·罗南回答道。

帕特利斯看到他的主人握住年轻人的手，没有说一句话，他感到很满意。

至于德斯兰戴一家人，他们紧闭双唇，神色漠然晦涩，用几乎看不出来的弯腰动作向进来的两位巴黎人致意。

路易丝一句话也没有说。她的目光同马塞尔·罗南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或许眼睛表达的内容胜过用嘴巴说出的话。

午饭后，达当脱先生请女士们在餐厅等待，他和两个年轻人，德斯兰戴先生和儿子朝车站走去。

如前所述，由阿尔泽至赛义达的铁路在这个城镇，也是终点站中止。南奥兰铁路公司在这块属于法国——阿尔及利亚公司的土地上铺了从塔夫拉瓦到克腊勒法拉的线路。从克腊勒法拉又伸出三条支线：第一条已经完工，经克赖德尔，抵达梅谢里亚和艾因塞弗拉；第二条正在建设中，穿过东部地区伸向兹拉奎特；第三条在计划中，大概经艾音斯费西发延伸到热里维尔，后者海拔为1400米。

环绕旅游不包括进入南方内地的路线，所以旅游者从赛义达向西到达塞伯图，再向北到达西迪比尔阿贝斯，从那里乘坐返回奥兰的火车。

克劳维斯·达当脱去火车站看一看供旅游用的交通工具是否准备妥当，是否令人满意。

马车上的长凳已铺好的坐垫，套好了骡子、马、驴或骆驼，只待旅客满意后乘坐上路。从奥兰出发的旅客都还没有离开赛义达。尽管南部游牧部落对游客没有任何危险，可是去南部旅游的人数还是多一些为好。

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都是非常好的骑手，他们挑选了两匹看起来不错的马。这种马颌下长着胡须，来自南奥兰高原，具有吃苦耐劳的特点。德斯兰戴先生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和三位女士乘坐一辆马车。阿卡托克不上马蹬，又认为马匹速度太快，所以选中了骡子。他想自己的决定肯定会受到称赞。克劳维斯·达当脱用行家的眼光打量了一下马匹，点了一下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顺便说一句，带领车队的是铁路公司代表，叫德利瓦斯，他的手下有一名向导，叫摩克塔尼，以及好几个阿拉伯仆人。一辆马车装载着充足的食物。而且到了达亚、塞伯图和特莱姆森还要再补充。此外夜间宿营也不成问题。按照预定期限，车队每天走过的地点不超过十个。夜晚车队一般住宿在旅游路线途中的小村庄和小乡镇。

“这次阿尔及利亚铁路公司安排得太好了，”达当脱先生大声说道，“对此我们只有感谢。明天9点我们在火车站集合，白天欣赏路上的风景。现在我们去参观赛义达，这座美丽城镇。”

从车站走出来的时候，达当脱先生和他的同伴发现了一个他们熟悉的人。

尤斯培什·奥利安达尔先生也为了同一目的来到了车站。

“来了，来了，正在走来啦！”这位佩皮尼昂人用夸张的带有节奏的口吻说道。

这位蒙特利马尔天文学会主席不说一句话，看来就像在“阿洁莱”号甲板上那样，与众人保持着距离。

“看来他要和我们在一起了？”马塞尔·罗南说道。

“是的。不过要让他带上食物才能和我们走！”达当脱先生接着说。

“我想铁路公司肯定会做预防，而准备了多余的食物。”

“你是在开玩笑，塔高纳先生。”达当脱先生说道，“谁知道他在旅途中对我们是否有帮助？……假设车队迷路，他能认得路吗？……难道他观测星空来找路吗？”

总之，如果必要时，车队或许会用得上这位学者。

按照达当脱先生的建议，上午和下午的时间用在了参观城里和城外的一些地方。

赛义达城镇有居民3000人，六分之一是法国人，十二分之一是犹太人，其余是本地居民。

这个城镇最初属于穆阿斯凯尔军事防区，建立于1854年。10年后，被法国人夺取并摧毁，变成了现在老城的废墟。城镇四周设有城墙，曾经成为阿卜杜拉、喀德尔军队的军事要塞之一。从那时起，在离老城两公里远的地方，靠近滨海地区与高原地区高900米的最高峰，重建了新城。从很深的山各处流出的梅尼亚兰河流经该城镇。

还需提及一下，赛义达具有现代管理与本地风俗习惯相融合的特点，在旅游者看来，与锡格和穆阿斯凯尔不完全一样。赛义达城镇除了民事法庭、财产与赋税登记处、森林防护队，传统的阿拉伯人办事处外，没有一座名胜，没有任何吸引人的艺术特点，不具有任何本地色彩。这一切不足为怪，因为她只是最近才重建的新城。

达当脱先生一点儿没有抱怨。他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更正确地说，他的企业家的天性把他吸引到了磨房和木材厂去参观。尽管磨房的转动声刺耳单调，尽管木材厂的嘈杂声撕心裂肺，可是在他听来不亚于一首动听的音乐。唯一使他遗憾的是没能星期三抵达赛义达。这一天是阿拉伯人羊毛交易的大集市。在旅途中要始终具有无所不看的热情，无论是开始还是结束都应是这样。

可喜的是赛义达郊外很美丽，令人赏心悦目。放眼望去犹如一幅五颜六色的图画。在远处伸延着成片成片硕果累累的葡萄园，茂盛的树林。树林中

生长的各种各样色彩鲜艳的阿尔及利亚植被。像法国三个移民省份一样，赛义达的物产丰富。大约有 50 万公顷土地用于种植阿耳发草。土地肥沃，梅尼亚兰河水库提供了必要的水量。除了得天独厚的土地和自然条件外，赛义达还出产浅黄色条纹的大理石。

兴致勃勃来此参观的达当脱先生深有感触：

“有如此自然资源的阿尔及利亚又怎能不自给自足呢？”

“但是生长出太多的官僚，却没有足够的移民，势必窒息她的发展。”

让·塔高纳回答道。“这是必须彻底改变的。”

他们步行两公里来到赛义达的西北。在一座 300 英尺的山坡上矗立着赛义达老城。山坡下是梅尼亚兰河。老城内只有当年阿拉伯征服者留下的军事要塞的废墟，记载着征服者最后的命运。

达当脱一伙人晚饭时返回饭店。饭后众人回到各自房间为第二天出发做准备。

如果对让·塔高纳来说，这一天有失有得，那么对马塞尔·罗南来说则是幸福的一天。因为他找到机会同路易丝进行了交谈，并对她的细心照料表示了感谢。

“是真的，先生！”年轻的姑娘对马塞尔·罗南说道，“当时我看到你一动不动，呼吸困难，我还以为……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不会……”

必须承认，除了达当脱先生提到过的“美丽姑娘的担心”之外，上面的话里还包含着另外的意思。

第十二章

车队离开赛义达到达了达亚。

第二天，离出发还有一个小时，车队人员和物品已准备妥当，正等待旅客们到来。铁路公司代表德利瓦斯做了最后的部署。阿拉伯向导摩克塔尼为他的马匹备好鞍具。三辆长凳马车和一辆载货马车早已停放在院子的尽头，驭手也坐好，只等扬鞭出发。12匹马和骡子不停地打着响鼻，用前蹄击打地面。另外还有两头骆驼已披挂好美丽的鞍具，静静地卧在地上。为这次旅游配备的五个当地人，占据了一个角落，他们双臂抱在胸前，身披白色长袍，静待领头人的出发信号。

连同达当脱一伙9人算在内，整个车队共有16名旅客。其他7位旅客——包括奥利安达尔在内——在赛义达已过了两天，也将在优越的条件下完成这次环绕旅游。这个车队只有3位女性，那就是埃利萨尼夫人、她的女儿和德斯兰戴夫人。

克劳维斯·达当脱，以及他的男女同伴们由帕特利斯打头最先抵达了车站。其他旅客也慢慢地走来了。他们中大多数是奥兰人，其中几位还认识埃利萨尼夫人。

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背上挎着长筒望远镜，手上提着旅行袋，向昔日的“阿洁莱”号旅客们致敬，后者也向他回礼。这次达当脱先生径直走上前，伸出手，脸上挂着微笑：

“你也来了？”他说道。

“我来了。”蒙特利马尔天文学会主席回答道。

“我发现你没有忘记带上你的望远镜，这太好了。如果向导把我们领到芥菜瓶里，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看东西……这很好！”

帕特利斯转过一向严肃的脸。这位佩皮尼昂人和这位蒙特利马尔人用力握了一下手。

这时候马塞尔·罗南接近埃利萨尼夫人和女儿手上提的日常用品；德斯兰戴先生监视着行李被妥当地放在了载货马车上；阿卡托克笨拙可笑地打量着他挑选的骡子，后者不耐烦地竖起了耳朵；让·塔高纳沉思着，考虑着这次横穿南奥兰的15天旅程的前景。

车队很快集合妥当。第一辆长凳马车有着软坐垫，顶上罩着篷布。车上坐着埃利萨尼母女和德斯兰戴夫妇。第二辆和第三辆马车共坐了5名旅客。他们乘马车旅游更喜欢安静。

两位巴黎人像骑士一样一下子就跨上了坐骑，可见骑马并没有什么秘诀可言。阿卡托克笨手笨脚爬上了骡子。

“你最好上我们车上来，你爸爸把他的座位让给你……”德斯兰戴夫人大声喊道。

德斯兰戴先生也同意这种有利的安排，因为可以把儿子安排在路易丝的旁边。当然阿卡托克什么也不听，固执地骑在骡子上，而同样固执的牲口肯定也会和他来一场恶作剧。

公司代表德利瓦斯骑上了马，其中两位游客也上了马。这时众人的目光一齐提向了克劳维斯·达当脱。

这位引人注目的人，在他仆人帮助下，刚刚把一件非洲长袍披在了肩上。确实如此，他的头上顶着一顶说不上是土耳其帽还是伊斯兰头巾，脸上罩着旅游者的白色面罩，脚上蹬着一双好像阿拉伯人的长筒靴。他穿着这样一身

奇装异服，得意非凡。而帕特利斯也点头称许。或许这位仆人只希望他的主人在一个特定场合表现出东方人的情调。

达当脱先生骑上了卧在地上的一头骆驼，向导摩克塔尼也坐上了另一头骆驼的背上。两头骆驼气宇轩昂地站了起来。这位佩皮尼昂人用一个优美动作向旅伴们挥手致意。

“真是非同寻常！”德斯拉戴夫人说道。

“但愿他不要出什么事！”年轻姑娘小声地说道。

“真是了不起的人！”让·塔高纳对他表哥说道，“谁能有幸成为他的儿子……”

“也能有幸有这样一位父亲！”马塞尔·罗南巧妙的应答引起让·塔高纳一阵哈哈大笑。

帕特利斯神情庄重地骑上了骡子。公司代表德利瓦斯发出了出发的信号。

车队排列顺序如下：最前头是骑马的德利瓦斯，后面跟着骑骆驼的摩克塔尼和达当脱先生。他们的后面是骑马的两位年轻人和另外两位旅客。再后来是骑在骡子上左摇右晃的阿卡托克，随后是紧跟在一起的三辆马车，其中一辆坐着奥利安达尔先生。最后是载货马车，车上坐着当地人，以及装载的食品、行李和武器，其中有两个人担任后卫。

从赛义达到达亚的路程不足 100 公里。根据精心安排的路线，在 50 公里处有一个小村庄。车队大约在晚上 8 点抵达那里过夜。第二天再启程，傍晚时刻到达达亚。平均每一个小时经过一个参观地点。这样长途跋涉变成了乘车观赏各地不同风景的旅游。

从赛义达出发，车队很快离开了这个移民地区，来到了贝尼梅尼亚兰地区。在旅客面前出现一条向西直达达亚的大路，车队只能沿此路前进。

天空里层叠朵朵白云，从东北方向吹来阵阵微风。气温不高不低，气候凉爽宜人。阳光从背后射来，使景色显得栩栩如生。行进的速度不很快，因为道路从海拔 900 米上升到了 1400 米。

走了几公里后，老城废墟被甩在了车队的右首。车队穿过杜依塔贝森林后，向着胡奈河源头行进。此时车队正沿着杰夫拉吉拉卡森林前进。这片森林面积不少于 21000 公顷。

在北方伸展着广阔的阿耳发茅草种植地。在茅草堆放地，茅草被压干水分，成为“有价值的软草”，即阿拉伯茅草。这种草本植物经过高温干燥后，可用于喂养马匹、家畜，它的圆叶子可用来加工成席子、绳索、鞋和非常结实的纸张。

公司代表对达当脱先生说：“在旅游途中我们能看到广阔的阿耳发草种植地，广阔的森林，出产铁矿石的群山，出产石头和大理石的采石场。”

“那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克劳维斯·达当脱回答道。

“如果景色迷人……”马塞尔·罗南接着说，“不过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情。”

“这个省的河流丰富吗？”让·塔高纳问道。

“比人体中的血管还要多！”向导摩克塔尼回答道。

“这个地方的‘血管’实在太多了！”让·塔高纳低声说道。

车队穿行的这个地区属滨海地区，也就是地中海沿海地区，也是奥兰省最富庶的地区。这里阳光的强度和热度都超过了古柏柏尔人时代，不过气温

还可以忍受。在高原上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牧场、咸水湖。在更远的地方是撒哈拉大沙漠。那里的空气中夹杂着迷人眼睛的沙尘，植物和动物在非洲灼热阳光下也在逐渐减少。

如果说奥兰省是阿尔及利亚最热的地区，那么也是最有益健康的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从西北方频繁吹来的阵阵微风。在奥兰省这个滨海地区行走显得比阿尔及尔省和君士坦丁省的滨海地区少一些颠簸。这个地区河流密布，平原上适宜种植，土壤条件最好。平原上种植了各种作物，尤其在盐碱地上更适宜种棉花——这样的盐碱地大约有 30 万公顷。

车队行进在无边无际的森林里，一点儿也感受不到 5 月的灼热阳光。形态各异的植物，茁壮挺拔，郁郁葱葱！许许多多香料植物散发出阵阵芳香，令人心旷神怡。四外望去，簇生植物有枣树、洋槐、乳香黄连树、杨梅树、矮小的棕榈树；成块成束的植物是百里香、桃金娘、熏衣草；成片生长的植物包括了全部种类的，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橡树类，如软木树甘果橡树、常青栎树，其他的树类还有侧柏、雪松、榆树、白腊树、野生橄榄树、桂月浑子树、刺柏、柠檬树、桉树等等，还有在阿尔及利亚盛产的成千上万株阿尔普松树，还不包括其他种类的油脂树种。

所有游客感受到了旅游开始阶段特有的兴奋、欢欣，并精神饱满地完成了第一段旅程。林中鸟儿鸣唱着欢快的乐章。达当脱先生声称可爱的阿尔及利亚铁路公司是鸟儿音乐会的组织者。由于坐在骆驼上的是一位大人物，这头骆驼似乎也小心翼翼。不过有时候速度过快，让这位大人物在两个驼峰之间碰来撞击。但是达当脱先生还是不住称赞说，他从来没有碰见过像这样性情温和、行走平稳的坐骑。

“它比臭马强多了！”他肯定地说道。

是马匹，不是臭马！大概帕特利斯会这样纠正，因为他就走在主人旁边。

“达当脱先生，”路易丝·埃利萨尼问道，“骑在骆驼上你真的不难受吗？”

“与其说我难受，亲爱的小姐，不好说是我让骆驼感到难受，它就像驮着一块比利牛斯山的大理石。”

这时候骑手们都靠近了马车，他们互相交谈起来。马塞尔·罗南、让·塔高纳和埃利萨尼母女交谈着。这引起了德斯兰戴夫人的极大反感。不过她一直在关注着阿卡托克，后者在同他的骡子交谈。

当他的坐骑把他突然甩到另一侧时，他的母亲提醒他：“小心别摔下来。”

“我倒希望他能坐到马车上来。”德斯兰戴先生说道。

“喂，他要去哪儿？”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大叫起来，“他要回赛义达吗？喂！……阿卡托克……我的孩子，你走错了路！”

不管坐骑上的人怎么努力，这匹骡子又蹦又跳撒着欢顺着原路返回，好像什么也没听见。

大约几分钟后，帕特利斯受主人之命，向奔跑的牲口追去。

“他跑去是为了谁？”让·塔高纳压低嗓门问道，“是为了骑牲口的人还是牲口？”“两个都是。”马塞尔·罗南小声回答道。

“先生们，先生们，请嘴下留情！”达当脱先生强忍着没有笑出来。

路易丝肯定听到了这句话，她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焦虑不安的德斯兰戴夫人终于平静下来，因为帕特利斯很快赶阿卡托克，并把那匹不听话的牲口拉了回来。

“不是我的错，”这个笨家伙说，“我拉住缰绳了，可是没有用……”

“你跑不掉的！”达当脱先生大声说道，洪亮的声音把乳香黄连木树丛中带翅膀的主人吓得四散飞去。

大约 10 点半的时候，车队穿过了贝尼梅尼亚兰和杰夫拉本杰福尔交界处，毫不费力地淌过一条属于胡奈河的支流。胡奈河为北部地区季节河补充水量。离此几公里处有一条费努安河，其源头来自吉拉卡森林最中心处。牲口涉水时也仅没及小腿。

离正午还有 20 多分钟的时候，摩克塔尼发出停车信号。歇息用午餐的地方非常舒适宜人。大家围坐在大树周围，头顶上是浓密树叶，就连最强烈的阳光也透不过来。旁边是费努安河，流淌着清澈的河水。

骑手们从各自的坐骑上下来。马和骡子不习惯横卧地上。两匹骆驼曲起前腿，将长长的脑袋伸向覆盖小路的青草。克劳维斯·达当脱和向导“登陆”了，因为照阿拉伯人的说法，骆驼是“沙漠之舟”。

坐骑在本地人照管下去不远的地方吃草。在靠近成片生长的笃藕香树——这种树是滨海地区分布广泛的树种，牲口的食料非常丰富。

从赛义达带来的食品从车上卸了下来。食品各种各样：冷肉、新鲜面包、装在绿色篮筐里的开胃水果酒、香蕉、无花果、枇杷、梨、椰枣等等。在这个心旷神怡的郊外环境，怎不令人胃口大开。

“这次不会再出现布卡拉什船长把船开到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用午餐的事情了！”让·塔高纳说道。

“怎么？‘阿洁莱’号船长有意这样做的？”

“当然，亲爱的先生。他是这样做的。”达当脱先生说道，“这是为了航运公司股东们的利益！利益第一，不是吗？可是受罪的是旅客！多亏旅客们意志坚定，像惊涛骇浪中的海豚，任凭轮船颠簸而面不改色。”

帕特利斯抬头看了三次。

“现在好了，”达当脱先生接着说，“再也没有摇晃的地板，没有晃动的饭桌了。”

帕特利斯低下了头。

食品摆放在草地上，餐具应有尽有：盘子、碟子、叉子、勺子、刀子，一切都清洁如新，令人赏心悦目。

游客们围坐一起，使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大家随意而坐——马塞尔·罗南出于谨慎没有太靠近埃利萨尼小姐，不过离他的救命恩人也不太远。后者自从把马塞尔·罗南从车厢浓烟烈火中救出来，已经喜欢上他了。达当脱先生很愿意重提此事，而且帕特利斯也很赞赏他的举动。

这次野外用餐的地方，既没有好的位置，也没有不好的位置。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这位不拘小节的人也不可能像在远洋轮上多次表现出来的那样，去挑三拣四。不过他坐得也不太远，任何美味佳肴也逃不脱他那双敏锐的眼睛。让·塔高纳用魔术般手法从他眼前“偷走”几份美味，这使得奥利安达尔无法克制自己的恼怒。

第一次野餐充满了欢乐。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首先表现出来欢快情绪，像比利牛斯山流下的急流，迅速感染了在坐的每一个人。众人很快交谈起来。大家谈到了这次旅游，谈到了这个令人兴趣盎然的地区，也谈到了可能遇到的意外。对此，埃利萨尼夫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点儿不用害怕这个地区的猛兽吗？

克劳维斯·达当脱回答说：“害怕猛兽？绝对不会！难道我们的人数不够多吗？难道行李车上没有带着猎枪、手枪和足够的弹药吗？难道我们两位年轻朋友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不常使用武器吗？他们没有经过训练吗？在我们同伴中不是有人获得射击奖牌吗？至于我，不是吹牛，我毫不费力在400米外开枪，不管枪膛里有没有枪膛线，都会击中耳朵眼大小的目标。”

“哼！”帕特利斯可不喜欢这种用耳朵做比喻的说法。

“夫人们，你们对猛兽的事情尽可放心。”公司代表德利瓦斯说道，“因为我们白天行军，所以根本不用担心猛兽的攻击。只有在夜里，那些狮子、豹、猞猁、鬣狗才离开它们的巢穴。而且天黑的时候，我们的车队已经住宿在欧洲人或阿拉伯人的村庄里了。”

“呸！猞猁咬我，就像病猫咬了一口，”克劳维斯·达当脱说道，“至于那些狮子，”他伸出一只胳膊做出拿枪的样子，对着想象中的野兽，嘴里发出“砰！砰！”的声音，“就像这筒香肠罐头。”

帕特利斯赶快找出一个空盘子，其实没人要求他这样做。

公司代表说得对：在白天猛兽很少攻击人。至于森林中其他动物，如豺狗、猴子或无尾猴、狐狸、岩羊、羚羊、驼鸟等无需担心，而蝎子、毒蛇在滨海平原很少出现。

还要补充几句，野餐中的酒是阿尔及利亚的优质葡萄酒，主要以穆阿斯凯尔白葡萄酒为主。还不包括咖啡和餐后甜点时喝的各种饮料。

下午一点半，车队按原来顺序前进。道路伸向了唐德费尔德森林深处，已看不到广袤的阿耳发茅草种植地。在车队右边是被称作铁山的丘陵地带，蕴藏丰富的矿产。在不远处是最早期的罗马人矿井口，用于提升矿料。那些横穿森林地带的小路是在矿井和阿耳发草加工厂工作的工人踩出来的。他们中大多数属于摩尔人。不过在古代他们分属于不同种族，如利比亚人、柏柏尔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东方人。这些工人住在平原上或临近沙漠的高原地区的山里边。他们成群结队，来来往往，丝毫不惧怕让·塔高纳所想象的那种攻击。

大约晚上7点的时候，旅游者们来到大路上一个交叉路口：一条运送阿耳发茅草的公路与另一条从西迪比尔阿贝斯到达亚的公路汇合。后者由此一直延伸到南部法国——阿尔及利亚铁路公司的地区内。

前方出现了一个小村庄。按照旅游计划，车队将在此过夜。早已为车队准备了三间干净整齐的房屋。这儿是12个过夜处的第一站。晚饭后每个人挑选了一张床，可以美美地睡上10个小时。

第二天上午车队又出发了。他们要在白天赶到设在达亚的第二个宿营地。

出发前，达当脱先生走到德斯兰戴夫妇身旁，对他们说：

“喂，朋友们，你们的儿子和路易丝小姐现在怎么样？……我看好像没什么进展，真是活见鬼！你们的儿子得加把劲啊！”

“你知道，达当脱，”德斯兰戴先生说道，“他是一个非常谨慎、守规矩的孩子……”

“守规矩？”这位佩皮尼昂人激动地说道，“不对，这根本不是什么守规矩的问题！他就不应该像个懒汉总是和你们在一起。车队休息的时候，他应该去关心自己的未婚妻，和她说一些亲近的话，对她要表现出开朗、善意。总之对女孩子要多做一些琐碎的小事，对不对？可是这个该死的阿卡托克整

个闭着嘴巴！”

“达当脱先生，”德斯兰戴夫人说道，“你愿意听我说几句吗？几句我心里的话。”

“请说，夫人。”

“是这样，你不应该把那两位客人带来！”

“是让和马塞尔吗？”这位佩皮尼昂人说道，“我根本没有带他们来，而是他们自己来的，没有人能阻止。”

“这就使事情变得糟糕了！”

“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人对路易丝的关注超出了应有的程度。而且埃利萨尼夫人还一点儿没有觉察。”

“是哪位？”

“是马塞尔·罗南先生……这种事我实在受不了！”

“我也受不了！”德斯兰戴先生接着说道。

“是这样！”达当脱大声说道，不过他把后面的话藏在了心里。“难道是马塞尔，我从浓烟烈火中救出的朋友？”

“朋友们，这是不可能的。”他对德斯兰戴夫妇说道。“马塞尔·罗南对我们亲爱的路易丝小姐的关心并不比河马手拿鲜花更有魅力！旅游结束后，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就返回奥兰，去参加第七骑兵团！你们的梦想会实现的！……不过如果这次马塞尔不来，我也赶不上……”

他没有说出“着火的车厢”。

实际上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受人尊敬的好人。可是如果这件事同阿卡托克没有关系的话，就难保不会同马塞尔有关系。

大约9点时分，车队进入了这个地区最大的森林赛格拉森林。道路由此顺山势而下，通向达亚。整个森林面积不少于68000公顷。

中午时分走完了第二段路程。像前一天那样，众人在赛尔费尤姆河边，坐在凉爽地树荫下用了午餐。

达当脱先生的想法是，不管马塞尔·罗南是否对埃利萨尼小姐有了关心，他打算不闻不问。

午餐期间，让·塔高纳看见奥利安达尔先生从背包里拿出各种各样蜜饯水果，不给任何人，而是独自津津有味享用。而且像往常一样，两眼紧盯住午餐中最好的菜肴。

“看来他无需望远镜就能观测星空。”让·塔高纳对达当脱先生说道。

大约下午3点，车辆、马匹、骆驼和骡子都停下来休息。休息地点前方是一片荒废的柏柏尔人坟冢。其中埋葬了两位旅游者，更确切地说是两位考古学者。

道路伸向西南方，车队进入了杰夫拉士阿玛和梅阿米德地区。塔乌里拉河流经此地，牲口无需卸车即可直接涉过。

向导是个相当聪明的人，如果旅程结束，肯定能获得可观的小费。

达亚小镇位于达亚森林的边缘。车队在天擦黑时，大约8点左右抵达了这个小镇。镇上一个相当不错的小客栈热情接待了有点儿疲倦的游客。

上床前，让·塔高纳说道：

“马塞尔，如果我们遭到猛兽袭击，如果我们有幸把达当脱先生狮子或豹子的爪下救出，这算不算数？”

“算数。”已经睡着的马塞尔·罗南说道，“不过我要预发告诉你，遇到这种袭击，我要救的人不是他……”

“太好了！”让·塔高纳说道。

当让·塔高纳躺下的时候，他听见了从周围传来了几声野兽的吼叫。

“安静点儿，你们这些白天睡觉的家伙！”他大声说道。

在闭上眼睛前，他心里想：

“事实证明，我做不成这位真正男子汉的养子了，连养孙也做不成了！”

第十三章

让·塔高纳的感激与沮丧各是半斤八两。

达亚是西迪比尔阿贝斯地区阿拉伯人的一座古城。现在是一座没有雉堞城墙的城镇。城墙上方有四座棱堡，控制着通向奥兰高原的通道。

为了让两天来感到疲劳的游客们休息，按照旅游计划，在此地休息 24 小时，车队第二天才出发。

延长在此逗留的时间也并无不可。该镇海拔 1400 米。座落在山峰两侧。山峰周围是 14000 公顷面积的生长着松柏和栎树的森林。该镇空气纯净，这正是欧洲人所向往的环境。

该镇居民为 16000 到 17000 人，差不多都是本地人，法国人仅限于驻扎此地的军队官兵。

看来也没有必要延长游客在此地的休息时间。女士们没有去城外郊游，男士们去的地方稍远，到了山坡处，进入了森林里边。有几个顺着山下平原方向，到了达亚洼地树林。这片树林中生长着阿月浑子树、野枣树等。

充满吸引力，受到尊崇的达当脱先生拖着两个伙伴整整走了一个白天。或许马塞尔·罗南更愿意和路易丝、埃利萨尼母女在一起。不过德斯兰戴一家人在场则让他难以忍受。救人者不能和被救者分开。让·塔高纳的身份没有确定，不过仍紧随不舍。

唯一没有在白天郊游的人是阿卡托克。由于克劳维斯·达当脱对德斯兰戴夫妇的告戒，所以他们的儿子必须和路易丝小姐在一起，女士们不应该在旁边……对于两位已订婚的男女情况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明。现在已是做出说明的时刻了。因此阿卡托克留在了家里。

这种说明做出来了吗？……没人知道。不过在当天晚上，达当脱先生把路易丝叫到一旁，问她休息得好不好，第二天能不能出发……

“没有问题，达当脱先生。”年轻姑娘回答说，脸上显出深深的忧怨。

“阿卡托克陪了你一个白天，你一定感到很高兴。这是我建议的。”

“啊！是您，达当脱先生！”

“对，是我想到了这个好主意。我想你一定很满意。”

“唉！……达当脱先生！”

她的“啊”和“唉”拖得很长，包含的意思胜过了两个小时的谈话。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实在受不了了，他一再追问路易丝，最终让她说出了实话：她无法忍受阿卡托克这个人。

“活见鬼！”达当脱先生一边走开，一边低声说道，“好在事情还没有最后绝望，还有一线希望！……女孩子的心真是难以捉摸。我没有理由去窥视她们内心的秘密。”

克劳维斯·达当脱这样想是对的。可是他却根本没有想到马塞尔·罗南已经做了对德斯兰戴家儿子的不利事情。在他看来引起路易丝厌恶的只是阿卡托克身上众人皆知的低能和愚蠢。

第二天 7 点，车队已经离开了达亚城镇。牲口和旅客都感受到了天气凉爽而精神饱满。这天的天气最适宜旅游。拂晓时分天空多云，以后变得晴朗，没有下雨的先兆。多云的天气在奥兰地区很少见。全年降雨量不足一毫米，只是阿尔及利亚其他地区的一半。好在天上下来水，地上却有水，因为这个地区有许多条纵横交错的季节河。

从达亚到赛伯图有 74 公里。一条可通车辆的道路从埃斯马阿角，经埃尔

高尔，抵达赛伯图。这条路线经过 5 个地点。不过该路线比走直线要好一些。因为走从阿耳发草种植区到本地人的农业区的直线要冒一些风险。而这个地区对游客没有危险，而且邻近的南方森林提供给旅客荫凉。

从达亚出发，道路向下通向赛伯图。一早出发牲口的行进速度较以前快一些。预计车队将在傍晚抵达埃尔高尔。到午餐前的路程很长，骆驼、马匹、骡子或许要有怨言，好在它们有话也说不出来。

车队按照原来的顺序前进。在这个地区中部有众多河流，如艾音斯巴河、艾音巴依利河、艾音西撒河等等，都发源自梅苏兰河。此外还有许多柏柏尔人、罗马人，以及阿拉伯传教士留下的废墟。车队在头两个小时走了 20 公里，到达了旅游路线最南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火车站，埃斯马阿角车站。这个火车站将西迪比尔阿贝斯与高原地区连接起来。

车队只能走这条埃斯马阿角到埃尔高尔的曲线，因为铁路正在建设中。

车队稍事休息的地方，铁路工人正在劳动。这条铁路从马根塔车站沿着左边的哈长依德河向上铺设，这个地方海拔为 955 至 1114 米。

车队进入了有 4000 公顷面积的哈长依德森林。一条季节河从森林和达亚之间流过。这条河的上游是马根塔水库。

11 点半车队在森林边缘停了下来。

“先生们，我和向导摩克塔尼商量一下，再告诉你们午餐的地点。”公司代表德利瓦斯向大家说道。

“大家盼望你们早点儿决定，”让·塔高纳说道，“我们快饿死

“我们真的快饿死了，”达当脱先生接着说。“已经前胸贴后胸了。”

“只要有一个能有清水，让女士们感到舒适一点儿的地方就可以了。”

马塞尔·罗南提议。

“摩克塔尼的意见也应该接受，”德利瓦斯先生说道，“因为到达乌尔格拉森林之前，有 12 公里的阿耳发草种植区，没有任何树荫。”

“我们对此倒没有什么意见，”达当脱先生说道，“可是女士们顶着太阳穿越这么长的路也受不了。她们可以坐在有顶篷的车里。我们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了。”

他的意见得到了他的同伴同意。

“我们比鹰还厉害！”让·塔高纳说道。

像上次一样，午餐的食物货车带来的。其中一部分食物是在达亚重新补充的，可以一直坚持到赛伯图。

车队旅客之间的关系比以前更亲密，而奥利安达尔先生除外。这位先生总是一个人单处，一个人享用食物，一个人单独旅游。这还要感谢铁路公司有先见之明，能让每一个游客满意。

马塞尔·罗南显得更加乐于助人。达当脱先生从内心为他骄傲，表现出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他甚至想让此事引起众人的重视，因此说出了一句心底的话：

“喂，女士们，大家都看到了是我救出了亲爱的马塞尔，是从……”

“是从浓烟烈火的车厢里。”让·塔高纳不由自主接上了这一句话。

“完全对，完全对！”达当脱先生大声说道，“这也是我要说的话，也是恰如其分的一句话。你同意吗？帕特利斯？”

帕特利斯微笑地说：

“这的确是一种英勇的行为，但愿先生表达得更文雅一些。”

“来吧，先生们，”这位佩皮尼昂人举起了酒杯，“为女士们的健康，为我们男士们的健康，干杯！别忘了，我们总是在一个有酒喝的国家。”

“真是本性难移！”帕特利斯低下头，小声地说道。

虽然没有用处，也要再说一下，德斯兰戴夫妇觉得马塞尔·罗南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徒有其表的花花公子，一个装腔作势，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他们打算向达当脱先生说明这一切。不过这的确是一个很棘手的事情。尤其当这个性格上放荡不羁的人正处在豪情万丈的时刻。

12点半，蓝筐、盘碟、酒杯都放回了车上，众人准备上路。

突然大家发现奥利安达尔先生不见了。

“我没有看见他。”公司代表德利瓦斯说道。

尽管他分秒不差来就餐，吃饭时狼吞虎咽，可是饭后却没有人看他去哪儿了。

他出什么事了？

“奥利安达尔先生去哪儿了？”克劳维斯·达当脱用大嗓门问道。“他出什么事了？这家伙带着望远镜能去哪儿呢？喂，奥利安达尔先生！”

没有人回答。

“我们不能丢下这位先生不管！”埃利萨尼夫人说道。

当然不能不管。众人四下寻找。很快人们在森林一个角落看见这位天文学家正用长筒望远镜观望西北方向的天空。

“别打扰他，”达当脱先生说道。“他正在观察天上的什么东西。你们知道，这家伙会给我们很大帮助的！如果向导迷了路，他只要测量一下太阳的高度，就能知道前进的方向。”

“一个大肚皮。”让·塔高纳说道。

“一个十足的饭桶！”

广阔的阿耳发草种植区属乌尔德巴拉格地区。车队穿过此地后再折向埃尔高尔方向。道路两旁是望不到边的茅草。道路宽度仅够车队通过。整个车队就像印地安人大车队在草地中蜿蜒前进。

微微颤抖的热浪弥漫在这片广阔地区。车上的人只好躲进车篷里面。马塞尔·罗南平时不曾诅咒过阳光灿烂的天气，不过今天例外。因为路易丝美丽的面容消失在了车篷的后面。克劳维斯·达当脱强忍着汗腺发达带来的不快，在驼峰之间摇来摇去，活生生一位“穆罕默德王子”。看来他在阳光下也闭不上眼睛，因为要不断擦拭额上的汗水。同时他也为没有一件能挡住火一样阳光的阿拉伯长袍而遗憾。

“我的上帝，”他说道，“这太阳热得像一个烧白火炉，从东边烧到西边！晒得脑壳晕乎乎的！”

“是头，先生！”帕特利斯纠正道。

在西北方向是覆盖乌尔格拉森林的山峰，在南方是辽阔的高原地区。

3时许，车队进入森林，众人已在浓密的常青栎树下，又呼吸到了清爽宜人的空气。

乌尔格拉森林是这一地区最大森林之一，面积不少于75000公顷。森林里的道路长达十一、二公里。这条路是政府为砍伐树木而修建的运输线，现在是游客们的旅游线。车上的顶篷撤去了，骑手们走拢在一起。大家三三两两在一起愉快交谈。达当脱先生一次又一次向周围的旅客表示祝贺，对此没有人表示拒绝，除了比往常更显沮丧的德斯兰戴一家人例外。

“喂，朋友们，是哪位好心人建议你们做这次美妙的旅行？你们高兴吗？埃利萨尼夫人，还有你亲爱的路易丝小姐？不过在离开老城堡街的时候，你还犹豫不决呢！你看，这片美丽的森林难道比不上奥兰市的街道吗？难道乌迪诺大街或者雷唐步行大街能配得上这片森林吗？”

“不对，大街和森林不能相比。”帕特利斯肯定会这样说。此时一群小猴子正在周围的树丛中窜上窜下，在树枝间跳来跳去。一个比一个更起劲地喊叫，扮着鬼脸。此时达当脱先生真想表现一下他的敏捷——他是一个身体非常灵活的人，这不是吹牛——真想用猎枪打下其中一只可爱的小动物。不过如果其他人也起而效之，岂不变成对这群猴子的大屠杀。女士们肯定会为它们说情，路易丝小姐也会出面阻止，请求宽恕这些阿尔及利亚动物群中的可爱的生灵。

让·塔高纳在马上踮起身，靠近达当脱先生耳朵说道：“如果您向一只猴子瞄准，会打中阿卡托克的！”

“噢，让·塔高纳先生，”这位佩皮尼昂人说道，“您说的话会让他受不了，这不仁慈。”

当他看到小德斯兰戴坐下骡子，正突然疾跑，从后面赶上来，看来没有多大麻烦，他接着说：

“再说一只猴子也不会从骡子上掉下来。”

“说得对，”让·塔高纳说道，“请原谅我不该把他比作四脚动物。”

如果车队想在天黑前赶到埃尔高尔，那么在下午最后几个小时要加快前进速度。

牲口开始小跑起来。这引得车身不住地摇晃。尽管这条路专供运输阿耳发茅草和木材，不过对车队来说也尚可通过。马车颠簸不止，牲口被路上的车辙和树根绊得磕磕碰碰，旅客们一句怨言也没有。

主要是女士们想尽快赶到埃尔高尔，让她们放心的地方。想到太阳下山以后还要在森林里赶路，这让她们实在笑不出来。刚才碰见的那群猴子、羚羊都是可爱的动物。但是从远处也时而传来野兽的吼叫。四周一片黑暗之时，也是猛兽离开巢之刻。

“夫人们，”达当脱先生想让女士们放心，“你们不要害怕，也没有什么害怕的！如果我们真的在丛林中过夜，实际上也是坏事变好事！我会安排你们在车上过夜，你们可以伴着美丽的星星入眠！我保证你们不会受到惊吓的！是不是，路易丝小姐？”

“只要您在，我不害怕。达当脱先生！”

“你们看啊，达当脱先生和你们在一起！夫人们，这位可爱的孩子信任我，她做得对！”

“大家对你有些信任，”德斯兰戴夫人说，“可是我们不愿意被强迫同意。”

阿卡托克母亲语气冷淡地说出的这些话得到了她的丈夫心照不宣的赞同。

“丝毫不要害怕，女士们。”马塞尔·罗南说道，“令人欣喜的是达当脱先生信任我们，我们也愿意首先贡献我们的生命……”

“多么伟大的‘首先’，”德斯兰戴先生说道，“可是随后我们的生命也完了。”

“你太实际了，我的老朋友！”达当脱先生大声说，“总之，我想此地

没有任何危险的！”

“如果受到歹徒的袭击怎么办？”德斯兰戴夫人问道。

“我相信就连歹徒头子也没什么可怕的。”公司代表德利瓦斯肯定地说道。

“你又怎么能知道呢？”这位夫人不愿意让步，“而且还有夜里走动的野兽！……”

“也没有什么害怕的！”达当脱先生大声说，“夜里在宿营地四周布置上岗哨，点上篝火直到天明。还可以发给阿卡托克一支猎枪，安排他来……”

“请你让阿卡托克留下吧！”德斯兰戴夫人有气无力地请求。

“好吧，让他留下！不过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必须站岗放哨。”

“尽管我们一点儿都不害怕，最好还是尽快赶到埃尔高尔。”埃利萨尼夫人最后说道。

“好吧，出发！准备好马匹、骡子和骆驼！”克劳维斯·达当脱大声宣布。“让它们睁开眼睛，迈步前进！”

“这个人从不能正确讲话！”帕特利斯心里想。

帕特利斯抽了骡子一下，后者对它的主人这种赏赐也没有生气。

车队以极快的速度行进。大约6点半时到达乌尔格拉森林边缘，离埃尔高尔还有6公里，车队在天黑前能赶到。

此时出现了一条河流，比以前的河流稍微困难一些。

这条相当宽的切断前进道路的河叫撒尔河，属斯利森河流的支流。从上游几公里处的水库流下，水流相当湍急。车队已经涉过赛义达河、达亚河，河水到牲口的腿部，或者说这些河还处于无水时期。可是这次，河深达80到90厘米深。不过这难不倒向导，他知道该从什么地方涉水过河。

摩克塔尼选择了一个倾斜的沙地，让长凳马车和运货马车踩着河底涉河。因为河水仅到车轮地方，车上的箱子不会打湿。旅客肯定会被平安送到100米的对岸。

向导打头，后边跟着公司代表德利瓦斯和克劳维斯·达当脱。后者骑在高的骆驼上边，俯览河面，好像一头远古时代的怪兽。女士们坐的马车，左边是马塞尔·罗南，右边是让·塔高纳，后边是其他旅客的车辆。本地人坐最后的货车上。

必须说一下，在德斯兰戴夫人一再请求下，阿卡托克只得放弃坐骑，挤到了马车上。德斯兰戴夫人可不愿意看到她的儿子当众在河里洗澡。而且一旦他的骡子撒欢，她的儿子肯定会成为牺牲品。

在向导摩克塔尼引导下，一切都进行得顺顺当当。河水慢慢变深，牲口也逐渐进到水里。不过即使走到河中央，河水也没有达到牲口的肚皮。骑手们都抬高了腿，达当脱先生和向导又高高坐在骆驼上，所以他们一点儿也不用担心。

当众人涉到一半时，突然传来一声喊叫。

这是埃利萨尼小姐发出的喊叫，她看见让·塔高纳一下子不见了，他的坐骑也整个没入了水里。

在涉水的右边有一个凹陷处，水深5至6米。向导因为在上游所以没有发现。

让·塔高纳游泳技术很好。如果从马上掉下来，本不会有什么危险。可是由于摔下时太突然，来不及游泳，再加上又撞到马的腰部，又惊吓了他的

坐骑。

马塞尔·罗南急促催赶到右边，他表弟落水的地方。

“让！……让！……你在哪儿？”他呼喊着重。

尽管他不会游泳，可是仍企图去救人，而不顾自己也会淹死。这时他看见另一个人赶到他的前边，不是别人，正是克劳维斯·达当脱。

这位佩皮尼昂人脱去身上的外套，从骆驼上一下子跳进撒尔河里，朝着仍在打着漩涡的地方游去。

众人一动不动，焦灼不安，惊恐不已，看着这位英勇救人者。他是否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或许牺牲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呢？……

几秒钟之后克劳维斯·达当脱又出现了。他拖着奄奄一息的让·塔高纳，并把他的脚从马蹬中抽了出来。他抓住让·塔高纳的领口，让他的头露出水面，用另一手划水，把他送到浅水处。

过了一会儿车队到达了对岸。众人从车上和坐骑上下来，围在年轻人周围。后者很快苏醒过来。克劳维斯·达当脱浑身湿透，好像一只纽芬兰救生狗。

让·塔高纳明白了发生的一切，也知道谁救了他的生命。他向他的救命恩人伸出手，说出的却不是应该说出的感激的话：

“没机会了。”

这句话只有他的朋友马塞尔·罗南能听懂。

离河边几步远，在树丛后面，克劳维斯·达当脱和让·塔高纳用帕特利斯从行李箱中取出的衣服，从头到脚把全身衣服换了一遍。

做了短暂休息后，车队又上路了。晚上8点半，车队结束了一天漫长旅程，到达了埃尔高尔小镇。

第十四章

特莱姆森是一座美丽可爱的小城镇，却没能好好参观一下。

赛伯图是周围地区的中心城镇，有 16000 居民，其中法国人占了差不多 12000 人。城镇周围整个地区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有着得天独厚的肥沃土地。

可怜的让·塔高纳一直在生气。不知道是从埃尔高尔还是从赛伯图开始的？车队到达这个小城的整个白天，谁也无法把他从房间里拉出来。马塞尔·罗南只好把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他不愿意见人，也不愿别人来看他。对于勇敢的佩皮尼昂人救了他的生命这个事实，他无法从内心接受，也无法表达清楚。如果他能跳起来扼住救命恩人的脖子，他真想把他扼死。

只有达当脱先生和马塞尔·罗南，还有几位忠实的游客认真地参观了赛伯图城镇。还没有从激动和疲劳中恢复过来的女士们利用白天在休息。这使马塞尔·罗南非常懊丧，因为他只能在午饭和晚饭时才能看路易丝。

赛伯图小城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东西。只需一个小时就转完了整个小城镇。不过克劳维斯·达当脱在这儿发现了几座石灰窑、砖瓦厂、磨房，这些在奥兰省所有城镇都是司空见惯的。他和其他同伙顺着棱堡城墙绕了一圈。这座城墙环绕着小城镇，使它一度成为长达几年的法国殖民地的最前哨。这一天是星期日，有一个阿拉伯人的大集市。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对此类商业活动素来有极大兴趣。

简短截说，第二天 5 月 19 日一大早，车队又出发了。这次要走完从赛伯图到特莱姆森的 40 公里路程。车队走过梅尔迪亚季节河——这是塔夫那河的支流——沿着阿耳夫草种植区，涉过清澈的小溪，穿过中等面积的森林，在一个海拔 1400 米的小客栈歇息并用了午餐。然后经过特尔尼小村庄，翻过黑山，又涉过撒卡夫河，最后到达了特莱姆森小城。

经过艰苦旅程，众人住进了一家很好的旅馆，并在此逗留 36 小时。

在路上，让·塔高纳有意远离大家，对达当脱先生父亲般的问候，几乎没有什么表示。失望与羞愧交织在一起。他想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却被他人做了！这天早上，从前一天就生气的让·塔高纳从床上跳起来，大呼小叫地把马塞尔·罗南弄醒：

“喂，你说怎么办？”

睡眼惺忪的马塞尔·罗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眼睛睁开了，人还在睡梦里。

让·塔高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而指手画脚，时而将双手放在胸前，嘴里在不断地大声咀咒。

直到让·塔高纳把问题又重复了一遍，马塞尔·罗南才坐起身，回答道：

“依我说，你必须冷静！既然厄运来了，最好是顺从。”

“或者放弃不做！”让·塔高纳反驳道，“绝不可能！……事实上这一切太过分了！当我打算实现民法要求的三个条件时，却只有两个了：洪水和火灾！这个莫明其妙的达当脱本应该躺在失火的车厢里，或消失在撒尔河水中，你或者我，或者我们俩个人去救他……可是他却成了救人者！你，马塞尔遇到了火灾，我，让·塔高纳差点儿成了淹死鬼！”

“你想听我说一句吗，让？”

“你说，马塞尔。”

“我觉得这很可笑。”

“什么？！你觉得很可笑？”

“是的……我想即使出现第三种事故，比如说在旅游最后阶段发生了战斗——除非我错了——达当脱先生肯定会把我们两人一起救出！”

让·塔高纳跺着脚，摇晃着椅子，拍打着窗户——这一切好像非同寻常，不过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爱好幻想的人，这种疯狂举动是要认真对待的！

“我的老朋友，”马塞尔·罗南又说，“你应该放弃成为达当脱先生养子的企图。像我一样早早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绝不放弃！”

“他不但救了你，而且爱你像我一样！”

“我不需要他的爱，而是需要他的认养。如果我不能想办法成为他的儿子，就让穆罕默德扼死我。”

“既然好运总是跟着他，你又有何办法呢？”

“我就给他设下陷阱……我把他推入遇见的第一条激流……如果有必要我会点燃他的房间，他的家……或许我招募一些贝督因人或图瓦莱克人，在前方道路上袭击我们……总之我要给他设下圈套……”

“你认为你的陷阱有用吗？”

“肯定有用。”

“如果你掉进自己设下的陷阱，你也会被达当脱救上来的。他被众神庇护，他受上天宠爱，他鸿运高照，万事如意，财富之神总是随他左右。”

即使如此，我也要抓住第一个机会改变他的命运！”

“让，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特莱姆森。”

“那又怎么样？”

“三四天后我们就到奥兰了。我们要做的更明智的事情是把这些念头抛到九霄云外，然后去参军……”

马塞尔·罗南说这些话时，表情明显严肃起来。

“告诉我，朋友，”让·塔高纳说，“我想路易丝小姐她……”

“得了，让，你为什么提到她？……梦想永远不会成为现实！至少这位年轻姑娘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

“你就这样忍心放弃吗？”

“是的。”

“我差不多不可能成为达当脱先生的养子，”让·塔高纳大声说，“可是我要告诉你，在我们两个人中，只有你最有可能成功。”

“你疯了！”

“没有疯。因为我知道厄运不会找到你的头上。埃利萨尼小姐成为罗南夫人，比让·塔高纳成为让·达当脱要容易得多。对你来说只是换一下名字。”

两个年轻人的谈话持续到午饭时间才结束。与此同时克劳维斯·达当脱也在帕特利斯帮助下洗了澡。参观特莱姆森城镇和郊外要到下午才开始。

“喂，帕特利斯，你觉得这两个年轻人怎么样？”主人问他的仆人。

“是让·塔高纳先生和马塞尔·罗南先生？”

“是的。”

“我想如果不是先生您舍身相救，使他们摆脱可怕的死亡，恐怕一个会被烧死，一个会被淹死！”

“这将非常不幸，帕特利斯。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两个人都有可爱的性格，善良的心灵，聪明能干，有高尚精神。他们都能在这个世界上干出一番事业，你说对不对，帕特利斯？”

“我的意见和先生您的完全一样！不过，先生是否允许我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可以说，但是不要废话连篇！”

“可能……可能先生不会同意我的看法？”

“快说吧，不要罗里罗唆！”

“罗里……罗唆……”帕特利斯嘴里嘟囔着。刚才那句“废话连篇”。已经让这位讲究修辞的人不能忍受。

“你还不快点儿说？”

“请先生说一说对德斯兰戴夫妇的儿子的看法。”

“阿卡托克？他是一个老实的孩子……虽然有点儿……但不很严重……至少不太过分……只是有点儿和别人不一样，年轻人的开赋要到婚后才能表现出来。可能他是有点儿笨……请把梳胡须的梳子递给我。”

“给您梳子，先生。”

“不过一个笨人也能成为最好的丈夫。人们为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未婚妻。我认为这桩婚事从各方面来看都是美满的。对了，我还没有听到你的看法。帕特利斯。”

“我当然会说的。如果先生肯屈尊回答我冒昧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快说，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先生认为埃利萨尼小姐怎么样？”

“啊！非常可爱，迷人，善良，举止端庄、机敏、聪明。既能谈笑风生，又能严肃认真……我实在找不出更多的词来形容。……总之，像我的头梳一样可爱！……对了，我的头梳在哪儿？”

“头梳在这儿，先生。”

“如果我要结婚，我也想有这样一个……”

“头梳？”

“不对，你真笨死了！像可爱的路易丝一样的女人！我再说一次，阿卡托克可以大吹特吹他抽到了一个幸运号码！”

“那么，先生相信这桩婚事……能实现吗？”

“就像市长用三色授带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我们来奥兰就是为了这件婚事。我希望两个年轻人在这次旅游中会变得更加北密。好了！一切都安排了。每个年轻姑娘都会有点儿犹豫不决。这是她们的天性！你记得我说过，三个星期后，我们就要在婚礼上跳舞庆贺。我要不跳上一段扭扭摇摇的骑兵独舞才怪呢！”

帕特利斯肯定无法接受在庄重的庆祝仪式上会有人跳上一段摇摇舞。

“好了，我的话说完了，”达当脱先生大声说，“可是我还不知道你的看法呢？”

“只是个人看法。我相信我的看法不会逃脱先生洞察一切的眼光。”

“真像一个大酒桶。快把肚子里的话说出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先生一定会知道的，只要先生您听完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如果先生愿意听的话……”

“唉，你这个笨家伙，简直要把我气死了！”

“先生，这很清楚，我是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说先生的。”

“你想还是不想说第三个问题？”

“先生是否注意屋马塞尔·罗南先生从奥兰出发以来有什么不同吗？”

“是那位可爱的马塞尔吗？……他看起来非常感激我给他的小小帮助。对他表弟的小小帮助，后者表现不太明显。”

“现在说的是马塞尔·罗南先生而不是让·塔高纳先生。”帕特利斯说道。“先生难道没有看出来，他对埃利萨尼小姐非常眷恋，对他的关心太多了。他不应该和一个已经初步确定婚姻关系的年轻姑娘离得这样近。所以德斯兰戴大妇不会无缘无故表示出真正的，合情合理的不愉快。”

“你看到这一切了，帕特利斯？”

“但愿先生您不要为此不愉快。”

“当然，已经有人告诉了我……那就是德斯兰戴夫人……我肯定这只是纯粹的臆造。”

“我敢向先生保证，不只德斯兰戴夫人一个人觉察到了。”

“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既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克劳维斯·达当脱大声说道。“如果是真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可能！阿卡托克和路易丝的事，我答应管，就一定会管，也一定会管到底。”

“我很遗憾和先生的看法不一样。不过我坚持自己的看法“那就坚持己见，自鸣得意吧！”

“一个以为别人都是瞎子的人！”帕特利斯冷淡地说道。

“这是无稽之谈，你这个笨家伙！马塞尔……一个我从浓烟烈火中救出来的小伙子会打路易丝的主意！……就如同你认为那个大肚皮打算向路易丝求婚一样愚蠢。”

“我根本不是说奥利安达尔先生，”帕特利斯说道，“他与此事无关。我说的只是马塞尔·罗南先生。”

“我的长筒子在哪儿？”

“先生的什么长筒子？”

“我的帽子”

“这是先生的帽子，不是长筒子。”帕特利斯先生气地说道。

“你要记住这一点：你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对此一点儿不了解，你大错特错了！”

说完，达当脱先生戴好帽子，自己走了，留下帕特利斯一个人去慢慢捉摸他的话。

不过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心里有点受触动：阿卡托克这个捣蛋鬼还是没有一点儿长进……德斯兰戴夫妇对他的态度好像也很冷淡；好像他要对马塞尔·罗南的荒唐想法负有责任；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些过去的情景……最后，他决定认真考虑仔细观察。

这天吃早饭的时候，克劳维斯·达当脱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只是注意到马塞尔·罗南对他的表弟，也就是“刚刚被救起的人”客客气气。而后者说话则有气无力。

路易丝·埃利萨尼小姐对阿卡托克表现得很热情，甚至令人有点儿怀疑她对这个要成为他的丈夫的笨家伙好像过分热情了。他们两个显得很融洽。

“请问，达当脱先生，”德斯兰戴夫人在用饭后甜点时间问道。

“请说，尊贵的夫人。”

“从特莱姆森到西迪比尔阿贝斯有没有火车？”

“有，正在建设。”

“真遗憾！”

“怎么了？”

“因为德斯拉戴先生和我，我们想坐火车返回奥兰。”

“什么？”达当脱先生喊了起来，“去西迪比尔阿贝斯的整个旅程，风景非常漂亮！没有什么危险，一路上轻轻松松。”

他笑着看了一眼马塞尔·罗南，可是后者没有看他，他又看了一眼让·塔高纳，可是后者咬牙切齿似乎要咬他。

“是这样，”德斯拉戴先生说，“我们感觉旅游太累了，很遗憾不能走完全程，埃利萨尼夫人，路易丝小姐，以及我们一家都打算……”

没等德斯拉戴先生说完，马塞尔·罗南看了一眼年轻的姑娘，后者也看了他一眼。这时达当脱先生心里在想：就这样吧！我记得一位诗人曾说过这样一句有意思的话“上帝赐给女人嘴巴是为了说话，赐给她们双眼是为了回答。”路易丝的眼睛会做出什么回答呢？

“真是伤脑筋的事情！”他自言自语。

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朋友们，铁路还没有通车。现在没有办法让你们离开车队！”

“难道今天不能出发吗？”德斯拉戴夫人说道。

“今天？”达当脱先生激动地说，“还没有参观这座漂亮的特莱姆森城镇的很多东西：货栈、要塞、教堂、清真寺、街道、郊外、以及其他向导向我介绍的地方，只需要两天就行！”

“这些女士太累了，不能继续旅游了，”德斯拉戴先生冷漠地说道，“我来陪她们在城里转一转，仅此而已！你可随意。你可以和这几位从火里和水里救出的先生参观完这座漂亮的特莱姆森城镇！无论如何我们明天出发，明天天一亮就出发！”

这是明确的表示。克劳维斯·达当脱对德斯拉戴先生的讥讽略感惊诧，他也看见马塞尔，罗南和路易丝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抑郁。他觉得不应该再坚持己见。他又最后看了一眼神情悲伤的年轻姑娘，就离开了那些女士们。

“您也来吗，马塞尔？您也来吗，让？”他问道。

“我们跟着您走。”其中一个回答道。

“我们最终会以‘你’相称的！”另一个小声地说。他的话不乏某种轻视。

既然他们答应了克劳维斯·达当脱，就只能听从他的安排。小德斯拉戴则消遥自在。他在奥利安达尔先生陪同下光顾了每一家食品店和果品店。这位蒙特利马尔天文学会主席一定相信自然赐予的一切就是为了满足那张小巧的嘴巴。

两位忠实的年轻人对这座城镇只是一般。这座神奇的特莱姆森城，也称作阿拉伯人的“巴比伦花园”，位于塔夫那半圆形地区，依撒尔海滨中部。人们称这座如此美丽的城镇为非洲的“格林纳达”。古罗马人的女王玻玛丽曾被流放在城镇的东南。以后塔格拉特被流放到西边。如今特莱姆森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城市，达当脱先生手握《地理指南》，徒劳地叙述着。没有人听，也没有人理会。特莱姆森城在柏柏尔人影响下，于15世纪达到了鼎盛时期。

工业、贸易、艺术、科学都是很发达。那时特莱姆森拥有 25000 户人家。现如今人口为 25000 人，其中 3000 法国人，3000 犹太人，为阿尔及利亚第五大城市。1553 年土耳其人占领了该城，1836 年归属法国，以后又被阿卜杜拉·喀德尔收回。1842 年又被法国人夺回。如今这座城市成为与摩洛哥交界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要地。

这个好人真想把这两个“难兄难弟”留在一边，不闻不问！不过不能这样做。他爱他们，他克制自己不要表现出一点儿不满的情绪。

不止一次，达当脱先生想质问马塞尔·罗南，想把他按到墙边，大声斥责他：

“这是真的吗？你是认真的吗？说出心里话，让我看看你到底想些什么！”

他没有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呢？这个没有财产的年轻人绝对不会被讲实际又自私自利的埃利萨尼夫人接受的！而且他本人又是德斯拉戴一家的朋友。

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并没有中止观赏这座城镇。该城位置真是令人叫绝：位于海拔 800 米山顶平地上，后面是特尔尼山峰峭壁，山峰后面是纳祖尔丛林。从那里可以望见依撒尔和塔夫那平原，在不很深的峡谷里是成片的果园，形成 10 公里长的绿色植物带。果园里盛产桔子、橄榄、真正百年的核桃林、枝叶繁茂的笃籍香树，以及各种各种样的果树和成千上万棵橄榄树。

虽然没有用，可是也要提一下。在特莱姆森设立的所有法国行政机构像克利斯蒸汽机一样，按部就班地运转，对有关的工业方面，达当脱先生选择参观了面粉磨房、榨油、纺织等，其中主要是制造黑色阿拉伯外套的作坊。他在卡瓦格纳广场的一家商店找到了一双精美的平底皮拖鞋。

“在我看来，这双鞋对您似乎小了一点儿。”让·塔高纳用讥讽的口吻说道。

“非常漂亮！”

“有点儿贵？”

“我有钱！”

“您决定买下吗？”马塞尔·罗南问道。

“送给一位可爱的人。”达当脱先生轻轻地难以觉察地眨了一下眼睛。

马塞尔·罗南不敢贸然行事，否则他很想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下它，送给那位年轻的姑娘。

如果说在特莱姆森汇集了来自西方和摩洛哥部落的各种贸易，如粮食、牲畜、皮革、布匹、驼鸟羽毛等，那么这座城镇还为古董爱好者提供了精美的纪念品。到处可见大量的阿拉伯建筑古迹。三座古老城墙废墟已为 4 公里长设有九道城门的现代化城墙所代替。摩洛哥人居住区里有弯弯曲曲的小街道。昔日特莱姆森有上座清真寺，如今只能看到几座。昔日吉撒丽亚骑兵营而今汇集了热那亚·比萨、普罗旺斯等地的商人。所有清真寺都有众多白色塔尖矗立着精美镶嵌工艺的小圆柱，清真寺里收藏有油画、陶器。例如吉玛克比尔清真寺，也就是阿卜杜勒·哈斯姆清真寺，里边的大厅被条纹大理石柱分成三个部分，阿拉伯的孩子在里面读书、写字、学习算术。格林纳达最

后一位国王也在此逝世。

三个人走过街道，穿过广场来到一个多民族的居住地。居民区中有风格截然不同的本地人房屋和欧式房屋，其他居民区大多是现代化房屋，城镇内到处可见喷泉，最漂亮的当数圣米歇米广场上的喷泉，最后他们来到梅库阿尔广场，从这里沿着有四排树木的大道可一直返回旅馆。这也是郊外不可相比的景色。

在特莱姆森郊外，有一些乡村农舍，西迪达乌德和西迪阿卜杜撒拉姆两位修道士的墓碑，还有一个震耳欲聋的埃乌利特瀑布，瀑布落差达 80 米，至于其他许多吸引人的景色，克劳维斯·达当脱只能在他的《地理指南》的书中欣赏了。

本来应该有好几天来欣赏特莱姆森城和城郊的乡村，可是现在向那些想尽早离开，尽量缩短旅程的人建议延长一段时间，实在是白费气力。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对他的同伴有某种权威——尽管在减少——却还是存在。

“亲爱的马塞尔，亲爱的让，你们现认为特莱姆森怎么样？”

“一个美丽的城市，”一个人漫不经心地回答。

“是很漂亮。”另一个嘟囔着。

“喂，小伙子们，当初我有责任把你们救出。你，马塞尔，抓着你的衣领救出，你，让，抓住你的裤子救出，但愿你们永远不要碰上这样的事情！”

“您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救出来”，马塞尔·罗南说道，“请相信我们的感激……”

“是啊，”让·塔高纳打断了他表哥的话，“请问您是否有救人的习惯？”

“是的！这种事发生了不止一次。我完全有资格在胸前挂上什么破铜烂铁之类的玩意儿。”

“目前的情况是，我尽管很想成为养父，可是从来没能领养过任何人！”

“即使你有条件做到……”

“如你所说的，我的孩子，”克劳维斯·达当脱说道，“但是也要看能不能做到。”

众人回到旅馆。晚餐上大家都无精打采。众人都好像打好行李等待出发。在饭后甜点时，这位佩皮尼昂人决定把那双小巧美丽的拖鞋送给它的收受人。

“亲爱的小姐，请作为特莱姆森纪念品收下！”他说道。

埃利萨尼夫人莞尔一笑表示谢意。而德斯兰戴一家人，女的紧抿双唇一言不发，男的紧锁双眉。

路易丝像往日一样安详，可是眼睛里充满了兴奋的光芒，她说道：

“谢谢，达当脱先生，您能允许我拥抱您一下吗？”

“太好了，我买这双鞋就是为了这个……用拖鞋换一个亲吻！”

年轻姑娘拥抱了这位好心肠的达当脱先生。

第十五章

民法第 345 条的三个条件，有一条终于实现了。

说实话，尽管阿尔及利亚铁路公司精心安排了这次旅游，或许现在也该结束了。善始不一定善终，至少对达当脱旅游团是这样。

离开特莱姆森城，车队人数减少了一半。很多游客希望在这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城镇再多停留几天。公司代表德利瓦斯和其他的游客留在了特莱姆森，达当脱先生和他同伴在向导摩克塔尼引导下，向西迪比尔阿贝斯前进。这天是 5 月 21 日黎明。

还应交代一下，奥利安达尔先生也随队出发，急于赶回奥兰。他的理由是要编写一份对此次旅游的学术报告，对此达当脱先生和其他人并不觉奇怪。因为他只用长筒望远镜观测过星空位置，而其他仪器却压在箱子底下，从来没有动用过。

车队只有两辆马车。第一辆坐着三位女士和德斯兰戴先生，第二辆坐着奥利安达尔先生，厌倦骑骡子的阿卡托克，两个为车队服务的当地人，以及行李和食品。从特莱姆森城出发中途用一次午餐，天黑时抵达宿营地——拉莫西耶尔村庄。第二天由此出发，中午休息用午餐晚上 8 点到达目的地——西迪比尔阿贝斯。马车旅游到此结束，然后乘火车返回奥兰。

不用说达当脱先生和向导摩克塔尼仍然乘骆驼，他们的坐骑非常出色，无可指责，两位巴黎人也对他们的马匹无不满之处。

在特莱姆森和西迪比尔阿贝斯之间有一条国家级公路，这条公路在提雷拉特同另一条奥兰到阿尔及尔的公路汇合。从特莱姆森到西迪比尔阿贝斯的距离为 92 公里、大约两天能轻松赶到。

车队行进的这个地区与从赛义达到赛伯图的南奥兰地区显得更加不同。森林少一些，不过有辽阔的耕地。法国移民区，以及纵横交错的河流。这些河流都流入图利河和伊塞尔河。其中伊塞尔河是阿尔及利亚最长河流之一，也是一条经济意义重大的河流，河流全长 200 公里，最后流入大海。在河流经过的地方有一条大峡谷，依靠高原地区和深海平原的排灌系统，这里的种棉业非常兴旺发达。

从奥兰乘火车出发，从赛义达乘马车出发都一直很团结融洽的旅游团，现如今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之间关系非常冷淡。德斯兰戴一家和埃利萨尼夫人躲在马车里私下谈话，路易丝很少听到能让她高兴的事情。马赛尔·罗南和让·塔高纳放弃了各自伤心的想法，跟在这位佩皮尼昂人后边，几乎很少和他说话，就连达当脱先生停下来等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

多么不幸的达当脱！现在似乎每个人都对他不高兴：德斯兰戴一家人不高兴，是因为他没能说服路易丝同意和阿卡托克的婚事；埃利萨尼夫人不高兴，是因为他在这么长时间里没能让她的女儿对婚事做出决定；马赛尔·罗南不高兴，是因为达当脱没有为他所救出的人去着想；让·塔高纳不高兴，是因为达当脱救了他，而不是他救达当脱的生命。总之克劳维斯·达当脱只是一只骑在骆驼上的替罪羊。在他身边的只有忠实的帕特利斯。而后者似乎在说：

“瞧，这就是发生的一切！您的仆人没有说错。”

不过帕特利斯并没有这样想。他认为他的主人没有什么文学修养，但是具有达当脱式勇敢的精神。他就是达当脱，达当脱就是他。

克劳维斯·达当脱最终会摆脱一切烦恼。

“想一想，克劳维斯，达当脱先生心里想，“难道你欠了这帮家伙什么？……难道因为他们不高兴，你就烦恼不安吗？难道阿卡托克是一个傻瓜，也是你的过错吗？他的父母把他看作一只凤凰，可是路易丝最终会看清这是一只什么鸟。马塞尔爱这位姑娘，我开始看出来！不过，坐在骆驼上，我不能对他们喊出这样的话：孩子们，你们二人过来，我为你们祝福！还有那个欢乐的让，那个把开朗和热情都丢到撒尔河的人，或许他是想把我从河里救出来！我敢肯定，他们两人都在唉声叹气，满腹怨言！……”

帕特利斯从马车上下来，想和他的主人说话：

“我担心，先生，天要下雨。最好能……”

“天气再不好也比什么都好！”

“这是什么意思？愿先生赐教。”帕特利斯被这种奇谈怪论闹得摸不着头脑。

“真他妈的！”

帕特利斯被这种街上野孩子的脏话吓坏了，他用比下车更快的速度上了车。

整个上午浓云密布，很快下起了热哄哄的雨。人们赶了12公里到了艾音费撒。以后雨住了，车队停在了一处绿树成荫的峡谷，不远处飞泻的瀑布送来阵阵凉爽。人们开始用午餐。午餐的气氛说不上亲密，不过倒也显得平静。据说在饭店吃份饭的客人在用餐前互相不理睬，用餐后也是依然。在德斯兰戴一家人虎视眈眈的注视下，马塞尔·罗南避免去看路易丝·埃利萨尼，让·塔高纳也不再企盼路上的机遇。这是一条国家级公路，路面情况良好，路边是军事区。路上石子排列成行，养路工人正在劳动。他诅咒这种使国家变得文明，对他却不适宜的管理。

为了让众人兴奋，为了恢复往日的关系，他尝试着大笑了几次。可是他的努力就像刚才的阵雨，过后依然依旧。

“他们要把我烦死了！”他小声地说道。

大约11点，车队又上路了。车队走过伊塞尔河的一个支流，图利河上的一座桥，穿过一个小森林，一个采石场，以及哈贾鲁姆废墟，一路平安无事，于晚上6点到达了拉莫西耶尔村庄。

因为在特莱姆森逗留时间太短，众人也只好委曲在这个只有200居民的小村庄。后者是以著名将军拉莫西耶尔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村庄以峡谷中凉爽气候和肥沃土地著称。不过在这个村庄唯一的客栈里却感觉不到一点儿舒适。那些带壳的鸡蛋好像是用火烤熟的。幸亏公司代表德利凡斯不在场，避开了众人的指责。然而游客们在这个小客栈听到了本地人演唱的歌曲。开始大家不想欣赏这个音乐会，但是在达当脱先生一再坚持下——众人不想惹恼了他——也只好勉强同意。

晚会在客栈大厅举行，晚会节目还是值得一看。

这是一首“努巴”乐曲，只用三种阿拉伯乐器演奏：“德伯尔”是一种大鼓，用两根细小木棒敲击鼓的两面；“雷依塔”是一种笛子，笛身一部分用金属制作，其声音与风笛相似；“努瓦拉”是一种用两个半截葫芦，外边用干皮子捆紧的乐器。往常这种乐曲有舞蹈伴奏，不过今晚的节日没有。

短暂的晚会结束了，达当脱先生用生硬的语气说道：

“很高兴，我很高兴！”

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达当脱先生通过向导摩克塔尼给了每个本地音乐家令人满意的小费。

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对这场晚会满意吗？这是一个问题。总而言之，在这次晚会上有一位听众非常满意。在音乐会上，两兄弟中的一个——大家可以猜出是谁——坐在了埃丽萨尼小姐的身边。人们不知道他是否说出了刻骨铭心的、让年轻姑娘动心的三个字呢？

第二天一大早，着急赶路的游客们出发了。从拉莫西耶尔到艾音特鲁特大约有 10 公里，也是计划修建的铁路线。行进的道路转向东北，在离西迪比尔阿贝斯几公里远的地方穿过正在铺设的铁路，转向了奥兰南部。

车队首先要穿过广阔的阿耳发茅草种植地和望不到边际的农田。一路上随时可以看到水井。此时穆森河和泽爱纳河的水量很丰富。车辆和马匹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白天赶完 45 公里的路程。现在没有时间来说笑，路边也没有奇特的风景来欣赏，也没有古罗马人或柏柏尔人的遗迹可供参观。

气温很高。幸亏有一片云彩挡住了灼热的阳光，在这片没有树木的地区赤热的太阳让人难以忍受。田野上没有一棵树，平原上没有一块荫凉。直至午饭休息，一路上就是这样的情景。

11 点，随着摩克塔尼的手势，车队停了下来。在路的左边几公里远的地方，是乌尔德米依森林，本来可以为车队提供一个较舒适的地方，但是往返又不太合适。

众人把食物从篮子里取出，分成几个小组坐在路边。一组是德斯拉戴一家和埃丽萨尼一家，路易丝必须和他们在一起。另一组是让·塔高纳和马塞尔·罗南。后者找不到机会接近年轻姑娘，只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谨慎。从拉莫西耶尔出发以来，两个年轻人走过的路也许超过车队走过的路，不过目的地不一定是西迪比尔阿贝斯。

最后一个组是达当脱先生和——有和没有一样的——奥利安达尔先生，如果达当脱先生同意这种说法。

他们坐在一起谈着话，他们在说什么？……无所不谈……即将结束的旅行平安顺利；没有耽误路程，没有发生严重事故；每个游客身体健康，只是有点疲劳，尤其是女士们更觉劳累；再有五、六个小时就到西迪比尔阿贝斯了，到奥兰以前不会有机会坐上头等车厢等等。

“您满意吗？奥利安达尔先生？”克劳维斯·达当脱问道。

“非常满意，达当脱先生，”这位蒙特利马尔人回答道。“这次旅游安排得非常好，食品也非常令人满意。甚至在不起眼儿的小村庄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食品问题在您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对吗？”

“非常重要。因为我要尝遍所有我不曾见到的食品。”

“我认为，奥利安达尔先生，这是一个事关肚皮的问题。”

“咄！”帕特利斯哼了一声。

“依我看，正好相反。食品问题是生存的头等问题。”奥利安达尔说道。

“亲爱的先生，请允许我直言相告，我们指望您的不是烹调术，而是您的天文学。”

“天文学？”奥利安达尔先生问道。

“是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向导迷了路，如果需要观测星空寻找方向，就可以依靠您来测量太阳的高度。”

“我来测量太阳的高度？”

“当然了，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您非常了解星星的方位。”

“什么方位？是不是方火腿？”

“哈哈，哈哈，您太可爱了！”达当脱先生大笑起来。

达当脱先生的大笑没有引起其他人的任何反应。

“总之，我是想说，”他又接着说道，“您能使用您的仪器，比如六分仪，就是在您箱子里放着的六分仪，就像海员一样观测天空。”

“我有六分仪？在我的箱子里？”

“或许用您的长筒望远镜，就是那个很适合观赏风景的望远镜，来观测子午线上的太阳，不对吗？”

“我不懂。”

“难道您不是蒙马利特尔天文学会主席吗？”

“美食学会，亲爱的先生，是美食学会！”

奥利安达尔先生坚定地回答说。这个回答使所有直到现在都无法说清楚的事情真相大白了，也使得让·塔高纳十分开心。

“帕特利斯，这个笨蛋，是他在‘阿洁莱’号上告诉我们的。”

“怎么，先生不是天文学家？”忠实的仆人问道。

“不是，是美食家，我告诉你我是美—食—家！”

我把领班的话听错了，也让所有的人误会了。

“唉，我曾以为，”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说道，“我曾把奥利安达尔先生当作一个……可实际上他是一个……真的！这真让人捧腹大笑！帕特利斯，拿上你的鞋帮，鞋筐，带着身上的脓疮滚吧！”

帕特利斯走开了。他的心里混杂着蔑视，带着更多的屈辱走开了。他竟然受到了不公正的俗不可耐的谩骂。不过他的主人第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说了一句不俗的话“捧腹大笑”，将来帕特利斯会离开他的仆人工作，去法国文学院谋到一个院士的职位，从事推敲语言的工作。当然不会和左拉先生在一起……，可是万一……

让·塔高纳走上前来说道：

“请您原谅帕特利斯·达当脱先生。”

“为什么？”

“因为把一个人弄错也没什么，无非是把美食家弄成了天文学家。”

达当脱先生对这种令人倒胃口的解释哈哈大笑。

“哈哈，这些巴黎人就是厉害！他们真会说话！”他大声说道。“可是在佩皮尼昂，人们不这样看，佩皮尼昂人不是笨蛋，绝对不是。”

“当然，不过他们也太有救人的天赋了。”让·塔高纳心里说。

车辆和马匹又上路了，移民区过去后是阿尔发草种植区，大约2点左右，车队一路不停抵达了兰塔尔小镇，准确地说该小镇是艾因特木尚铁路干线与西迪比尔阿贝斯国家公路的汇合处。3点时，车队到达穆森桥，穆森季节河与它的一条支流在此汇合，4点时，车队抵达前面提到的两条路线汇合处。汇合处在西迪克拉莱德的下方，离西迪拉森有几公里远。随后，车队又走过了锡格地区的美克拉河。

西迪拉森只是一个600居民的五星小区，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和本地人，车队不在此处歇息。

大约4点半时，走在前头的向导突然被他身后的骆驼拉住了，无论怎么

大声吆喝，牲口就是不往前走，而是急促向后奔去。

与此同时，两个年轻人骑的马也打着响鼻，前腿抬起，发出恐怖的嘶叫声，尽管用马刺打用鞭子抽，马匹还是向车队后边跑去，而整个车队都发出了吓人的尖叫声。

“出什么事了”？达当脱先生问道。

他的坐骑也喷着响鼻，好像嗅到了远处某种气味，一下子蹲了下来。

回答他的是两声野兽的吼叫。问题已经很清楚。是从100步远的松林里传来的吼叫声。

“是狮子！”向导大声喊道。

可以想象，整个车队陷入了怎样的恐慌之中。在大白天，在邻近公路的地方，出现了野兽，而且随时会扑上来。

埃利萨尼夫人、德斯拉戴夫人、路易丝都惊恐万分地跳下了车，拉车的骡子也试图挣脱缰绳逃命。

对两位夫人，对德斯拉戴先生和儿子，对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来说，出于本能首先想到的是返回原路，到离这儿有几公里远的村庄去躲避。

“都别跑！”达当脱先生大声喊道，声音如此威严，令众人只好服从。

德斯拉戴夫人一下子失去了知觉。驭手和当地人熟练地将牲口笼住，防止他们跑到田野上去。

马塞尔·罗南疾速跑到第二辆马车上，在帕特利斯帮助下，取出了武器，有猎枪和手枪而且都装满了子弹。

达当脱先生和马塞尔·罗南拿的是猎枪，让·塔高纳和摩克塔尼用的是手枪，大家都集中到了道路的左侧，笃葑香树的下边。

吼叫声又重新响起，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在树林的边缘上出现了一对野兽。

这是一只雄狮和一只母狮，身驱魁梧，一身浅黄色皮毛，在阿莱普松林中格外醒目。

两只兽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瞧着车队，难道它们会扑过来吗？或者担心车队人多，打算返回森林，让出道路吗？

它们不慌不忙向前走了几步，以出了低沉的吼声。

“谁也不要动！”达当脱说，“让我来对付”。

马塞尔·罗南看了年轻姑娘一眼，路易丝面色苍白，神情紧张，不过尽力保持冷静，并努力地安慰她的母亲。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走到克劳维斯，达当脱和摩克塔尼身边，他们离前边树丛有10来步远。

1分钟后，当两只狮子相互靠近时，传来第一声枪响，是佩皮尼昂人向母狮子开了枪，不过往日机敏的达当脱先生这次却很糟糕，野兽只是在惊吓中擦破了点儿皮，猛地跳了起来，发出声嘶力竭的吼叫。在同一时刻，雄狮也扑了上来，马塞尔·罗南举起了猎枪，扣动了板机。

“我真蠢！”达当脱先生为刚才没有用的一枪大声骂自己。

马塞尔·罗南也不值得夸奖。因为公狮子也只是肩上受了轻伤，狮子身上厚厚的鬃毛，减缓了子弹的速度，使它避免了致命的一枪，这头野兽变得更加狂怒，在道路上狂奔，就连让·塔高纳打出的三颗子弹也没能阻挡住。

这一切只有几秒钟，两支猎枪来不及重新装上子弹，而这时两头狮子又冲回到了树丛旁边。

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被母狮子掀倒，狮子的利爪也伸到了他们面

前，这时摩克塔尼开的一枪，使狮子突然转过身来，不过它又猛地转过身，冲向了倒在地上的两个年轻人。

达当脱先生开了第二枪，子弹穿过了母狮子的胸口，不过没有击中心脏，如果不是两个年轻人手脚敏捷，恐怕也不能安全逃去。

尽管母狮子伤势严重，却仍然张牙舞爪，雄狮子赶了过来，和她一起向着乱成一堆，恐慌万状的马匹和人群扑去。

摩克塔尼被母狮子抓住，拖出十几步远，浑身是血，让·塔高纳手握短枪，马塞尔·罗南把猎枪重新上好，一起冲到了路边，射出的两颗子弹差不多同时击中要害，结束了母狮子的性命，后者抽搐了一下，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公狮子拼尽最后力气，猛地跳出 20 步远，一下子把达当脱先生掀翻在地，后者已来不及开枪，达当脱先生在地上翻滚，几乎要被野兽沉重身躯压扁。

马塞尔·罗南跑到离狮子三步远的地方——此时他肯定没有想到民法规定的有关领养条件扣动了板机，不过这一枪卡壳了……

此时马匹和其他牲畜恐慌到了极点，它们挣脱了缰绳，跑到了田野上，已经无法使用武器的摩克塔尼，一直爬到路边，德斯兰戴先生、奥利安达尔先生和阿卡托克站在了女士们的前面。

克劳维斯·达当脱不能站起来，狮子的利爪压在他的胸口上，这时一声枪响……

这头野兽头被击中，身躯向后倒下，死在了佩皮尼昂人的身边。

是路易丝·埃丽萨尼拾起摩克塔尼的手枪一下子击中了狮子。

“是她救了我……是她救了我！”……达当脱先生大声欢呼，“这不是绵羊，也不是玩具，是一头真正的狮子！”

他一跃而起，其敏捷连躺在地上的野兽也不能不佩服。

让·塔高纳和马塞尔·罗南没能做到的事这位年轻姑娘却做到了，突然她感到四肢无力，疲惫不堪，差一点倒在地上，马塞尔·罗南拖住她，把她交给了她的母亲。

一切危险都过去了，对路易丝·埃丽萨尼的壮举，达当脱先生从心底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在本地人的帮助下，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和帕特利斯一起把逃走的骡子和马匹捡了回来，这一切没用多少时间，因为猛兽死后牲畜又恢复了平静，自己又重新回到了路上。

摩克塔尼的腰和手肘的伤势相当严重，被放置在马车上，帕特利斯接替他坐在了两个驼峰之间，与其说他像一个纯血统的阿拉伯人，不如说更像一位运动员。

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重新上马，后者首先说：“你瞧！这个东比利牛斯的救护犬一次救了我们两人，同这样的人在一起肯定一事无成。”

“一事无成。”马塞尔·罗南附合说。

车队重新上路，半小时后到了西迪拉森，7 点的时候，已下塌在西迪比尔阿贝斯一家最好的饭店。

第十六章

小说圆满的结局符合了克劳维斯·达当脱先生的心愿。

第二天上午9点西迪比尔阿贝斯的火车载上一部分经历14天跋涉的旅客，又重新返回出发地。

这部分旅客中包括克劳维斯·达当脱先生、埃利萨尼母女、德斯兰戴夫妇和儿子、让·塔高纳、马塞尔·罗南、还有帕特利斯，后者想返回佩皮南诺吉广场的家中，重过平静有规律的生活。

不管是自愿还是迫不得已，留在西迪比尔阿贝斯的人有为阿尔及利亚铁路公司工作的那几个本地人和向导摩克塔尼，后者将在此得到精心照料，并得到了达当脱先生的丰厚酬谢。

那位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呢？……这位蒙特利马尔美食学会主席不打算离西迪比尔阿贝斯，他想从美食的角度考察一番这座又被人们称做‘糕点城’的城市。

这是一座有17000居民的大城镇，其中4000法国人、1500犹太人、其他是本地人。

该城镇是周围地区的中心城镇，差一点就成为奥兰省的省会。这座城镇曾是昔日贝尼——阿摩尔的家簇领地，后者后来越过边境、去摩洛哥避难，从1843年起，这座城镇成为一个现代化、美丽、繁荣的城市。城镇周围是肥沃的土地。并得到梅克拉河的灌溉，整个城镇淹没在绿树丛林中。

无论这里的风景多么美丽、多么诱人，这次达当脱先生迫不及待要离开，他从未这么着急想返回奥兰。

如果知道他请求埃利萨尼夫人让他领养她的女儿，而且这位尊敬的夫人也不是勉强成为达当脱夫人，就对他想早日返回不感到奇怪了。一位2百万法郎家产，一直决心保持独身的人，要成为养父，要结婚，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的，埃利萨尼夫人出于谨慎，在形式的问题上提出了不同意见，不过一切很快过去，而年轻的姑娘却徒劳地反对说：

“好好考虑一下，达当脱先生。”

“一切都考虑好了，亲爱的孩子。”

“你不能为此牺牲自己。”

“我做不到，我甘心情愿，好女儿。”

“你会后悔的。”

“绝不会，爸爸的好女儿。”

说到底，埃利萨尼夫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女人，她懂得这种结合会带来很多好处——这也是不难做到的——所以她从心底感激达当脱先生。

德斯兰戴一家喜出望外，路易丝将要为她的丈夫带来多少嫁妆啊！多么幸运的日子啊！多么有钱的继承人啊！这一切都是为了阿卡托克，现在他们坚信他们的朋友，同乡，克劳维斯·达当脱只能用他父亲的影响力去帮助这个老实的男孩子。可能还有一个心底的秘密，他们的儿子将成为这位有钱的佩皮尼昂人的女婿。

总之，所有这些都同意在最短的时间内返回奥兰。让·塔高纳和马塞尔·罗南又如何呢？

首先让·塔高纳决心离开这个让他幻想破灭的地方，这天早上他大声地说：

“说心里话，真该为达当脱先生欢呼喝彩，虽然我们没能成为他的养子，

可是那位可爱的路易丝成了他的养女，真让人不胜欢喜，你呢！马塞尔？”

那位年轻人没有说话。

让·塔高纳又接着说：“可是，这样做符合法律吗？”

“你说呢？”

“对狮子的战斗。”

“不管是对付狮子或对付人，战斗终归是战斗，这不能否认路易丝·埃利萨尼救了达当脱先生的事实。”

“得了，马塞尔，我也这样想，幸亏不是你也不是我和路易丝·埃利萨尼小姐一起救出这位好心人。”

“那又怎样？”

“因为他或许会领养我们三个人，这样他就成为我们的妹妹，你或许不想这么做。”

“是的，”马塞尔·罗南很恼火，“法律上禁止在兄妹之间结婚，……我也不会再这样打算了。”

“可怜的朋友！可怜的朋友！你很爱她吗？”

“是的，让，我打心里爱她！”

“真是倒霉，救了这位百万富翁的不是你，否则他会选择你做他的养子，那么……”

是的，真是不幸！不过两位年轻人没有伤心多长时间。此时火车经过北方特萨拉的大片丛林，向着奥兰高速前进。

达当脱先生在西迪比尔阿贝斯什么也没有看到，没有参观水车或风车，也没有看石灰厂、木桶厂或砖窑。他没有浏览居民区、军事区，也没有在栽种高大梧桐树的笔直街道上游返，没有去参观众多的清凉的喷泉，也没有跨出城门出去走一走，更没有去看一看在达亚门附近美丽的苗圃。

简短截说，火车沿着锡格河走了 20 来公里，经过特兰贝斯小城和圣卢西安小乡镇，在提富拉特的圣巴布转到阿尔及尔到奥兰的铁路线，火车以 78 公里的时速，在中午时分抵达了省会奥兰车站。

这次旅游终于结束了，虽然出了几件阿尔及利亚铁路公司未曾预料的事，不过给游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达当脱先生和两个巴黎人重返共和国广场的饭店，埃利萨尼夫人和女儿以及德斯兰戴一家人又回到了离开 14 天的老城堡街的住所。

达当脱先生对一切事情都不会“拖拖拉拉”这句比较俗气的话，使得帕特利斯有点不高兴。达当脱先生迅速办理领养的各种事项，手续不太复杂，因为他不到 50 岁，他要帮助的路易丝还未成年，所以根据民法第 345 条路易丝·埃利萨尼从战斗中救出他，就成为不争的事实。总之领养人和被领养人都符合规定条件。

在这期间，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不断被召唤到老城堡街，后来他觉得搬到埃利萨尼夫人家去住更方便一些。

不过，人们发现，在这期间，一向豪爽、善于交际的克劳维斯·达当脱变得谨小慎微，甚至沉默寡言，尽管德斯兰戴一家不怀疑他们朋友的热心助人，可是也开始焦虑不安起来。遵照父母的命令，阿卡托克对这位年轻的女继承人百般殷勤：有朝一日，她会拥有比他目前多出上百万法郎的财产。他再也不想离开她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使得马塞尔·罗南和让·塔高纳越来越疏远了他们的

救命恩人。自从达当脱先生退掉饭店后，他们很少看见他。有时候在街上碰见他时，也总是匆匆去办事，胳膊下夹着公文包，里面装着成捆的文件，达当脱先生这种“忙来忙去”，在两个巴黎人看来无疑是一种颓废，这个比利牛斯人似乎让他们想不起来曾经各救过他们两次，一次从湍急的河水中，一次从浓烟烈火中，还有一次把他们两个人一起从猛兽搏斗中救出。

又是一个晴朗的早晨，让·塔高纳认为应该说出下面的话：

“老朋友，现在必须做出决定！我们既然来这里是为了参军，那么就去当兵吧，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去后勤处，然后再去征兵处？”

“明天。”马塞尔·罗南回答说。

第二天，让·塔高纳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当然也得到了同样的答复。

令马塞尔·罗南最伤心不过的是他没有机会再见到埃利萨尼小姐。这位少女很少出门。老城堡街一家人也不再招待客人，一切都在预示着阿卡托克·德斯兰戴先生和路易丝·埃利萨尼小姐的婚礼将在近期内举行。马塞尔·罗南绝望了。

一天上午，达当脱先生来饭店看望两个年轻人。

“喂，朋友们，你们参军的事怎么样？”他开门见山地问道。

“明天去。”马塞尔·罗南回答。

“对，明天。”让·塔高纳补充说，“肯定是明天，亲爱的，又少见到的达当脱先生。”

“明天？”后者又问了一次。“不行……不行……真该死……你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挤进第七骑兵团！……再等一等……不用着急！……我想请你们两个人参加我举办的庆祝会。”

“为庆祝德斯兰戴先生和埃利萨尼小姐的订婚仪式吗？”马塞尔·罗南说话的时候，脸都变色了。

“不是，”达当脱先生说。“是结婚之前的领养庆祝仪式。我相信你们会来的，再见。”

他说完就走了，他可真是急性子。

因为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要在奥尔城择定住所，本城调解法官才能开始审理领养文件，以后当事双方都要面见法官，埃利萨尼夫人和埃利萨尼小姐为一方，克劳维斯·达当脱为另一方，向法官说明各自年龄，以及符合领养人和被领养人条件的证明。

调解法官收到认可的文件后。开始起草契约，10天之内，民事法庭书记员将契约寄出，寄出的契约还包括有关的年龄证明、认可文件、各种证件，最后所有文件由诉讼代理人递交到初级法院检察官的手中。

“反反复复，拖拖拉拉，”达当脱先生说。“简直是在磨洋工。”

得到文件后，第一诉讼法庭宣布领生效。以后法院的判决文件转移到阿尔及尔法院，该法院也同样宣告领生效，完成这一切，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两个巴黎人每天上午经过征兵处门前，但是都没有进去。

“好吧，和结婚生孩子相比，这是最快的。”达当脱不断地安慰自己。

最后领养批准，不过法院判决，由当事人以最快速度，根据法院指定的数量张贴到指定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达当脱先生只好一个人完成这些工作，印制布告，在每一个布告上贴上税务邮票。

最后的事情是将判决书寄到奥尔市政府户籍管理处，后者负责登记每个当事人的出生年月，这些手续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否则领养一事宣告作废。

这项工作用了既不是 3 个月也不是 3 天，绝对没错！

“总算好了，”达当脱先生大声喊道。

这一切的费用大约用了 300 法郎，达当脱先生宁愿付双倍或 3 倍的费用，只要能够快一点。

庆祝的日子终于到了，宴会订在饭店的大厅，埃利萨尼夫人的餐厅容纳不下所有的客人，客人中有让·塔高纳，马塞尔·罗南所有的朋友、熟人甚至还有返回奥兰的尤斯塔什先生。我们这位佩皮尼昂人向他发出了与之相称的特大号请贴。

但是在客人中没有看到德斯兰戴一家人，这使一些人极其吃惊，也使另一些极其满意。从前一天开始，气急败坏，怒火中烧的德斯兰戴一家人就不断咒骂着达当脱先生，一直骂到达当脱和他养女在内的第 18 代祖宗头上，以后他们登上“阿洁莱”号甲板，出发了。“阿洁莱”号的布卡拉什船长和布鲁诺医生根本不想破费为他们准备食物，因为阿卡托克本人已经没有胃口了。

还需要说一下宴会是极其丰盛的，气氛欢快、热烈、十分开心，达当脱先生看到了路易丝·埃利萨尼光彩照人，看到了让·塔高纳为阿卡托克做了一首伤心的曲子，不过出于谨慎，他没敢把它唱出来；看到了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在餐桌上埋头大吃。虽然样子很节制，可是吃下了所有食物，虽然显得谨慎，却尝遍了所有的美酒。

在饭后的甜点之前，达当脱先生的致词是出色的，令人称道的，德斯兰戴一家人，前一天坐船离开，这是多么令人振奋！如果他们出现在这一庄严时刻该会有怎样的表情啊！

“夫人们，先生们，我感谢大家能来参加我最衷心希望举办的庆祝仪式。”

从一开始帕特利斯就希望达当脱先生废话连篇的致词能以适当的方式结束。

“请大家注意，如果你们觉得宴会菜肴可口，那么后边的甜点小吃会更好，因为有一道在菜谱上没有的菜将会出现。”

帕特利斯感到某种忧虑。

“哈哈！哈哈！一道新菜！”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已经垂涎欲滴。

“我还没有向你们介绍我的可爱的路易丝。”达当脱先生接着说，“她的母亲阁下已允许我收养，路易丝始终是她的女儿。也成为了我的女儿。”

全体鼓起掌来，女听众流下了眼泪。

“如果她的母亲同意，我们的路易丝就是我奉献的甜点。就像奉献给神殿上的圣餐。”

尤斯塔什·奥利安达尔先生失望地缩回了舌头。

“这道甜心奉献给谁呢？就是我们中的一位客人，这位勇敢的小伙子，马塞尔·罗南，他也因此成为我的儿子。”

“那我呢？”让·塔高纳情不自禁喊了起来。

“你将成为我的侄子，养子！现在开始奏乐！砰砰呛！砰砰呛！……把宴会上所有能响的东西敲起来！”

帕特利斯用餐巾蒙住了脸。

“是否还应该补充一下：马塞尔·罗南同路易丝·埃利萨尼在第三个星期举行盛大的婚礼。马塞尔·罗南的名字以及马塞尔·罗南的名字从来没有

在非洲第七兵骑兵团名册上出现过。”

人们会说，这个故事结尾好像一个闹剧，可是当幕布降下来，当婚礼就要结束，除了是一个没有音乐伴奏的闹剧外，又该是一个什么结尾呢？

隐身新娘
[法] 儒勒·凡尔纳著
李丽译

第一章

“请尽快来，亲爱的亨利。我急切地盼望你的到来。

匈牙利南部地区景色美丽迷人，一定会使一位工程师流连忘返。你会不虚此行的。

衷心祝福你！

马克·维达尔”

是的，我对此次旅行丝毫不感到后悔。但我是否有必要讲出来让大家分享？还是只字不提的好？其实，说出来又会有谁相信呢？

我想，即使是柯尼斯堡的普鲁士人威廉·霍夫曼，《绝望之门》、《特拉锡约国王》、《命运之锁链》、《圣·西尔韦斯特的夜游》的作者，恐怕也不敢发表这部小说，爱伦·坡也没有胆量把它载入《怪诞故事集》中。

我弟弟马克虽则年仅 28 岁，但作为一名肖像画家在沙龙里颇受欢迎。他被授予金质奖章以及荣誉勋位军官的玫瑰花形徽章，对此，他完全当之无愧。在同时代的肖像画家群中，他卓然独立，博纳为以有这样一名门生深感欣慰与自豪。

无限的柔情和亲情把我们兄弟二人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我对他怀有些许父辈的宠爱，因为我年长他 5 岁。我们年幼时，双亲相继过世。我，作为大哥，承担起抚养和教育小弟的义务。因为他自小就对绘画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因此，我有意培养他这方面的爱好，深信他会取得出色的成就。

但这仅是马克走上独立创作道路的前夜，在这条道路上，有时会遇到“阻碍”——人们很愿意从现代技术词汇中借用该词。如果它又出自一位北方公司的工程师文笔，那又有何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现在，马克快要结婚了。他在匈牙利南部重镇拉兹居住已有一段时日。他先在布达佩斯逗留了数周时间，画了几幅非常成功的肖像，挣了一笔钱。匈牙利人民对艺术家，特别是对法国艺术家的热情使他深为感动。离开布达佩斯后，他没乘火车到舍格迪恩，那里有条支线可到达拉兹，而是沿多瑙河乘船直到拉兹城。

在拉兹，罗特利契医生家是全匈牙利的几大名门望族之一。他家资雄厚，加之他医术精湛，行医也给他带来了大笔财富。每年，他都要用一个月的时间遍游法、意、德国。有钱的、亦或无钱的病人都焦急地等待他的归来。因为他从不拒绝医治穷人。他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声名远播。

罗特利契家的成员有医生、他妻子、儿子哈拉朗上尉和女儿米拉。马克经常前去拜访这家人。他无法抗拒年轻姑娘的优雅风度，无法不被她的热情和美丽所打动。大概，这就是他逗留拉兹迟迟不归的原因吧。总之，如果说米拉·罗特利契使马克神魂颠倒，我弟弟也同样，令米拉·罗特利契芳心愉悦，这么讲丝毫不为过。他完全配得上！是的！这是个正直的青年，个儿中等偏高，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栗色头发，诗人般聪颖的前额，总是乐观开朗，性格温柔体贴，具有为美好事物所陶醉的艺术家气质。我毫不怀疑，是一种可靠的本能引导他选择了那位年轻的匈牙利女子为妻。

通过马克信中热情似火的描写，我认识了米拉·罗特利契，使我迫不及待地想结识她本人。马克请我作为一家之长前往拉兹，至少住上五、六个星期。他的未婚妻——他反复向我重申——也渴望见到我……只有等我到了，他们才能确定婚期。在此之前，米拉想亲眼瞧瞧人们推崇备至的这位大伯子——看看哟！……她要亲自判断自己将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对，只

有玛克把亨利介绍给她后，她才能最后许婚……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这一切，亨利在来信中不厌其烦地累述着，我感觉得到，他发疯似地爱着米拉·罗特利契小姐。

我说过，我只是通过玛克热情洋溢的字里行间结识了那位少女。其实，她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摆个优美的姿式，站在照相机前，不就成了嘛，一件十分简单的事呀。如果玛克给我寄来她的一张倩影，我不就能欣赏到她的美丽吗？……啊，不行！玛克不愿意……玛克说，她要亲自本人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让我为之目眩神迷。所以，我想玛克一定不会坚持要她去拍照！……不！他们二人坚持要工程师亨利·维达尔抛开事务，打扮得衣冠楚楚，出现在罗特利契家的客厅里。

难道还用得着这般大费唇舌来劝说我？大可不必。我断不会拒绝出席我弟弟的婚礼。在米拉小姐成为我弟媳妇之前，我很快就会如约到达拉兹城。

何况，正如玛克在信中指出的那样，我乐意知道，利用此次旅行好好参观一下吸引着无数游客前往的匈牙利那一带。那儿，是马扎尔人聚居之所，极富传奇色彩，当地人屡次反抗日耳曼人，它在中欧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至于旅程，我作了如下安排：乘多瑙河前往，乘火车返回。这样，我在维也纳可以乘船航行在那条风光旖旎的河流之上，即使我不能饱览它沿途2790公里的秀丽风光，至少，我可以欣赏到奥匈两国，从维也纳、普莱斯伯尔格、布达佩斯直到塞尔维亚边境的拉兹，这段最令人心旷神怡的河流。拉兹，将是我旅程的终点站，我没有时间一一游览多瑙河两岸的所有城市。多瑙河从土耳其的瓦拉西、摩尔达维以及保加利亚王国的贝萨拉比之间穿过，流经著名的铁门峡后，又途经维丁、尼科波里、鲁斯楚克、锡利斯特里、布勒伊拉、加拉茨，最后分三支注入黑海。它丰富的水流浇灌养育了两岸多少座美丽的城镇啊！

如我计划的，六个星期足以完成这样一次旅程，在巴黎与拉兹之间花费半个月的时间，米拉·罗特利契不会太过心急，定愿意给我这段时间游览一番。然后再与我兄弟共度半月，最后再花同样多的时间返回法国。

我向北方公司告假，得到了准许。处理完几件紧急事务，办齐玛克需要的几份文件，我就准备启程上路了。

准备工作花不了多少时间。我的行李极其简单，手提一个小箱子，肩挎一个包，如此而已。

我根本不用担心语言的隔阂。我曾去北方各省旅游，对德语还算略懂。再者，听懂马扎尔语，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何况，匈牙利境内法语比较流行——至少上流社会里如此，我弟弟就从来没有在奥地利境外碰到过语言方面的困难。

“您是法国人，您在匈牙利国土上享有公民权”，匈牙利一位国会议员对我一位法国同胞说道，这句友好的话语流露出马扎尔人民对法兰西民族怀有的深情厚意。

我给玛克的最后一封回信中请他转达米拉·罗特利契小姐，我和她一样急不可待，未来的大伯子急切盼望能见到未来的弟媳妇，如此云云。我马上出发，但无法确定到达拉兹的具体日期，因为我可能在那条由一首著名的华尔兹舞曲演绎的“蓝色的多瑙河”上流连忘返。我即将启程。假如罗特利契家同意，玛克也不反对的话，他们可以把婚期定在五月初的某日。我又写道：如果我在旅途中，没有写信逐一告知我在哪座城市，请千万别埋怨我。我偶

尔会写信，仅只为米拉小姐估算一下我离她家乡还有多远……无论如何，在必要时，我会发封电报，简单明了，告知我到达拉兹的日期、小时，甚至分钟，如果能如此精确的话。

既然我在维也纳才能坐船，因此，我向东方公司的秘书长申请了一张定期护照，可以在巴黎至维也纳这段路的各站随意停留。这纯属各公司间的业务往来，我的申请没遇到什么困难。

出发的前一日，即4月4日，我去秘书长的办公室领取护照，并向他辞行。他向我发放完护照，同时向我祝贺，说，他知道我此行去匈牙利，也知道我弟弟马克·维达尔准备结婚，他知道马克是位著名画家，也是上流社会知名的社交人士。

“我还了解，您弟弟即将进入的罗特利契家是拉兹最有名望的一个家族。”

“有人对您谈过此事？”我问他。

“是的，准确地说，是在昨天，在奥地利大使举办的晚会上。”

“谁告诉您的？……”

“布达佩斯卫戍区的一位军官。他曾在匈牙利首都和令弟有过交往。他对令弟大加赞赏，说他在布达佩斯取得辉煌的成就，在拉兹也受到了同样的盛情款待，想必您对这一切已了如指掌，不会大吃一惊了吧，亲爱的维达尔……”

“那位军官对罗特利契家也不乏溢美之辞？……”我问。

“当然。医生的美名传遍整个奥匈帝国。大家都很敬重他的为人。总之，这是门美满的婚姻，因为米拉·罗特利契小姐也是位绝代佳人……”

“亲爱的朋友，我不妨向您证实一点，马克觉得她美如天仙，对她一片痴心！”我又说。

“太好了，亲爱的维达尔，请您弟弟转达我的祝福。但……有一事……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告诉您……”

“告诉我什么？……”

“马克没对您提起过，他到拉兹前几个月……”

“他到拉兹以前？……”我摸不着头脑。

“是的……米拉·罗特利契小姐……看来，亲爱的维达尔，令弟可能对此一无所知……”

“告诉我，亲爱的朋友，我也不知道，马克从没有向我暗示过什么……”

“好吧，好像是，——这也不足为怪，——罗特利契小姐被许多人追求过，特别有一个人衷心爱慕她，他当然不是第一个了。至少，我那位大使馆的军官朋友这样告诉我的，他三星期前还在布达佩斯呢。”

“那个情敌……”

“他被罗特利契医生一口回绝了。我想没必要提心吊胆……”

“没什么担心的，因为真有什么，马克一定会在信中提到那个情敌的，既然他只字未提，看来，那事也就无足轻重了……”

“的确如此，亲爱的维达尔。然而，那个人物向罗特利契小姐求婚，已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您最好知晓内情……”

“也许吧，既然那并非无中生有，您能告诉我，真是太好了“是的，消息绝对真实……”

“幸亏事情已然了结，”我说道，“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打算告辞了。

“顺便问一句，亲爱的朋友，”我问道，“您那位军官朋友告诉了您那位情敌的姓名了吗？”

“告诉我了。”

“他叫什么？……”

“威廉·斯托里茨。”

“威廉·斯托里茨？……可是那位化学家的儿子？”

“正是。”

“就是以其生理学上的发明闻名于世的学者！”

“德国以其为傲，亲爱的维达尔。”

“他不是已离世了吗？”

“对，几年前，但他儿子还在人世。他，据我朋友讲，这个威廉·斯托里茨不简单，是个令人担心的角色，应该小心提防“我们会小心提防着，亲爱的朋友，直到米拉·罗特利契成为玛克·维达尔夫人的那天。”

谈话至此，我也不再打听别的消息了。我们友好地握手告别，我回到家中，完成出发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第二章

我于4月5日上午7点45分坐东站的173次列车离开巴黎。30小时后，我将到达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法国境内几个主要的大站就是夏龙 - 上马恩河及南锡。列车穿越令人怀念的洛林 - 阿尔萨斯地区时，只在斯特拉斯堡作了短暂停留，我甚至没出车厢。离开了亲切的同胞，令人有点忍受不了。当火车驶出城镇，我俯身车外，看到蒙斯特大教堂的尖顶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此刻，在法国那边的地平线上，太阳正慢慢降落。

整夜，列车飞驰向前，车轮压在铁轨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单调而沉闷，使人昏昏欲睡，即使列车进站，人也沉睡不醒。我耳畔时而响起列车员尖利的声音，他叫喊着奥斯、巴特、卡尔斯吕赫与另外几个城市的名字。4月6日白天，疾驰而过的列车又把拿破仑时代几个著名城市符腾堡的斯图加特和乌尔姆、巴维埃尔的奥格斯堡和慕尼黑抛在后面。在靠近奥地利边境时，火车在萨尔茨堡作了较长时间的停留。

下午，列车又停靠了几站，其中包括威尔士，终于在5点35分，火车汽笛长鸣，驶进了维也纳车站。

我在维也纳城只停留了36小时，还包括两个夜晚，所以只能随便转转。我打算等返回时再仔细游览。如同政府官员们常说的，对问题的处理要分门别类，旅途中的安排也应照此。

多瑙河既不穿越维也纳市区，也不紧依市郊。我乘车赶了大约4公里路程才到达码头。眼下已不是1830年，那时内河航运业刚刚起步。没有多少人愿意乘船旅行。

在“马提亚·高万”是的甲板及船舱里，什么人都有，我的意思是指能找到各种类型的乘客：德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俄国人及英国人。乘客们都拥挤在后舱，因为前舱装满了货物，实在难找容身之处。在这些人中，我留心一看，不难发现些穿着匈牙利服装，却只会讲意大利语的波兰人，迪律伊先生曾在他写于1860年的巴黎与布达佩斯游记中提到过这些人。

这条秀丽的河流呈现出赭石色，并非传说中的天青色，驳船急驰向前，劈开层层浊浪。航道里，各种船只穿梭往来不停息，船帆在微风中飘荡，载满两岸那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出产的丰富物产。我们的船也驶过宽大的木筏，它们好似由一整座森林的木材扎成的，上面建着漂浮的村庄，离开时建成，到达目的地时便拆除，使人联想到巴西亚马逊河上神奇的水上之家。河面上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大部分刚刚露出水面，只要河水稍稍涨高，就被淹没了。两岸杨柳成行，鲜花点缀在绿油油的芳草丛中，满目苍翠，令人心身愉悦。

我们也驶过紧挨河流两岸的水边村庄。驳船急驰，激起层层波浪，房屋也仿佛在木桩上摇摇欲坠。然后，它从两岸间的一根绳索下穿过，船顶的烟囱差点被挂住了。这是由两根高竿支撑起来的渡船的牵索。一根高竿顶上挂着奥地利国旗。在维也纳城下边，我看到一环形岛屿，直径超过一法国古里，沿岸绿树成荫，岛上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河流泛滥，溢出的河水在地面上冲刷出道道条痕，就像犁耕过似的。眼前景色使我忆及1809年7月6日此著名的日子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该岛屿即大名鼎鼎的洛波岛，岛上的法国防御工事里，15万法国士兵开辟了多瑙河航道，拿破仑带领他们由此取得了埃斯令和瓦格拉姆战役的辉煌胜利。

这天，菲夏梅南和里热尔斯普伦已从我们视野中消失。晚上，“马提亚·科

万”号停泊在马尔赫河口。这是从左边流入多瑙河的一条支流，它起源于摩尔维亚，一直流至马扎尔王国边境。船从4月8日夜至9日凌晨停靠在此。次日一早，它又扬帆起锚，穿越那片7世纪时，法国人和土耳其人曾浴血拼搏过的土壤。此后，轮船相继停靠在彼得罗纳尔、阿尔腾堡、海恩堡，穿越匈牙利狭窄的大门。船闸打开，轮船驶进普雷斯堡码头。

船只为装卸货物，停留了二十四小时。从维也纳至此城，轮船已航行了300公里。所以，我有时间细细饱览这座实值旅游者光顾的城市。她好像耸立在海角之上，脚下流过的不是平静的河水，而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真令人叹为观止。繁华的码头上，房屋轮廓隐约可见，既齐整又美观。左岸海角处，一座教堂的尖顶高耸入云；另一端还屹立着另一尖顶，两座教堂之间是座浑圆的大山丘，上面屹立着古城堡。

大教堂的穹顶沐浴在一道金光中。随后，我观赏了许多宫殿及匈牙利贵族的府邸。我登上山丘，俯望巨大的城堡。这是座四角形建筑物，四角上筑有塔楼，不过是座封建时代的废墟。登高远眺，富饶的葡萄园林，再见多瑙河滚水流过广阔的平原，真是不虚此行。

普雷斯堡，以前历代匈牙利国王在此建都，现在是马扎尔人的首府和国会所在地。原来国会一直在布达佩斯召开，直至奥斯曼帝国入侵，它占据了这座城市从1530年至1686年达一个半多世纪。尽管普雷斯堡有45000人，但只有在召开国民会议时，议员从各地蜂涌而至，这时才显得热闹拥挤些。

我还必须补充一点，对一名法国人来说，普雷斯堡的名字与奥斯特利茨战役后于1805年与奥地利签订的光荣和约紧密相连。

4月11日上午，“马提亚·高万”号从普雷斯堡下游驶进辽阔的普斯陶平原。俄国人称之为“斯潘捷”，美国人则称为“萨瓦纳”，它占据了整个匈牙利中部地区。这是一个真正的神奇王国，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万马奔腾，成千上万头牛悠然生活其间。

多瑙河在匈牙利境内颇多曲折拐弯。它汇集了喀尔巴阡山脉和斯蒂里亚阿尔卑斯山的滚滚流水，声势大增，不再是奥地利境内那条小河道了。

我无法忘记多瑙河发源于与法国边境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毗邻的巴特大公国！它最初的水流还是源于法国的雨水呢！

夜晚，轮船到达了拉堡，停在码头过夜，第二天白天与夜晚也暂不走。我花十二个小时游览了这座城市。马扎尔人称这城叫“杰尔”，它人口20000，离普雷斯堡有60公里。曾经历了1849年轰轰烈烈的起义风暴。

次日，从拉堡往下行了数十公里，我从船上远远望见著名的克劳摩纳城寨，这是马提亚·科万于15世纪修建的一座城堡，也是起义者决一死战的遗址。

在这片马扎尔人领土上，流连于迷人的多瑙河畔，实在令人心旷神怡。河道蜿蜒曲折，景色变化多端，浅滩半没于水下，白鹤、水鹤在碧绿的水面上展翅飞翔。普斯陶，一会儿是碧绿的草地，一会儿又是地平线上波动起伏的山岭。这里是匈牙利最好的葡萄园产区，葡萄藤枝繁叶茂，葡萄酒的产量仅次于法国，超过意大利与西班牙。其产量为年产两千万升，几乎全部在本地销售。不瞒各位，在旅店，在船上，我偶尔也喝上几杯，当然比起豪爽的马扎尔人，我这点酒量不免就相形见拙了。

值得一提的是，普斯陶的种植方式逐年改进。平原上挖掘了不少灌溉渠，确保以后庄稼会稳获丰收。还种植了百万株洋槐，形成了一道长长的浓密的

防风屏障，可以抵挡住狂风肆虐，利于水土保持。所以，谷物与烟草的产量不久可望翻上两三倍。

但不幸的是，匈牙利土地分配不合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拥有 100 平方公里土地的地主无法充分开垦领土，相反，数量众多的自耕农占有的土地还不足三分之一。

这种状况于国于民两不利，但正在逐渐改变。仅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这也势在必行。况且，匈牙利农民并不保守，他们勇敢而又聪明，对将来充满信心。他们可能有点自负，但比日耳曼农民好得多。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一切可以学会，后者却认为一切都已知道。

从右岸的格朗，我注意到了景致完全不同以前了。普斯陶的平原延伸成绵远的山岭，这是喀尔巴阡山脉和诺里克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分支，它们把河道挤得很窄，迫使它流过狭窄的隘口，河床也更深了。

格朗是全匈牙利首席教区所在地。要说教区收入令天主教教士们怦然心动，格朗在其中可说是最高的了。在这个教区任职的红衣主教、首席主教、罗马教皇的特使、帝国的王子、王国的法官，他们的收入均超过一百万法郎。

过了格朗，又是一片平原。必须承认，大自然的美景如此具有诱人的魅力。像它创造的一切事物，它仍遵循着对比的自然法则，多瑙河先向东流去，然后向右拐，拐向南方，——不管河道如何蜿蜒曲折，它基本流向就是这样——在普雷斯堡与格朗之间的景色多么丰富多采，富于变化，而此地的景色却又显得如此凄凉。

“马提亚·科万”号在此处必须选择圣安德岛两侧支流中的一条，这两条支流都适宜于航行。船只走了左边的那条，这样，我就可以瞥见到耸立着六座钟楼的威申城，水边的一座教堂的倒影掩映在绿草簇拥的轻盈水波间。

这里的景色又开始变化了。平原上的绿色耕地一览无余，河面上小舟往来不息，喧嚣过后是一片沉寂。显然，我们正靠近首都，多么美丽的首都啊！像两颗璀璨的明珠，虽称不上北斗，但仍在匈牙利的星座上闪闪发光。

轮船绕过最后一座绿树成荫的岛屿。先看见布达，然后是佩斯。我打算从 4 月 14 日至 17 日上午在这座城市里稍事休息。如果马上细细游览，那样反而容易令人疲惫。

多瑙河河面上的一座宏伟的吊桥把布达与佩斯连接起来，就像是土耳其城与马扎尔城之间的一个连字符——布达在前，佩斯次之。拱桥下船只往返，这类船只的船头都竖着一根旗杆，有很宽的舵和很大的木桨。沿岸码头上排列着带有尖顶和钟楼的奢华豪宅。

布达位于右岸，佩斯在左岸，绿树荫蔽的岛屿点缀着的多瑙河像条环形飘带围绕着这座匈牙利城。布达毗邻平原，有利于其以后向纵深发展。城市另一面是戒备森严的山岭，山上修筑着阴森森的城堡。

布达原属土耳其，现今已匈牙利化，甚至奥地利化了。两座城市，作为匈牙利的正式首都，共有居民 36 万，其中布达 16 万。此城是座军事重镇，商业萧条。如果看到街道上、人行道旁杂草丛生，请别大惊小怪。城市中的居民主要是军人，这里好似座被围困的死城。许多地方国旗飘扬，绿色、白色、红色的丝织旗帜迎风招展。它显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机，而对岸的佩斯城却生机勃勃。可以说，多瑙河从匈牙利的过去与未来间穿梭而过。

虽说布达有一个军火库，城中兵营林立，人们也能看到几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站在古老的教堂面前，站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由大教堂改建而成的清

真寺面前，我不禁感慨万千。我沿着一条宽敞的大街漫步，两旁的房屋如东方建筑一样带有平台，围着栅栏。我参观了市政府大厦，黄、黑两色的栅栏紧紧围住它，看上去更像座军事堡垒，而不是军事机构。我也瞻仰了居尔·巴巴的陵墓，土耳其香客络绎不绝来此朝拜。

如绝大多数外国游客那样，我大部分时间花在佩斯，请相信，这段时间并没虚度。我爬上位于布达南部的达抱镇尾端的山岭，俯瞰这两座姊妹城。雄伟的多瑙河从其间穿流而过，最窄处仅 400 米。河面上有几座桥梁。其中一座吊桥显得优雅无比，与玛格丽特岛上的铁路高架桥形成鲜明的对比。佩斯沿岸码头、广场四周，及富丽堂皇的宫殿与大厦都历历在目。两座城市的 36 万人口中，佩斯有 20 多万人。到处可见到金碧辉煌的圆顶和高耸入云霄的尖塔。佩斯城的外观确实巍峨雄伟，人们喜欢它甚至胜过维罗纳，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城郊建有许多别墅，还延伸着广阔的拉备平原。以前，匈牙利的骑士曾在此召开过国民议会，轰动一时。

不够！两天时间根本不够仔细游览匈牙利首都，这座举世闻名的壮丽城市。尽管时间紧张，但不能不浏览一番国家博物馆里展出的油画和雕像，珍藏在自然历史厅和史前文物厅中的题铭、古币以及价值连城的人种志学方面的收藏品。此外，还必须到玛格丽特岛上一游，看看岛上的树丛、草地、温泉浴场以及花园。小溪从其间流过。在美丽的绿荫下，帐篷中、咖啡馆与小餐馆里，一群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快乐地嬉笑玩耍。

离别前，我走进城里一家咖啡馆。木板墙壁上镶金镀银，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大厅、院落里长满小灌木，花团簇锦，尤其以月季、玫瑰花居多。马扎尔人最喜欢喝兑了含铁水的白葡萄酒。我要了一杯，酒刚下肚，顿觉神清气爽，离开咖啡馆后，我在大街小巷里漫无目的地闲逛。这时，我的目光落在一张摊开的报纸上。我机械地拿起来，粗大的歌特式醒目标题映入眼帘：“斯托里茨的诞辰”。

这个姓氏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不是东方公司的秘书长曾提到的姓氏嘛，米拉·罗特利契那位求婚者的姓名，那名著名化学家的姓氏。对此确凿无疑。

报上登戴着这段文字：

“再过二十来天，即 5 月 5 日，人们将在斯普伦贝格庆祝已故奥多·斯托里茨的诞辰。届时，市民们将成群结队地拥向他的故乡，到他的墓前致哀。

众所周知，这位杰出的学者以他卓越的工作业绩，惊人的发现，和他的创造发明为德国争光添采，使物理学领域的研究突飞猛进。”

文章作者的确没有言过其实。奥多·斯托里茨在科学界里颇负盛名，尤其是他对新光线的发现及研究，现在这些光线已闻名于世，再称它为 X 射线就显得名不副实了。

最令我深思的是下面这段文字：

“大家都知道，一些科学家具有超自然主义的倾向，奥多·斯托里茨生前更是被人当作巫师。要是早三四个世纪，他肯定会被控施行巫术被追捕、逮捕、判刑，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他去世后，不少人显然出于迷信，把他当成一个装神弄鬼的家伙，拥有超人的本领。他们暗自庆幸他把大部分秘密带进了坟墓，有理由相信儿子并没有承继老子的超凡科学才能。但别指望那些善良的民众会睁开眼睛，在他们心目中，奥多·斯托里茨是个不折不扣的

巫师、魔术师、恶魔附体之人！”

不管别人对奥多·斯托里茨如何看法，我想，关键在于罗特利契已断然拒绝了他儿子的求婚，再也不必担心那位情敌的骚扰了。

文章继续写道：

“因此，除了奥多·斯托里茨的忠诚朋友外，今年与往年一样，仍将有大批民众参加这位化学家的诞辰纪念典礼。可以推断，迷信到极点的斯普伦贝格的市民们期待着能亲眼目睹某种奇迹的降临。现在满城风言风语，说墓地将出现最不可思议的奇迹，最稀奇古怪的异事。

就是墓石炸天，学者的幽灵在一片金光照耀中复活，也不会令人瞠目结舌。可能某个洪水猛兽正对他的出生之地虎视眈眈呢，谁知道！……

末了，还有必要申明一下，有些人认为奥多·斯托里茨根本没死，葬礼那天，下葬的不过是具空棺。看来，理智要摧毁这些可笑的无稽之谈，恐怕还得需要许多年月日吧。”

看完这篇报道，我不禁陷入沉思。奥多·斯托里茨已过世并被埋在地底，这是铁铮铮的事实。如果说他的坟墓会在5月5日这天炸开，他就像一个新的基督在民众眼前复活现身，这简直难以设想，但假如说父亲的去世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同样肯定的是他的儿子在人间也好端端的活着，那就是被罗特利契家拒绝的威廉·斯托里茨。他会给玛克的婚事制造麻烦吗？……

“算了！”我扔掉报纸说道，“看我想哪儿去了！威廉·斯托里茨向米拉求婚……遭到拒绝……那再也见不到他了。既然玛克对此事只字未提，我怎么老牵挂这事。”

我叫人拿来纸、笔、墨水，给玛克写了封信，告诉他，我次日离开佩斯，23日晚到达拉兹城。此地离拉兹不过300公里。我说，到目前为止，我的旅途一帆风顺，沿途也没有耽搁，看来余下的路程也不会出什么意外。我没有忘记向罗特利契先生及夫人致敬，并请玛克一定代我转达我对米拉小姐的倾慕之情。

第二天8点，“马提亚·高万”起锚出发。

自然，从维也纳起，轮船每停一站，都有旅客上上下下。一些人在普雷斯堡、拉堡、格朗和布达佩斯下船，一些人在这些码头上船，在奥地利首都时，船上只有五六个乘客，其中还有英国人，他们途经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直达黑海。

“马提亚·高万”是停泊佩斯时，船上又增添了几位新旅客，其中一位行为举止显得很古怪，因而引起了我的注意。

此人大约三十五岁，高个，一头火红色头发，神态冷峻，目光严厉，一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他似乎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倨傲无礼。我多次听见他对船员讲话，声音冷酷、干瘪，令人生厌，连问人问题，语调也粗暴无比。

这位乘客看来不愿和任何人打交道。这与我无关，因为一路上，我也是独来独往，船长是我向之打听沿途情况的唯一一人。

仔细观察此人，我可以断定他是德国人，祖籍很可能还在普鲁士。要是我没弄错，如果他知道我是法国人，他绝对不愿意结交我，正如我不愿意与他结交一般。是的，他是普鲁士人，像人们常说的，身上带有明显的日耳曼特征。根本不可能把他和真正的匈牙利人，平易近人的马扎尔人混淆在一起，后者可是法国人民的真正朋友。

轮船离开布达佩斯后，平稳航行在河面上，因而，我可以仔细观赏两岸风光。我们把那对姊妹城远远抛在几公里之外，到达切波尔岛时，船只驶入左边的支流。

在佩斯下游，普斯陶平原又奇迹般地出现在眼前，绿油油的草地，城郊长势喜人的庄稼令人眼前一亮。河中仍是星罗棋布的浅滩，上面柳树成荫，远远望去，只看得见一片灰白色的树顶。

船只行驶了 150 公里，夜间稍事休整，又沿曲折的河道前进。天气阴晴不定，看来很可能下雨。19 日夜，轮船到达施策兹扎德镇，我只瞥见它一个模糊的轮廓。

次日，天高气爽，风平浪静，估计天黑前能够抵达莫哈奇。

将近 9 点，我正要进船舱，正好那个德国人走出来，他盯着我，眼神很古怪，使我颇感意外，这是我们第一次狭路相逢，那眼神既蛮横无礼，又充满着仇恨。

这个普鲁士人想干什么？可能他刚刚得知我是法国人吧？一个念头闪现在我脑海中，他定是看到了放在船舱长椅上的我的旅行箱，箱盖上贴着写着我姓名的标签：亨利·维达尔，所以，他才会这般怪异地瞪着我。

不管怎样，他知道了我的姓名，但我可不愿费心打探他叫什么，我对此人毫无兴趣。

“马提亚·高万”号到达莫哈奇码头时，天色已晚。对这座有一万人口的小镇，我只在一团黑影中瞧见了两个尖顶。但我仍上了岸，在镇上游逛了一个小时，才上船。

次日，21 日，又上来了 20 来位旅客。天刚破晓船就启程了。

那天，那个家伙在甲板上几次和我擦身而过，故意用那副神情死死盯着我。显然，我是不应受到这样的礼遇。如果这个无礼的家伙有话讲，大可径直冲我说好了！不要用那双眼睛盯着我，如果他听不懂法语，我可以用他的母语回答他！

我问船长，他是否认识那个乘客。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他。”他答道。

“他是德国人？”我又问。

“没错，维达尔先生，我甚至觉得他是个双料德国人——他可能还是普鲁士人。”

“单料的就让人受了！”我的回答看来很对船长的脾胃，因为他是匈牙利人。

下午，轮船到了佐鲍姆。但这座城市离左河岸太远，根本看不清楚。那是座重镇，人口不会少于 8 万。它与塞格德同位于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宽阔半岛上。蒂萨河是多瑙河最大的支流，它在贝尔格莱德前 50 公里处注入主河道。

次日，“马提亚·高万”号沿蜿蜒的河道驶向右岸的武科瓦尔。在这儿，多瑙河沿着斯洛文尼亚边境，先向南流去，随即拐弯向东流。这一带遍布军事边境区。在陡峭的河岸后面，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守卫森严。流动的巡逻哨保持着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就住在简陋的木房子和树枝搭成的哨所里。

这是一片军事管制区。所有居民都被称为“边防居民”，他们都是士兵。省、县、教区的区划都被这支特殊部队的连、营、团编制取代。这片区域自

亚德里亚海直至特兰西瓦尼亚的丛山峻岭，方圆 610 平方英里，下辖 110 多万居民，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这一制度的设制得上溯至玛丽·黛莱瑟统治之前，它不仅可以在抵御土耳其的入侵，同时也形成一条防线，防止瘟疫流入。

船只停泊在武科瓦尔后，我就再也没有在船上见到那个德国人。他可能上岸了。我摆脱了他的纠缠，也免去了一番口舌之争。

现在，别的事情占据着我的思索。几小时后，驳船就要抵达拉兹了。见到阔别一年之久的弟弟，紧紧拥抱住他，和他谈论轶闻趣事，结识他的新家庭，该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下午 5 时左右，左岸杨柳丛中掩映着几座教堂，白云飘浮的青天里清晰地浮现出教堂的尖顶、圆顶的剪影。

驳船缓缓驶近码头，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正站在左舷，望着码头，大部分乘客此刻已拥到弦边。在栈桥码头的出口处挤了很多人。我相信玛克也在其间。

我正仔细搜寻着玛克的身影，猛然我耳边清晰地响起一个声音，那是用德语说的：

“如果玛克·维达尔迎娶米拉·罗特利契，灾难必将降临米拉！玛克也要遭殃！”

我猛地转过身去……没有别人，但明明有人对我说话，声音很像那个已下船的德国人。

可，没人，我再重复一次，没人！虽然，我误以为听到了这句威胁……只是幻觉……仅此而已……我手提旅行箱，肩挎背包，在震耳欲聋的轮船轰鸣声中下船了。

第三章

玛克正站在码头口等我，他伸出双臂，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亨利……亲爱的亨利，”他不停地叫着，声音流动，双目湿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亲爱的玛克，”我说，“让我再拥抱你一次！你要带我到你的住处？……”

“是的……去公寓……去特梅丝瓦尔公寓，就在米洛契王子街，只需10分钟就到了……但我先要把你介绍给我未来的内兄。”

开始时，我没注意到玛克身后站着一位军官。他着上尉军衔，穿着边防部队步兵军服，最多不过28岁，身材中等偏上，仪表堂堂，蓄有唇髭和栗色胡须。他的神态中带有典型的马扎尔人的骄傲与贵族气质，但眼神是友好的，嘴角挂满笑意，一眼望去就给人以好感。

“哈拉朗·罗特利契上尉。”玛克介绍到。

我握住哈拉朗上尉伸来的手。

“维达尔先生，”他对我说道，“见到您很高兴，您不知道大家都在迫切地期待您的光临，您的驾临将会给我的家人带来多大的快乐啊……”

“包括米拉小姐吗？……”我问。

“这还用说！”我弟弟叫起来，“亲爱的亨利，如果你启程后，‘马提亚·高万’号每小时连十里路都走不到，那可不是她的过错！”

要特别指出的是，哈拉朗上尉与他父母妹妹一样，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们全家都曾游历过法国。再说，玛克和我都听得懂稍带匈牙利味的德语，从这天起，以及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几种不同的语言谈天说地，有时甚至混在一起用。

一辆车载上我的行李。哈拉朗上尉、玛克和我坐上车，几分钟后，车子停在特梅丝瓦尔公寓前。

我定于第二天去罗特利契家作首次拜访。我和弟弟单独留在玛克为我准备的舒适的房间里，隔壁就是我弟弟在拉兹一直居住的房间。

我们一直聊到吃晚饭的时候。

“亲爱的玛克，你明白……我的婚礼少不了你……在我身边……而且，难道我不应该征求你的允许……”

“我的允许？”

“是的……就像征求父亲同意！……但不管是他还是你，只要认识了米拉，断不会拒绝这门亲事……”

“她魅力四射？”

“你会见到她的，届时，你自己判断吧，你会喜欢她的！……这是我送给你的最好的妹妹……”

“我接受这个妹妹，亲爱的玛克，我早就清楚你的选择极其称心如意。但为什么不今晚就去拜访罗特利契医生？……”

“不……等明天吧……我们没想到船会这么早到……我们以为是在晚上。哈拉朗和我只是为以防万一才到码头上去的，正巧让我们撞个正着，驳船刚刚靠岸。啊！要是亲爱的米拉知道了，她该会感到多么遗憾啊！……但我再说一遍，你只有等到明天了……罗特利契夫人和女儿今晚已另有安排……她们去教堂了，明天，她们会请求你的谅解……”

“一言为定，玛克，”我回答道，“既然今天我们还有几个小时，可以

聊聊天，畅谈过去、未来，说说咱们分别一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

玛克讲述了他离开巴黎后的旅程，他每到一处的取得的成功，维也纳和普雷斯堡的艺术界对他敞开大门，热情欢迎他。总之，这一切，他以前都写信告诉过我。凡有玛克·维达尔署名的肖像画，奥地利与马扎尔的富豪们都争相购买！

“亲爱的亨利，我实在无法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即使出高价也不行！这有什么办法呢！普雷斯堡的一位诚实的资产阶级人士说得好：玛克·维达尔画得比自然更逼真！”我弟弟又开玩笑地说，“说不准哪天展览的总监会把我劫持去为奥地利的国王、王后、王公大臣们画像。”

“小心啰，玛克，小心啰！如果你现在接受宫廷的邀请，离开拉兹城，会给你惹来麻烦的……”

“我会恭恭敬敬地拒绝他们的邀请，朋友！现在不是去考虑画像的时候……确切地说，我刚完成我最后一幅作品……”

“是她的吗？”

“对，是她的肖像。应该不是我画得最糟的一幅……”

“呃！谁知道呢？”我大声说道，“当一名画家被模特儿迷住了时，他往往就会忽略画像本身！”

“得了……亨利……你等着瞧吧！……我再说一遍，比自然更逼真！……这似乎是我的风格……对……当亲爱的米拉摆好姿势让我作画时，我的目光再也离不开她！……但她可是严肃认真的！……那短暂的几小时是奉献给画家，而不是未婚夫的！……我的画笔在画布上潇洒自如……我觉得画中人儿就像加拉黛的塑像一样，似乎变活了……”

“别激动！皮格玛利翁，别激动，告诉我。你怎么结识罗特利契家的？”

“我信中已经说过了。”

“当然，但我想再亲耳听你讲一遍……”

“我初到拉兹时，好几个沙龙都隆重地邀请我。参加这种聚会使我感到很开心，因为对漂泊异乡的游子来说，夜晚往往显得格外的漫长。我经常出入沙龙，受到热情接待。我就是在沙龙里再次遇到哈拉朗上尉的……”

“再次遇到？”我不解地问道。

“是的，亨利。我曾在佩斯碰到过他好几次。他出类拔萃、前程远大，为人和蔼可亲，如果是在1849年，他定能出名，成为英雄人物……”

“只不过他不幸生于这个时代！”我笑着调侃着。

“你说得对。”玛克也笑着说，“反正我们在拉兹每天都见面，因为他回家休假一个月，我们的交往日渐密切，成了真正亲密的好朋友。他想把我引见给他家人，我愉快地接受了，尤其是因为我在几次招待宴会上见过米拉小姐，如果……”

“哦！”我说，“妹妹并不逊于哥哥，于是，你就更加殷勤地往罗特利契家跑……”

“不错……亨利，六星期来，我每晚必去！以后，每当谈起我亲爱的米拉，你也许认为我言过其实了……”

“啊不，朋友，不！你没有夸大其辞，我甚至认为你讲到她时，不可能夸大其辞……”

“啊，亲爱的亨利，我多么爱她！……”

“显而易见，再说，我也很高兴你能进入一户名门世家……”

“对，最有名望的家族，” 玛克回答道，“罗特利契医生医术精湛，声名卓著，他的同行们对他交口称赞！……他还是一位善良和蔼的人，不愧为……”

“他女儿的父亲，” 我接着他的话头，“正如罗特利契夫人不愧为她的母亲。”

“罗特利契夫人！一位优秀的妇女。” 玛克叫起来，“她虔诚、仁慈，热心慈善事业，全家人都喜欢她。”

“亨利，我们不是在法国，我们在匈牙利，一个马扎尔人的国度，此地的民风还保留着过去的淳朴，家庭中还存在着家长制。”

“哦，未来的一家之长——总有一天，你会当上家长的。”

“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可不低啊！” 玛克说道。

“是的，你简直比得上玛蒂萨莱姆、诺亚、阿布拉罕、伊扎克、雅科布。算了吧，你的恋爱史，在我看来，也没什么惊天动地之处。由于哈拉朗上尉的引荐，你结识了他的家人……他们盛情款待你，据我对你的了解，这本在情理之中！……你一见到米拉小姐，就被她优雅的体态、美丽的容颜、善良的天性所迷住“你所言不差，哥哥。”

“崇高的品质是对未婚夫而言，美丽的姿色则对画家而言，前者铭刻在心中，后者存于画布上！……我说得如何？……”

“有点浮夸，但还算确切，亲爱的亨利！”

“你的评价也倒恰如其分。再说一句，如同玛克·维达尔一见到米拉小姐，就痴迷于她的风姿，米拉·罗特利契小姐一见到玛克·维达尔，芳心也为他而动。”

“我没这样讲，亨利！”

“这是我说的，只不过尊重神圣的事实！……罗特利契先生和夫人目睹两个年轻人互相爱慕，一点不觉得被冒犯了……玛克急切地向哈拉朗上尉吐露心事……哈拉朗上尉也觉得这是美事一桩……他把这一微妙事态禀明双亲，父母又向女儿转达，……米拉小姐，闻之顿显大家闺秀的娇羞，但仍接受了玛克的一片痴情……于是，玛克·维达尔正式登门求婚，当即被允诺了。这段罗曼史和别的一样，都将圆满结束……”

“亲爱的亨利，你称之为结束，” 玛克宣称，“我觉得这只是开始……”

“你说得对，玛克，我已经搞不清词汇的含义了！……婚礼何时举行？……”

“我们都等你来才确定结婚吉日。”

“那好吧，随你们的便……6 周后……6 个月后……6 年后“亲爱的亨利，” 玛克说，“我希望你能向医生说明，你的假期不长，如果在拉兹耽搁过久，太阳系的运转都会因为缺少你的天才计算，发生混乱……”

“一句话，我得为行星脱轨，星球相撞负责……”

“对，请你们不要推迟婚期……”

“后天，甚至今晚……怎么样？……请放心，亲爱的玛克，我会尽力促成此事，达成你的心愿。其实，我还有一个月左右的假期。我希望能在你们婚后，在你们夫妻身边生活半个月呢“那再好不过了，亨利。”

“亲爱的玛克、你打算在拉兹定居？……你不回法国……巴黎了？……”

“这事还没最后决定。” 玛克答道，以后再讨论此事吧！……我只关心

现在，至于将来，对我来说，只有结婚一事，别的一概不存在……”

“过去已经消逝，”我高声说道，“未来还没有降临……只有现在，才是最重要的！……这正是我所有请人在明亮的星光下背诵的一句意大利格言。”

我们就用这样的语气聊着，直到晚饭时分。用过晚餐，玛克和我抽着雪茄，沿着多瑙河左岸漫步。

第一次夜晚散步，并不能使我对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象，但是第二天，我有整整一天时间细细观赏。很可能玛克无法抽身陪我，只有请哈拉朗上尉代劳了。

自然，我们谈话的中心始终围绕着米拉·罗特利契这条主线。

但是，我时常想起离别巴黎前夕，东方公司的秘书长告诉我的那件事，我弟弟的谈话却始终看不出他的罗曼史曾受干扰。然而，玛克有，确切地说曾有过一位情敌，奥多·斯托里茨的儿子曾追求过米拉·罗特利契，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米拉家有万贯家财，而且本人又貌美如仙。但现在，威廉·斯托里茨别再痴心妄想了，不必再为此人提心吊胆。

我自然而然又想起临下船时耳边听到的话语。假定我不是在做梦，的确有人跟我说话，我也无法归咎于那是那个德国佬搞的鬼把戏。我们从佩斯起就在一条船上，但船还没到拉兹，他就上岸了。

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弟弟，但关于那个威廉·斯托里茨，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一句。

玛克只是意味深长地作了个不值一谈的手势，对我说：

“哈拉朗上尉向我提起过那个家伙。他好像是那位学者奥多·斯托里茨的独生子。听说那位学者在德国被人当作巫师，——纯属胡说八道，他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占有重要一席，在物理、化学领域里也有重大发现。但不管怎样，他儿子的求婚已被拒绝。”

“这事发生在你的求婚被接受以前很久吗，玛克？”

“大约三、四个月以前，要是我没弄错的话。”弟弟回答道。

“米拉小姐是否知道有个威廉·斯托里茨一心想娶她，就像喜歌剧中唱的那样？”

“我想她不知道。”

“他以后没有再采取任何行动？”

“没有，大概他清楚他没有机会了……”

“那个威廉·斯托里茨是个何等样人？”

“一个古怪的家伙，行踪诡秘，离群索居……”

“在拉兹……”

“对，在拉兹。他住在戴凯里大街一座偏僻的房子里。他是德国人，单凭这点，罗特利契就不可能答应他的求婚。匈牙利人和法国人一样讨厌吉约姆二世的子民。”

“玛克，他很可能还是普鲁士人。”

“是的，勃兰登堡的斯普伦贝格出生的普鲁士人。”

“你见过他吗？”

“见过几次。有天在博物馆里，哈拉朗上尉把他指给我看了，当时他好像没看见我们。”

“他现在还在拉兹吗？”

“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亨利，但我觉得已有两三个星期没见到他了。”

“他最好不在拉兹。”

“嘿！”亨利说道，“咱们别再说那人了。如果哪天某个女人成了威廉·斯托里茨夫人，你可以放心，那绝不会是米拉·罗特利契，既然……”

“是呀，”我接着说道，“既然她成了玛克·维达尔夫人！”

我们一直走到连结匈牙利河岸与塞尔维亚河岸的木桥上。我们在桥上站了几分钟，欣赏着桥下那条美丽的河流。夜色纯净，繁星点点，倒映在水中，就像万千条银光闪闪的游鱼。

我向玛克谈了谈自己的事务，我们共同的朋友们的近况，和我保持密切联系的艺术界的动态。我们还谈论了许多有关巴黎的事情。要是一切顺利，他婚后应该回去呆几周。新婚夫妇一般前往直意大利或瑞士度蜜月。但他们大可以去法国。米拉会很高兴再次见到熟悉的巴黎，何况这次还是跟着丈夫旧地重游呢。

我告诉玛克，他上封信里索取的一切文件手续，我都准备齐全了。他可以放心，蜜月旅行所需的护照上什么手续都不缺。

我们的谈话不停地回到那颗璀璨的北斗星，光辉四射的米拉身上，就像磁针的一端总是指向北方。玛克不厌其烦地讲，我平心静气地倾听。这许多事情，他早就想向我一吐为快！最后，还是我比较理智，否则，我们非谈个通宵不可。

在这么清凉的夜晚，码头上行人稀少，我们的散步也没受到什么打扰。我犯糊涂了吗？怎么我总感觉到身后有个人在跟踪我们。他紧随其后，似乎想偷听我们的谈话。那人中等身材，从他沉重的步履来判断，他是个上了一定年纪的家伙。后来，那人远远落在后头，不见了。

10点半钟，玛克和我回到特梅丝瓦尔公寓。我入睡之前，在驳船上听到的那些话就像个幽灵的影子又回响在脑海中，……那可是恐吓玛克和米拉·罗特利契的！

第四章

第二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我正式登门拜访罗特利契一家。

医生的住宅位于巴蒂亚尼堤岸的尽头，戴凯里林荫大道的拐角处。戴凯里大街环绕整座城市，在不同地段有不同的称呼。医生家的住宅是座古老的大厦，但风格雅致，内部装饰极其现代化，屋内摆设富丽堂皇，而又不失古朴典雅，家俱摆设体现了主人的高尚的艺术趣味。

那道供车马出入的正门朝着戴凯里大街，大门两侧立着两根木柱，柱顶放着两盆盆栽植物，生长旺盛，边上有道侧门。从门进去后，是块石砌地的大院落。一道栅栏把庭院与花园隔离开。花园里长满榆树、杨槐、毛栗、山毛榉，枝繁叶茂，树梢都高过了围墙。长长的围墙一直延伸到隔壁邻居的屋旁。花园里有块形状不规则的青青的草坪，上面生长着一簇簇的灌木，偶尔几座椭圆形花坛。树荫下曲径幽深，道路旁爬满了常春藤。花园深处，映入眼帘的一片色彩缤纷的花海。右边拐角处有个家禽饲养场，它的两边是两座壁上凿有枪眼的楼房，墙壁上爬满了绿绿的藤条，看上去就像挂了条碧绿的帷幕。右边有座小楼，底楼有厨房，紧挨着一间仆人干活的房间，以及柴房，还有车库（里面停放着两辆马车）、马厩（关着3匹马）、盥洗室、狗窝；二楼通过百叶窗采光，有浴室、熨烫室、仆人卧室，一个形状特别的楼梯把两层楼连接起来。二楼6扇窗户之间的墙壁上爬满了葡萄藤、马兜铃，茂盛的玫瑰花枝也斜倚着墙面。

一条漏窗镶着彩色玻璃的过道把边层与主层连接起来，这道过道尽头是60尺高的圆塔底层。圆塔右边有两座楼房，它们相交成一个拐角。圆塔里一道铁梯盘旋而上，通向二、三层，三层房顶呈复折式，窗框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

住宅前面有间玻璃花厅，阳光从东南方射来，洒满花厅。花厅里面有几道门，门上都挂着古色古香的挂毯，分别通向罗特利契医生的工作室、宽敞的客厅和餐厅。这些房间都朝向马蒂亚尼堤岸和戴凯里大街一侧，6扇大窗户一字儿排开。

二楼的布置与一楼相仿，客厅上面是罗特利契先生与夫人的卧室，餐厅上面是哈拉朗上尉回拉兹度假时居住的房间，医生工作室上面则是米拉小姐的闺房及她的书房，书房的3扇窗户，一扇朝着堤岸，一扇朝向大街，另一扇则可望见花园，这和整座楼层的过道窗户结构相仿。

我必须承认，在拜访以前，我对这幢住宅的布局已有所了解。在前一夜的闲谈中，玛克向我作了详细的介绍。他没有放过少女闺房里每一个细小部分。我甚至知道米拉小姐在饭桌旁坐在哪个位置，她最偏爱客厅的哪个座位，在花园深处，美丽的栗树下，她最喜欢哪张长椅。

再言归正传，塔楼的尖形穹窿里镶嵌着彩绘大玻璃，光线就从此处射进来。从楼梯爬上去是一圆形亭阁，走上环形平台，举目远眺，整座城市，还有那条弯弯的多瑙河风光尽收眼底。

下午1时左右，玛克和我在那间玻璃花厅里受到主人家的热情接待。花厅中央旋转着一个精雕细作的钢花盆架，花盆里花儿竞相开放，厅里墙角散放着几盆热带灌木：棕榈、龙血、南美杉……会客室与客厅的墙壁上挂着几幅匈牙利和荷兰流派的油画，玛克十分欣赏这些杰作。

从摆放在左边墙角处的画架上，我看到了米拉小姐的肖像。我细细欣赏，的确画得不错，不愧出自于在上面签名的画家之手——这个名字对我来说，

是全世界最亲切的了。

罗特利契医生 50 左右，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身材高大、腰板挺直、花白胡须、头发浓密、气色红润、体质健壮、百病不侵。他身上流露出真正的马扎尔人的原始气质，他的目光热诚、意志坚定、姿态高贵，透着一股天生的傲气，但却被他英俊的脸庞上的浓浓笑意冲淡了。我发现在他身上具有军人的气质。他年轻时确实在部队里服役过，后来才退役回家的。我被介绍给他时，一只温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感觉到，面前站着的是世界上最为正直善良的人。

罗特利契夫人 45 岁，仍保留着年轻时的绝美风韵，她面部线条匀称，一对蔚蓝色的眼睛，一头美丽的已略显花白的长发，小嘴纤巧，一说话，露出满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她身材依然很苗条。尽管她是匈牙利人，但她性格安静、温柔，是一位优秀妇女，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在丈夫身边找到了完美的幸福。作为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母亲，她把一腔母爱全部倾注在一双儿女身上。她虔诚地信奉天主教，不问为什么，只热诚地履行着一名天主教徒的义务。罗特利契夫人对我表达的真情厚意令我深受感动。她非常高兴能在家中接待玛克·维达尔的兄长，希望他不要见外，把这里当成是他自己的家。

米拉·罗特利契怎样呢？她微笑着伸出双手，应该说伸出双臂向我走来！是的！她就像位妹妹，拥抱了我，我也亲切地拥抱着她，的确如此，她不久即将成为我的妹妹！玛克在旁，大有羡慕嫉妒之情。

“我都没到这个地步呢！”他酸溜溜地说。

“不，先生。”米拉小姐回答道，“你不是我哥哥，你！……”

罗特利契小姐与玛克描述的和我在油画上看到的毫无二致。这位少女，容颜俏丽迷人，一头细软金发，即活泼又俏皮，秀丽的蓝眼睛里闪烁着智慧之光，她肤色红润，这是匈牙利民族所特有的，嘴唇轮廓鲜明，朱唇微启，露出洁白的牙齿。她身材中等偏上，步履轻盈，优雅娴静。她超凡脱俗，但决不矫柔造作，惺惺作态。

我想起别人评价玛克的绘画比本人更逼真，在我看来，米拉本人可比画像生动，她浑身自然流露出一种楚楚动人的风姿。

米拉·罗特利契小姐与她母亲一样，身着时髦服饰，但在式样的剪裁及颜色的搭配上更具马扎尔人的民族服装的特色：上身穿件紧领衬衣，束一条金线编织的腰带；下身穿一条百折裙，长至脚踝，显得飘逸潇洒，脚穿一双金褐色的高帮皮鞋，整个打扮令人赏心悦目，再也难找比这更精致的装束了。

哈拉朗上尉身着军装，英气逼人，他与妹妹长得很象；他气度优雅，显得干练有精神。他伸出手迎接我，像兄弟一样拥抱我，尽管我们昨日刚刚相识，但已经成了知心朋友。

我要认识的罗特利契家的全部成员都在这儿了。

我们从一个话题谈到另一个话题，就这般漫无边际地闲聊：我从巴黎到维也纳的这段旅程，多瑙河之旅，在巴黎的工作，平时如何支配时间，我即将仔细游览的这座美丽的拉兹城；还有迷人的多瑙河河面上波光闪烁，我至少应该乘船到贝尔格莱德，这样才算游得畅快；以及马扎尔地区丰富的文物古迹，著名的令全世界游客向往的普旺陶，等等。

“见到您在我们身边，真令人高兴，维达尔先生！”米拉小姐优雅地合拢双掌，不停地说着，“您在路途中逗留那么久，我们都非常担心。收到您从佩斯写来的信，我们方才安心下来。”“我在路上耽搁那么多，真是罪过，

米拉小姐。”我说，“如果我坐火车，半个月前就到了。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匈牙利人民一定不会原谅我怠慢了美丽的多瑙河，他们都以此为傲，多瑙河也的确名不虚传。”

“您说的不错，维达尔先生，这条河流是我们的骄傲，从普雷斯堡到贝尔格莱德这段属于我们。”

“看在多瑙河的份上，我们就原谅您，维达尔先生。”罗特利契夫人说道。

“但条件是以后您再继续未完的旅行！”米拉小姐接口说道。

“你看到的吧，亲爱的亨利，”玛克对我说，“你让大家等得如此心急。”

“还有好奇。”米拉小姐宣称道，“好奇想见识一下亨利·维达尔先生，他弟弟对他可推崇备至，在我们面前对您赞不绝口。”

“连带称赞他自己？”哈拉朗上尉打趣道。

“哥哥，你说什么呀！”米拉小姐不依。

“妹妹，应该是这样嘛，两兄弟长得这么象！”

“对……一对双胞胎，”我以同样的语气说道，“所以啰，上尉，您既然如此誉顾一个，也不应该忘了另一个，我可靠您了，玛克那么忙，我实在不指望他会当我的导游……”

“听凭您的吩咐，亲爱的维达尔！”哈拉朗上尉回答道。

我们又海阔天空地聊了许久，这个快乐幸福的家庭让我倍感亲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罗特利契夫人脸上洋溢着无比幸福的表情，她温柔地注视着女儿和玛克，在她心中，这两人已经融为一体了。

医生谈起他的国外之旅。他去过意大利、瑞士、德国和法国，尤其是法国，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们甚至游历了布列塔尼和普罗旺斯。他们谈论起我的祖国时，使用法语，此时不用更待何时？我每次也费劲地用缠夹不清的马扎尔语说话，显然这使他们很高兴。我弟弟呢，他说马扎尔语就像说他的母语一样流利。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已深受马扎尔人的影响。据埃利塞·雷克吕斯记载，这种影响在中欧各国人民之间日益扩大。

啊，巴黎！啊，巴黎！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不过得排在拉兹后面，因为拉兹城才是首屈一指的！没必要费心去寻找别的理由。对玛克而言，拉兹城足够了，因为拉兹城里有米拉·罗特利契！

他还会坚决要求米拉伴他回到巴黎吗？那里论文物古迹、美景奇观、艺术财富、文化瑰宝、博物馆里令人赞叹不已的收藏品，甚至比不上罗马、佛罗伦萨、慕尼黑、德累斯顿、海牙和阿姆斯特丹！这位年轻的匈牙利女子在艺术方面的高雅品味、不凡造诣也令我深为叹服。我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这位少女的美德和风姿对我弟弟那个温柔、敏感的灵魂有着多么大的诱惑啊。

这天下午别想出门了。医生必须外出处理他的日常事务。但罗特利契夫人和女儿留在家中。她们陪我参观了住宅，欣赏室内的漂亮摆设，精心挑选出来的名画和古玩，餐厅碗橱中摆放的银质餐具，以及花厅里古色古香的箱柜。楼下那间米拉的小图书室里，其中有关法国古代与现代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少。

别以为我们会放过花园！当然不会。我们漫步在浓浓绿荫丛中，坐在树荫下舒适的柳条椅里，在草坪上的花坛里摘几朵鲜花，其中一支，米拉小姐亲手别在我的纽扣眼上。

“还有塔呢！”米拉叫起来，“维达尔先生不登上这座塔，就打算结束您的首次来访？”

“不，米拉小姐，绝不！”我附和着，“玛克每封信里都在称赞这座塔，说真的，我到拉兹来，一为看望您们，再者也为了能登塔一观。”

“您们去吧，不用管我。”罗特利契夫人说道，“对我来说，这塔太高了！”

“哦！妈妈，只有90级台阶！”

“是呀……照您的年龄来算，您每年只需爬两级。”哈拉朗上尉说，“不过，还是留下吧，亲爱的妈妈。我陪妹妹、玛克和维达尔先生上去，过会儿，我们到花园找您。”

“我们登天啰！”米拉小姐兴奋地叫喊着。

米拉在前，我们几乎跟不上她轻盈的步伐，只用了两分钟，我们就步入了亭子，走上平台。

顿时，眼前万千景象，一览无余。

西边，是整座拉兹城及城郊，沃尔岗山丘雄踞城市之上，山上有一座古堡，城堡塔楼上飘扬着匈牙利国旗。南边，是多瑙河弯曲的河道，宽三百米，河面上船只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再过去，就是普旺陶了，树木茂密，就像座森林公园，平原上长满庄稼和牧草，一直延续到塞尔维亚省和军事边境区的重重山峦。北边，遍布带尖顶阁楼的别墅、村舍，还有农庄。

4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这丰富多彩的景色绵延不断，一直伸展到地平线处，令人赏心悦目。我倚靠着栏杆，向下俯视，看见罗特利契夫人坐在草地旁边的凳子上，正向我们招手。

这时，米拉小姐觉得有必要向我作一番讲解：

“那是贵族区，您可以看见宫殿、宅邸、广场、雕像……下边呢，维达尔先生，是商业区，瞧街道上人群拥挤，很是热闹！……多瑙河，我们总忘不了我们的多瑙河，这时候它该是多么繁忙啊！……还有斯闻多尔岛，上面绿草如茵，鲜花似锦，树木郁郁葱葱！……我哥哥一定会带您去游览的！”

“请放心，妹妹。”哈拉朗上尉保证，“维达尔先生不把拉兹城的每个角落走遍，我是不会饶过他的！”

“还有我们的教堂，”米拉小姐接着说，“您瞧，教堂的钟楼上挂满铃铛！礼拜天，您会听见清脆的钟声！那是圣·米歇尔大教堂，您看那雄伟的主体建筑，正面的钟楼，以及哥特式的尖顶，仿佛把人们的祈祷送到天堂！里面和外面一样，也是金碧辉煌。”

“明天，”我说，“它将要接待我的拜访。”

“喂，先生，”米拉小姐朝玛克转过身去，问，“我把大教堂指给您哥哥看，您又在看什么呢？”

“市政府，米拉小姐，靠右一点，高屋顶，大窗户，报时的钟楼，中间是大院，特别是那里面的永垂不朽的楼梯……”

“为什么您提起市政府的楼梯时，显得这么热情奔放？”米拉问。

“因为它通向某个大厅……”玛克答道，火辣辣的眼睛盯着未婚妻，米拉脸上泛起一层薄薄的红晕。

“大厅？”她问。

“在大厅里，我将亲耳听到您说出一个最温柔的字眼……我一生期待的字眼……”

“是的，亲爱的玛克，我们将在市政府里亲口许下这个诺言，然后在上帝面前请求他祝福我们！”

我们在窗台上伫立良久，然后下去，到花园里找到罗特利契夫人，她正在等我们。

那天，我留在罗特利契府上用餐。这是我踏上匈牙利国土的第一餐，既不是在旅馆饭店里，也不是在轮船上。

美酒佳肴，令我食欲大开。我不禁想起，人们常说，这个国度里所有的医生，就像罗特利契医生，都喜爱美好的事物。大部分菜都加了辣椒，味儿更浓。此种烹调法流行于整个匈牙利，自然马扎尔人的上流社会也比较适应！我弟弟虽然已经习惯了这种吃法，我呢，也不得不适应！

我们共同渡过了这个夜晚。米拉小姐几次坐到钢琴前，边弹奏，边用甜美的嗓音演唱着具有匈牙利独特旋律的歌曲，有颂歌、哀歌、史诗和叙事诗，听者无不为之动容。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如果不是哈拉朗上尉示意应该结束了，这种欢愉一定会持续到深夜。

我们回到特梅丝瓦尔公寓，玛克走进我的房间：

“怎么样，”他说，“我没言过其实吧，难道世界上还能找到一位像米拉那样的姑娘……”

“还有一位？”我回答道，“我简直怀疑世间是否真有这样的女子……米拉·罗特利契小姐是否风俗之人？”

“啊！亲爱的亨利，我多么爱她！”

“哦，我一点都不惊奇，亲爱的玛克，我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她，米拉小姐，我要连说三遍：她是绝代佳人……绝代佳人……绝代佳人！”

第五章

第二天上午，哈拉朗上尉陪我参观了拉兹城部分城区。这段时间里，玛克则忙于办理结婚的各种手续，婚期定在5月5日，只有二十来天了。哈拉朗上尉一定要充当我的向导，向我介绍他家乡的山山水水。实在难找一位像他那么认真、博学、殷勤备至的向导了。

那段往事时而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但我没有向他提那个威廉·斯托里茨。对弟弟，我也只提过那回。哈拉朗上尉对此事也只字未提，可能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吧。

我们8点离开特梅丝瓦尔公寓，先沿多瑙河畔的巴蒂亚尼码头漫步。

和匈牙利大部分城市一样，拉兹历史上曾有过好几个其他名称。时代不同，在这些城市里签署一张命名证也要用四、五种文字：拉丁语、德语、斯拉夫语、马扎尔语，几乎与王子、大公爵、奥地利王公的命名证同样复杂。在现代地理上，拉兹就是拉兹。

“我们城市不如佩斯重要，”哈拉朗上尉对我说，“但它人口将近4万，属中等城市，由于工商业发达，在匈牙利王国里，地位也比较重要。”

“它是典型的马扎尔城吗？”我问。

“当然，您所亲眼目睹的风俗习惯、人物景观都证明了这点。有人说，在匈牙利是马扎尔人建国，德国人建城，这话有几分道理，但拉兹却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在商业界，您可能会遇到日耳曼人，但为数甚少。”

“我还知道马扎尔人以他们的城市纯洁不受混杂而深感自豪。”

“况且，马扎尔人，——不要把他們和匈牙利人混为一谈，以前别人经常搞不清楚，”上尉又说，“他们在政治上紧密团结，这点上匈牙利比奥地利优越，因为在奥地利，不同种族的人夹居在一起。”

“斯拉夫人呢？”我问。

“斯拉夫人比马扎尔人少，但比德国人多，亲爱的维达尔。”

“匈牙利人如何评价德国人的？”

“我承认，很不好，尤其是马扎尔人对他们特别反感，那些祖籍德国的移民，他们的根不在维也纳，而在柏林。”

哈拉朗上尉也不太喜欢奥地利人、俄国人，因为后者曾参与镇压了1849年的起义，这些往事藏在匈牙利人心中，令他们热血沸腾。至于德国人，他们与马扎尔人积怨已久，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甚至有些谚语也赤裸裸地反映了这种对立情绪。

“Eb a émet kutya nélkül”

翻译成地道的法文就是：

“有德国佬的地方就有狗！”

有些谚语说得更过火，这条只是反映了两民族之间的不融洽关系罢了。

匈牙利境内的民族构成中还有：巴纳的50万塞尔维亚人，10万克罗地亚人，2万罗马尼亚人，200万斯洛伐克人，他们居住得相对集中些。

拉兹的城市建设比较有规划，除了河左岸的低洼地带，高处地的城区齐齐整整，就像几何图形。

我们沿着马蒂亚尼堤岸，来到马扎尔广场，广场周围矗立着华美的大厦。一面，有座桥梁横跨多瑙河，从斯旺多尔岛上穿过，与维尔维亚相连；另一面，穿过城市最美丽的米洛什大街，可直达圣·米歇尔广场。拉兹城的总督府就在那里。

哈拉朗上尉没有走这条街，他走过堤岸，穿过欧梯埃纳二世，把我带到高楼门市场。这时，市场上人正多，只见人头攒动，车水马龙，无比热闹。

市场两侧摆满货摊，商品琳琅满目，有各种特产、粮食、蔬菜，普旺陶平原上出产的水果，在沿岸平原和树林里打来的野味，是用船运来的，零卖的禽肉，它们都产自拉兹城郊区牧场。

市场上不仅能见到各种农产品，而且该地区还盛产烟草与葡萄，仅托凯一地的葡萄园就占地 3000 公顷。山地蕴含优质的金、银、铁、铜、铅、锡矿。硫矿的储量也很大，可开采的岩盐估计达 330 万吨，即使地球上海盐用完，此地的岩盐也足够人类使用若干世纪。

正像马扎尔人自己说的，他们即使生活在山峰之巅，也大可不必为生活犯愁。

“巴纳盛产小麦，普旺陶生产面包和肉，蒙达尼又少不了食盐、黄金！我们还奢求什么呢！在匈牙利以外的地方过的日子能叫生活吗？”

在高楼门市场上，我细细打量着身着传统服装的农民。他们都保留着纯粹的种族特征：脑门宽阔，鼻子稍塌，圆眼，两撇八字胡；头戴宽沿帽，下面露出两绺头发；身穿羊皮袄，外套一件羊皮背心，钮扣是骨质的；下穿粗布裤子，这种粗布可与我们北方农村的丝绒媲美，腰间紧束一条彩带；脚穿大马靴，必要时，鞋底钉上马刺。

女人都很漂亮，比男人更加活泼。她们穿着色彩鲜艳的短裙，绣花短上衣，帽上插着羽翎，帽檐上翻，扣在头发上，这种帽子缺乏民族风格，颈上系着围巾，遮住厚厚的发髻。

市场上还有一些走南闯北，四处漂泊的吉普赛人，与我们在法国的音乐茶座、俱乐部里看到的他们的同胞，迥然不同。他们都很贫穷，令人怜悯，男女老幼衣衫褴褛，但神色中透露出一种不凡的气度。

离开市场后，哈拉朗上尉把我带进有如迷宫般的小巷，小巷两旁都是打着招牌的店铺。走出小巷，地方开阔了些，我们到了拉兹城最大的广场居尔茨广场。

广场中央耸立着漂亮的喷泉，是用青铜浇铸和大理石砌成的，美丽的水柱从奇形怪状的喷口中喷出来，落入池中。上方竖着马提亚·高万的雕像，他是 15 世纪的传奇英雄人物，15 岁就登上王位，他挫败了奥地利人、波西米亚人及波兰人的侵略，挽救了基督教的欧洲，以其免受奥斯曼王朝的野蛮统治。

广场真是太美了。市政府矗立在一侧，高高的屋顶上竖着风信标，保留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古老建筑的特征。一道铁栏杆楼梯通向主楼，穿过一条摆放着大理石雕像的画廊，便来到二楼。正面一排窗户的石头窗格中镶嵌着古老的彩绘大玻璃。广场中间耸立着钟楼，其穹形屋顶上安有天窗，上面有间守夜人住的小棚屋，顶上悬挂着一面匈牙利国旗，正在微风中飘扬。另一侧有两座大楼，铁栅栏把它们围起来，栅栏门面对着一个大院子，里面绿树成荫。

市政府对面是火车站，乘坐火车沿特梅瓦尔支线可到达巴纳。但经塞格德去布达佩斯，比较方便的还是坐船；火车西行，沿途可经过莫哈兹、瓦拉斯丁、瑙尔堡、格尔兹和斯蒂尔安的首府。

我们在居尔茨广场停了下来。

“这就是市政府，”哈拉朗上尉介绍道，“二十几天后，玛克和米拉将

在里面回答婚姻登记处官员的提问……”

“答案早就明了！”我笑着说，“然后再去教堂，远吗？”

“只几分钟的路程，亲爱的维达尔，如果您愿意，我们沿这条拉蒂斯拉斯街直走就到了。”

这条街与巴蒂亚尼堤岸、拉兹主要街道一样都有有轨电车通行。街道尽头就是圣·米歇尔大教堂，它兼备罗马与哥特式风格，是13世纪的建筑物。这座教堂有些部分很漂亮，值得行家们注意。它的正殿夹在两座钟楼间，十字形耳堂的尖顶高达315法尺，中间正门的拱形曲线雕凿精美，落日的余辉透过巨大的圆花窗照进来，大殿里一片明亮，最后是由许多拱扶垛支撑着的半圆形后殿，恐怕哪个不敬的观光客会称之为大教堂的矫正器。

“我们以后有的时间参观内部。”哈拉朗上尉说道。

“谨听尊便。”我回答道，“您是我的向导，亲爱的上尉，我跟您走……”

“这样吧，我们先去城堡，然后沿林荫大道绕城一圈，中午时赶回家吃饭。”

拉兹城内还建有好几座教堂，因为这儿的天主教徒人数众多。路德教派、罗马尼亚、希腊教徒都拥有各自的庙堂殿宇，从建筑学的观点来看毫无参考价值。在匈牙利境内，罗马教还占绝对优势，尽管首都布达佩斯是仅次于克拉科维的第二大容纳犹太人最多的城市。那里与别处一样，大贵族的财富几乎全落入犹太人的钱袋里。

我们去城堡的途中，路经一个闹市，那儿小贩、顾客拥挤不堪。我们到的时候，只听得满耳的喧嚣声，比起一般集市嘈杂多了。

几个女人离开货摊，围着一个四仰八叉躺在地上的男子。看来他半天都爬不起来，气得直嚷：

“我告诉你们，有人打了我……他一下子撞在我身上，我就跌倒了！……”

“谁打你呀，”一个女人反驳他，“当时就你一人……我在货摊旁看得清清楚楚……那时这地方根本没人……”

“有人……”男子不服气地说，“我当胸给人猛推了一下……我明明感觉到了。真活见鬼了！”

哈拉朗上尉走上前去，扶起那人，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那男子解释道：他当时在集市那头，大约走了20来步，突然觉得有人推了他，就像是有个壮汉从前面和他相撞，他环顾四周，却没看到人……

这段叙述可有让人信服之处？那农民是真的受到意外的撞击？可是没有肇事者，怎会有被推的感觉呢？难道是风，但天气晴朗，空中一丝风都没有。有一点可以肯定，农民确实跌倒了，但怎么跌倒的，实在令人费解……

因此，我们一到市场，就听到一片吵吵嚷嚷的声音。

显然，那人要么是产生了错觉，要么是喝醉了酒。醉汉自己跌倒，只需依据物体自由落体运动的规律，别无他由。

大概周围的人都这么认为吧。但农民极力申辩，说他没有喝酒。警察可不管他说什么，把他带回了警察局。

风波平息后，我们走上一条上坡路，去城东。拉兹城的大街小巷，密如蛛网，有似迷宫，令人晕头转向，外地人决计会迷失在里面。

我们终于到了城堡前，它盘踞在沃尔岗的圆形山包上。

以前，它作为匈牙利城市防卫的堡垒，希腊语称“卫城”，马扎尔语叫

“瓦尔”。封建时代修筑这样的城堡，一为防止外敌入侵，如匈奴人、土耳其人，二为预防诸侯叛上作乱。筑有雉榭的城墙高不可攀，墙顶的突榭上开着射击孔，两侧有粗大的炮楼，其中最高的是塔楼，站立上面，可以俯览四方原野。城壕里灌木丛生，上面架着吊桥，直通往暗门。暗门夹在两座废弃不用的大炮间，炮口伸在暗门上面。

凭着哈拉朗上尉军衔，我们很容易进入这座古堡之中，现在它不过是座历史纪念建筑物。几名守卫的老兵向上尉敬礼表示欢迎。进门后，是练兵场。上尉建议我登上一侧的塔楼。

沿着旋梯爬了240级，才到达塔顶的平台。我站在栏杆边，举目远眺，可以看见30公里开外的多瑙河河道，河水向着纳扎茨滚滚东流。其视野比从罗特利契家的圆塔上还广阔。

“亲爱的维达尔，”哈拉朗上尉对我说，“您对拉兹城已有了初步印象。现在，它就展现在我们脚下……”

“虽然我已游览了布达佩斯、普雷斯堡，但你们的城市仍令我十分着迷。”我回答道。

“很高兴听到您这么说，等您参观完整个拉兹城，完全了解了它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我毫不怀疑，它定能给您留下愉快的回忆。我们马扎尔人热爱自己的城市，这是一种作儿女的对母亲无比依恋的柔情！在这里，各阶层的人都相处融洽。民众有高度的觉悟，怀有天生的爱国主义热忱，热爱自由和独立。富人们乐善好施，由于慈善机构的捐助，穷人的数量逐年减少。说实话，您在此遇到的穷人不多。总之，只要发现贫困，就能马上救济。”

“我知道，亲爱的上尉。我了解罗特利契医生一向为穷人免费医治，罗特利契夫人和小姐都热心公益事业。”

“家母和妹妹只是做了她们的地位与环境要求她们做的。我觉得，乐善好施是最神圣的义务！”

“不错，”我接口道，“但履行其方式却千变万化。”

“这是女人们的秘密，亲爱的维达尔，也是她们的职责。”

“对……而且是最崇高的职责。”

“我们生活在一个平静安宁的城市，政治狂热已经不能，或者说不大可能扰乱它了。它坚决维护自由权与优先权，决不容许中央政权的干涉、侵犯。在我的同胞身上，我只看到一个缺点“什么缺点？”

“他们很迷信，特别轻信一些超自然现象！他们对那些神奇荒诞的鬼怪故事总是津津乐道！拉兹人很信奉天主教，这也助长了这种倾向。”

“但是，”我说道，“罗特利契医生总不至于这样吧——医生对鬼神之说往往嗤之一鼻，您母亲，妹妹怎样？”

“她们那圈内的人都一样，这可是个致命的弱点，我却对此无可奈何！……或许玛克可助我一臂之力。”

“米拉小姐不把他同化掉就算好了！”我说道。

“亲爱的维达尔，现在请您凭栏看东北方……那边……城边上……您看见亭台了吗？”

“看见了，”我回答道，“好像是罗特利契住宅的塔……”

“没错，在那幢房屋的餐厅里，再过一小时就开饭了，既然您是我们的贵宾……”

“听您的安排，亲爱的上尉。”

“那好，我们下楼吧，我们干扰了瓦尔的宁静，让它回到无言的过去！沿城北的大街回家去。”

几分钟后，我们走出了暗门。

走过那片延伸到拉兹城边的漂亮的居民区，是条林荫大道，它每与一条大马路相交，便更换一个街名。林荫道与多瑙河合拢成一圆环，它长约5公里，占这一圆环的四分之三。林荫道旁排列着四行树木，有山毛榉、栗树、椴树，长得郁郁葱葱。一旁是延伸而来的古代的城墙，望过去，只见一片原野。另一旁，豪宅鳞立栉比，大部分住宅前都有庭院，花坛上鲜花争奇斗艳，屋后花园里绿树掩映，流水淙淙。

这时，几辆套着高头大马的马车驶过，旁边侧道，几名身着优雅服饰的男女骑手飞驰而过。

在最后一个拐角，我们向左拐去，以便朝着巴蒂亚尼堤岸方向走到戴凯里大街上。

从这个位置上，我看见一座房子孤零零地立在花园正中。百叶窗紧闭，看上去从来就没人打开过，墙基荆棘丛生，青苔斑斑驳驳，与林荫道上其他房屋形成鲜明的对比。整幢房子显得阴森、凄凉，似乎已被遗弃多时。

栅栏下长满菌科植物，从栅栏门进去，是个小院子，里面长着两株老榆树，树干弯曲，从上面的一道长长裂口里可以看见里面早已腐烂了。

由于风吹日晒，正门上油漆剥落。一道破破烂烂的三级台阶直通向门边。

房屋共有两层，屋顶内粗大的檩条支撑着，屋顶是一个四方平台，几房狭窄的窗户被厚实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

即使这座房子可以住人，但目前看来，里面肯定没人。

“这是谁家的房子？”我问。

“一个怪人的。”哈拉朗上尉回答道。

“这房子实在有损市容，市政府应该买过来，拆掉……”我说道。

“房子一拆，亲爱的维达尔，它的主人就得离开我们的城市，就像拉兹城的长舌妇说的，滚回他的魔鬼老子身边去。”

“房主是外国人？”

“德国人。”

“德国人？”我不禁吃一惊。

“是的，还是普鲁士人。”

“他叫什么？”

哈拉朗上尉正要回答，这时门吱嘎一声打开了。两个男人走了出来。年纪大的那位约莫六十，站在台阶上，另一人穿过庭院，从栅栏门走了出来。

“瞧，”哈拉朗上尉低声嘟哝着，“他在？……我以为他早就滚了呢……”

那人转身盯着我们。他认识哈拉朗上尉？肯定认识，因为两人都狠狠地盯着对方，我决没走眼。

那个人走远了，我想起来了。

“是他。”我叫起来。

“您见过那人？”哈拉朗上尉不无惊讶地问我。

“对，我见过。”我答道，“我和他从佩斯到武科瓦尔一直同乘‘马提亚·高万’号，不过，我得承认，委实没想到会在拉兹又遇到他。”

“他最好别在这儿！”哈拉朗上尉大声地说道。

“您好像与那德国人有过节？”我问。

“谁会受得了那种人！”

“他在拉兹住了很久了？”

“有两年了吧，不瞒您说，那家伙意厚颜无耻到向我妹妹求婚！家父和我断然拒绝，叫他别痴心妄想了。”

“天！是他！”

“您知道？”

“是的，亲爱的上尉，我知道他叫威廉·斯托里茨，是基普伦贝格著名的化学家奥多·斯托里茨的儿子！”

第六章

两天来，我一有空就在城内遛达。我就像真正的马扎尔人，站在连接多瑙河两岸与斯闻多尔岛的桥面上，伫立良久，欣赏着这条美丽的河流，怎么也不厌倦。

必须承认，那个威廉·斯托里茨的名字经常不由自主地出现在我大脑里。现在，我知道他平时就住在拉兹城，只有一个名叫海尔门的老仆与他相伴，那个海尔门和他主人一样，离群索居，沉默寡言，令人生厌。从他的外形举止来判断，此人很像那晚在巴蒂亚尼堤岸上跟踪我们的那个家伙。

我觉得最好不要把上尉与我在戴凯里大街遇到威廉·斯托里茨的事告诉玛克。如果他知道他以为离开了拉兹的情敌回来了，心情一定会大受影响。为什么要给他的幸福蒙上一层阴影！那个被拒绝的求婚者没有离开拉兹，至少在玛克和米拉举行婚礼前，他是无意离开的，对此我深感遗憾。

27日上午，同往常一样，我准备出去散步。我打算去拉兹城郊，塞尔维亚乡村转转。我正要出门，玛克走了进来。

“我实在太忙了，朋友，”他说道，“我把你一人抛在一边，你不会恼我吧……”

“你忙你的，亲爱的玛克，”我对他说，“你不必为我操心。”

“哈拉朗上尉会来找你吗？……”

“不来了，他今天没时间。我随便在多瑙河对岸找间小餐馆就行了。”

“亲爱的亨利，别忘了，7点之前一定要回来！”

“我忘不了，医生家的饭菜对我太有诱惑力了！”

“馋鬼……呀！希望你也别忘了，几天后将在医生家举办晚会，届时，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拉兹城的上流社会。”

“是订婚晚会吧，玛克？”

“哦！亲爱的米拉和我早就订婚了。我甚至觉得，一直以来，我们就是未婚夫妇。”

“是的……打出生开始……”

“很可能！”

“再见，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等米拉成为我妻子，再说这句话吧！”

玛克握了握我的手，出去了。我也下楼到餐厅用早点。

吃完早餐，我正要出门。这时，哈拉朗上尉出现了。我十分惊讶，因为早说好了，我今天不必等他。

“您？”我叫起来，“亲爱的上尉，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眼花了？哈拉朗上尉看上去很忧郁，他只是这样对我说：

“亲爱的维达尔……我来了……”

“您看，我已准备就绪……天气晴朗，能否请您陪我几小时……”

“啊不，改天吧，如果您不反对。”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父亲想和您谈谈，他在家正等着您呢。”

“好吧！”我答道。

我们肩并肩，沿着巴蒂亚尼堤岸走着。哈拉朗上尉一言不发。究竟出了什么事？罗特利契医生要与我谈些什么？是有关玛克的婚事吗？

我们一到，仆人马上把我们领到医生的工作室。

罗特利契夫人和小姐出门了，玛克很可能陪她们作早晨的散步去了。

医生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前，他转过身，我感觉到，他和他儿子一样心事重重。

“一定出事了，”我想，“早上，我见到玛克时，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没有告诉他，他们大概不想让他知道……”

我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哈拉朗上尉站在壁炉前，炉里木炭正烧得旺旺的。

我心神不宁，等医生说明情况。

“首先，维达尔先生，”他对我说，“感谢您来到舍下……”

“愿听您吩咐，罗特利契先生。”

“我想当着哈拉朗的面，和您谈谈。”

“有关玛克的婚事吗？”

“不错。”

“事态很严重？”

“是也不是，”医生回答道，“不管怎样，我没有告诉夫人、女儿和令弟，我宁愿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样做是否妥当，您可以以后再判断！”

我本能地把这次谈话与哈拉朗上尉和我前日在戴凯里大街遇到的事联系起来。

“昨天下午，”医生又说，“我夫人和女儿已经出门了，我正在给人看病。仆人进来，呈上一张来访者的名片，我真没想到会是他。看到名片上的姓名，我非常生气……那个不速之客正是威廉·斯托里茨。”

我拿起名片，看了片刻。

吸引我的注意力的是，我发现那上面的姓名不是刻印出来的，而是手写体的复印品。他的签名连着一串复杂的花缀，好似猛禽的嘴喙，单从这笔迹上看，此人被难打发，是个危险人物。

名片上印着：

威廉·斯托里茨“您也许不知道这个德国人吧？”医生问我。

“不……我知道。”我说。

“事情是这样的，令弟向小女求婚并获允诺之前大约三个月，威廉·斯托里茨也曾登门求亲。我妻子、儿子和米拉都一致赞成我的意见，拒绝了他的要求。我答复威廉·斯托里茨，请他以后不要再提此事，他遭到拒绝后并没死心，又来求婚，我也再次正式拒绝了他，请他不要再抱任何幻想。”

罗特利契医生讲话时，哈拉朗上尉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而站在窗前，望着戴凯里大街。

“罗特利契先生，”我说，“这件事，我有所耳闻，这发生在我弟弟求婚前……”

“大约三个月前，维达尔先生。”

“所以，”我接着说，“您拒绝威廉·斯托里茨的求婚并非因为我弟弟出现的缘故，仅仅是这门亲事不合您的心意。”

“不错。我们断不会答应与他联姻，这太不合适了，况且米拉根本不会答应。”

“是威廉·斯托里茨本人还是他的家境使您拒绝了他？”

“他的家境应该不错，”罗特利契医生说，“大家都知道他父亲大名鼎鼎，有多项发明，给他留下了可观的财富，至于他本人嘛……”

“我认识他，罗特利契先生。”

“您认识他？”

我讲述了我是怎样在船上遇到威廉·斯托里茨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就是他。从佩斯到武科瓦尔，我们一直同船。我想他在武科瓦尔下船了，因为从那里到拉兹，我都没在船上看到他。

“就在昨天，”我又说，“我和哈拉朗上尉路过他家门口时，他正好出来，我认出了他。”

“不是有人说他几星期前就离开拉兹了。”罗特利契医生说道。

“大家不过以为他有可能离开过拉兹，”哈拉朗上尉回答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回来了，昨天他就在拉兹城。”

哈拉朗上尉的声音显得异常愤怒。

医生接着说：

“维达尔先生，我已告诉了您威廉·斯托里茨的家境。至于他的生活，谁有幸知道吗？简直就是谜！……那人好像生活在人类社会之外……”

“是不是有点夸张？”我对医生说。

“大概有点吧。”他说，“但他的身世相当可疑，他父亲奥多·斯托里茨就有许多谣言。”

“我在佩斯看到一份报纸，看得出，在他死后，那些谣言仍然满天飞。报上讲到每年一度在斯普伦贝格市区公墓里举行的诞辰纪念会。据专栏作家的看法，那些传闻并没有随时间烟消云散！……学者虽死犹生！……他是巫师……他掌握着另一世界的秘密……他拥有超凡的本领，似乎每年人们都在等待他的坟墓会出现奇迹！”

“所以，维达尔先生，”罗特利契总结道，“照斯普伦贝格发生的事来看，这个威廉·斯托里茨在拉兹被视为怪物，您就不必感到意外了！……这样的人竟敢向我女儿求婚。昨天，他胆大包天，又提出这个要求……”

“昨天？”我吃惊不已。

“就在昨天他来访时！”

“不管他是什么人，”哈拉朗上尉嚷着，“他总归是普鲁士人，凭这，我们就不愿与他结亲！您能理解吧，亲爱的维达尔……”

“我理解，上尉！”

上尉的这番言语，暴露了马扎尔人对日耳曼人抱有根深蒂固的恶感，这种敌对情绪由来已久！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罗特利契医生说了下去，“您应该了解此事。我接到那人的名片后，犹豫不决……应该见他还是不见他？”

“不见他比较好，父亲，”米拉小姐说，“那家伙第一次遭到拒绝后，就该明白他再没有任何借口跳进我家大门……”

“可能你说得对，”医生说，“我就担心如果弄得他下不了台，会引起轩然大波……”

“我会立马解决，父亲！”

“我太了解你了，”医生握住哈拉朗上尉的手，说，“所以，我得谨慎行事！……不管发生什么，我就指望你看在你母亲，还有你妹妹的面子上，不要冲动，一旦那个威廉·斯托里茨狗急跳墙，一旦他的姓名被张扬出去，你妹妹的处境肯定相当尴尬……”

尽管我认识威廉·斯托里茨的时间不长，但我看得出，他性子很急躁，

十分看重家族的名誉体面。玛克的情敌回到拉兹，而且再次登门求婚，我不禁为那人担心。

医生向我们详细讲述了那次见面的经过。就在这间工作室里，威廉·斯托里茨先开口说话，语气很固执。威廉·斯托里茨才回来两天，竟又找上门，令医生不胜惊异。“如果我坚持要见到您，”他说，“因为我要再次向米拉小姐求婚，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先生，”医生回答道，“对您第一次求婚，我还可以理解，但您又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实在不明白了。”“先生，”威廉·斯托里茨冷淡地说，“我并没有放弃成为米拉·罗特利契小姐丈夫的希望，所以，我想再见您。”“先生，”医生宣称，“您在浪费时间……我们决不会同意，您这样固执下去，简直没有任何道理……”“正好相反，”威廉·斯托里茨说，“有个理由使我决心坚持到底，因为另一个求婚者比我幸运，得到了您们的同意……一个法国人……一个法国人！……”“是的，”医生说，“一个法国人，玛克·维达尔先生向小女求婚……”“您们答应了他！”威廉·斯托里茨叫嚷着。“是的，先生，”医生说，“就凭这，您该明白您没有任何希望了，如果以前您还心存一丝幻想的话。”“我现在仍不死心，”威廉·斯托里茨说，“不！我决不会放弃娶米拉·罗特利契小姐为妻！……我爱她，如果我得不到她，那谁也甭想得到她！”

“无耻之徒……混蛋！”哈拉朗上尉不停地咒骂着，“他竟然说这种话，当时我在场的话，非把他扔出去不可！”

我想，显然，假如这两人狭路相逢，罗特利契医生担心的争端恐怕避免不了！

“听完他这番话，”医生继续讲述道，“我站起来，意思是我不再听他讲下去……‘婚期已定，再过几天就举行婚礼了……’”

“再过几天，哪怕再早些日子，这婚礼肯定举行不成。”威廉·斯托里茨说。“‘先生，’我指着门，说，‘请出去！’这样做是让他明白，他在这里不受欢迎。他根本没动，却降低声调，威胁不成就来软的，‘至少可以推迟婚期吧。’我走到壁炉前，摇铃召来仆人。他抓住我的胳膊，气极败坏，说话声音很大，外面的人都能听见，幸亏我妻女还没回家！最后，威廉·斯托里茨终于答应走了，末了，还恶狠狠地威胁我：罗特利契小姐永远不会嫁给那个法国人……会有意外的变故阻止婚礼的举行……斯托里茨家族有本事挑战人间一切势力，他不惜动用这种本领，对拒绝他的无礼之人施加报复……最后，他拉开房门，怒气冲冲地穿过候在过道的仆人，离去了。剩下我一人，被他的威胁吓坏了！”

我们谨遵医生的叮嘱，没向罗特利契夫人、小姐及玛克透露半个字。最好不要让他们为此事担心。再说，我很了解玛克的性格，害怕他知道真相后，也会像哈拉朗上尉那样不肯罢休。至于哈拉朗上尉，他父亲劝说了半天，才勉强答应不去找威廉·斯托里茨算帐。

“好吧，”他说，“我不会亲自去找那个恶徒评理，但如果他先找上门，如果他迁怒于玛克……如果他先向我们挑衅？……”

罗特利契医生无言以对。

我们的谈话结束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有听天由命，没人知道威廉·斯托里茨是否真会把威胁付诸行动。但说穿了，他又有什么能耐？他如何阻挠这门亲事？当众侮辱玛克，迫使玛克与他决斗？……亦或对米拉·罗特利契采取暴力行动？……可他怎样进入罗特利契家的住宅？他肯定不会再被这家

人接待了。他只有破门而入吧，我想！……罗特利契医生会毫不犹豫地报警，警察有办法让那个德国佬清醒过来！

离开房间前，医生再次恳求儿子不要去招惹那个难缠人物，我再三相劝，哈拉朗上尉好歹应允了。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那么长，罗特利契夫人和女儿、玛克都回来了。我只得留下来吃午饭，下午再去城郊吧。

不用说，我随便找了个借口解释那天上午我为何会在医生工作室里。玛克丝毫没有怀疑。午餐气氛融洽。

当我从餐桌旁站起来，米拉小姐对我说：

“亨利先生，既然您已来了，您可不能一整天都抛开我们。”

“那我出去散步怎么办？”我问。

“我们一起去！”

“我打算走远一点！”

“我们就走远点！”

“步行……”

“步行！”

“米拉小姐都求你了，你可不能推御。”我弟弟在旁帮腔。

“是呀，您不可拒绝，否则，我们绝交，亨利先生！”

“那就听您的，小姐！”

“亨利先生，真有必要去那么远吗？……我肯定您还没有欣赏到斯闻多尔岛的优美风景……”

“我打算明天去。”

“不，今天去。”

于是，在罗特利契夫人、米拉小姐和玛克的陪同下，我参观了斯闻多尔岛。它已改建成一座花园式的公园，岛上绿树成荫，别墅林立，还有各种娱乐设施。

但是我有点心不在焉，玛克发现了，我只得支吾搪塞过去。

我担心在路上遇到威廉·斯托里茨？……不，我在想他对医生说的那些话：一定会出现意外变故阻止玛克和米拉的婚事……斯托里茨家族拥有超凡本领，可以挑占人类一切力量！……这话包含什么深意？……他的话是否当真？……我决定当与罗特利契医生单独在一起时，再和他好好商榷一番。

几天过去了，平安无事，我开始放心了。我们没有再见到威廉·斯托里茨。但他人还在拉兹。戴凯里大街那幢房子里始终有人居住。一次路过那里时，我看见海尔门走了出来。甚至还有一次，我看见威廉·斯托里茨站在平台一扇窗户后面，目光盯着大街尽头的罗特利契住宅……

一直以来平静无波。不料，在5月三四日夜晚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玛克·维达尔和米拉·罗特利契的结婚布告被人从告示栏里撕掉了，在几步远的地方，发现了被撕毁的碎片。可市政府大门日夜有人值班守卫，有人靠近，不可能不被发现！

第七章

这一卑鄙行径，不是那个扬言要报复的家伙干的，又会有谁呢？……以后是否还会发生一连串更严重的事件？……这仅是对罗特利契家报复的开始？

罗特利契医生立刻从儿子那里了解到这件事情，随后，上尉来到特梅丝瓦尔公寓。

不难想象，哈拉朗上尉是多么恼怒。

“一定是那个流氓干的，”他叫嚷道，“一定是他！……他怎么干的，我不知道！他不会就此善罢干休，我也不会任他胡作非为！”

“要冷静，亲爱的哈拉朗，”我劝他，“别干傻事，那只会使问题复杂化！”

“亲爱的哈拉朗，如果在那个无赖离开之前，父亲通知了我，或者当初听我的，我们早就摆脱他了！”

“亲爱的维达尔，我总以为最好不要鲁莽从事。”

“如果他继续捣乱呢？”

“那就让警察出面干预！多为您母亲、妹妹着想吧。”

“她们迟早都会知道这事。”

“不会有人告诉她们，还有玛克……等婚礼结束后，我们再想对策……”

“婚礼后？”哈拉朗上尉说，“恐怕为时已晚吧？”

“那天，罗特利契家，人人都忙着准备当晚的订婚宴会。罗特利契先生和夫人希望，用法国人的说法，“把婚事办得风风光光的”。医生计算了一下拉兹城内朋友的数量，发出了大量的邀请函。在这片“中立地带”上，马扎尔贵族和军政要员、商界人士将欢聚一堂。拉兹城的总督与医生也是老交情了，自然也会大驾光临，为晚会添彩。

当晚，大约有 150 名来宾济济一堂，客厅、花厅里的地方足够大，接待他们还绰绰有余。晚会结束时，还将在花厅准备了晚宴。

没人惊奇米拉·罗特利契为得体、漂亮的梳妆打扮煞费苦心，玛克也千方百计表现出他的艺术气质，其实，早在为未婚妻画像时，他就这么做了。米拉是马扎尔人，但凡马扎尔人，不论男女，均对服饰十分讲究。这已渗透到血液里，就像他们对舞蹈的热爱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狂热。因此，我对米拉小姐的评价，也适用于诸位男士、女士。订婚晚会上将会群芳斗妍，令人眼花缭乱。

下午，一切准备就绪。我整天都呆在罗特利契家中。就像真正的马扎尔人，焦急地等待梳洗打扮的时刻来临。

有一刻，我靠在窗台上，凝望着巴蒂亚尼河堤，却意外地看见威廉·斯托里茨，令我极为扫兴。他偶然路过此地？恐怕不是。他垂着头，沿着堤岸慢吞吞地走着。当他走近罗特利契家的住宅时，猛地直起腰，从他眼中射出一道光芒，是怎样的怨毒目光啊！他在附近往来徘徊，最后引起了罗特利契夫人的注意。她认为应该告诉丈夫。医生听后，安慰她，叫她不必担心，仍对威廉·斯托里茨来访之事守口如瓶。

还得补充一句，我和玛克离开罗特利契家，返回特梅丝瓦尔公寓的途中，又在马扎尔广场上遇见他。他看见我弟弟，猛然停了下来，似乎有点犹豫，不知该不该走到我们跟前。他一动不动地站着，脸色苍白，两臂僵硬……他会晕倒在广场上吗？他双眼像要喷出满腔妒火，似有意无意地扫向玛克。

当我们走远了：

“你注意到那人了吗？”玛克问我。

“注意到了，玛克。”

“那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威廉·斯托里茨……”

“我知道。”

“你认识他？”

“哈拉朗上尉指给我看过一、两回。”

“我以为他早就离开拉兹了。”玛克说。

“看来没有，要不然，就是他又回来了。”

“不管怎样，反正没关系！”

“是呀，没关系。”我附和着。

其实，我觉得要是威廉·斯托里茨不在拉兹，那会让人安心不少。

晚上9点左右，第一批车子停在大门口，客厅里开始热闹起来。花厅被支形吊灯照得满堂灯火通明。罗特利契医生、夫人及女儿站在花厅门口迎接来宾。总督大人不久也到了，他怀着满腔赤诚向主人家道喜，米拉小姐尤其受到他的殷勤体贴，我弟弟也沾光不少。祝贺之辞从四面八方涌来，包围了这对未婚夫妇。

9点到10点之间，拉兹城里的高官显贵、军官、哈拉朗上尉的同事陆续到来。尽管我看到上尉忧心忡忡，但仍不失待客之道，热情地接待客人。妇女们衣着光鲜，在男人们的制服和黑色礼服中间显得格外耀眼。医生工作室里摆满了精美礼品，昂贵的珠宝首饰，珍贵的小古玩，还有我弟弟送的礼物，更显出他的高尚趣味，令客人们赞不绝口。大厅靠墙的桌上放着一束娇艳的玫瑰和橙花，这是订婚花束。根据马扎尔人的风俗，在花束旁边的一块丝绒方垫上搁着花冠，米拉结婚那天上教堂时就要戴这顶花冠。

晚会节目分为两部分：音乐会和舞会。舞会得在午夜后才开始，这么晚，令大部分宾客感到遗憾，因为，我再重申一次，没什么娱乐活动比跳舞更能令匈牙利男男女女疯狂的了！

晚会的音乐将由一支出色的吉卜赛乐队演奏。该乐队在马扎尔地区很有名，还从没到拉兹来表演过。到了规定时间，指挥和乐师们就在大厅里就座。

我知道匈牙利人热爱音乐。根据一项比较公正的评价，匈牙利人与德国人在欣赏音乐的方式上有明显的区别。马扎尔人只是音乐爱好者，不是音乐家。他们不唱歌，要么也唱得很少，他们重在倾听。如果碰到演奏民族音乐。听不仅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们从中也得到了无穷的乐趣。我相信，在这点上，别的民族无法与之相比。吉普赛人，这些天生的波西米亚乐器演奏家，最擅长于撩拨动他们内心的爱国主义激情。

乐队由一名指挥、十二名乐师组成。他们将要演奏雄伟的《匈牙利妇女》，这是一首战歌，一首军队进行曲。马扎尔人是实干家，他们喜欢此类音乐胜过德国的梦幻曲。

也许人们会奇怪，在订婚宴会上，他们为什么不挑选更具有婚礼气氛的音乐、赞歌呢？那样做有背传统，匈牙利又是一个注重传统的国度。人民热爱自己的民族旋律，如同吉普赛人热爱他们的“佩斯玛”罗马尼亚人钟爱他们的“杜瓦玛”，一般道理。他们需要振奋人心的乐曲、节奏慷慨激昂的进行曲，这些音乐能唤起他们对战争年代的怀念，并且颂扬先辈们的不朽历史功勋。

吉普赛人身穿传统的波希米亚民族服装，我好奇地观察着这群奇特的人。他们脸色黝黑，粗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高颧骨，嘴一张，露出满口洁白的细牙，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遮住了略塌的脑门。

从四种弦乐器、低音乐器及中提琴中奏出了乐曲的主旋律，小提琴、笛子和双簧管的伴奏令人如梦如幻。两名乐师拨弄着洋琴上的金属琴弦，发出独特的乐音，浸人心脾，纯属仙乐。

这个乐队的保留节目，比我在巴黎听到的同类表演高妙得多，它引起了强烈反响。来宾们如痴如醉，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演出结束，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乐队演奏的最通俗乐曲也受到欢迎，其中有《罗卡之歌》和《特兰西瓦尼亚进行曲》。乐队高超的演奏技巧，足以唤起整个普斯陶的共鸣。

乐队演出结束了。置身于马扎尔人中间，我感到莫大的快乐。在乐队演奏的短暂间歇中，远方多瑙河的淙淙流水声传入我耳畔！

我不敢说玛克也被这种新奇的音乐的魅力所吸引。他整个灵魂都沐浴在另外一种更为温柔，更为亲密的仙乐中。他俩相依相偎，目光温柔缠绵、默默地吟唱着使恋人们心醉神迷的恋曲。

最后一阵掌声平息后，乐队指挥及乐师们都站起来。罗特利契医生和哈拉朗上尉向他们表示了诚挚的谢意；他们深为感动，然后告退了。

在节目的两部分之间，有一段我称之为“幕间休息”的时间，这时，客人们离开座位，寻找着相识的人，形成一个个不同的圈子。有些来宾分散在灯火通明的花园里，仆人们端着装着清凉饮料的托盘在人群里穿梭不停。

直到此刻，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事件来扰乱晚会节目的进程。晚会一定会完满收场的。说实话，如果我开始还有所担心，心中时常掠过不祥的阴云，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也应该放宽心了。

因此，我诚心诚意地向罗特利契夫人祝贺。

“谢谢，维达尔先生，”她回答道，“我很高兴客人们能在此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但是在这么多欢乐的人当中，我眼中只有我可爱的女儿和令弟！……他们是多么幸福的一对啊……”

“夫人，”我说道，“您是这幸福之源泉……这也是作父母的期望能得到的最大的幸福。”

不知怎的，这句很普通的话却使我想到了那个威廉·斯托里茨？哈拉朗上尉看来是真的不担心那人搞破坏，还是只不过故作坦然状？……我不知道。他在人群里来往应酬，以他愉快风趣的谈吐感染着周围的人，许多匈牙利少女不无崇拜地注视着他！他也很得意能得到大家的喜爱，可以说，全城的人都想借此机会向他家表明心意。

“亲爱的上尉，”当他经过我身边时，我对他说，“第二个节目是否和第一个一样精彩？”

“当然！”他大声说，“音乐很美妙，可舞会更迷人！”

“呃，”我又说，“法国人不会在马扎尔人前示弱的……我有幸请您妹妹跳第二轮华尔兹……”

“为什么不跳第一轮？”

“第一轮？……那是玛克的专利……无论从传统上看还是从权利上来看！……别忘了玛克，您想我会与他去争？……”

“您说得对，亲爱的维达尔。那就由那对未婚夫妻开舞吧。”

又一支乐队坐在花厅里端，准备为舞会伴奏。医生的工作室里摆了几张

桌子，这样，那些严格控制自己不跳玛祖卡舞和华尔兹的客人可以在桌上打牌消磨时光。

乐队等待哈拉朗上尉的信号，准备试音。这时从花厅另一头——它的门朝着花园，正虚掩着，——远远传来一个很响亮、粗暴的声音。有人在唱一首外国歌曲，节奏古里古怪的，没腔没调，从中听不出任何旋律。

准备跳第一曲华尔兹的舞伴们都停了下来……仔细倾听着……这是为晚会准备的余兴节目吗？

哈拉朗上尉走到我身边：

“怎么回事？”我问他。

“不知道。”他答道，语气中明显透露出内心的不安。

“可能是从大街上传来的？”

“不……我想不是！”

事实上，我们听到的歌声一定是从花园里传出来的，它离花厅越来越近了……或许唱歌的人正向花厅走来？……

哈拉朗上尉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客厅门口。

花厅里只有十来人，不包括花厅里端、谱架后面的乐队。其他客人都聚集在客厅里，去花园的客人也刚刚回来。

哈拉朗上尉走上台阶……我跟着他。我们环视灯火辉煌的花园。

没有人。

罗特利契先生和夫人也来了，医生问儿子：

“怎么样……发现谁了吗？……”

哈拉朗上尉作了个否定的动作。

那个声音依然回响在四周，更加有力，更加蛮横，越来越近。

玛克挽着米拉小姐，走进花厅，来到我们身边。一群女人围着罗特利契夫人，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夫人无言以对。

“我知道！”哈拉朗上尉叫着，冲下台阶。

医生、我，还有几个仆人跟了上去。

突然，声音消失，歌声也嘎然而止，唱歌的人离开花厅恐怕只有几步远。

花园搜查过了，树丛也翻遍了；强烈的灯光把花园照得通亮，没留下一丝阴影……仍没发现人。

难道是戴凯里大街上一位迟归的行人在唱歌？

似乎不太像。医生也去查看过大街，街道上空无一人，寂静无声。

在左边 500 米远的地方，只有一束灯光若隐若现，那是从斯特里茨家的窗台里射出来的。

我们回到花厅，实在无法回答客人们众多的疑问。

哈拉朗上尉示意舞会开始，舞伴们重新站好位置。

“嗨，”米拉小姐笑着对我说，“您没有选好舞伴吗？”

“我的舞伴就是您，小姐，但只能与您跳第二轮华尔兹了……”

“哦，亲爱的亨利，”玛克说，“我们不会让您久等的！”

乐队刚奏完施特劳斯的一首华尔兹舞曲的前奏曲，刚才那歌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歌声是从客厅里发出的。

来宾中一阵骚动，掀起一股强烈的愤怒。

那个无形人高声唱的是德国国歌，即弗莱德里克·马尔格拉德的《仇恨之歌》，这简直会对马扎尔人的爱国主义感情的公然挑衅，肆意的侮辱嘛。

歌声响彻整个大厅……却偏偏看不见唱歌的人！……但毫无疑问，他就在大厅里，只是没人能看得见他！……

跳舞的舞伴们都分开了，涌进了客厅和花厅。一阵恐慌情绪攫住了每一位来宾，尤其是妇女。

上尉气得眼睛喷火，拳头紧握，他横穿客厅，像要逮住那个避开我们视线的家伙。

此刻，歌唱到了《仇恨之歌》的最后一个叠句上就停止了。

这时，我看见了……是的！上百双眼睛都看见了，简单难以置信……

放在靠墙角的桌上的花束，订婚花束，突然腾空飞起，被撕碎，花屑飘落，落在地板上，一朵朵花瓣惨遭践踏……

所有的人目睹这一幕，无不大惊失色！每个人都想逃离发生这些怪异现象的场地！……我呢，看到这情景，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头脑清醒了。

哈拉朗上尉找到我，他气得脸色发白，对我说：

“是威廉·斯托里茨！”

威廉·斯托里茨？……他疯了？

此刻，新娘花冠也离开了方垫，穿过客厅，花厅，消失在花园的树丛中，没人看见那只拿着它的手。

第八章

天还没有大亮，罗特利契家发生的怪事就在全城传得沸沸扬扬。一大早，各大报纸纷纷如实地报道了这些奇闻。不这样又能怎样呢？……不出我所料，起初，大家都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可论据确凿，事情的确发生了，不可更改。至于要作出合理解释，那又是另一回事。

不用说，出了这档子事，晚会只能草草收场。看起来，玛克和米拉很难过。订婚花束被践踏，新娘花冠在眼前不翼而飞！……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婚礼前夕，多么不祥的预兆啊！

上午，许多人围在罗特利契家门前。还有许多人，主要是妇女，潮水般地涌向巴蒂亚尼堤岸紧闭的窗户下。

人群议论纷纷。一些人发表着荒谬的看法，另一些人呢？他们只是带着惊恐不安的神情望着医生家。

罗特利契夫人和女儿没有像平常那样出门作弥撒。米拉留在母亲身边。前夜的情景吓坏了她，到现在还惊魂未定，需要好好休息。

8点，我的房门被推开了，玛克领着医生父子俩走了进来。我们需要好好谈谈，商量出应急之策，但谈话地点最好不要在罗特利契家。玛克和我回到公寓，玛克一大清早就上医生家打听罗特利契夫人和米拉的情况。医生和上尉接受了他的建议，三人迫不及待地回到特梅丝瓦尔公寓。

我们马上切入正题。

“亨利，”玛克说，“我已吩咐任何人不得来此打扰。这里不会有人偷听我们的谈话，屋子里只有我们！”

我弟弟目前的模样看了真让人心痛。他的脸，昨天还洋溢着幸福的光辉，现在却苍白得吓人，精神也萎靡不振。现今的状况确实令人沮丧，但我觉得玛克也过于灰心丧气了。

哈拉朗上尉紧咬嘴唇，目光迷乱，看来他内心正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医生则与儿子不同，他极为克制，保持冷静。

我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一定要头脑清醒。

我首先关心的是罗特利契夫人和米拉小姐的情况。

“她们都被昨夜的事吓坏了，”医生回答道，“得需要几天才能恢复过来。但是米拉比她母亲坚强，尽管她非常痛苦，但还是勇敢地挺过来，并且想方设法安慰她妈妈。我希望昨夜留下的不愉快回忆，她会很快忘掉。但愿那些不幸的事件别再重演……”

“会再重演？”我说，“不必担心，医生。产生这些怪现象——对此我还能有别的称呼吗？——的场合不会再存在了。”

“谁能预料？”医生说，“谁能预料？所以，我想赶紧给他们二人完婚，因为我觉得……”

医生没说下去，但愿意已很明显了。玛克对他的话没在意，因为他对威廉·斯托里茨最近上门求婚一事根本不知情。

哈拉朗上尉虽有他自己的看法，但他什么都没说，也许是等我说出对前夜发生的怪事的看法吧。

“维达尔先生，”医生接着说，“您对这一切有什么见解？”

我觉得我们最好持怀疑态度，不必把亲眼目睹的事当真。不要因为它的不可解释性（如果可以用该词的话），就认为此事古怪离奇。医生的问话也很让我为难，我怎能搪塞他呢？

“罗特利契先生，”我说，“我向您承认，您所称之为‘这一切’的，我觉得大可不必去追根究底，或许这只是个恶毒的玩笑！有个坏家伙混在宾客里，故弄玄虚，在晚会的娱乐节目中增加了那项腹语表演，结果产生了悲剧性的效果……您知道，现在很流行耍弄这种魔术，而且技艺也十分高有……”

哈拉朗上尉转过身，看着我的眼睛，似要看穿我的本意……他的目光清楚地说：“我们来这里，不是听这种无谓的解释的！”

医生又说：

“请原谅，维达尔先生，我并不相信这是魔术……”

“医生，”我为自己辩解，“除此之外，我找不到别的解释，除非那是一种超自然的手段，可这，连我自己都难以信服……”

“当然不是超自然的，”哈拉朗上尉打断了我的话，“只是我们还不清楚其中的奥妙所在……”

“但是，”我坚持己见，“我们听到的声音，明明是人的声音，为何不会是腹语呢？”

罗特利契医生摇了摇头，坚决不肯接受这种解释。

“我再再说一遍，”我说道，“完全有可能，一个不速之客潜进客厅……唱着德国国歌《仇恨之歌》，故意伤害马扎尔人的民族感情，挑战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如果限于此事乃人为的话，这种解释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医生同意我的推测同时，他只简单地反问我：

“维尔达先生，就算我同意您上述看法：一个喜欢恶作剧的人，或者一个到处逗事惹非的家伙闯入我家，我们都受到腹语的嘲弄，——其实，我相信事实决非如此，可您如何解释花束被毁，花冠被一只无形的手劫走呢？”

如果把这两件怪事也怪罪于某位魔术大师，无论他手艺多么高明，在情理上都难以叫人接受。哈拉朗上尉又进一步紧逼而来：

“亲爱的维达尔，您的腹语大师能把花束上的花瓣一片片地撕毁，能取走花冠，并带着它穿越几个厅堂……像小偷一样劫走它！”

我无法回答。

“您是否认为我们不过是偶然受到了幻觉的愚弄呢？”他激动地又说。

绝对不是！百多号人亲眼目睹了那桩怪事！

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下来，我也不想打破这片寂静。最后，医生下结论：

“让我们实事求是，接受事情的本来面目，别自欺欺人了……我们都亲眼所见，尽管目前难以作出合理解释，但事实不容否定……那就让我们停留在现实里，想想看，是否有人，此人并非一个爱好恶作剧的家伙，而是我们的敌人，出于报复的目的，想破坏这场订婚晚会？”

这话揭开了问题的关键。

“敌人？”玛克叫起来，“您们家的敌人，还是我的敌人，罗特利契先生？我不知道我有敌人！……您知道吗？”

“知道。”哈拉朗上尉肯定地说。

“谁？”

“就在你之前，向舍妹求婚的那个人。”

“威廉·斯托里茨？”

“威廉·斯托里茨！”

这正是我等待良久的姓名……那个神秘莫测，行踪诡异的家伙的名字！

玛克此刻才知道对他隐瞒的实情。医生告诉他威廉·斯托里茨仅在几天前又作了一次新的尝试……无疑他会遭到拒绝，米拉罗特利契已许配他人，他不应心存任何妄想，他仍然又上门求婚了！我弟弟知道了医生断然回绝了他，知道了他的情敌对罗特利契家发出的威胁，这些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有理由怀疑前夜的闹剧就是他策划的。

“你们竟然对我只字未提！”玛克叫着，“今天，米拉受到威胁时，你们才告诉我！……哼！那个威廉·斯托里茨，我马上去找他，我要……”

“让我们去收拾他，玛克。”哈拉朗上尉说，“他当众侮辱了我的家族。”

“他侮辱了我的未婚妻！”玛克再也控制不住了，义愤填膺地说。

虽然，两人怒火中烧，丧失了理智。如果说威廉·斯托里茨想报复罗特利契家，并把威胁付诸行动，这有可能！但认为他参与了前夜的阴谋，并亲自扮演了角色，这可站不稳脚跟。不能只凭单纯的推测来指责他：昨晚你混入客厅里……是你扯碎了订婚花束……是你劫走新娘花冠！没人看见他，没人！……无法合情合理地解释发生的怪事！

最后，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在我说了下述想法后，我们作出了唯一理智的决定。

“朋友们，到市政府去吧……假如警察局长还不了解所发生的事情，那就告诉他，并说明那个德国人与罗特利契家的关系，他对玛克及他未婚妻的威胁……陈述我们对他的怀疑……甚至讲他扬言拥有本领可以挑战人类一切力量！……他纯粹是吹牛了！……那时，警察局长会决定是否对那个德国人采取行动！”

在目前这种情形下，难道这不是最妥当，甚至唯一的办法吗？警察出面干涉，远比个人蛮干更行之有效。假如哈拉朗上尉和玛克直接闯到斯托里茨家，他肯定不会开门，因为他的房门从不对任何外人开放。强行撞开门？……凭什么？……但警察就有这个权利，所以，只有求助警方才是上策。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玛克先回罗特利契家，医生、哈拉朗上尉和我直奔市政府。

已经 10 点半钟了。如我所料，全拉兹城都知道了前夜订婚晚会上发生的风波。看到医生父子朝市政府走去，人们都猜到了他们此行的动机。

我们到达后，医生递上名片，警察局长下令立即把我们带到他的办公室。

警察局长亨利什·斯泰帕克先生个子矮小，表情刚毅，充满探索的目光，精明干练中透露出机智，讲求实际，嗅觉敏锐可靠，现在大家都称这种人为“很有办法的人”。在许多场合，他办事不仅热诚，而且很机敏。大可放心，他必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揭发生在罗特利契医生家的疑案的迷雾。可问题在于此案异乎寻常，他能否进行有效的干预呢？

局长对整件事情的细枝末节都了如指掌，只除了医生、哈拉朗上尉和我三人之间的秘密。

他一见到我们就说道：

“我早料到您会来，罗特利契先生。如果您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您。我听说了昨晚您家发生的怪事。您的客人受到了极大的惊吓，这完全可以理解。我再补充一句，这种恐怖气氛已传染了整座城市，看来，拉兹城不会再风平浪静了。”

我们明白，既触及这个话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等斯泰帕克先生提问。

“医生先生，我先请问，您是否与某人结仇，是否由于这段仇怨，那人要向您家施以报复，确切地说，是针对米拉·罗特利契小姐和马克·维达尔先生的婚事……”

“我认为是这样。”医生回答道。

“这人是谁？”

“普鲁士人威廉·斯托里茨！”

哈拉朗说出这个名字，我觉得警察局长一点也没感到意外。

罗特利契医生接着往下讲。斯泰帕克先生知道威廉·斯托里茨曾向米拉·罗特利契小姐求婚。但他不知道那人最近又登门求婚，再次遭到拒绝后，他扬言拥有挑战人类一切力量的本领，想籍此阻止米拉与马克的婚事。

“于是，他行动起来，先神不知鬼不觉撕毁了结婚布告！”斯泰帕克先生说。

我们都赞同他的看法，可事情仍难以自圆其说。除非真如维克多·雨果所说有只“黑手”！……这不过是诗人的想象罢了！并不在现实中。警察只有在现实范围内采取行动，他的铁腕只能出其不意落在血肉之躯上！他从来没有逮捕过精灵鬼怪！撕掉布告，扯碎花束，偷走花冠，只要是尘世中的人，而且是有形体的，就必须抓住他。

斯泰帕克先生承认他们对威廉·斯托里茨的怀疑与猜测完全有根有据。

“尽管他从未受到控告，但我始终觉得此人行迹可疑。”他说道，“他的生活隐秘……没人知道他如何生活，靠什么生活！……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故乡斯普伦贝格？……为什么一个南普鲁士人要跑到对他们存在很深成见的马扎尔人的国家定居？……为什么他把自己和一名老仆关在戴凯里大街那间房子里，从不允许外人进入？……我再强调一次，这一切实在太可疑了……太可疑了……”

“您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斯泰帕克先生？”哈拉朗上尉问。

“要采取的行动已很明显，”警察局长答道，“搜查他的住所，我们可能会找到蛛丝马迹……”

“但要进行搜查，”罗特利契医生问，“应该先得到总督大人的批准吧？”

“这件事牵涉到一个外国人……一个威胁您家的外国人，总督大人会批准的，您不用为此担心！”

“总督昨晚也光临了晚会。”我告诉警察局长。

“我知道，维尔达先生，总督已请我注意他目睹的事实。”

“他能理解吗？”医生问。

“不能！……他也无法找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不过，”我说，“他如果知道威廉·斯托里茨参与此事……”

“他会更迫切地想了解事情真相。”斯泰帕克先生答道，“先生们，请稍候，我去总督府，半个钟头后，我会带回搜查戴凯里大街住宅的许可证。”

“我们陪您去戴凯里大街。”哈拉朗上尉说。

“只要您愿意，上尉……您也可以去，维达尔先生。”警察局长又补上一句。

“我，”罗特利契医生说，“我答应你们与斯泰帕克先生和警察一同前往。我要赶回家，搜查结束后，你们回来告诉我最后结果。”

“如有必要，就等逮捕以后吧，”斯泰帕克先生庄严地宣告。我看得出，他已下定决心要彻底查清此案。他要前去总督府。

医生与他一起离开，回家静候音讯。

哈拉朗上尉和我留在局长办公室里。我们都没说话。我们即将闯进那座可疑的屋子！……房主人现在在家吗？……我不知道，如果他在，哈拉朗上尉是否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斯泰帕克先生半小时回来了。他带回了搜查许可证，总督授权他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对付那个外国人。

“现在，先生们，”他对我们说，“您们先行一步……，我走一条路，我手下走另一条路，20分钟后，我们在斯托里茨家会合。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哈拉朗上尉答道。

我们两人离开市政府，朝巴蒂亚尼堤岸走去。

第九章

斯泰帕克先生绕道城北，警探两人一队，穿过市中心。哈拉朗上尉和我走到欧梯埃纳大街尽头，再沿多瑙河岸行进。

天色阴沉沉的。大片灰蒙蒙的云朵从东方涌向河谷。冷风吹拂，小舟劈开泛黄的河水，向前急驶。一对对鸬和鹤在风中发出尖厉的叫声。虽然天还没有下雨，但高空里云遮雾绕，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段时间，除了商业区人群拥挤，其他城区行人比较稀少。但如果警察局长和他的手下与我们同行，目标就太明显了，所以离开市政府后，最好分头行动。

一路上，哈拉朗上尉始终默不作声。我总提心吊胆，要是他撞见威廉·斯托里茨，恐怕会控制不住自己，作出暴力举动。我几乎后悔斯泰帕克先生叫我们一同前往了。

一刻钟后，我们走到巴蒂亚尼堤岸的尽头，罗特利契家的住宅就在此地。

楼底的窗户依然紧闭，罗特利契夫人和米拉的房间更是门窗紧闭。比起前夜的繁华热闹，眼前这幅景象何等凄凉！

上尉深深地长叹一声，做了个愤慨的动作，仍没说话。

我们拐弯，沿右边的人行道爬上戴凯里大街，在离斯托里茨房子一百步远处停了下来。对面一人手插在兜里，正悠闲地走着。

那正是警察局长。哈拉朗上尉和我按照预先的约定，走上去和他会合。

又过了一会儿，六名便衣警探到了。斯泰帕克先生命令他们在栅栏前排成一行。

与他们同来的还有一位锁匠，如果主人不在家，或者拒绝开门，我们就请锁匠施展神通。

窗户像往常一样紧闭着。平台的窗户从里面拉上了窗帘，遮住了里面的一切。

“屋里可能没人。”我对斯泰帕克先生说。

“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他怒道，“我倒会很吃惊屋子没人……您看左边，那缕烟正从烟囱里冒出来！”

果然，缭绕青烟在烟囱顶端盘绕着。

“如果主人不在，”斯泰帕克先生又说，“仆人可能在家……只要能开门，管他是谁。”

从我这方面来说，因为有哈拉朗上尉在场，所以我情愿主人不在家，甚至希望他早已离开了拉兹城。

警察局长敲响栅栏门上的叩门锤。

我们等着有人出来，等着里面的门打开。

一分钟过去了，没人出来。再叩击……还是没人出来。

“里面的人耳朵都聋了！”斯托里茨先生嘀咕着，然后，他转向锁匠：

“开门。”他下令。

锁匠从一大串钥匙中挑了一把万能钥匙，锁舌一插进横头，门一下子就开了。

两名警探守在门外，警察局长、哈拉朗上尉、我，还有四名警探，走进庭院。

院子尽头，有个三级台阶通往大门口，它同栅栏门一样关得紧紧的。

斯泰帕克先生用手杖敲了两下。

没有回音。屋里没有传来任何响动。

锁匠跑上台阶，把一把钥匙插进锁孔。如果威廉·斯托里茨发现了警察，想阻止他们入内，门可能上了几道锁，而且可能里面门上了。

然而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锁松动，门开了。

警察的搜查行动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偶尔只有两三名行人停了下来。在这样一个浓雾弥漫的早晨，戴凯里大街上出来散步的人还比较少。

“进去！”斯泰帕克先生下令。

光线从第一道门上面装着铁栏的楣窗和走廊尽头通向后花园的玻璃门射进来，把走廊照得通亮。

警察局长走了几步，大声喊道：

“喂！……有人吗？”

没人回答，又叫了一次，还是没有回答。屋内寂静无声，但似乎有人溜进了旁边的房间里。

斯泰帕克先生走到走廊尽头，我跟在后面，哈拉朗上尉走在我身后。

一名警探站在院内的台阶前警戒。

透过敞开的房门，可以窥见花园全貌。它的四周围着围墙，占地约两三百法丈。中间那片草坪，很久没经修剪，杂草丛生，一片枯黄衰败景象。高墙边种着五、六棵树木，树顶高过破旧的风火墙。

一切都显现出杂乱无章，无人居住的荒凉景象。

花园被仔细搜查过了，没发现人迹，尽管小径上有新近留下的足迹。

旁边窗户外面的挡板都关闭了，只除了二楼最后一扇，为的是让光线透进来照亮楼梯。

“屋里的人应该很快就会回来。”警察局长推测着，“因为门只简单地上了一道锁……除非他们事先得到风声。”

“您认为他们知道了警方的这次行动？”我问，“不，我宁可相信他们随时都会回来！”

但斯泰帕克先生不同意，摇了摇头。

“此外，”我又说，“烟囱里冒烟，这就证明了……”

“证明了某处生着火……我们去寻找火源，”警察局长回答道。

搜查结果，发现花园和庭院一样空无人迹，屋里的人大可能藏在花园里，斯泰帕克先生叫我们进屋，走廊的门在身后关上。

这条走廊通向四间屋。花园旁是厨房，另一间实际上是楼梯的隔厢，从这里可以登上二楼和阁楼。

搜查先从厨房开始。一名警探打开窗户，推开挡板，挡板上有条狭窄的菱形缝隙，透不进来太充足的光线。

厨房里的家俱很简陋：一只生铁炉子，炉子的管道隐藏在巨大的壁炉的炉坡下面。两侧各立着一橱柜，中间桌面上铺着桌布。两把麦秆包裹的坐椅，两张木凳，墙壁上挂着各种厨具，墙角挂着时钟，嘀嗒嘀嗒地走着，钟锈的摆动显示了它前一天刚上足发条。

炉灶里几块煤炭正燃烧着，外面看到的烟就从这儿升上去的。

“这是厨房，”我说，“可厨师在哪里？”

“还有主人？”哈拉朗上尉接着问。

“继续搜。”斯泰帕克先生回答道。

楼底另外两间屋面朝庭院，也都搜过了。其中一间是客厅，摆放着几件

古旧的家俱，地上铺着德国产的旧地毯，好几处已破烂不堪。在粗铁架的壁炉搁板上放着一台洛可可式的座钟，俗不可耐，指针早停了，钟面上积满灰尘，说明它早就被废弃不用了。面对窗壁上挂着一副镶在椭圆形镜框里的肖像，框边写着“奥多·斯托里茨”的红色字体。

我们注视着这副油画，画笔苍遒有力，色彩明艳，署名的虽为一不知名画家，但这确实是一幅杰作。

哈拉朗上尉无法把视线从肖像上移开。

奥多·斯托里茨的脸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的灵魂受到震颤？还是我不知不觉受到环境的影响？在这间冷冷清清的客厅里，学者在我眼中像个幽灵，就似霍夫曼小说中那些神秘诡异的人物！他脑袋硕大，白发乱蓬蓬的，前额宽阔，目光炯炯有神，似要喷出火来，嘴唇微微颤抖。在我眼中，画中的人仿佛复活了，他要走下画框，用来自另一世界的声音吼叫着：

“你们来此干什么……出去！”

客厅的百叶窗关着，光线从缝隙里透进来。没有必要打开窗子，可能正是由于客厅里这种半明半暗的氛围中，这幅肖像才显得如此古怪，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警察局长比较吃惊的是，他发现奥多和威廉·斯托里茨父子长得很象。

“要不是年龄不同，”他对我说，“这幅画可以是老子的，也可以是儿子的——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前额，宽肩上顶着同样的脑袋，同样一幅恶狠狠的样子……人们会把他们两人当作魔鬼给赶出去……”

“是呀，”我说，“真是太像了！”

哈拉朗上尉站在油画前不动，脚底像生了根，似乎斯托里茨本人就站在他前面。

“您来吗，上尉？”我问他。

他转身跟上我们。

我们离开客厅，穿过走廊，走进隔壁的屋子里。这间是工作室，里面杂乱无章。白木书架上堆满书籍，大部分没有装订好，主要是有关数学、化学、物理方面的著作。一个角落里堆了不少工具，包括一些仪器、机械、短颈大口瓶、一个手提式炉子、一节干电池、线圈、一个电辐射能源，能产生四、五千度的高温，几个曲颈甑和蒸馏器，以及各种金属样品，统被称为“稀土”，一煤气储蓄罐，它可为墙上挂的煤气灯灌气。屋子中央有张桌子，上面堆满纷乱的纸张及办公用具，还有三四册奥多·斯托里茨所著的作品全集，书正翻在关于光学研究的那章。

工作室里的搜查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我们正要离开，斯泰帕克先生忽然在壁炉上发现了一个形状古怪的蓝色小玻璃瓶，瓶上贴着一张标签，瓶塞塞进瓶颈，周围空缝也用棉花堵死了。

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出自作警察的本能，斯泰帕克先生伸出手想拿这个小玻璃瓶，以便更仔细地观察一番。但可能他一时失手，因为他正要抓住放在台板边沿的瓶子时，玻璃瓶却一下子跌在地上摔碎了。

一种浅黄色的液体马上溢出来，并挥发成气体，散发出一股奇特的，难以形容的气味，味儿很淡，迷漫在整间屋子里。

“天，”斯泰帕克先生叹道，“掉得可真是时候……”

“瓶子里装的大概是奥多·斯托里茨发明的某种物质。”我说。

“他儿子一定有配方，可以再配制出来！”斯泰帕克先生回答道。

他朝门口走去：

“上二楼。”他说。

离开一楼之前，他吩咐两名警察守在走廊里。

厨房那头是有木制扶手的楼梯隔厢，我们爬上楼梯，脚底下传来嘎吱嘎吱的响声。

楼梯平台上有两间毗邻的房间，门没上锁，只须转动门把手，就可以进到里面。

客厅顶上的那间应该是威廉·斯托里茨的卧室。房间里放着一张铁床，一个床头柜，一个橡木柜子，一张铜脚支架的盥洗台，一张长沙发，一把粗天鹅绒的扶手椅，两把椅子。床上没罩纱帐，窗户上也没有挂窗帘，——看得出，屋里陈设极其简单，都是生活必需品。壁炉和靠墙角边放的小圆桌上没有任何纸张。早晨这个钟点上，床上的被子凌乱不堪，可以看出，前夜有人睡过，我们只能这般猜想了。

斯泰帕克先生走到盥洗台前，发现脸盆里盛着水，水面还漂浮着肥皂泡。

“假如24小时以前有人用水洗脸，肥皂泡早就消失不见了……因此，我可以肯定，我们要找的人，今天早晨，出门之前，就在这里洗刷。”他说道。

“同样有可能他已回来了，”我接着往下说，“除非他发现屋里来了警察……”

“如果他发现我的手下，我的人也会发现他，他们会奉命带他来见我。但我不指望能够抓住他！”

这时，屋外好像有动静，似乎有人在木板上走动、腐朽的木板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声音是从工作室顶上的那间屋里传来的。

卧室与隔壁的屋中间有道门，可以不必再绕到楼梯的平台上进去。

哈拉朗上尉抢在局长前面，扑向门，猛地把门推开。

空无一人，空无一人！

声音可能是从楼上传来，也就是通向平台的阁楼里。

这间屋比头一间的陈设还要简陋：一张帆布吊床，压得扁平的褥子，揉成一团的大床单，羊毛被，两张不配套的椅子，壁炉上放着一个水罐，一个搪瓷洗脸盆，炉膛里没有一丁点灰烬，衣帽架上挂着几件厚呢大衣，一个衣柜，其实是只橡木箱，既当衣橱，又作五斗橱，斯泰帕克先生发现里面放了很多衣物。

这房间显然是仆人海尔门住的。警察局长从手下人的报告中了解到，主人的卧室还偶尔开开窗换换空气，仆人的房间虽也面朝庭院，但窗子向来关得死死的。再瞧瞧窗户上那难以转动的插销，百叶窗上锈迹斑斑的绞链，也可看出这点。

总之，整幢住宅：上面说的那个房间，还有阁楼、平台、厨房下面的酒窖，都没发现有人藏在里面。

很明显，主仆二人早已离去，很可能不打算回来了。

“您仍认为威廉·斯托里茨事先不知道这次搜查行动吗？”我问斯泰帕克先生。

“是的……除非他躲在我的办公室里，维达尔先生，或者当我和总督商讨此事时，他藏在总督府邸。”

“我们来戴凯里大街时，他可能发现了我们……”

“就算是这样……可他们怎么溜出去的？”

“从屋子后面的野地……”

“花园围墙很高，外面还是城壕，不容易翻过去……”

警察局长认为我们来之之前，他们已经不在屋里了。

我们离开这间屋，爬上台阶，一拐弯，很快到了三楼。

三楼上只有两堵人字墙围起来的阁楼，光从顶上窄小的气窗里透进来，我们扫了一眼，里面没人。

阁楼中间放着一个很陡的梯子，上面有一扇平衡锤开关的翻板活门，打开它，走上去，就到了屋顶上的平台。

“翻板活门是打开的，”我对斯泰帕克先生说，他刚把脚踏在梯子上。

“维达尔先生，事实上是一股穿堂风从活门里灌进来，于是，我们听到了那声音……今天风很大！吹得屋顶的风信标吱吱直转！”

“但是，”我反驳道，“那好像是脚步声……”

“既然没人，哪有什么脚步声。”

“除非在上面……斯泰帕克先生？”

“在那块小地方？……不，和别处一样，肯定没人。”

哈拉朗上尉听着局长和我的对话，他指着平台，简单地说了句：

“上去吧。”

斯泰帕克先生抓住从楼板上垂下来的一根粗绳，第一个爬上扶梯。然后是上尉、我。三个人足以挤满那间狭窄的灯笼式的天窗。

其实，上面只是个八法尺见方，十来法尺高的鸽笼。尽管屋梁上镶着一块玻璃，但里面还是很暗。因为厚厚的羊毛窗帘把窗子遮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我们从外面看到的那样。把窗帘拉开，一片阳光透过玻璃窗直射进来。

从平台四周可以远眺环抱整座拉兹城的地平线。视线比从罗特利契家的平台上望去还要辽阔，但不如圣米歇尔塔和城堡塔楼。我又看到了林荫大道尽头的多瑙河，脚踩市政府的钟楼、大教堂的尖顶、沃尔岗的主堡居于城巅，城区向南延伸，四周是群山环抱中的普旺陶碧绿的草原。

我得赶快告诉诸位，平台和屋内一样，连个人影都找不到！斯泰帕克先生只得死心了；此次警方的搜查一无所获，只得草草收场，斯托里茨的住宅仍是个谜。

我原以为这个平台是用来观测天文的，上面会有一些研究星空的仪器。但我错了，平台上只放着一张桌，一把木椅。

桌上放着几张纸，其中有份报纸，上面有篇我曾看过的有关奥多·斯托里茨诞辰纪念的报道。

此地也许是威廉·斯托里茨离开工作室，确切地说是离开实验室后，来此休息的场所。无论如何，他读过这篇文章，还用红铅笔打了个叉，很明显是出自他的笔迹。

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惊呼声，混杂着惊讶与愤怒。

哈拉朗上尉在固定在支柱上的搁板上发现了一个纸盒，他打开……

他从里面取出了什么？

新娘的结婚花冠，就是订婚晚会上从罗特利契家被掠走的那顶！

第十章

这下，毫无疑问，威廉·斯托里茨与此事有关边！现在，我们找到了真凭实据，不再是出于臆测了。不管是亲自出马，或者有个帮凶，在这件事中，他都难逃干系，只是他采用了什么手段，我们还不清楚！

“您还有什么怀疑，亲爱的维达尔！”哈拉朗上尉叫着，声音气得直发抖。

斯泰帕克先生没说什么，心中清楚，此案尚有许多疑点有待查证。的确，虽说威廉·斯托里茨的罪行已大白于天下，可他怎样作案，却无人能知，继续查下去能查清楚吗？

我，虽然哈拉朗上尉直接质问我，我没说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难道不是那个无耻之徒，当众演唱《仇恨之歌》，侮辱我家人，也凌辱了马扎尔人的爱国主义感情？……虽然您没看见他人，却听到了他的声音！……我告诉您，虽说他逃过了我们的视线，但他就在那里！……他在客厅里！……这束花冠，已被他的脏手玷污了，我要让它片叶不存……”

他正要撕毁花冠，斯泰帕克先生阻止了他。

“别忘了，这是物证，”他说，“留着它还有用，我想这事还没了结！”

哈拉朗上尉把花冠交给他，我们下楼，把所有房间又搜了一遍，仍一无所获。

台阶上的门和栅栏门都上锁了！房子又恢复了以前的荒凉冷清的原貌。斯泰帕克先生命令两位警探留在那里监视周围。

警察局长要求我们对此次搜查严守秘密，我们向他告别，沿林荫大道回到罗特利契住宅。

那时，我的同伴再也无法抑制住满腔怒火，他恶狠狠地咒骂着，使劲地挥舞着拳头。我无法使他平静上来。我仍希望威廉·斯托里茨已离开拉兹，如果还没有，最后在知道他的住宅受到警方的搜查，他偷的，或者支使别人偷的花冠（我始终对此持怀疑态度）已转入警察之手，他会离开此地。

我只得劝他说：

“亲爱的哈拉朗，我理解您的愤怒……我知道您想以一报还一报，但别忘了，斯泰帕克先生要求我们对在斯托里茨室内找到花冠一事保守机密……”

“我父亲……您弟弟……他们不会问起此次搜查结果吗？”

“肯定要问的，我们就说我们没有找到威廉·斯托里茨……他一定不在拉兹……我觉得这很有可能。”

“难道您不告诉他们，说我们在他家找到了花冠吗？”

“不……他们应该知道，但不必让罗特利契夫人和小姐知道……在她们面前提到那个威廉·斯托里茨的名字，只坐徒令她们担忧，那又有何好处呢？……就是花冠，我就说是在宅子的花园里找到的，把它还给令妹！”

“哼！……”哈拉朗上尉吼着，“以后再找那混蛋算帐！”

“对了……我相信米拉小姐看到花冠失而复得，会很高兴的！”

尽管心有不甘，但上尉还是承认我说的有道理。于是商量好，由我去找斯泰帕克先生要回花冠，他不会拒绝把它还给我的。

但是，我急于见到弟弟，告诉他事情经过，更急于他的婚礼能如期举行。

我们一进门，仆人就把我们领进来了工作室，医生和马克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们，我们还没有迈进门槛，他们就问起情况如何来。

他们听到在戴凯里大街那所住宅里发现了花冠后，是多么惊讶，多么愤怒啊！玛克气得暴露如雷！他同哈拉朗上尉一样，要在法律制裁那个小人之前，亲手教训威廉·斯托里茨。

“他不在拉兹，”他吼道，“就在斯普伦贝格。”

我费尽唇舌也无法劝服他，医生只得从旁帮我劝他。

我坚持认为威廉·斯托里茨要么早已离开拉兹，要么听说他的家被搜，肯定正急于逃离这里。这点毫无疑问。何况，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已逃回斯普伦贝格，在那里或在别处，都无法找到他的踪迹。

“亲爱的玛克，”医生说，“听您大哥的话，这件事对我们家庭来说极为难堪，就让它不了了之吧。大家别再提此事了，很快就会忘掉的。”

我弟弟双手捧头，心里很难过，让人不忍目睹。我体会到他所有的痛苦！为了使米拉·罗特利契能成为米拉·维达尔，我宁愿少活几年！

医生说他去见总督大人。威廉·斯托里茨是外国人，总督会毫不犹豫，下令把他驱逐出境。当务之急是避免罗特利契家的不幸再度发生。何必追根究底呢。至于威廉·斯托里茨说他拥有超人的本领，没人会相信他的昏言胡语。

我特别强调此事要对罗特利契夫人及女儿绝对保密。她们不能知道警方的行动，以及威廉·斯托里茨肯定参与了破坏活动。

我对花冠的提议，大家一致赞成。就说玛克偶然在花园找到了它。这是个恶作剧而已，一定会抓到真凶，给予他应得的惩罚。

当天我到市政府拜见斯泰帕克先生，告诉他我们对花冠所作的决定，他马上把花冠交给我，我带回家中。

晚上，我们所有人，包括罗特利契夫人和米拉，都坐在客厅里。玛克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高声嚷着：

“米拉……亲爱的米拉……看我给你带回了什么！”

“我的花冠……我的花冠！……”米拉叫着，向我弟弟扑过去。

“这个花冠……玛克？”罗特利契夫人问，激动得声音直打颤。

“是的……”玛克又说，“它在花园里……我在树丛后面发现的……它就躺在那儿……”

“怎么会呢……怎么会呢？……”罗特利契夫人反复地说着。

“谢谢……谢谢，亲爱的玛克。”米拉说着，眼泪夺眶而出。

接下来的日子风平浪静。拉兹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有关那次搜查，知情人都守口如瓶。没人再提起威廉·斯托里茨的名字。大家耐心地等待（应该是急切盼望）玛克和米拉的婚期来临。

我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城郊散步上。有时哈拉朗上尉陪我。现在，我们很少走戴凯里大街出城。但那座阴沉沉的房子仍吸引着我们。它一直没人住，还有两名警探日夜监视。只要威廉·斯托里茨一露面，警方马上就能知道，立即就会将他逮捕归案。

我们很快证实了威廉·斯托里茨不在家。至少目前我们在拉兹城的大街小巷里都没有碰到他。

五月九日，报上登出消息，说奥多·斯托里茨的诞辰纪念仪式几天前在斯普伦贝格举行。我赶紧把这篇报道拿给玛克和哈拉朗上尉看。

诞辰纪念仪式吸引了许多群众，不仅有本城居民，附近城市甚至柏林的成千上万的好奇者也慕名起来。墓地容纳不下如此多的人，墓地周围也挤满

了黑鸦鸦的人群。因此出了不少事故，有好几人被挤死。他们那天没有在墓地找到立足之地，次日却在公墓占了一个容身巢穴。

诸位想必没有忘记，奥多·斯托里茨生前死后都是个充满神奇色彩的人物。迷信的群众都期待会出现奇迹。在纪念会上一定会发生神奇的现象。至少，那位普鲁士学者会从坟墓里钻出来，那一刻，即便宇宙间万事万物受到惊扰，地球改变了它的运动轨迹，自东向西旋转，这种反常的运动必然使得整个太阳系一片混乱……这也毫不令人咋舌！

结果如同报纸的专栏作家写的那样，仪式的进行再正常不过了……墓石没有炸开……死者没有离开他那阴森森的棺材……地球照样像它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的那样自西向东旋转！

然而，最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的是，报上说奥多·斯托里茨的儿子亲自出席了父亲的诞辰纪念会，我们更加确信他不在拉兹……我希望这是他正式的声明：永远不再重返拉兹，但我担心玛克和哈拉朗上尉会去斯普伦贝格找他算帐！……我弟弟嘛，可能我能劝说他理智下来，打消这个念头！婚礼前夕，他不应该头脑发热，作出离开拉兹前往斯普伦贝格的疯狂行动……可哈拉朗上尉……我决心密切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如有必要，请他父亲出面。

尽管此案引起的风波已明显平息下来，但总督仍忧虑忡忡。无法给予那些怪事的合乎情理的解释，即使就算是手段高明的魔术，亦或有别的原因，它已大大地扰乱了本城的秩序，必须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所以，请不必奇怪，当警察局长向总督阁下报告了威廉·斯托里茨与罗特利契家的尴尬关系，以及他对医生家的威胁时，总督多么震惊啊！

总督知道了搜查的结果后，决定对那个外国人采取措施，总之，那人或他的同谋犯了盗窃罪……如果他还没有离开拉兹，就把他逮捕归案，把他关进铁笼般坚固的监狱里，看他还能否像闯进罗特利契家那样，隐身逃出狱房！

那天，总督与斯泰帕克先生作了如下谈话：

“有什么新情况？”

“没有，总督大人。”

“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威廉·斯托里茨已回到拉兹？”

“没有。”

“一直有人监视他的住宅？”

“是的，日夜不间断地监视。”

“我写信举报了布达佩斯当局，这个案件引起的反响太大，其实不值得这般，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事态的发展。”

“只要威廉·斯托里茨不在拉兹露面，我们就不必担心。”警察局长说，“据可靠消息，几天前他还在斯普伦贝格。”

“斯泰帕克先生，确实如此，几天前他参加了他父亲的诞辰纪念仪式。但他可能企图返回拉兹，必须阻止他回来。”

“这太简单了，总督大人，既然他是外国人，只需签发一纸驱逐令……”

“这张驱逐令，不仅禁止他进入拉兹城，而且不准他踏上整个奥匈帝国的国土。”总督补充道。

“总督大人，得到驱逐令后，我将立即通知所有的边防哨卡。”

驱逐令马上签发好了。于是，整个奥匈五国，对威廉·斯托里茨来说，成了禁地，然后，派人查封了他的房屋，所有钥匙都上交给警察局长。

采取这一系列措施，乃是为了安抚医生，他的家人朋友。但是，此案的

秘密远没打开，谁知道是否有真相大白的那天。

第十一章

婚期临近。再过两天，5月15日的太阳将在拉兹城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我很高兴地看到精神受到大的刺激的米拉，看上去已忘记了可怕的往事。威廉·斯托里茨的名字始终没有在她和她母亲面前提到过。

我是她的知己。她告诉我她将来的计划安排，不知道是否会实现。玛克和她可能会回法国定居，但不是现在……和父母别离，该多么令她心痛呀……

“不过，”她说，“现在只是考虑回巴黎呆上几周，您会陪我们吧，是吗？”

“除非你们不想要我！”

“一对新婚夫妇可是很烦人的旅伴啊！”

“我尽量忍受吧！”我用一种委曲求全的语气说。

医生也赞成这个决定。离开拉兹一两个月，从各方面来看，都很不错。虽然罗特利契夫人会很伤心女儿的远行，但也能够忍受。

玛克只有留在米拉身边时才忘记，或者说渴望忘记恶梦。他和我单独呆在一起时，又变得惊恐不安。我怎么安慰他都无法排斥他的忧愁，他总是一成不变地问我：

“没什么新情况呢，亨利？”

“没有，亲爱的玛克，”我也总是这样回答他，这也继属实情。

一天，他觉得有必要要补充一句：

“如果你知道什么……如果城里……或者从斯泰帕克先生那儿……如果你听到什么风声……”

“我一定会告诉你，玛克。”

“要是你对我隐瞒什么，我会恨你的。”

“我不会向你隐瞒什么……但……请放心，没人再理睬此事了！……城市里比任何时候都平静！……一些人忙着干事，一些人在乎寻欢作乐，市场上依旧生意兴隆！”

“你又在开玩笑，亨利。”

“这不过向您证明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

“可是，”玛克说道，脸色阴沉下去，“如果那人……”

“不会了！……他知道只要一回拉兹，就会被逮捕，德国那么多集市，他尽可以在那里卖弄他的杂耍把戏。”

“这么说……他讲的那种本领……”

“只不过骗骗小孩儿而已！”

“你不相信。”

“不会比你更信！亲爱的玛克，你该用手指算算还有几天、几小时、几分钟就到了你的大喜日子了！……你只须一遍遍地数，别的没什么好想的！”

“啊！我的朋友！”玛克激动地叫着，心脏猛烈地跳动着。

“你太不通情理了，玛克，米拉比你更懂事！”

“因为我知道她不知道……”

“你知道的？……我来告诉你！你知道那个家伙不在拉兹，他再也无法回来了，……我们永远见不到他了，你听明白了吗？……难道你还不放心……”

“你想我怎样，亨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

“太荒谬了，可怜的玛克！……听着……相信我……回到米拉身边”

去……”

“好吧……我永远不会离开她……不……一刻钟也不离开！”

可怜的弟弟，看他那副患得患失的模样，听到他那番言语，真让我的心痛如刀绞！婚期越近，他也越来越惶惶不安。我呢，坦率地说，我也不安地等待着那天的到来！

如果说我还可以指望米拉靠她的影响力使我弟弟安静下来，对哈拉朗上尉，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那天他从报上得知威廉·斯托里茨在斯普伦贝格，当时就想去找他，我好不容易劝阻住他。斯普伦贝格和拉兹仅仅只有 800 公里……一天时间就到了。我们最终说服他别去。但尽管他父亲和我两人苦口婆心阐明道理，说必须忘掉这件事，他却时常想起，我老担心，有一天，他会趁我们不注意时跑去找威廉·斯托里茨。

那天上午，他找到我。谈话一开始，我就明白他决定出发。

“您不能去，亲爱的哈拉朗，”我劝他，“您不能去！……你和那个普鲁士人见面！……不……现在不行！我请您别离开拉兹。”

“亲爱的维达尔……必须惩罚那个混蛋……”

“他迟早会遭报应的，”我嚷起来，“是的，迟早会的！唯一能对他实施强制手段，把他推上法庭的，只有警方！您想亲手惩罚他，想想妹妹！我求您听我话……作为朋友……过两天就是婚礼了……您不留在拉兹参加婚典？”

哈拉朗上尉虽觉我言之有理，但仍不服气。

“亲爱的维达尔，”他回答道，声调让我觉得劝服他实在无望了，“我们看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我的家庭即将成为您兄弟的家庭，它蒙受了耻辱，难道我不应该为它洗雪冤曲吗？”

“不！这是司法机关的事！”

“如果那家伙不回来，它又能奈其何……他也不能回来！所以，我必须亲自去找他……他一定在斯普伦贝格！”

“好吧，”我只得提出最后一个理由，“您去吧，不过再等两三天，那时我陪您去斯普伦贝格！”

我满怀热情步步进逼，最后他答应我等婚礼结束后再说，那时我不得再反对他的计划，同他一起去。

距离 5 月 15 日还有两天，我觉得其无比漫长！虽说我把劝慰别人当成一种义务，可我自己也常常心神不宁。有时，一种莫名的预感驱使我徘徊在戴凯里大街上。

自从警察搜查这幢房子后，它的门窗一直紧闭，庭院、花园冷冷清清的。林荫道上几名警探监视着旧城墙那段路和四周旷野。主仆二人都不可能溜进屋去。可简直活见鬼，尽管我千方百计说服玛克、哈拉朗上尉和我自己，我却好像看见从实验室的壁炉里冒出一缕青烟，平台窗户后出现一张面孔，我居然见怪不怪了。

拉兹城已经摆脱了最初的恐怖，不再议论此事。可威廉·斯托里茨的幽灵却始终纠缠着罗特利契医生、玛克、哈拉朗上尉，搞得我们大家心力交瘁。

9 月 13 日下午，我朝斯闻多尔岛的桥走去，想到多瑙河左岸散散心。

途中我路过码头，从布达佩斯来的客船正靠岸，这只船正是“马提亚·高万”号。

这使我想起旅途中的事件：我和那个德国人的相遇，他挑衅的态度，第一眼看到他就激了我的反感；我以为他在武科瓦尔上岸时，他对我说的那些话！一定是他，只可能是他，那声音和罗特利契家的客厅里听到的一样……同样的语调，同样的冷酷，同样的日耳曼式的粗鲁。

怀着这些想法，我瞪着一个个下船的乘客……我寻找着那张苍白的脸，古怪的眼神，霍夫曼式的狠毒神情！……不过如俗话说，我是白费心机。

6点，同往常一样，我坐在餐桌旁，罗特利契夫人差不多已恢复了平静，看上去好多了。我弟弟坐在米拉身边，忘掉了不愉快的事。明天，她将成为他的妻。哈拉朗上尉尽管脸色还有点阴沉，但也冷静多了。

我决心竭尽所能使气氛活跃起来，驱除笼罩在大家心头的阴霾。幸运的是，米拉也从旁协助，结果，这个夜晚充满了欢歌笑语。不经人们的请求，米拉便坐到钢琴前，演唱起几首古老的马扎尔歌曲，似乎要洗刷掉可憎的《仇恨之歌》留在这间客厅里的阴影。

夜深人静，我们告辞，米拉微笑地对我说：

“明天！……亨利先生……别忘了……”

“忘了，小姐？……”我反问，跟她一样开起玩笑来。

“是呀……别忘了明天在市政府里举行婚礼。”

“啊！明天！”

“您是令弟的证婚人。”

“您真该提醒我；米拉小姐……我弟弟的证婚人！……我都抛到脑后了！”

“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早就注意到了，您有时做事糊里糊涂的。”

“我真该自责！明天我一定不会犯糊涂了。我向您保证……但愿玛克也别忘了。”

“我保证他不会！”

“说好4点整。”

“4点，米拉小姐？……我以为是五点半呢？……别担心……我3点50就到！”

“晚安，玛克的大哥，明天您就成为我的大哥了！”

“晚安，米拉小姐……晚安！”

次日，玛克出门采购一些东西。我看他已完全恢复了平静，就让他单独去了。

为了谨慎起见，我想确证一下威廉·斯托里茨不在拉兹。于是我去了市政府。

斯泰帕克先生立即接见了，问我来访动机。

我请他告诉我是否有新消息。

“没有，维达尔先生，”他回答道，“您可以放宽心，我们要找的人不在拉兹……”

“他还在斯普伦贝格吗？”

“我可以证实，昨天他还在那里。”

“您得到报告了？”

“对，是从德国警察厅的一份电报上证实的。”

“那我就放心了。”

“是的，您可以放心了，可我还为此烦恼呢，维达尔先生。”

“为什么？”

“因为那个魔鬼——对，他就是魔鬼——看来不打算越过边境了。”

“这正求之不得呀，斯泰帕克先生！”

“您求之不得，我却不愿意就这么放过他！”

“我不太明白您遗憾什么！”

“哦，作为警察，我更愿意抓住他，把他关进监狱！可能晚些时候吧。”

“哎！婚礼结束后再说吧，那时悉听尊便，斯泰帕克先生。”

我向警察局长道谢后就离开了。

下午4时，我们全都聚集在医生家的客厅里。两辆华丽的双篷四轮马车在戴凯里大街等待着。一辆给米拉、她父母及她家的一位朋友纳芒法官乘坐的，另一辆为马克、哈拉朗上尉和他的朋友阿尔姆加德中尉准备的。纳芒法官和哈拉朗上尉是新娘的证婚人，阿尔姆加德中尉和我是马克的证婚人。

那个时代，匈牙利国会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决定像奥地利一样允许世俗婚礼的存在。

一般说来，世俗婚礼比较简单，只有家族成员参加。而第二天的宗教婚礼却排场宏大，扬尽奢侈豪华之能。

年轻的新娘子打扮得清新秀雅，她穿着一条粉红色的中国绉绸长裙，镶着花边，没有绣花。罗特利契夫人的穿着也很素雅。医生、法官和我们两兄弟身穿礼服，两名军官穿着笔挺的军装。

站在林荫道上等着马车出发的都是些对婚礼感到好奇的妇女和年轻姑娘。看来明天在大教堂举行的盛大婚礼会吸引更多人，他们都想向罗特利契家表示应有的尊敬。

两辆马车驶出大门，拐个弯，沿着巴蒂亚尼堤岸，经过米洛契王子路，拉蒂斯拉斯路，最后停在市政府的铁栅栏前面。

李斯兹广场和市政府的大院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是以前出现的情景吸引他们来的？……他们是否想看看婚礼上是不是又会出现新的怪现象？

马车驶进市政府大院，停在台阶前。

米拉小姐由医生扶着，罗特利契夫人挽着纳芒法官，还有马克、哈拉朗上尉、阿尔姆加德中尉和我走下马车，在市政厅里就座。大厅里嵌着彩色玻璃窗，墙壁上镶着昂贵的雕刻壁画，中间那张大桌子的两端摆放着两个精致华美的大花篮，厅里光线充足。

罗特利契先生及夫人以新娘父母的身份坐在主婚人的两旁，对面椅子上马克和米拉、罗特利契相伴而坐，然后是四位证婚人，纳芒法官、哈拉朗上尉在右边，阿尔姆加德中尉和我在左边。

司仪宣布拉兹城的总督驾到，他要亲自主持这一结婚仪式。他进来时，所有人都起立表示迎接。

总督站在桌前，问父母是否同意把女儿许配给马克·维达尔，罗特利契先生和夫人回答愿意。他没问马克，因为马克和我是男方家庭的唯一代表。

然后他问未婚夫妇：

“马克·维达尔先生，您是否愿意娶米拉·罗特利契为妻？”

“我愿意！”

“米拉·罗特利契小姐，您是否愿意嫁给马克·维达尔？……”

“我愿意！”

总督以法律的名义，宣读了条文，庄严宣告两人结为夫妻。

婚礼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没有任何意外来扰乱这个仪式（尽管不祥的阴云时常掠过我的心头），婚姻注册处的官员宣读的签字的结婚证书也没有被撕毁，新郎新娘和证婚人手中的笔也没有被夺走。

显然，威廉·斯托里茨不在拉兹。如果他在斯普伦贝格，他就呆在那边讨好他的同胞吧！

现在，玛克·维达尔与米拉·罗特利契在世人前结为夫妻，明天，他们将在上帝面前宣誓。

第十二章

5月15日到了。大家曾望眼欲穿，盼望它的到来，仿佛它永远不会来临似的！

我们终于等到了5月15日这天，再过几小时，宗教婚礼将在拉兹大教堂里举行。

如果说十来天前发生的怪事还在我们心中留下些许担忧，在世俗婚礼结束后，这些担忧全都一扫而光。出现在罗特利契家客厅里的怪事，没有在市政府上演。

我一大早就起床了。玛克比我还早。他走进我的房间时，我还没有穿好衣服。

他已经穿上新郎礼服，跟丧服一样是全黑的，这是上流社会绅士们的时髦打扮，男人们的庄严肃穆的穿着与花枝招展的女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玛克容光焕发，脸上没有一丝愁容。

他激动地拥抱我，我也紧紧地抱住他。

“亲爱的亨利，”他对我说，“嘱咐我提醒您……”

“婚礼今天举行！”我笑着说，“哈，告诉她，既然我准时到了市政府，我也会准时参加教堂的婚礼！昨天，我甚至把表放在钟架上！你呢，亲爱的玛克，别让人久等哟！……要知道，今天你可是主角，必不可缺！……没有你，婚礼可无法举行！”

他离开后，我赶忙梳洗完毕，此时刚刚早晨9点。

我们在医生家会合。礼车应从这里出发。为了兑现我准备到达的诺言，我很早就到了，这使新娘子眉开眼笑。我在客厅里等待着。

前日在市政府出席婚礼的人陆续到来——鉴于此庄严的场合，不如称之为要人吧——这次全都精心打扮：黑色的礼服，黑色的背心，黑色长裤，纯粹的巴黎风格，不带丝毫马扎尔民族服饰的特色。别在钮扣孔上的简单饰物熠熠生辉：玛克戴上了玫瑰花形勋章，医生和法官佩戴奥地利、匈牙利的胸饰，两名军官的威武的边防制服上别着十字勋章和奖章，我只简单地插了一根红色饰带。

米拉·罗特利契，我何不称她米拉·维达尔，既然他们已由尘世的纽带联结在一起，——米拉，身穿洁白的曳地的波纹绸长裙，绣着橘黄色橙花的短上衣。整个打扮令人赏心悦目。胸侧别着新娘花束，迷人的金发上戴着新娘花冠，花冠上的白色珠罗纱垂下来。这个花冠是我兄弟替她找回来的，她不愿意更换。

她和打扮得雍容华贵的母亲一同走进客厅，她向我走来，伸出双手，我带着兄长般的怜爱紧握住她的手。

“啊！哥哥，我多么快活啊！”

痛苦的日子一去不返，这个正真的家庭承受的煎熬已经过去了，甚至不留一丝痕迹！连哈拉朗上尉也好像忘记了一切，他握紧我的手，说：

“不……不要去想那些事了！”

这天的日程安排得到大家一致同意：9点45出发去教堂，拉兹城的总督、达官显贵聚集在那里等待婚夫妇的到来。婚礼弥撒和圣米歇尔的圣器室签订婚约后，便是相互介绍与祝贺。然后回家举办午宴，估计有五十来位客人。夜晚，在住宅里举行盛大的晚会，已发出了200多份邀请函。

两轮马车仍按前一天那样分配，第一辆车上有新娘、医生、罗特利契夫

人和纳芒法官；第二辆车坐着玛克和另外三位证婚人。从教堂回来时，玛克和米拉·罗特利契将乘坐同一辆马车。将另外派人接那些参加婚礼仪仗队的人。

斯泰帕克先生也采取了措施，以便维持秩序，因为肯定那时人们将会蜂拥到教堂和圣米歇尔广场上。

9点45分，马车出发，沿巴蒂亚尼河堤前进，穿过马扎尔广场，经米洛契王子街进入拉兹最漂亮的住宅区。

天气晴朗，5月阳光明媚。行人成群结队沿人行道涌向教堂。所有的目光，充满喜爱和羡慕，都投入第一辆马车中的年轻新娘。我看到亲爱的玛克也在此列。从马车窗户里，可以瞥见一张张笑脸，祝贺声从四面八方涌来，令人迎不暇接。

“我相信，”我说，“这座城市必将留给我美好的回忆！”

“匈牙利人通过您向他们喜爱的法国表示敬意，维达尔先生，”阿尔姆加德中尉对我说，“这门婚事能使一名法国人跨入罗特利契家庭，他们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与祝福。”

临近广场时，马车行进困难，走得十分缓慢。

从教堂的钟楼里飘出欢快的钟声，东风吹拂，空气中留下它微微的颤音。快到10点时，警钟楼上又响起悦耳的钟声，那高亢的音符飞进米歇尔教堂嘹亮的钟声里。

我们到了广场。我看见两旁的拱廊下整整齐齐地排放着派出迎接客人的马车。

教堂正门大开。当我们乘坐的两辆马车停在台阶下时，正好十点过五分。

罗特利契医生第一个下车，然后米拉扶着他的胳膊走下来。纳芒先生扶着罗特利契夫人。我们也随玛克下了车，穿过广场上密集的人群，走进教堂。

这时，教堂内大管风琴奏响了匈牙利作曲家孔扎施谱写的婚礼进行曲。

那个时代的匈牙利有条礼拜仪式的规定（这在其他天主教国家是没有的）；婚礼弥撒完后，再举行婚配降福之礼。看上去，不像是夫妇，应该是未婚男女参加典礼。先作弥撒，再行婚配。

玛克和米拉走向祭坛前面，坐在为他们准备的两把椅子上；父母和证婚人各自在他们身后就坐。

所有的座位、唱经台、祷告席都坐满了人，来宾有总督大人、政府官员、军官、法官、亲朋好友及工商界知名人士。祷告席上为花枝招展的太太们特备了座位。教堂里坐无虚席。

唱经台是13世纪建造的杰作。它的铁栅栏后面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那些无法靠近栅栏边的人，就站在大殿中央，大殿里早就没有空位了。

大殿的耳堂、边道，甚至台阶上都是人群攒动。这群人里妇女占大多数，目光能隐隐约约瞥见一些女人穿着典型的马扎尔服装。

难道这些善良的女市民或农家女还念念不忘曾搅得满城风雨的怪事，她们来教堂是为了重睹那一切吗？……不，显然不会，只要她们稍微把此事归于魔鬼作祟，但在教堂里，它们可不能胡作非为。难道上帝的神威不足以令魔鬼畏而止步吗？

唱诗台的右边传来一阵骚动。人群让开一条道，让本堂神父、副祭、副助祭、教堂执事和唱诗班的孩子们进来。

本堂神父站在祭台前的台阶上，鞠一躬，唱了“入祭文”的开头几句。

这时，唱诗班的成员开始唱祷文。

米拉跪在拜坛的垫子上，头低垂，虔诚地祈祷。玛克站在她身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弥撒排场宏大，天主教堂在进行这种庄严的仪式时总免不了讲究这些排场。管风琴一会儿奏响赞美歌，一会奏响合唱曲，琴声悠扬，飘扬在教堂的穹顶上。

大殿上时而传来嗡嗡的人声，挪动椅子的吱嘎声，座位跃翻的响声，还有教堂里的警官来来回回巡查的脚步声，他们负责大殿的整条通道畅通无阻。

平常，教堂内总是笼罩在若隐若现的微光里，人们的灵魂仿佛沐浴在浓郁的宗教气氛中。从古老的彩绘大玻璃(上面绘制着《圣经》中的人物侧像)，从早期的尖顶风格的狭窄的窗户里，从侧面的玻璃壁透进来一缕闪烁不定的光线。只要天气稍微阴沉下来，大殿、侧道及后殿就变暗了，祭坛上烛光的火舌在这种神秘的幽暗中闪烁跳动。

今天教堂里又是另一番景象。阳光灿烂，映红了东窗和耳窗的圆花圈。一束阳光穿过后殿的窗洞，直落在悬挂在大殿柱子间的讲台上，映亮了用巨肩托着讲台的大力神苦恼的脸庞。

铃声响起，全体起立。一阵乱哄哄的嘈杂声过后，大家鸦雀无声，静听着执事用单调的声音朗诵圣马蒂安的福音书。

然后，本堂神父转过身，向新郎、新娘启词。他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说话声音不大。他说话简略，但句句打动米拉的心弦。他赞扬罗特利契家族的美德，她对穷人的无尽关怀和怜悯。他祝贺这门婚姻使一位法国青年和一名匈牙利女郎结为连理。他祈求上苍降福于这对新人。

致词结束，本堂神父和副本堂神父回到神父两侧的座位。神父转身面对祭坛，诵读“奉献经”的祈祷。

我这里不厌其烦地描述那次婚礼弥撒的琐碎细节，因为它们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中，因为它们永远不会从我记忆中消失。

这时，从安放管风琴的台上，传来弦乐四重奏伴奏下的一个洪亮的嗓音，那是在马扎尔人中享有盛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戈特利埃伯正在演唱奉献礼赞美歌。

玛克和米拉离开座位，走到祭坛前。副本堂神父接受了他们慷慨的布施。他们把嘴唇印在主祭牧师递过来的圣器上(就像一个吻)。两人回到座位上，啊！玛克从来没有这样英俊潇洒，他全身都笼罩在幸福的光环中！

接下来是募捐的女子为病人、穷人募捐。教堂执事领着她们挤进唱诗台和大殿。只听见移动椅子的声音，裙子的窸窣声和顿足声。其间；小钱币纷纷滚进这些年轻女子的钱袋里。

唱经班唱起了分四部分的圣哉颂歌，孩子们尖厉的高音格外响亮。祝圣仪式的时刻到了。第一声铃敲响，男人们起立，女人们跪在凳上。

玛克和米拉跪在地上，等待着奇迹的降临。这个至高无上的圣体，千百年来，一直经神甫之手代代相传。

在此庄严时刻，所有人都低着头，所有的心都飞到天堂里，难道这种无比的虔诚，这种神秘的寂静不令人终生难忘吗？

老神父在圣餐杯、圣体饼前弯下腰，准备朗诵圣言。两名助手跪在台阶顶上，托着他的祭披下端，以免他在跪拜时有所不便。唱诗班的一位孩童，

手擎铃铛，准备摇铃。

主祭用低沉缓慢的嗓音唉出两声长长的呼唤，下面一片应承声。

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撕心裂肺的尖叫，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

唱诗班孩童手中的铃铛脱手而出，飞到祭台上。

本堂神甫和副本堂神甫被推开了。

总本堂神甫嘴唇颤抖，脸上线条扭曲，目光惊恐不安，双膊直发颤，好像在手背上抓住了什么，正极力稳住，眼看他就要摔倒在地。刚才那声尖叫就是出自他的口。

这就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千百人可以为我作证。

圣体饼从老神父手中被夺走，这个圣洁的象征被一只亵渎神灵的手抓住。然后，它被撕碎，碎末撒向唱诗台上。

这时，响起一个可怕的声音，我们早已熟的声音，即威廉·斯托里茨的声音（我听见了，千百人也听见了），他站在祭台前，虽然在罗特利契家一样，我们看不见他的人影：

“灾难会降临到新婚夫妇头上，……灾祸会降临！……”

米拉心痛欲裂，尖叫一声，晕倒在玛克怀中。

第十三章

拉兹大教堂和罗特利契家里怪事叠出，它们均出自同一目的、同一动机。威廉·斯托里茨是唯一可能的肇事者。这一切均为高明的戏法所为，不可能……夺去圣体饼，劫走新娘花冠，决不可能是某位魔术师用的障眼法！后来，我想到那个德国人可能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某一科学秘方，某项秘密发明，使他能隐身不见……如同有些光线能穿过不透明物体，使得它们变得半透明……我想到哪儿去了……我不能把这些无根无据的推测告诉别人。

我们把人事不省的米拉带回家，送回房间，放在床上。尽管多般救护，她仍然昏迷不醒。

她躺在床上，毫无生机，毫无知觉！医生也束手无策。但她毕竟还有微弱的气息，还活着。她经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折磨，生命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最后这次残酷的打击也没有夺走她的生命，真是奇迹！

医生的几位同事闻讯赶来。他们围在米拉的病床旁，看见她躺在床上，没有知觉，眼睑紧闭，脸色蜡白，心脏不规律地跳动着，胸脯一起一伏，呼吸微弱，只剩一口气，随时都可能消失！

玛克握住她的手，呼唤着她的名字，恳求她醒过来，他哭泣着：

“米拉……亲爱的米拉……”

她什么都听不见……她没有睁开眼睛。

罗特利契夫人声音哽咽，不停地叫着：

“米拉……我的孩子……我的女儿……我在这里……在你身边……你的妈妈……”

她仍然没有回答。

医生们试过了各种灵丹妙药，看来，她正渐渐苏醒过来……

是的，她的嘴唇吐出几个含糊不清的字眼，谁也听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她的手指在玛克手中动了……眼睛微微睁开……但是，在半开的眼睑里射出的目光里多么迟滞啊！目光里缺乏智慧！

玛克太明白了，他跌坐在地，发出痛苦的呼号：

“她疯了……她疯了！……”

我只得扑向前，和哈拉朗上尉把他扶起来，心中不禁担心他是否能经受住这打击，是否会丧失理智！

我们把他拖到另一房间，医生们赶紧采取应急措施，如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这场悲剧会怎样结束呢？随着时间的流逝，米拉是否有望恢复理智，医生能治愈她那迷茫的神态，她这种精神错乱只是暂时性的？

哈拉朗上尉单独和我在一起时，对我说：

“事情必须有个了结！”

了结！他想说什么？他在宣布什么？无疑，威廉·斯托里茨已潜回拉兹，他赎读了神圣的婚典，他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但是，怎样找到他的踪影，用什么办法才能抓住那个混蛋，那个无影无踪，飘浮不定家伙？

现在城里人该怎么想呢？他们会接受科学的解释吗？这不是法国，若在法国，这些怪事统统会被报刊杂志嘲笑一番，蒙特利尔的酒馆也会传唱成歌，狠狠地讥讽。但在这个国度里，一切都应另当别论。我已向诸位指出，马扎尔人天性迷信。他们对奇闻轶事深信不疑，这种本性，在愚昧无知的阶层中根深蒂固，对有知识的人来说，虽可将它们归于某种物理、化学上的发明。

但如果科学也说不明白，那只能是魔鬼作祟了。威廉·斯托里茨则会被视为魔鬼的化身。

其实，拉兹总督下令驱逐那个如此胆大妄为的德国佬，其内情再也隐瞒不住了。我们一直保守的秘密，在圣米歇尔教堂事件发生后，早已家喻户晓了。

报上又提起陈年往事。他们把罗特利契住宅发生的事与教堂的怪事联系在一起。早已风平浪静的城市又掀起了新的恐慌。公众最后知晓了这种种事件的联系。每幢房子，每家每户，一提及威廉·斯托里茨的名字，就勾起一连串的回忆。那个怪物蛰居在戴凯里大街的房里，像个幽灵游荡在四面寂然无语的高墙内，紧闭的窗户中。

消息经报纸一宣传，人群在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驱使下，不由自主地涌到戴凯里大街，这不足为怪。

十来天以前，人们也是这样拥挤在斯普伦贝格墓地。但在那里，学者的同胞们总是企盼某种奇迹的降临，没有任何敌意。但在拉兹，正好相反，人们心中怀着对卑鄙小人的强烈仇恨。复仇的欲望一触即发。

诸位别忘记，教堂里的风波在这座虔诚的宗教城市里轩起了多么浓重的恐怖气氛！

最令人厌恶的圣灵之举就在大众眼前发生。在弥撒中，正值举扬圣体的时刻，圣体饼从总本堂神甫的手中飞出，穿过大殿，被撕碎，扔在讲道台上！

教堂，一所举行祝圣仪式的圣洁殿堂，难道对善男信女们的祈祷竟充耳不闻吗？

这种狂热的激动情绪还会继续上涨，令人担心。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接受唯一合理的解释：隐身术的发明。

城市的状况令总督大人担忧。他命令警察局长，如形势所逼，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必须以不变应万变，防止过度的恐慌，否则，其严重的后果不堪设想。此外，威廉·斯托里茨的名字一传出，警方就派人保护戴凯里大街那座住宅。成百上千的工人、农民集结在房门前，必须防止狂热的民众冲进住宅，洗劫财物。

但是，如果一个人有能力隐身（我觉得这点已无可怀疑），如果童话里吉热斯在康多尔王宫的魔戒变为现实，那公众再无安全可言！更谈不上保障人身安全！威廉·斯托里茨已回到拉兹，没人看见他！他是否还在城内也没人能确定！只有他一人掌握了他父亲的这项发明，他的仆人海尔门是否也参与了此事？还有别人使用这种隐身术供他驱使？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随时间进市民家里，窥探旁人隐私，谁又能阻止他呢？家庭的私生活将彻底被摧毁？……人们关在家里，可谁又敢保证没有别人呢？谁能担保不被偷听，不被人窥探？除非置身于浓浓黑暗中。在屋外，走在大街上，您永远会害怕被人跟踪，他紧紧盯着您，您却看不见他，他可以随心所欲！……各种侵犯易如反掌，您又怎能防备他呢？这难道不是对社会生活构成了永恒的干扰，社会生活即将毁灭殆尽了吗？

报纸又谈论起曾发生在高楼门市场的那个插曲，哈拉朗上尉和我均当场所见。那个农民声称他被一人猛地撞倒在地，可却没有看见撞他的人。那人在自欺欺人吗？难道不会是威廉·斯托里茨或海尔门或别的什么人撞了他？人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害怕这类事件会降临自身？每跨一步，这种危险不就大一分吗？

过去遇到的异常现象也历历在目：市政府的结婚布告被撕掉。搜查斯托里茨家时听到房间里传来脚步声，搁板上的小玻璃瓶出乎意料地掉在地上，摔碎了！

是的，威廉·斯托里茨当时就在房里，海尔门可能也在。订婚晚会后，他们并没有如我们所料，离开了拉兹。如此，卧房里洗刷用的肥皂水，厨房炉灶里火烧着，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了。不错！那主仆二人跟随我们走遍庭院、花院、房间……我们搜到他藏在平台的新娘花冠，不过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搜查令威廉·斯托里茨惊慌失措，来不及拿走藏好！

那么，我坐船沿多瑙河从佩斯直到拉兹，这一路上的经历也就真相大白了。那个乘客，我以为他在武科瓦尔上岸了，其实他一直在船上，只是看不见他罢了！……

显然，这套隐身术，他随时都可以施展，他可以随心愿隐身、显形……就像仙境中的神仙，只需魔杖一点即可。但这种隐身术并非魔诀、妖术、幻景，也不是巫师念的咒语。但是，虽然他能隐去肉体，隐去衣服，但他无法隐去手中拿着的物体，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了撕碎的花束，劫走的花冠，掰碎、扔在祭坛下的圣体饼。很明显，威廉·斯托里茨掌握着这种药物的配方，他喝下去即可见效……可是药水在哪里呢？肯定就是装在玻璃瓶里的液体，它一溢出，即刻就挥发掉了！但如何配制它，这正是问题的焦点，我们不知道，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

再说了，虽然威廉·斯托里茨的肉体消失了，但不可能抓住它吗？如果它能躲过人们的视线，我想它逃不过触觉吧！他的物质外壳与所有人体一样，不过由长、宽、高三种量度组成。他始终是副血肉之躯。肉体隐去，可能吧，不可触摸，绝办不到！幽灵可以飘忽不定，无法捉摸，可和我们打交道的不是幽灵！

我想，抓住他的胳膊，抱住他的腿，拽住他的脑袋，这种可能性总存在吧。即使大家看不见他，这种可能性总存在吧。即使大家看不见他，至少能摸到他……不管他的本领有多大，他总不能穿透监狱的厚墙吧！

这仅仅是一个尚可接受的推理，谁都可以这样想，但局势不容乐观，公民的安全受到威胁。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屋里屋外，所有人都丧失了安全的感觉。屋里稍有响动：地板上偶尔吱吱声，风吹动百叶窗的瑟瑟响声，屋顶上风信标的呻吟，耳边飞虫的嗡嗡声，从门窗缝里钻进来的呼呼风声，一切都令人心惊肉跳，疑云满腹。无论坐在桌边进餐，晚间闲聊，夜间睡觉（假如还能安然入睡的话），只要屋里稍有动静，人们就心神不宁，搞不清是否有不速之客闯进来，威廉·斯托里茨或别人是否在窥伺您的行动，偷听您的谈话，甚至刺探家庭生活里最隐秘的部分。

那家伙可能离开拉兹，回到斯普伦贝格。可谁知道他是否会把这项秘密奉献给他的祖国，使德国人掌握超人本领，能探听一切，窥视一切。各国使馆、司法部、议会上哪还谈得上什么秘密，什么安全！

另外，再仔细想想（医生、哈拉朗上尉及总督、警察局长也是这样看的），人们可以设想威廉·斯托里茨会停止卑鄙的破坏活动吗？市政府的婚礼得以顺利举行，只是因为他还没有返回拉兹，来不及阻止。他可把教堂里的结婚庆典搞得天翻地覆；再说，万一米拉恢复了神智，他会不会继续阻挠呢？他对罗特利契家的刻骨仇恨就烟消云散了吗？他的复仇欲望得到满足了吗？怎么能够忘记回荡在教堂里的恶狠狠的威胁……“灾难必将降临到新婚夫妇头

上……灾难必将降临！”

不！他不是说着玩的。一想到他实施其复仇计划采取的行动，就令人不寒而栗！

其实，就算罗特利契住宅被日夜警戒着，这样就能把他挡在门外？一旦他进去了，他不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吗：随便躲在一角落里，闯进玛克或米拉的房间……他会心慈手软吗？

因此，不管是以科学态度看待此事的人，还是深受迷信思想愚弄的人，都会被搅得寝食难安。说到底，这种困难的处境是否能有所改善？……我看不到一丝希望之光。即使玛克、米拉离开拉兹，也于事无补。威廉·斯托里茨难道不能肆无忌惮地追踪他们。何况，米拉的病情也不允许她离开拉兹。

毫无疑问，他混迹于善良的民众中，执拗地冒犯、恫吓他们，却又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就在当晚，市政府所在的城区（从李斯特广场和高楼门市场上可以望见那儿），警钟楼顶上的窗户映现出熊熊火光。火把忽上忽下，摇曳不定，仿佛有个纵火犯想烧毁市政大厅。

警察局长带领警察，冲出总局，迅速爬到警钟楼顶端。

火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诚如斯泰帕克先生所料，没找到任何人。熄灭的火把横卧在地板上，还散发着燃烧的余味；含有树脂的火星迸溅到屋顶上；可以放心的是，任何火灾隐患已经消除了。

又是无人！……那个纵火犯（指威廉·斯托里茨）可能早就从容地逃走了，或者躲在钟楼一角，看不见也抓不住。

愤怒的人群聚集在市政府前，发出复仇的呼声：处死德国佬！处死德国佬！躲在一旁的威廉·斯托里茨对此不过轻蔑一笑。

次日上午，罪犯对惊恐万状的城市又发起了新的挑衅。

10点半刚过，教堂的钟楼里飞出一阵阴森可怖的钟声，像阴郁的丧钟，像恐怖的警钟。

返回，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撼动大教堂的钟仪。威廉·斯托里茨一定有几个帮手，至少，仆人海尔门是少了的。

市民们冲到圣米歇尔广场上，甚至有人从城边赶来，恐怖的警钟吓得他们心胆俱裂。

这次，斯泰帕克先生和他手下人还是立即行动，扑向北边的钟楼，迅速地爬上楼梯，来到警钟的支架前，钟架上洒满从门窗的挡雨披檐上飞泻而下的阳光。

他们仔细搜查了这层和上面的过道，什么都没找到……没人！还是没人！……当警察冲进支架时，挂钟已停止了摆动，四复寂静，无形的敲钟人也已逃之夭夭。

第十四章

拉兹城，这个曾经多么宁静，多么快乐的城市，这个曾让其他马扎尔城市羡慕不已的城市，现在却陷入了怎样的一片混乱之中！我只能把它比作一个有外敌入侵的城市，随时都在提心吊胆，不知何时会落下炸弹。每个人都担心那第一枚炸弹会掉在何处，自己的家是不是第一个被毁灭者！

实际上，人们又害怕威廉·斯托里茨什么呢？……他不仅不离开拉兹，而且执意地要众人知道他的存在。

罗特利契家的情况更加恶劣了。两天过去了，理智还没有回到米拉身上，她嘴唇翕动，只吐出一些令人费解的言语，她惊慌的目光游移不定，从不固定在某人身上。她听不见我们的劝慰，她不认识她母亲，也不认识陪伴在她床边的马克。这位年轻姑娘的房间，以前充满了欢声笑语，此刻却弥漫着愁云惨雾。她只是处于暂时的疯狂中，精心的护理会战胜这场危机吗？还是永远没有痊愈的希望？……谁能说清啊？

她是那么虚弱，仿佛一直紧紧绷在她身上的弹簧一下子断裂了。她躺在病床上，几乎一动不动，她的手刚抬起，马上又垂了下去。我们在想，她是否想掀开罩在身上的那层无意识的面纱……她是否想最后一次表现出自己的意志……马克俯身在她胸前，对她温言软语，想从她口中得到某个回答，从她眼里发出某个暗示……但没有，什么都没有！

至于罗特利契夫人，她天性中的母爱战胜了一切。她靠一股精神力量强自支撑着。她休息了几小时，也只是医生强迫她的。可她怎么睡得安稳，恶梦不断袭来，一点响声都能惊醒她！……她以为听见有人在屋子里走动，她心想是他，一定是他，溜进了住宅，在她女儿周围游荡！于是她起床，看到丈夫或马克守在米拉床头，才稍觉安心……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几周，几月，她如何承受得了？……

每天都有医生的几名同事前来会诊。其中有位是专程从布达佩斯请来的著名精神病专家。他对病人进行了长时间仔细的检查，也说不出这种智力迟钝状态的缘由。她对所有外界事物均无反应，没有神经质的发作，有的只是冷漠，全然的无意识，死一般的安静，面对这一切，再高明的医生也无能为力。

我弟弟现在住在隔壁的房间里，他一步也不愿离开米拉。我也几乎足不出户，除非是去市政府打探消息。斯泰帕克先生把全拉兹城的流言蜚语都告诉了我。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整座拉兹城都已经群情激愤了。目前，已不只是威廉·斯托里茨一人，而是有一以他为首的隐形人团伙，他们实施恶毒的阴谋诡计，侵扰城市，令众人防不胜防！……啊！要是能逮住一人，非让他粉身碎骨不可！

自从发生了大教堂的骚乱后，我更少见道哈拉朗上尉了。只有在罗特利契家才能遇到他。我知道他抛不开脑子里固有的念头，一刻不停地奔走于拉兹的大街小巷中，也不叫我陪他。他是否已想好了某个计划，害怕我劝阻他？……还是他指望靠这番死闯瞎碰会撞上威廉·斯托里茨？还是他等待着那个家伙在斯普伦贝格或别处露面，就立即去找他算帐？……我非但不会阻止他……不！相反，我还要亲自陪他去……我要助他一臂之力，解决掉那个褐毛兽！

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几成呢？……不，绝对没有这种可能，拉兹不行，别处更不行！

18日晚，我和弟弟促膝长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消沉，真担心他会承受不住而大病一场。应该带他远离这座城市，带他回法国，可他怎么会答应与米拉分离？但是，说到底，要罗特利契全家离开拉兹一段时日也不是没有可能！难道这个问题不值得好好考虑一番？……我认真地想着，决定找医生商量一下。

那天谈话快结束时，我对玛克说：

“可怜的弟弟，我看你打算放弃希望了，你错了……米拉没有生命危险，所有医生都一致同意……她丧失理智也只是暂时的，请相信……她会重获智慧……她会变成从前的她，你，还有她家人钟爱的那个米拉……”

“你想我不绝望，”玛克回答道，声音哽咽，“米拉……我的米拉……清醒过来吧！……愿上帝保佑您！……但她还不是要受到那个魔鬼的摆布！……你以为满腔恨意的他会就此罢手？如果她要继续报复……如果他想？……天，亨利……你懂我的，我说不下去了！……他无所不能，我们没法对付他……他无所不能……无所不能！……”

“不……不！”我吼起来，——我承认，我的回答也是违心之论——“不，玛克，不是没有办法自卫，不是没有办法逃脱他的威胁。”

“怎么逃……怎么逃？”玛克情绪激动地嚷起来，“不，亨利，你没说心里话……你背着良心说话！……不！我们在那个坏蛋面前束手无策！……他在拉兹……他随时都能隐身，溜进房里！”

玛克太激动了，我无法回答。他自顾自地讲下去。

“不，亨利，”他不停地说，“你想对这种现实视而不见……你拒绝看到事情的本质！”

他抓住我的双手。

“谁告诉你他这时不在屋里？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房间，在走廊、在花园，总觉得他就跟在后面！我身边好像有人！一个人躲着我……我迎上去，他往后退……当我想抓住他时……我却什么都找不到……什么都没有！”

他站起来，扑过去，好像要逮住某个隐形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他平静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带他离开这座房子……走得远远的……远远的……

“呃，”他又说，“谁说现在只我们两人，说不定他就在旁边，把我们的谈话一字不漏地偷听了去？听……这扇门后传来脚步声……他在那里……咱们两个一起上！……我们会抓住他……我要揍扁他！我要杀死他……但这个恶魔……难道只有死神才能抓住他吗？”

瞧我弟弟神经紧张到何种地步，难道我不担心他再这样发作一次，恐怕也会像米拉那样，发疯发狂的！

啊！为什么要发明这种隐身术，……为什么还要把这种本领交给一个作恶多端的家伙，似乎嫌他害人的本事还不够多！

最后，我打定主意，决定催促罗特利契全家离开拉兹城，带着神智不清的米拉，拖着执拗的玛克，远离这座该受诅咒的城市。

尽管威廉·斯托里茨那次在钟楼顶大声宣布：“我在这儿！我一直在这儿！”后，没有发生别的挑衅事件，但是恐怖气氛已像瘟疫一样蔓延到整个居民区。没有哪家人不认为受到了隐身人的搔扰！他不是孤身一人！他有一帮手下供他调遣！……自从教堂里的婚礼仪式被破坏后，教堂看来也无法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报纸曾尝试扫除阴霾，但没有成功，对这种恐怖

气氛，人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下面这一事件足以证明群众紧张到何种疯狂的程度。

19日上午，我离开特梅丝瓦尔公寓去警察局。

走到离圣米歇尔广场有200步远的地方时，我看见哈拉朗上尉，我迎上去。

“我去见斯泰帕克先生，”我对他说话，“您陪我去吗，上尉？”

他没说话，只是机械地跟着我，我们快到瓦尔茨广场时，听到一片惊恐的叫声。

两匹马拉着一辆马车正全速冲了下来。路人左右闪避，以免被压着。马车夫大概早被抛到地上；受惊的马匹失去控制，在街头横冲直撞。

真是不可思议，竟有几名路人，其激动的程度不亚于受惊的马匹。他们断言定是隐身人驾着马车，座位上坐着的正是威廉·斯托里茨，吼叫声传到我们耳中：“是他！……是他！……是他！”

我还没来得及转身与上尉说话，他就离开了。我看见他朝马车冲了过去，想在马车驶过时拦住它。

这时，街上行人很多。“威廉·斯托里茨”的名字从四面八方响起！群情激昂到这种程度，无数石块向马车砸了过去，米洛契王子街拐角处的商店里竟传来枪声。

一匹马腿部挨了一枪，倒在地上，马车撞上马身，“嘣”地一下翻了。

人们立刻冲了上去，紧紧抓住车轮、车身和车辕，无数胳膊伸出去，想抓住威廉·斯托里茨……但是没有人！

显然，马车翻倒以前他就跳了出去。因为众人坚信，就是他鞭打着疯狂的马匹，驾着马车，驶过闹区，目的是再次制造恐怖事件！

但必须承认，这次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过了一会儿，一个普旺陶乡下人跑了过来。他的马车停在高楼门市场上，马匹因受惊狂奔了出去。他看见一匹马受伤躺在地上，不禁大怒！……围观的人根本不听他说，眼看那个可怜人要遭殃，我和上尉费了老大劲把他带到安全地带。

我拉着哈拉朗上尉的胳膊，他一句话都没说，和我向市政府走去，斯泰帕克先生已经得到了发生在米洛契王子大街上的事件的报告。

“全城人都疯了，”他对我说，“真不知他们还会干出一些什么……谁能预料啊！”

我呢，千篇一律地问：

“有新情况吗？”

“有。”斯泰帕克先生回答道，递给我一份德文报。

“报上说什么？”

“威廉·斯托里茨在斯普伦贝格。”

“在斯普伦贝格？”哈拉朗上尉失声惊叫，迅速地浏览了一遍文章，转身对我说：

“出发吧！您答应过我……今晚我们就能抵达斯普伦贝格我深信此行必徒劳无功。但不知该怎样回答他。

“稍安勿躁，上尉，”斯泰帕克先生说，“我已向斯普伦贝格当局求证这条消息是否属实，电报随时会到。”

不到一分钟，传令兵就把一份急电送呈警察局长。

据查，报上的消息纯属捏造。不仅威廉·斯托里茨被证实不在斯普伦贝

格，而且警方相信他没有离开拉兹。

“亲爱的哈拉朗，”我说，“一诺重于千金，我不会食言的。但此刻，您家人需要我们留在身边。”

哈拉朗上尉离开警局，我独自回到特梅丝瓦尔公寓。

不用说，拉兹各家报纸争先恐后地报道了马车事件的真相，但我并抱乐观态度，这种真相会说服所有的人！

两天过去了，米拉·罗特利契的病情仍没有起色。玛克呢，我觉得他平静了一些。我也等待时机想和医生谈谈离开拉兹城的打算，希望他能同意。

5月21日这天，城里失去了前两天的平静。气氛动荡不安，对被狂热冲昏了头的人群，当局感到无力控制他们。

将近11点时，我在巴蒂亚尼堤岸散步。城内的喊声震荡在我耳边：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这个“他”是谁，我正暗自猜测。这时走来两三个行人，我问他们。

“有人刚刚看见他家的壁炉冒烟！”一人说。

“有人看见他的脸藏在平台的窗帘后面！”另一人加以证实。

不管是否有必要相信这些道听途说，我还是马上赶往戴凯里大街。

威廉·斯托里茨会这么不小心，不管他以什么面目出现，一旦被抓住，他很清楚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没人逼他，他会冒生命危险让人在家里的窗户边瞅见？

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它确实引起了轰动。当我赶到时，成百上千的人挤满了林荫大道、环行道，把房子围得水泄不通。斯泰帕克先生带领几队警探火速赶到现场，但他们也无法控制住激动的群众，无法疏通挤满人的林荫道。男女老幼还源源不断地从各处涌来，他们情绪激昂，充满敌意的呐喊声惊天撼地。

面对着人们毫无理性的，不无动摇的信念：他，他在里面，可能和仆人海尔门……可能与他的同伙……警方如何插手！这座该死的房子被围得像个铁桶似的，里面的人一个都跑不掉……妄想穿过人墙不被捕获！……如果威廉·斯托里茨真的出现在平台窗户后，那必然是他真实的形体，没等他再度隐身，就能逮住他。这次，他逃脱不了公众的复仇烈焰的焚烧！

尽管警察局长苦心劝说，警察极力阻挡，房子还是难逃厄运：栅栏被挤倒、房子被冲击，门被冲垮，窗框也被扯了下来，家俱给扔进了花园、庭院里，实验室的仪器被摔得粉碎，顶楼上起火了，火舌直冲屋顶，不久，在一片火海中，平台坍塌了。

人们在屋里、院内、花园里搜寻了半天，也没找到威廉·斯托里茨……他不在家，至少没有发现他，没有他也没有别的任何人……

现在这幢房子已多处起火，火焰正在吞噬房屋，一小时后，只剩下断框残壁。

没人知道毁掉这座房子是否明智……公众的紧张的神经可能会暂时松弛一下……拉兹人是否相信威廉·斯托里茨已葬身火海，尽管他隐去形体。

但总归斯泰帕克先生从工作室里抢救出大批资料文件。它们都上呈给市政府，如果经仔细查看，说不定会发现那个秘密……或者说奥多·斯托里茨的秘密……（他的儿子正借此胡作非为！）

第十五章

斯托里茨的住宅被摧毁以后，我觉得城内激愤的情绪稍稍平息下来，人们也安心了。但是，尽管人们烧毁了他的住宅，但毕竟没有逮到他本人，他可能逃过了这一劫。一些天真的市民发挥无穷想象，坚持认为罪犯已葬身火海：为什么群众冲进宅子时，他不可能被围在里面？就算他隐形了，他怎能逃过熊熊火焰的灼烧？

我们搜查了现场的瓦砾残垣，翻拨开灰烬，都没有找到证据足以证明威廉·斯托里茨被烧死了。当时，即使他在屋内，也一定躲在某个火烧不到的地方。

从斯普伦贝格警方传来新的信件，急电证实：威廉·斯托里茨没有在故乡露过面，他的仆人也失去了踪迹，两人消失得无形无踪，不知躲在哪里。他们很可能还留在拉兹。

不幸的是，我再哆嗦一句，尽管城里稍微平静了些，但罗特利契家却没有。可怜的米拉的精神状态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她对自己的行为无动于衷，对周围的人给予的关心照顾也漠然视之，她不认识任何人。医生们不敢持乐观态度。她也没有间歇性的情绪激动，大吵大闹一番，如果有，医生们还能想办法刺激她，使其作出某种有益的反应。

虽然米拉身体极其虚弱，但值得庆幸的是，她没有生命危险。她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白得像个死人。如果有人想扶她起来，她就发出阵阵鸣叫，眼睛中充满惊恐的神情，双臂扭曲着，嘴里嘟哝着不成文的句子。她想起了可怕的往事？她在神智混乱中又看见了花束被毁，花冠被夺，又依稀回到教堂里？……她又听见了对她和玛克的威胁？……哎，我们宁愿她是这种情况，至少她头脑里还保留着对过去的回忆！我们只能等待，时间能治愈一切吗？

大家可能看到这个不幸的家庭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弟弟呆在罗特利契家，寸步不离。他和医生、罗特利契夫人陪伴在米拉身边，他亲手喂米拉一点食物，他在米拉眼里寻找着些许理智的灵光。

如果我坚决要求玛克离开，哪怕只一小时，无疑，我的要求会遭到拒绝。我只有去拜访罗特利契家时，才能见到玛克和哈拉朗上尉。

22日下午，我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街头巷尾。心中不知是否预感到会碰到什么？

我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到多瑙河右岸走走。我早想去那边逛逛，但情况不允许，何况目前这种心境也不合适。我越过桥，穿过斯闻多尔岛，踏上了塞尔维亚彼岸。

一片壮美的原野呈现在眼前。这个季节里，庄稼、牧草长得郁郁葱葱，令人赏心悦目。我发现塞尔维亚的农民和匈牙利农民有很多相似点：同样的漂亮迷人，同样的姿态。男人们的目光略显冷酷，他们迈着军人般坚实的步伐，女人们仪态万方。塞尔维亚人身上的政治热情比马扎尔人浓烈，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们都积极参与政治。塞尔维亚被喻为“东方的门户”，其首都贝尔格莱德，是一座行政职能的城市，正扼其咽喉。虽说它名属土耳其，匈军向土耳其缴纳三十万法郎的捐税，但塞尔维亚是奥匈帝国最大的基督徒聚居地。塞尔维亚民族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一位法国作家说得好：如果世界上存在一个地区，只要跺跺脚，立即就出现千军万马，这只能是塞尔维亚，这个爱国、尚武的省份。塞尔维亚人是天生的士兵，他们生为士兵，

死为士兵。这个斯拉夫民族憧憬的圣地，难道不是首都贝尔格莱德吗？如果将来某天，这个民族揭竿而起反抗日耳曼人，如果革命爆发，必将是一名塞尔维亚人用坚毅的手擎起这面独立的旗帜！

我沿着陡峭的河岸，一路走，一路浮想连篇。左边是一片辽阔的平原，树木砍伐严重，没有看到茂密的森林，实在令人懊丧。尽管塞尔维亚人有句谚语：砍倒一棵树，等于杀死一个塞尔维亚人！

威廉·斯托里茨也纠缠着我的记忆。我暗自寻思，他是不是躲在原野上的一幢别墅里，他是不是已恢复人形。不会！他的故事在多瑙河两岸都传得沸沸扬扬，如果有人在此看见他和海尔门，塞尔维亚警方会马上逮捕他们，送交给匈牙利警方。

6点左右，我回到桥边，走到桥中央，又朝斯闻多尔岛的中央大街走下去。

我刚走了十来步，远远看见了斯泰帕克先生。他独自一人，向我走过来。我们两人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聊了起来。

他说的没有什么新的，我们一致认为拉兹城前段日子的恐慌已经过去，城市开始恢复平静。

我们边走边说，大约三刻钟后，就到了岛的北端。夜幕降临，树下一片漆黑，小路上冷冷清清，夜晚木屋紧闭。我们一路上没碰到别人。

该回拉兹了。我们正要朝桥那边走去，这时传来了说话声。

我猛地停住脚步，拉住斯泰帕克先生的胳膊，示意他停下来；然后我俯身过去，小声地对他说：

“您听……有人说话……这声音……是威廉·斯托里茨。”

“威廉·斯托里茨？……”警察局长也轻声地问。

“对，斯泰帕克先生。”

“如果是他，那他还没有看见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发现！”

“他不一个人……”

“对……可能和他的仆人！”

斯泰帕克先生拉着我，猫着腰，躲到树丛后。

浓浓夜色保护着我们，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谈话，而不被发现。

我们迅速地躲进树丛里，离威廉·斯托里茨大约有十步远；如果我们看不见说话的人，因为他们都隐身了。

所以，我们很快确信威廉·斯托里茨和海尔门就在拉兹。

真是天赐良机，在这儿撞到他，探听他的计划，了解房子被烧后他一直栖身何处，甚至可能抓住他本人。

他绝对想不到我们就在旁边，偷听他们的谈话。我们半伏在树枝间，屏住呼吸，心情有说不出的激动。主仆二人时而靠近，时而远离树丛边，他们的谈话也时而清楚，时而模糊。

我们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威廉·斯托里茨在问）：

“我们明天就能住进去？”

“明天，”海尔门答道，“没人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

两人在用德语交谈，斯泰帕克先生和我都能听懂。

“你何时到拉兹的？”

“今天上午。我们说好了，您在斯闻多尔岛此地此时等着我。这个时间不会有旁人打扰……”

“你带来了药液吗？”

“带了……两瓶，都藏在房间里。”

“房子租好了？”

“租好了，用了一个化名！”

“海尔门，你能保证我们能在大白天住进去，而不会被认出来……”

威廉·斯托里茨刚说出一个城市名，但遗憾的是我们没听清楚，因为说话声音离我们又远了，当声音近时，只听海尔门反复保证：

“不，不必担心什么……我用了化名，拉兹警局查不出我们。”

拉兹警局？他们还要住在一个匈牙利城市里？

脚步声越来越微弱，他们走远了。这时，斯泰帕克先生才敢对我说话：

“哪座城市？什么化名？……必须弄清楚。”

“还有，”我补充道，“为什么两人又回到拉兹？……”我不禁暗自为罗特利契家担惊受怕。

当他们又走近时，答案清楚了：

“不，我决不离开拉兹，”威廉·斯托里茨说，声音中充满怒气，“只要我还没有报仇雪耻，只要米拉和那个法国人……”

他没说完，接着胸中发出一声怒号！这时，他离我们很近，一伸手，就能抓住他！但海尔门的话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拉兹人现在都知道了您能隐身，只是不了解隐身的秘诀。”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永远！”威廉·斯托里茨咬牙切齿地说，“我跟拉兹没完！……每家每户……他们以为烧掉了我的房子，就烧掉了我的秘密！……疯子！不？……拉兹逃不出我的报复，我要让它片甲不留！”

话音刚落，树枝猛地被掀开。原来是斯泰帕克先生，他朝发出声音的方向扑了过去，那就在我们藏身处三步远的地方。

我跟着钻了出来，他喊我：

“我抓住了一个，维达尔先生。您负责另一个！”

他的双手显而易见捆缚住一个人体，虽然看不见，但完全触摸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推开，要不是我抓住他的胳膊，他就摔到地上了。

当时，我判断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因为我们根本看不见对手。周围一片寂静。左边响起一阵笑声，跟着“啪啪啪”的脚步声走远了。

“出师不利！”斯泰帕克先生大叫，“但是，我们毕竟摸清了，尽管他们隐去肉体，但还是能触摸得到他的身体！”

倒霉的是让两个坏蛋从手中溜掉。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我们清楚地了解，罗特利契家，整个拉兹城仍然置于那个流氓的掌握之中！

我俩走出斯闻多尔岛，过桥后，在巴蒂亚尼堤岸分手。

当晚，九点前，我到医生家，和医生单独在一起，这时，罗特利契夫人和玛克守在米拉身边。重要的是，应该马上告诉医生发生在斯闻多尔岛上的事件，并提醒他威廉·斯托里茨就在城内。

我向他全盘托出，他明白，面对那个家伙的威胁，面对他执意向罗特利契家复仇的意志，离开拉兹已势在必行。必须离开……秘密离开……越早越好！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米拉能否承受旅途的颠簸？……”我问。

医生低下头，静静地想了一会儿，他回答道：

“我女儿的健康丝毫未受损……她身体上没有痛苦……唯有她的理智受

到伤害，我奢望，随着时间的流逝……”

“特别是安静，”我说，“在另一国度里，她会找到安静，她不用害怕什么……在那里，父母兄弟，还有她丈夫马克精心照顾她……马克和她已由一条纽带结合在一起，什么也无法割断这条联系……”

“什么也不能，维达尔先生！但我们远走他乡，就能避开危险，威廉·斯托里茨不会跟踪我们吗？”

“不会……只要我们保守秘密，不泄露出发日期……不泄露此次远行……”

“秘密。”医生低声嘟囔着。

这句话暴露了他心中的疑惑（就像以前我弟弟那样），对威廉·斯托里茨可有秘密而言……难保他此刻没有躲在屋内，偷听我们的谈话？他会不会又在策划什么新的阴谋，企图阻止我们离开拉兹？

总之，离开拉兹城是决定下来了。罗特利契夫人也没有异议。她巴不得米拉早已被护送到另外的地方……离拉兹远远的！

马克也没有反对。我没有告诉他我们在斯闻多尔岛与威廉·斯托里茨、海尔门的巧遇。我觉得告诉他也于事无补。我只是等哈拉朗上尉回来后告诉了他。

“他在拉兹！”他大叫。

他没有反对此次迁移，还极力赞成，又说：

“您大概陪同令弟吧？”

“我别无选择，我必须陪他，您也必预防……”

“找不走。”他回答道，语气中显示出内心的决定不可动摇。

“您不走？”

“不走……我要留在这儿……我必须留在拉兹……因为那家伙在……我有预感，我留下来乃是明智之举！……”

这不是争论预感的时候，所以我没同他争辩。

“可是，上尉……”

“我信任您，亲爱的维达尔，有您在我家人身边——他们也是您的家人，我就放心了……”

“您尽可放心！”

第二天，我到车站预订了火车包厢。这是一列快车，晚上8点57分发车，途中只停靠布达佩斯站，次日凌晨抵达维也纳。我们再转乘“东方快车”，我已电告，让人预留一包厢。

随后，我去拜访斯泰帕克先生，把计划告诉了他。

“您们作得对，”他说，“只可惜不可能全城的人都走！”

警察局长显得忧心忡忡，可能是因为昨晚我们听到的威胁之辞吧。

大约7点，我回到罗特利契住宅。我相信，出发前所有准备工作都应该料理妥当。

8点，一辆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四轮马车停在门外，由罗特利契夫妇、马克和神智不清的米拉乘坐。哈拉朗上尉和我坐另一辆马车，从另一条路驶回车站，这样可以避人耳目。

医生和马克走进米拉的房间，准备把她抬到马车里。米拉不见了！……

第十六章

米拉失踪了！

喊声响彻整幢大厦，大家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失踪？……怎么可能……太不可思议了……

半个钟头前，罗特利契夫人和玛克还在房里，米拉已穿好旅行装、躺在床上。她很安静，呼吸均匀，似乎在睡觉。刚才，玛克还喂她吃了点东西。

吃完饭，医生和我弟弟上楼，准备抬她到车上去……他们发现床上没人……房间空荡荡的……

“米拉！”玛克呼喊，扑到窗前……

窗户关着，门也关着。

罗特利契夫人、哈拉朗上尉闻讯赶来。

家中一片呼喊声：

“米拉……米拉？……”

米拉没回答，这是理所当然的。大家都不指望她会回答。但她不在房间里，这怎么解释？她下床……经过妈妈的房间，下楼，却没人看见她？

当喊声响起时，我正忙着把一些小件行李放进马车里。我马上跑上二楼。找弟弟像疯子一样走来走去，悲痛欲绝，反复呼唤着。

“米拉……米拉！……”

“米拉？”我问，“你说什么……你怎么了，玛克？……”

医生有气无力地告诉我：“我女儿失踪了！”

大家七手八脚把晕过去的罗特利契夫人抬到车上。

哈拉朗上尉脸部肌肉抽搐，眼神狂乱，他靠近我，说：

“是他……又是他！”

我试图理清头绪，我从没有离开过花厅门，马车停在那里，米拉怎么会走出这道门，越过花园门，我却没发现她呢？威廉·斯托里茨，隐形了，这还说得过去！可她……她？

我下楼到花厅里，召集所有的仆人，我把通往戴凯里大街的花园门紧紧锁上，取下钥匙。然后，我们搜查了整座房子：顶楼、地下室、廊屋、钟塔，直至阳台，翻了个遍，没放过任何边边角角。搜完房间，又查花园……

没人，没人！

我回到玛克身边。我可怜的弟弟泪如泉涌，号陶大哭！

最紧要的是赶快通知警察局长，让警方铺开天罗地网。

“我去市政府……走吧！”我对哈拉朗上尉说道：

我们下楼，马车停着，我们上车。大门一开，马车飞驰而去，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居尔茨广场。

斯泰帕克先生正在办公室里，我把米拉失踪的事告诉了他。

这位遇事一向不惊的人，这次也掩饰不住他的惊讶。

“米拉·罗特利契小姐失踪了！”他失声惊叫。

“是的。”我回答道，“这事看似不可思议，但确实发生了！她被威廉·斯托里茨劫走了！……他隐身潜入住宅，又隐身离去！但她竟也这般！”

“你知道什么？”斯泰帕克先生问。

局长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显示出他大脑里有一丝眉目。难道这不是唯一合乎逻辑，唯一真实的可能吗？威廉·斯托里茨难道没有能力让别人也隐身吗？难道我们不是一直认为他的仆人海尔门也同主子一样隐去身形了吗？

“先生们，”斯泰帕克先生说，“您们愿意和我回到宅子里吗？”

“马上走。”我答道。

“遵命，先生们……稍候片刻，我还有点事。”

斯泰帕克先生召来一名警察队长，命令他带一队警员，赶到罗特利契住宅，日夜守卫。随后，我们一行三人乘车回到医生家。

屋内外又仔细地搜查了一遍，仍一无所获，实际上也不可能有什么发现。但斯泰帕克先生一踏进米拉的房间，就觉得有丝异样。

“维达尔先生，”他对我说，“你没闻到有股特别的气味吗？这气味，我们在什么地方闻过。”

确实，空气中飘着一股淡淡的气味。我想了起来，叫道：

“这气味就是您在斯托里茨实验室里要拿玻璃瓶时，它跌到地上，溢出来的液体的味道。”

“是的，维达尔先生，这种液体正是‘隐身剂’，斯托里茨籍此令米拉·罗特利契隐身，然后把她带走！”

我们全都瞪目结舌！事情真相必是这样，我毫不怀疑，当我们搜查实验室时，他在里面，他宁愿打碎盛隐身剂的玻璃瓶，使其迅速地挥发掉，也不愿让它落入警方之手！

是的！我们现在闻到的正是那种特殊的气味！……不错！威廉·斯托里茨来过米拉的房间，是他劫持了米拉·罗特利契！

长夜漫漫，我守在弟弟身边，医生陪着夫人，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白天的到来！

白天？……白天对我们又有何用？难道光线是为威廉·斯托里茨存在的吗？它能使他原形毕露吗？他不是能让漫漫黑夜包围住自己吗？

斯泰帕克先生早上才离开我们，回到自己的寓所。大约八点，总督大人驾临。他安慰医生，说会尽一切力量替他找回女儿。

他又能做什么呢？

一清早，米拉被劫持的消息传遍整个拉兹城；它所引起的震撼非笔墨所能描述。

将近10点，阿尔姆加德中尉来到医生家，准备替他朋友效劳——上帝啊，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啊？但不管如何，如果哈拉朗上尉重新搜索的话，至少他不会是一人孤军作战。

这就是他的计划，因为，他一看见中尉，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走！”

他们两人正要出门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跟随他们。

我告诉玛克……他身心俱疲，会听懂了我的话的，我不知道。两位军官已经走上了河堤。过往行人惊恐不安地看着医生的住宅。难道不正是从那里掀起了席卷全城的恐怖的浪潮吗？

我追上他们，哈拉朗上尉看了我一眼，好像没看见我似的。

“您也来了，维达尔先生。”阿尔姆加德中尉问我。

“是的，您们去哪里？”

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去哪里？……不过去碰碰运气……运气难道不会是我们最可靠的向导吗？

一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漫无目的地走着。

我们穿过马扎尔广场，沿米洛契王子大街往上走。我们在圣米歇尔广场的拱廊下转了一圈。有时，哈拉朗上尉停了下来，好像脚底钉在了地上，一动不动的。过了一会儿，他又迈着游移不定的步子慢慢地走着。

我望见了广场尽头高耸的大教堂，大门紧闭，钟楼暗哑，显得阴森恐怖，一片荒凉景象。自从那次风波后，再也没有信徒敢上教堂祈祷了。

左转弯后，我们从教堂的圆室后面走过。哈拉朗上尉迟疑片刻，便转入皮阿尔街。

拉兹的这个贵族区显得死气沉沉的，偶尔有几个行人匆匆地走过。大部分住宅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如同举国上下举行国丧一般。

街道尽头，戴凯里大街可以一直望到底，街上荒无人烟。自从斯托里茨住宅被烧毁后，大人们都不从这里经过了。

哈拉朗上尉想去哪里？是往城市的高坡上走，从城堡那边穿过去，还是沿多瑙河畔，朝巴蒂亚尼堤岸走去？

突然，他失口叫了起来：

“那儿……那儿……”他反复地说着，目光发亮，手指着那堆还在冒烟的废墟……

哈拉朗上尉早已停住脚步，他的双目喷出仇恨的火光！这堆废墟似乎对他有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冲向松松跨跨的栅栏。

一会儿功夫，我们三人就置身于院内。

眼前只剩下被火熏得黑黑的几堵断墙，墙下横七竖八，躺着烧焦的木梁和扭歪的铁栅铸件。一堆堆灰烬里还冒出轻烟，还有家俱的残骸。右边的墙顶上的风信竿上还看得见两个字母：WS。

哈拉朗上尉静静地站着，望着这堆被毁坏的物件，啊！为什么没有把那个该死的德国佬与他那可怕的发明像他的住宅一样付之一炬呢？罗特利契家遭受了多大的不幸啊！

阿尔姆加德中尉看到朋友又陷入极度激动之中，心中有些害怕，想拖他离开。

“咱们走吧。”他说。

“不！”上尉吼着，对中尉的劝说置若罔闻，“不！……我要翻遍这堆废墟！……我感觉那家伙就在这里……妹妹也在！……我们看不见他，但他就在这里……听……有人在花园里走动……是他，他！”

哈拉朗上尉竖起耳朵……他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别动……

难道是幻觉；可我，我似乎也听到了沙沙的脚步声。

这时，哈拉朗上尉推开拉他的中尉，扑到废墟堆里。他站在瓦砾、灰烬堆里，脚下正是以前院子边上的实验室所在地。他呼叫着：

“米拉……米拉……”

叫声回荡在废墟里……

我看着阿尔姆加德，他也用疑问的目光无声地望着我……

哈拉朗上尉突然穿过废墟，冲到花园里，他一下跳下台阶，倒在杂草丛生的草坪上。

我们正要上去帮他，他突然手舞足蹈起来，好像撞上了一个物体……他前进，后退，双臂张开，又合拢，他费劲地弯下腰去，又直起来，好像一个正在进行赤身肉搏战的斗士。

“我抓住他了！”他喊道。

阿尔姆加德中尉和我赶紧冲过去，我听见上臂胸膛里喷出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我抓住他了，这个坏蛋……我抓住他了……”他不停地嚷着，“让我来，维达尔……让我来，阿尔姆加德！”

突然，我觉得一只无形的手臂推了我一下，同时，一股浑浊的气息喷到我脸上！

不！对！……这的确是一场肉搏战！他在那儿，隐形人……威廉·斯托里茨或别的人！……不管他是谁，我们总归逮住了……我们决不会松手……我们要逼他说出米拉的下落！

正如我以前推测的那样，虽然他能隐去形体，但他的外部躯壳依然存在。这不是幽灵，而是活生生的人体，我们正使出全身力气制服他！……威廉·斯托里茨是一个人，因为，如果他的同伙在花园里替他望风的话，他们早就扑向我们了！是的……他是一个人……但为什么他发现我们来了却不逃跑？……他被哈拉朗上尉的出其不意地捕获？……是的……一定是这样！……

现在，隐形人的动作越来越微弱。我抓住他的一只胳膊，阿尔姆加德中尉抓住另一只。

“米拉在哪里？……米拉在哪里？……”哈拉朗上尉向他吼着。

他没有回答，正试图挣脱出去，我感到面前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他拼命地挣扎，想摆脱我们的围搏，如果他成功了，他就会穿过花园、断垣残壁，跑到林荫大道上去，要想再抓住他；那可实在无望了！

“快说，米拉在哪里？”哈拉朗上尉反复地质问他。

终于，我们听到了这几个字：

“永远不！……永远不！……”

不错，正是威廉·斯托里茨！……是他的声音！……

我们支撑不住了……尽管我们三个对一个，但我们的力量正慢慢耗尽。正在这时，阿尔姆加德中尉猛地被推倒在草地上，我抓住的那只胳膊也脱手而出。阿尔姆加德中尉还没站起来，他的军刀突然被拨了出来，挥舞着军刀的手，正是威廉·斯托里茨的手……是的，他在盛怒之下，再也不想逃跑了，他要杀死哈拉朗上尉！……上尉也抽出军刀，两人面对面开始了决斗；一方看得见，一方看不见！

我们无法参与这场奇特的拼杀，情势对哈拉朗上尉极为不利，他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他一味进攻，疏于防守，两把军刀在激烈地拼杀之中：一把刀被一只有形的手握住，另一把则被一只无形的手握着。

显然，威廉·斯托里茨很擅长用刀。在回击中，哈拉朗上尉肩部被刺伤。但他的刀尖依然向前猛戳……响起一声痛苦的尖叫……一个物体摔倒在草坪上。

威廉·斯托里茨很可能被刀当胸穿过……鲜血喷涌而出。就在生命的火花即将熄灭之际，这具躯体也逐渐显露出来……在濒临死亡的极度痉挛之中，他原形毕露。

哈拉朗上尉扑到威廉·斯托里茨身边，对他吼叫着：

“米拉……我妹妹，米拉在哪儿？”

面前只是一具僵尸，面部痉挛，双眼圆睁，目光还恶狠狠的，这就是威廉·斯托里茨那个怪物再也无法隐藏的躯体！

第十七章

这就是威廉·斯托里茨的悲剧下场。虽说罗特利契家从此不必再因他而担惊受怕了，但是，局面会不会因为他的死亡更加不可收拾了呢？

我们是这么决定的：

目前最急迫的是通知警察局长，以便他采取必要的措施。

哈拉朗上尉只受了点轻伤，由他回家通知父亲。

我十万火急地赶到市政府，把发生的事告诉警察局长。

阿尔姆加德中尉留在花园里，看守尸身。

我们分头行动，哈拉朗上尉朝戴凯里大街走去，我快步经皮阿尔街，赶往市政府。

斯泰帕克先生立即接见了，听完我描述那场奇特的决斗，他说道，声音里既充满惊奇，又不乏怀疑：

“这么说，威廉·斯托里茨死了？……”

“对……哈拉朗上尉刺穿了他的胸膛。”

“死了……就这样死了？”

“跟我来，斯泰帕克先生，您可以亲自查看……”

“我去看看？”

斯泰帕克先生一定在想我是否神智清楚。我又补充说：

“人死后就不能继续隐形了。随着伤口的鲜血流出来，威廉·斯托里茨露出人形来。”

“您看到了？”

“就像我看到你一样，您可以去看看！”

“走吧！”警察局长说，并下令，班长带一队警察跟他一起去。

以前我说过，戴凯里大街自斯托里茨住宅被毁后，行人一直很少。我离开后没人路过此处。可见消息还没传开，理所当然，拉兹人还不知道他们已摆脱了一个恶魔般的人物。

斯泰帕克先生和手下人，加上我，一行人翻过栅栏，穿过瓦砾灰烬堆，阿尔姆加德迎上我们。

威廉·斯托里茨的尸身僵卧在草丛中，略向右侧，衣服上溅满血迹，血从胸口渗出来，早已凝结成块。他面无人色，右手还紧握着中尉的军刀，左臂微微弯曲——这具僵尸，太适合进坟墓了。

斯泰帕克先生久久地打量着尸身，说：

“是他！”

警探们心惊胆战地走近，他们也认出了这个坏蛋。斯泰帕克先生还信不过眼睛所见，又全身上下摸遍尸身，以求证实。

“死了……确实死了！”我说。

他又问阿尔姆加德中尉：

“没人来过？”

“没人来过，斯泰帕克先生。”

“您没有听到花园里有响动……没有任何脚步声？”

“没有。”

有理由相信，当我们出其不意惊到他时，威廉·斯托里茨是一个人在废墟里。

“现在怎么办，斯泰帕克先生？”阿尔姆加德中尉问。

“我派人把尸体抬到市政府……”

“当众送去？”我问。

“当众送去，”警察局长答道，“必须告诉所有拉兹人，威廉·斯托里茨死了，他们只有亲眼看见他的尸身才会相信！”

“只有把他埋葬以后。”阿尔姆加德中尉接着说。

“如果要把他埋葬的话！”斯泰帕克先生说。

“如果要把他埋葬？”我不由得重复道。

“维达尔先生，首先要进行尸检……谁知道呢？……或许检查死者的器官、血液，我们可能会找到某些还不为人知的东西……可以产生隐身效果的物质属性……”

“必须摧毁这个秘密！”我叫起来。

“依我看，”警察局长接着说，“最好把尸体火焚，把骨灰撒在风中，就像中世纪时代，人们对付巫师那样！”

斯泰帕克先生打发人去找一付担架，阿尔姆加德中尉和我告别后他回到医生家。

哈拉朗上尉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父亲。鉴于罗特利契夫人目前的状况，他很谨慎，没告诉她。威廉·斯托里茨的死并不能还给她女儿！

我弟弟也还一无所知，我们派人请他到医生的工作室里。

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并没有复仇的快感？他只是号陶大哭，绝望地叫着：

“他死了！……你们杀了他！……他死了，没说出米拉在哪里就死了！……要是他活着，米拉就……可怜的米拉……我永远见不到她了！”

用什么话可以平息他内心痛苦的爆发呢？……

我试着安慰他，就像过一会儿要安慰罗特利契夫人那样。不，不应该绝望……我们不知道米拉在哪里……她是否被囚禁在城里的某幢房子里……她是否离开了拉兹……但有一人知道……他一定知道……威廉·斯托里茨的仆人……那个海尔门……警方会逮到他……哪怕他逃回德国，警方也会把他挖出来！……他替主人保密没有好处！……他会讲出来……会强迫他讲出来……哪怕给他一笔钱财！……米拉会回来的，回到她家人，她未婚夫……她丈夫身边……只要精心照料，多加抚爱，她的神志会恢复的！……

玛克什么都听不进去……他什么都不想听……对他来说，唯一知道米拉下落的人已经死去……不该杀了他……应该逼他说出秘密！……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他安静下来。这时，室外传来一阵喧哗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哈拉朗上尉和阿尔姆加德中尉冲到面向林荫大道拐角和巴堤亚尼堤岸的窗户前，往外看。

又发生了什么事？……依我们目前的心境，我相信再没有什么能令我们大惊小怪的了，哪怕威廉·斯托里茨死而复活！

原来是丧葬队伍通过。威廉·斯托里茨的尸身躺在担架上，由两名警探抬着，其余的人跟在后面……全拉兹城都会知道威廉·斯托里茨死了，这个恐怖时代宣告结束了！

丧葬队的队列沿巴蒂亚尼堤岸一直走到欧梯埃纳一世大街，再穿过高楼门市场，取道各闹市，最后才在市政府门前停下来。

依我之见，他们真不该从罗特利契住宅前经过！

我弟弟也冲到窗前，看到那具血淋淋的尸体，绝望地尖叫一声。他多么希望能让担架上那人复活，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再所不惜！

男女老幼、市民、普旺陶的农民全都热烈地欢呼！倘若威廉·斯托里茨活着，他会被愤怒的人群撕个粉碎！既然他已死去，人们也就饶过了他的尸身。但正如斯泰帕克先生所说，群众不愿意他葬入圣洁的墓地。他应该在广场上被焚烧，或者推入多瑙河中，让河水把他冲到遥远的黑海深渊里。

窗前的喊叫声持续了半个小时，才恢复了平静。

哈拉朗上尉告诉我们，他立即去总督府。他想就搜查海尔门一事同总督大人商量。必须通知柏林、奥地利大使馆，必须促使德国警方马上采取行动，布下天罗地网……报纸也可提供帮助……悬赏捉拿海尔门，威廉·斯托里茨秘密的唯一知情者；他可能带着米拉。

哈拉朗上尉上楼探望完母亲，在阿尔姆加德中尉陪同下离开了家门。

我留在弟弟身边，与他一起分担痛苦的时光！我无法使他安静下来，他那种过度激动的情绪还在不断地高涨之中，令人颤栗！他躲着我，我感觉到，我害怕他会忍受不了这种精神危机！……他快发疯了！……他想离开，当晚就走，去斯普伦贝格……在拉兹，海尔门会被认出来……为什么他不会带着米拉回到斯普伦贝格……？

海尔门可能在斯普伦贝格。但说米拉也在那里，这说不过去。她头晚失踪。第二天威廉·斯托里茨还在拉兹……我宁愿相信她被带到郊外……某间屋子里，斯托里茨把可怜的神智不清的她关在里面，他可能没有让她恢复形体！……如果是这样的话，谁又能保证可以找到她？……

玛克既不肯听我劝，也不争吵……他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固执的念头……动身去斯普伦贝格！

“你陪我去，亨利。”他说。

“好吧，可怜的人。”我回答道。我实在不知是否能令他取消这次无用的旅行！

我最后终于让他答应第二天动身……我得见到斯泰帕克先生，求他向斯普伦贝格警方打个招呼，并通知阿尔姆加德中尉陪我们一起去。

近七点，阿尔姆加德中尉和哈拉朗上尉回来了。总督向他们保证，即刻组织人力搜查全城、城郊，他认为，我也认为，米拉一定在海尔门的手上。

罗特利契医生陪在妻子身边。客厅里只有两名军官，我弟弟和我四人。

百叶窗关上了。仆人送灯进来，放在烛台上。我们等医生下楼一起用餐。

七点半的钟声刚刚敲响，我坐在哈拉朗上尉身边，刚要告诉他斯普伦贝格之行。这时，花厅门猛地打开了。

大概是花园里的穿堂风把门吹开了。因为我并没看到有人进来，但更怪的是，门又自动关上了。

这时——不！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不是订婚晚会上高唱《仇恨之歌》，侮辱我们的那个粗鲁的嗓门，而是一个甜蜜、愉快的声音，一个大家都喜爱的声音！米拉的声音！……

“玛克……亲爱的玛克，”她说，“您，维达尔先生……你，哥哥？……喂，吃饭的时间到了！……没人通报爸爸、妈妈？……哈拉朗，去叫他们，我们先入席了……我饿得要命！……您来吗，阿尔姆加德？”

是米拉……是她……恢复了神智的米拉，痊愈了的米拉！可以说，她就

和平时一样下楼来了！是米拉，她看得见我们，我们却看不见她！……一个隐身的米拉！……

我们全都惊呆了，钉在椅子上，既不敢动，也不敢说话，更不敢朝着发出声音的那边迎上去……

她从哪儿来？……从劫持者的屋子里吗？……她骗过机敏的海尔门，穿过城区，逃回家中？可是房门紧闭，没人给她开过门呀！

不会。她的到来很快就会引开谜底……米拉从她的闺房中出来，威廉·斯托里茨将她隐身后，扔在那里……我们以为她被带出房子，其实，她一直没有离开过卧室……24小时里，她一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不说话，也没有知觉！……没人会想到她就在床上，说真的，我们怎么会想到这点呢！

威廉·斯托里茨当时没有带走她，可能因为他另有要事，但如果今天早上不是哈拉朗上尉一刀结果了他，他迟早会回来完成那件罪行的！

眼前的米拉已恢复神智，可能由于斯托里茨给她喝了隐身的药水吧。米拉对一周来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她站在客厅里，和我们说话，看着我们。她站在黑暗中，还不知道她看不见自己。

玛克站起来，张开双臂，仿佛要抓住她……

她又说：

“您们怎么了，朋友们？……我问您们……您们怎么都不说话？……您们好像看到我很惊讶，发生什么事了？……妈妈怎么不在这儿？……她病了吗？”

没等她说完，门又开了，罗特利契医生走了进来。

米拉马上扑了过去——至少我们是这么猜的——因为她喊着：

“啊！爸爸！……怎么了？妈妈怎么没来？……她生病了？……我去房间看她……”

医生愣在门口，他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但是米拉已经靠近他，抱住他，不停地道：

“妈妈……妈妈！……”

“她没有生病！……”医生结结巴巴地说：“她马上就下楼……就呆在这儿，孩子，就呆在这儿。”

这时，玛克也摸到了米拉的手，他温柔地拉着她，就像牵着一个瞎子。

但她不是瞎子，我们这些看不见她的人才是瞎子！

玛克让她在身边……

她不说话了，可能被大家的古怪反应吓坏了。玛克声音颤抖，轻声说着一些她摸不着头脑的话：

“米拉……亲爱的米拉！……是的！……是您……我感觉到你就在我身边……哦！我求你……我亲爱的……别离开我……”

“亲爱的玛克……您为何神情惊慌……所有人都是……您们让我害怕……爸爸……回答我！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妈妈……妈妈！……”

玛克觉得她站了起来，他轻轻地拉住她……

“米拉……亲爱的米拉……说话……说话！……让我听听你的声音……你……你……我的？……我亲爱的米拉！……”

我们坐在那里，恐惧地想到那唯一能使米拉现形的人已把他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第十八章

这种痛苦的局面让我们再也无法控制，它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吗？……谁能存此希望？……一想到米拉从此永远被排斥于视觉世界之外，怎不令人绝望啊！……重获她，是巨大的幸福，可我们永远失去了见到她的优美身姿，绝世姿容，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啊！

怎么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罗特利契家将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首先是大厅上，我们中间的米拉：她发出绝望的叫喊……她试着看见自己，但看不见……她冲到壁炉前的镜子，没有自己的形象……她走到灯台前，灯光下也没有投射出自己的身影！……

我们只好告诉她实情。我们听到她发出阵阵呜咽声，玛克跪在她的坐椅旁，试图抚平她的痛苦。看得见她，他爱她，看不见她，他仍然爱他。看到眼前这一幕，大家心都碎了。

医生要米拉去她妈妈房间。最好让罗特利契夫人知道女儿就在身边，听女儿说话。

几天过去了！米拉认命了。她以其坚强的毅力挺了过来。罗特利契家看上去很快恢复了正常生活。她一会儿跟这个说话，一会儿与那人说笑，一会儿问我们问题，借此让我们感受到她的存在。我现在还仿佛听见她说：

“朋友们，我在这儿……您们需要什么？我去替您们取！……亲爱的亨利，您在找什么？……您刚才放在桌上的书，在这儿！……你的报纸？它掉在地上了！……爸爸……这是我平常拥抱您的时间！……你，我的哥哥，为什么你这么忧伤地看着我？……我向你保证，我笑容满面！……你为何自寻烦恼呢！还有您……您，亲爱的玛克，这是我双手……握住它们……您想去花园吗？……我们一起去走走……亨利，把您的胳膊给我，让我们海阔天空地聊聊！”

这个可爱、善良的姑娘不愿意给家人带来一丝阴影。玛克和她一起度过漫长时光。米拉让他握住双手，不停地鼓励他……想法安慰他，说她对未来充满信心，总有一天，她又会被大家看到……她心里真的抱有这个希望吗？

我们的生活只有一个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米拉不和我们同桌用餐。她心中明白，这时候她在场会令众人痛苦不堪。但一吃完饭，她又下楼来到客厅里，大家听见她打开又关上门，说：

“我来了，朋友们，我在这儿！”

只有到了就寝时间时，她才跟我们道声晚安，离开我们。

如果说米拉·罗特利契的失踪曾引起满城震动，不用说，她的重新出现——我找不到别的字眼！——引起的反响更大了！四面八方涌来诚挚无比的同情，家中门庭若市。米拉已不再步行出门散步了。她只有乘车，并在父母、玛克和哈拉朗上尉的陪同下才出门。有时，她听到人们亲切的话语，它们一直钻进她的心房，使她深受感动。但她宁愿坐在花园里，和她热爱的亲人们在一起，至少在精神上，她是完整的！

人们没有忘记海尔门。威廉·斯托里茨死后，拉兹总督曾下令搜捕此人。当时大家都以为米拉被他囚禁起来了。

现在，追捕仍将继续，因为，人们认为他既然是主子的心腹，可能了解主人的一部分秘密，人们毫不怀疑他能恢复米拉的形体。

事实上，既然威廉·斯托里茨能够随心所欲的隐身、现形，他会的，海尔门也会。一旦逮住当仆人的，就可以迫他吐出秘密，不管是许诺给他一大

笔钱，还是威胁他，要他替主子顶罪，这难道不是一项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吗？

所以，警方日夜不停地追捕该人。此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报纸详细地报导了这个案件，全世界人民就了解了经过。大家对米拉·罗特利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家谈论着德国化学家的发明：它对社会安全造成了可怕的恶果，唯一掌握该秘密的人是否会泄秘……

如果除去海尔门，还有人知道隐身术的话，他们绝对抵受不住巨额的赏金的诱惑：罗特利契家出的，还有新旧世界的警局悬赏的。

但是没人告密，由此可以断定威廉·斯托里茨的仆人应是唯一知情者。

斯泰帕克先生的调查也毫无进展。但德国当局已撒下捕网。众所周知，普鲁士警察是欧洲最能干的。但不可能找到海尔门的藏身之处，无论是在拉兹还是在别处。

哎！大家很快就会相信，所有那些搜捕只是徒耗精力罢了！

为了彻底地清除掉这场恶梦的痕迹，拉兹市政府决定摧毁掉残留在戴凯里大街上的废墟。瓦砾被运走，几堵断墙被推倒，那座孤零零站在林荫道旁的房子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了。

6月2日上午，工人们来到宅地，清扫杂物。他们在花园深处发现一具尸体。人们马上认出来，那就是海尔门。老仆人像主人那样隐身来到故居，死时也露出原形。后经检查，发现他死于脏破裂。

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随着海尔门的死，变成了永恒之秘。

从戴凯里大街查抄出的文件存放在市政府。经过细致的检查，只发现了一些空泛的公式，物理、化学上无法理解的概念。根本无法推断出那种能够随时隐身、现身的物质的构成！

难道可怜的米拉只有在生命耗尽，躺在死神的床上时，才能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

6月5日，上午，玛克找到我。我觉得他看上去平静多了。他对我说：

“亲爱的亨利，我作了如下决定，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你。我想你会赞成，所有人都会赞成。”

我会赞成的，为什么不呢？我预感到他要说什么。

“我的朋友，”我回答道，“尽管放心大胆地说吧！……我知道你只听从理智之声……”

“理智和爱情，亨利！米拉已成为我法律上的妻子，但它还缺少宗教上的承认，我要求得到宗教上的承认……我要获得宗教上的认可……”

我把弟弟拉入怀中，对他说：

“我理解你，玛克，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困难……”

“唯一的困难可能来自米拉，”玛克答道，“米拉准备和我一同跪在祭坛前！如果神你看不见她，至少他听得见她亲口宣布她愿嫁我妻，我愿娶她为妻！我想教会是不会为难我们的，不然我就去……”

“不，亲爱的玛克，不，我负责一切事务……”

我先去拜见了教堂神父。上次就是他主持的婚礼弥撒，由于遭到史无前例的亵渎而被迫中止。尊敬的老人回答我，说他早已考虑过这种情况，拉兹大主教提请罗马教庭审批，上面破例恩准了。无疑，新娘是个大活人，从现在起就可以接受婚姻的盛典。

最后，婚姻庆典定在6月12日。

婚礼前夜，米拉又像上次那样，对我说：

“明天哟，哥哥！……您别忘了！”

和上次一样，婚礼在圣·米歇尔大教堂里举行，同样隆重的场面，同样的证婚人，同样的亲朋好友，同样的观众如潮。

我看到，这次人们带着更大的好奇心而来，这种好奇心，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或许，一些来宾心中还惴惴不安；唯有时间才能洗掉一切！会的！威廉·斯托里茨是死了！是的！他的仆人海尔门也死在那座该诅咒的宅院的花园里……但是可能不止一人在想：这第二次婚礼弥撒会不会像第一次那样被打断……会不会出现新的怪现象扰乱结婚仪式？

现在，这对夫妇坐在唱诗台上。米拉的坐椅看上去没人。但她在那里，身着洁白的新娘礼服，跟她一样看不见……

玛克站着，朝米拉靠过去。他看不见她，但他知道她在他身边，他握住她的手，为了在祭坛前证实她的存在。

他们身后坐着证婚人：纳芒法官、哈拉朗上尉、阿尔姆加德中尉和我。然后是罗特利契夫妇，可怜的母亲，跪在地上，祈祷万能的主为女儿降临奇迹！……希望就在这主的庙宇中发生奇迹。朋友们聚集要四周，城内的显贵们把大殿挤得满满的，甚至两边的走廊也是黑鸦鸦一片人。

钟声飘荡在大殿中，管风琴奏出悠扬愉悦的乐曲。

神甫和辅祭们到了。弥撒开始。在唱经班儿童的歌声中，结婚典礼进行着。奉献仪式后，大家看见玛克领着米拉走向祭坛的第一级台阶……当布施落进副祭的钱袋后，他又把米拉领回座位。

最后，三声清脆的铃铛声响，举扬圣体仪式开始。圣体饼被举至空中，这次，祝圣仪式在信徒们的一片寂静中拉下了帷幕！

弥撒结束了，老神父转身面对人群。玛克与米拉走上前去，他问：

“您在这儿吗，米拉·罗特利契？”

“我在。”米拉回答道。

他又问玛克：

“玛克·维达尔，您愿意娶米拉·罗特利契为妻吗？”

“我愿意。”玛克答道。

“米拉·罗特利契，您愿意玛克·维达尔作您丈夫吗？”

“我愿意。”米拉回答道。所有人都听到了她的声音。

“玛克·维达尔，”神父继续问，“您能保证，作为丈夫，对妻子忠诚不渝吗？”

“能……我保证。”

“米拉·罗特利契，您能保证，作为妻子，对丈夫保持忠贞不渝吗？”

“能……我保证。”

神圣的婚礼把玛克和米拉连结在一起。

婚礼结束后，新婚夫妇、证婚人、朋友们费劲地穿过人群，来到圣器室。

在教堂管理处的登记簿上，玛克·维达尔的名字旁边添上了另一个名字：米拉·罗特利契——这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书写的！

第十九章

这就是此故事的结局，还能指望比这更幸福的结局吗？

不用说，新婚夫妇只好放弃了以前的计划。当然不可能去法国作蜜月旅行了。我甚至预见到，我弟弟也会极少回到巴黎，他将永远定居在拉兹。对我来说，这极为痛苦，但又不得不接受。

事实上，夫妇俩住在大宅子里面，生活在罗特利契夫妇身边是最好不过了。况且，大家已习惯了这种生活，人们仿佛看到笑靥如花，优雅贤淑的她……她通过话语，通过她的手，来昭示其存在！人们总能知道她在哪儿，她在干什么。她是全家的灵魂，她也像灵魂一样，飘忽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还有玛克替她画的那幅绝美的肖像。米拉喜欢坐在这幅油画旁边，用安慰地语调说：

“您们看清楚了……这就是我……我在这儿……我又被您们看见了……您们看得见我，如同我看得见您们！”

我延长假期的申请被批准了，我得以又在拉兹呆了几周，和这个多遭磨难的家庭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眼看分别的日子一天天迫近，心中真是无限惆怅！

这时，我问自己，难道是永远无望再见到这位年轻女子的形象吗？难道不会出现某种生理上的奇迹？难道只有徒然地任时间流逝，而最后带回那失去的躯壳吗？难道不会有那么一天，米拉，年轻而优雅的米拉又光彩夺目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将来或许会吧。愿上苍让奥多·斯托里茨和威廉·斯托里茨的“隐身术”秘密永远不再被人发现，永远埋在他们的坟墓里！

